

舞台劇劇本評審委員



委員兼召集人
吳 若先生

本名吳蕙風，漢口市人，民國四年生，國立政治大學畢業，曾任教於大專院校講授戲劇有餘課程二十餘年。並擔任多次金馬獎、金鐘獎、戲劇獎、文藝獎評審委員。主要著作有舞台劇本十二種，電影電視劇本等十餘種，曾獲首屆中山文藝電影劇本獎、話劇編劇金鼎獎、文藝會劇本第一獎、教育部五十八年度文藝獎劇本類獎。現任亞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中國編劇學會常務理事。



評審委員
王文興先生

民國廿八年生，編譯林森人。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愛奧華州立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碩士。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執教文學課程。歷任五屆金馬獎影展評審，一屆聯合報小說獎評審，二屆中國時報小說獎評審。著作有「十五篇小說」、「家變」、「青海的人」，及多齣影評與中外文學評論。



評審委員
吳青萍女士

民國十五年生，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杭州）應用美術組、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紐約市大皇后學院戲劇碩士。現任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科主任。著有西洋戲劇發展史、莎士比亞研究、俄力匹斯研究、兒童電視劇。劇本有廣播劇、電視劇、舞台劇播映、演出者卅種以上以及英文作品、譯作多種。民國五十六年以「黃帝」獲中國話劇欣賞會「金鼎獎」，民國六十一年以「兒童電視劇」獲中山文藝基金會「最佳兒童文學獎」。



評審委員
譚曉明先生

筆名魯稚子，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畢業，日本富士電視學院研究，平日從事電影評論、劇本創作，現任台灣省政府製片廠廠長。



評審委員
李天鐸先生

民國四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生，甘肅省臨澤縣人。輔仁大學畢業、美國羅徹俄亥俄大學電影製作碩士、俄亥俄州立大學電影博士。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影劇組主任。



評審委員
馬國光先生

筆名亮軒，遼寧省人。國立藝專影劇科畢業、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廣播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製作人，聯合報專欄副主任，公共電視空中談話節主持人；現任國立藝專講師兼廣電科主任，擔任「美學」、「口頭傳播學」等課程。曾獲六十六年版中山文藝散文獎。出版作品有「在時間裏」、「筆桿紛」、「書齋雜雨」、「石頭人語」、「說亮話」、「細品痴中辣」、「偶然與必然」等千餘種。



王友輝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生

台北港人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編劇／

文化大學助教，寶昌公司課長

現職／

其心影視公司

作品／

舞台劇本：九重葛、雲海、風聲、愛的禮物、

我們都愛長大、會笑的星星、木偶

奇遇記、銀河之畔、後情定

電視劇本：秋月春風

白鷺鷥

舞台劇劇本第一名 王友輝

人物：

李俊：二十幾歲的年青人。

婆婆：六十五歲左右的老太太。

舅媽：四十多歲的婦人，剪著短髮。

阿舅：四十多歲的人，戴眼鏡，蓄生髮。

時間：

從李俊住進阿舅的家起，到李俊離開止。

場景：

以阿舅家為中心的所有地方，包括了起居室、廚房、湖邊、速食店、咖啡屋和機場。

楔子

繁瑣

一幕一場 戲商 (一場)

二場 小滿 (二場)

二幕一場 芒種 (三場)

二場 小暑 (四場)

三場 處暑 (五場)

三幕一場	白晝	(六場)
二場	東露	(七場)
四幕一場	霜降	(八場)
二場	小雪	(九場)
三場	大寒	(十場)
尾聲	雨水	

樹快倒了 散幾點

△沒有大幕，所以當雷聲響。

△舞台上只有一些簡單的平台、箱子之類的道具，它們隨時可以成為我們所需要的東西，有時是桌、有時是椅，有時是床，當然，它也可以是汽車、舞台，憑著觀眾無限的想像力，它可以是一切。

△舞台上方便掛了一些半透明的白色紗幕，是牆、是窗簾，也可以是天空。紗幕自由地垂掛著，將舞台的質都變成了一整塊白色的銀幕。

△當劇場裡的燈光逐漸隱去時，四地輕輕響起了一些細微而清晰的聲響。有風聲、有水花飛濺聲、有鳥叫、有撲翅聲。

△隨著各種聲響的清幽可辨，背景銀幕悄悄吞進了幻燈：藍色的天襯著青色的山脈，綠油油的草地延伸到清澈的小河，許許多多白雲飄正繞息在水草之間。

△一聲聲雷響起，所有的白雲竟振翅飛起，像大地中揚起的一排羽。

△撲翅聲和嗚呼聲震耳欲聾。

△雷幻燈不再急速變換時，一道光柱悄悄代替了它。

李俊：穿著略顯寬鬆的水藍色西裝，戴了一個航空旅行袋，有點不適應的土氣，緩緩走入了光柱中。

△這是我第一次穿西裝，而且這套西裝也不是我的，是我哥借我的。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離開自己的國家，第一次到美國、南加州、舊金山、灣區西岸、我阿舅的家。沒有什麼別的原因，只為了我母親想拿錢卡的那一點心願。她和我已經快字到了，為了以後方便，他們便想盡辦法讓我先出來。

可是把編者了四、五次，永遠在五百分以下，沒辦法，只好用考卷的名義，因此，我得像一個有身份的商人，免了頭髮、穿上西裝，想盡辦法過去我臉上的稚氣，所以，就成了這種德性。踏上飛機時，我有點慌、有點怕，若不是我也想開一開，若不是我太緊張了，說不定我會放聲大哭，轉身跑回家去。（頓了頓）

△反正，一切都過去了，我的雙腳已經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是阿舅來接我的，我五歲那年，他就出國留學了，除了照片上的記憶，我腦中對他的印象，是一片空白。

△省著的幻燈打出一張陳舊的照片，是一個歡迎的黑白場面，一群人，一堆花環，和許多的感傷。

李俊：誰告訴我，阿舅是生化超博士，就是拿了兩個博士學位的意思。十五年前，他拿第一個博士的時候，娶了舅媽。大約五年前，舅媽的父親過世了，舅媽的母親，阿舅的岳母，就跑到美國投奔他們來了。這位老太太，我們都叫她親家婆婆，對她我還有那麼一點點印象。惟一和阿舅有關係的，是他以前送我和哥每人各一只精工錶。二十年來，他不會回家，我不知道為什麼，也不敢問。可惜的是，就連那隻精工錶，在我小學三年級時，就被人偷走了。可是，無論如何，阿舅把我送到了這座木造的、別墅式的家裡來了。

△舞台的燈光全亮了，李俊走向左舞台邊，望著場外的阿舅。

李俊：阿舅，我自己來。

△李俊急忙放下旅行袋，往場外走去，可是新皮鞋他差點絆了一跤，當他穩住時，阿舅已經拉着大行李箱進來了。

△一陣自動門降下的馬達聲響了一陣，隨著阿舅進來，「砰！」一聲，外頭車庫到起居室的門關上了。

△李俊有點不好意思地摸摸大行李箱，阿舅兀自走向右舞台某處，做著開水龍頭、洗手的動作，一面和滿地對著李俊說話。

阿舅：坐。

李俊：謝謝。

△李俊坐下了，他聽了聽室內，討好地說。

李俊：好漂亮的房子。

△阿舅擰著手，沒有說話，只是微笑著。

李俊：而且好大。

△阿舅又更更濕，突然想到什麼，轉身打開冰箱，邊找東西邊問李俊。

阿舅：餓不餓？要不要吃點東西？

△李俊趕緊回答。

李俊：不餓，飛機上吃了好幾餐，也分不清是早餐還是晚餐，反正吃了一大堆東西。

△李俊話一完，阿舅顯然找不到什麼東西而掉上冰箱的門，口氣不太好，嚇了李俊一跳。

阿舅：換什麼名堂，成天買東西，一冰箱的怪東西，連可以吃的飯頭也沒有，亂七八糟！

△李俊低低著頭，他急忙補一句話，或許想平息阿舅突如其來的怒氣吧！

李俊：阿舅，我不餓，別麻煩了。

△阿舅只好倒了一杯水給李俊，算是一種補償吧！

李俊：謝謝！

△李俊禮貌地接過水，微微喝了一口。阿舅則坐在李俊身邊，辱罵詼諧的眼神望著李俊，有點不知從何說起的陌生。

阿舅：你們都好吧？

李俊：都還好。我來以前，還到宜蘭去看過外公、外婆，他們都還好，外婆的脚剛開過刀，現在還躺在牀上，可是精神很好；外公還是跟以前一樣，騎著腳踏車到處逛……

△阿舅仔細聽著，思緒似乎繞回了許久許久以前，臉上的表情分辨不出是感懷還是思念，他並沒有回答一個字。

△李俊一面察顏觀色，一面細細有禮地說著，一陣紙門弄起的聲音打斷了他的話，他轉頭看向左舞台，隨即站了起來。

李俊：舅媽好，婆婆好！

△舅媽抱著一大包牛皮紙裝的東西，劈劈叭叭地踩著高跟鞋走了過來，她身上黑色的斗篷隨著她急速的步伐飄起，彷彿一隻揮著獸物的大黑旗。她橫穿過舞台，到了右舞台，放下大口袋。她沒說什麼，只問了李俊一聲「好！」

△隨著舅媽後面進來的，是製蟹巴茶的婆婆。她手裡拿著一小包東西，嘴裡含著東西似得，不絕不絕地說著。婆婆：來啦！對不起哦！舅媽帶我去 China Town 買了一種特別的絲線，只有週末才有的賣，所以沒去接你，對不起的！

李俊：不用客氣了，婆婆！阿舅接我就可以了，謝謝您！

△婆婆一面解釋著，一面就上了樓。

婆婆：你要來，你阿舅一定要我們去接你哪！

△阿舅臉上掛著一絲愜色，卻沒有發作。

△舅媽飯子拿了一確板純仁之類的東西，在阿舅身邊坐下，一面吃，一面問李俊，李俊顯然因為婆婆剛才的話而有些尷尬。

舅媽：空呀！坐了多久的飛機？累不累？

△李俊還沒來得及回答，阿舅有點不悅地接著說。

阿舅：你這個人，怎麼東西就自己一個人吃。

舅媽：哦！李俊，要不要來一點？

△李俊更形尷尬，也還沒回答，阿舅就將碗子一把拿了過去，在李俊手中倒了一些板純仁。

△李俊只能一再「謝謝、夠了、謝謝！」，而舅媽沒當一回事地，仍然邊吃邊說。

舅媽：碗杆六到 China Town 裏是不聰明，拼得半死，得車又麻煩得要命，真是的，媽就非要我帶她去買東西不

可。

△阿舅瞪了舅媽一眼，舅媽依然沒當一回事。

△李俊一面旁著核仁，一面小心翼翼地回答。

李俊：爸媽都要我問舅媽好，還要我帶了一些小禮物來。

△想解圍似得，李俊急忙站起來，將大行李箱拖倒在地，就要開箱。

舅媽：那麼客氣幹什麼？二姊也真是的，每次都托人帶東西來，其實我們也不缺什麼。

△阿舅雖然沒有說話，但是鏡片後的那雙眼睛，已經快噴出火來了。

△李俊從箱中捧了一大堆東西，堆在阿舅和舅媽中間的小几上，然後又回到箱子旁，仔細搜尋。

△阿舅翻了翻小東西堆，笑了，他拿起一包花生酥。

阿舅：哇！這麼多東西，我怕胖呢！

△雖然這麼說，阿舅忙不迭地就拆了封口，拿出一塊，仔細品嚐著來自故鄉的甜蜜，充滿了孩童般的喜悅。

△李俊又拿了幾件衣服，是給舅媽的，舅媽雖是滿口謝，但將衣服隨意在身上比劃了幾下，便放在桌上了。

△李俊還拿了幾個喜喜藍飾物，每個都打了漂亮的中國結，他看看樓上，一面充滿討好的笑意說著。

李俊：這些是要送給婆婆的。

△舅媽扯起嗓子叫著。

舅媽：媽！李俊送妳東西啦！

△婆婆聽了一聲，然後慢條斯理地下了樓。

婆婆：唉呀！那麼客氣做什麼？

李俊：不知道婆婆喜不喜歡？這些是婆婆藍的裝飾品。

△婆婆捧過飾物，很高興的樣子。

婆婆：很漂亮耶！丫頭，你說是不是？

△當婆婆兀自佩服著飾物時，舅媽冷不防插了一句。

舅媽：我要去加班了。

△話才說完，舅媽便已走到門邊，一陣風似得走了，門外響起了紙門升降的聲音。

△當紙門聲落定，婆婆收拾好飾物，輕描淡寫地說。

婆婆：樓上說喜喜藍有輻射呢，不知道這些有沒有？

△李俊強裝著笑容。

李俊：我想，大概不會吧！

△婆婆假假一笑，又上樓去了，依然帶走了那些送她的禮物。

△彷彿一切的經過都不曾與阿舅發生關係，他拍一拍滿是花生屑的手，站了起來。
阿舅：你看電視吧！坐一會兒，我要到實驗室去一下。

△李俊有點被拋棄的恐慌。

李俊：哦！好！那！這些行李？

阿舅：行李等一下拿到樓上書房吧！你去坐一下，睡書房哦！年輕人嘛！

李俊：沒有關係的，那就好。麻煩你們，真不好意思。

△阿舅用遙控器關了電視。

阿舅：坐！看看電視哦！

△李俊等阿舅走了，在鐵門升降聲中才鬆了一口氣，跌坐在沙發椅上，但只一瞬間，他又覺地坐直了身子，規規矩矩地坐著，無神地望著那聲巨大的電視機。

△有那麼一會兒，他放鬆了，換著腳旁兩側的沙發墊，四周嗅著，他眼睛盯上了電視遙控器之後，舌頭舐了舐乾乾的唇，猶豫了好久，才決定伸手去拿遙控器。把玩了半天，他才敢拿起遙控器對準電視，按著上面的按鈕，有點興奮地笑了。

△婆婆冷不防地從樓上探出了半個頭，鬼魅似得叫了李俊一聲，李俊側抽口氣，睜大了眼，看了半天，才知道是樓上傳出的聲音。

婆婆：哦！婆婆！

李俊：哦！婆婆！

△李俊手足無措地站起來。

婆婆：要不要休息一下？坐了那麼久的飛機，很累吧？

李俊：還好，沒關係的。

婆婆：你把行李整理一下，拿一些要用的東西出來就可以了。行李前可以放在車庫裡，我們的車庫好亂，你阿舅也忙，也懶得整理，每次鐵門一打開，我和你舅媽都很不好意思，像個垃圾堆一樣。

△李俊陪了個笑臉。

李俊：好的，我現在就整理。

△婆婆在上頭繼續說。

婆婆：行李前那麼重，不好拿上樓來的。

李俊：是呀！我以前就是個笨蛋太重的書，才受傷的耶！

△李俊一面聽下去，打開行李箱，一面說著。

婆婆：你反正不會住太久嘛！拿一些換洗衣服就可以了，缺什麼再下去找，不會太麻煩的。

△李俊稍稍停了一下，忍住了，又繼續找衣物。
婆婆：我的福音時間到了，哦！我一天要做好多功課呢！李俊呀！你要信上帝哦！信上帝會得永生的。

△婆婆的身影隨著她的聲音消失了。

△李俊倒在地上，輕聲地。電視機裡的英語嗚哩哇啦叫嚷著。好煩人，李俊拿起了遙控器，對準電視機，使勁一按。空氣一下子跌入了死寂之中。李俊看著沙發椅，靜了那麼一會兒，低頭拿出一些白色的內衣褲。

△燈光在靜寂中緩緩暗去。

△幻燈打出一片山明水秀，只是斜斜地落著雨點。耳邊響起了漸漸的雷聲。

△隨著幻燈的燈光，我們可以看出李俊拉上行李箱的拉鍊，將行李箱搬到左舞台外的車房裡。然後將旅行袋和一堆衣物拖上了樓。

△婆婆換了一件長袍，輕巧地下了樓，到右舞台廚房的地方。

一場 鼓二兩

△雷雨聲逐漸匯入土中，室內的燈光昏黃地灑上舞台，幻燈逐漸隱去。

△婆婆起勁地洗菜、切菜，專注的神情，彷彿正從事一件偉大的事。她嘴裡還含糊地唱著聖歌，乍聽像是英文，但又好像是國語。

△李俊換了一番便裝，人也活潑起來了，他一端一跳地下了樓，他用著愉快的口吻向婆婆打招呼。

李俊：婆婆好！在忙呀！

婆婆：是呀！做晚飯哪！

李俊：這麼早，才四點多耶！

婆婆：我喜歡慢慢做，一個人呀！忙不過來的。

李俊：那我來幫忙，我也會的。

△李俊就要插手，婆婆立刻阻止他。

婆婆：不用了，你不熟悉的。

李俊：沒關係啦！我在家幫媽媽做飯的。

婆婆：不用了，你在旁邊陪我可以了。李俊呀！你不知道，你是客人。

李俊：婆婆，不好意思，打擾你們了。

婆婆：也沒什麼啦！只是中午沒去接你，你阿舅還發了一頓脾氣呢！

李俊：對不起！我！

婆婆：你阿舅脾氣大得很。我呀！幫他們做老媽子，他們這樣我呀！每次就是為他們準備這一餐就夠我忙的了。你想想，他們兩個人上班忙得要命，我當老媽子替他們做家事，煮房子，也不花他們的錢。我每個月都有

Food Stamp，兩個月積下來，也有一兩百塊，你舅媽就要到 China Town 買中國菜，是用我的錢呢！

△婆婆半吞半解地吐了一口苦水，靜了一下，反而使李俊有些難堪。他試着找話題。

李俊：婆婆，你們還是吃中國菜呀？

婆婆：是呀！不過早餐是吃吐司、喝牛奶啦！你舅媽、阿舅怕發胖，還只喝黑咖啡呢！中午他們也不回來吃，在外面隨便買個 sandwich 吃吃就算飽了。我呀！幾斤餅乾也就夠了，不會多吃他們什麼的。

△李俊顯然找錯了話題，他嘆了口口水，再試一次。

李俊：呢！婆婆做什麼菜呀？

婆婆：銀魚炒蛋，這是我最愛吃的。銀魚是從 China Town 買的，很新鮮呢！

李俊：這銀魚中國菜很方便嘛！

婆婆：是呀！舊金山就是天氣好，買東西也方便，以後你就知道了，別的地方是沒有這裡舒服的。

△這次似乎對了胃，婆婆既得意又開心地回答著。一邊用刀仔細地切著。

婆婆：這豆腐就是全 China Town 最好的，我打算做一道幹醬四丁，豆腐乾、黃瓜、胡蘿蔔和豬肉，對了，你開開這立辦醬，挺香的吃！

△她興奮地打開一壇立辦醬，湊到李俊鼻下讓他聞。李俊識趣地閉了閉。

婆婆：很香吧！是那裡做的？

李俊：四川。

婆婆：當然囉！這裡好就在南北雜貨，樣樣俱全哪！

△婆婆放下碟子，又繼續她的切切。

△李俊再度僵住了，彷彿剛結束一個敬意的話題，他不知如何停口。

△倒是婆婆若無其事地解了小小的悶。

婆婆：我再過兩個月，到美國就滿五年了，滿五年就可以考公民，等拿到了公民，我就有公民（Citizen - 養老金），就可以申請老人公寓，搬出去自己一個人住，多清靜，也不必每天替人家做老媽子，還嫌我呢！

李俊：不合的，怎麼會嫌你呢！

婆婆：你不知道，他們都不跟我說話，他們說下了班，累死了，沒有力氣說話啦！吃飯的時候也不跟我說話，沒有力氣說話，不跟我說話，我就跟上帝說話。

△婆婆略顯激動地說完，喘著氣。李俊不知所措，驚訝地望着婆婆。在這一剎間，婆婆似乎閉到了現實，她

理了一下髮角。

婆婆：離開台北也很久了，有沒有什麼改變？

李俊：終於抓到了一個可以發揮的活躍了，他急急忙忙地扯著臉。

多觀光客去那裡呢！車子擠得不得了。

婆婆：以前我總是拼較車到士林去買菜，買了菜，接著好重的籃子再拼公車到校園外，然後再走進去，從上山坡

△燈光暗轉，幻燈打出了雙溪的風光，校園裡大學生打球的場圍圍漸漸淡入。

△頭上包著花頭巾，選擇一把洋傘，婆婆回到了多年以前，有十幾年了吧！她於了一個很重的、裝滿各種菜

蔬的菜籃子。一面喃喃地說。

婆婆：我每次都會買很多好東西，我們教授家裡要吃最好的才行。牛肉要上肉去筋，魚要吃黃魚、銀魚，一點腥

味我都不愛，一定是最新鮮的……台北太糟了，空氣一點也不新鮮，還是雙溪好，可是就那個鬼死人的山

坡，每一次我都喘不過氣來……白也是一直下，下得我連連不還手，我最討厭下雨，每次我去學園畫，學

插花就下雨，下得我透不過氣來……真想不學畫了，可是教授太太不能太去臉，顏面還是要顧全的，我是

一個大學教授太太呀！園畫、插花、做禮料、打毛線、咳！……

△慈園登隨著一陣鐘聲，漸漸淡出。

婆婆：他們都叫我師母，師母早、師母好，我總是微微一笑，點一點頭。

△當幻燈暗轉時，婆婆收起了洋傘，菜籃和頭巾，動作是捨而不違的。

△燈光又恢復了先前的亮度。李俊接續地說著。

李俊：是呀！那時媽帶我和哥，還有小阿妹，到山上去玩，婆婆家好乾淨、好漂亮，我們還在教堂前照相留念呢

婆婆：你那時才那麼點大，現在都長高了，可是臉一點也沒變，還是那副可愛的樣子。

△兩人相笑了，李俊不好意思地搔抓自己已冒出鬍鬚的下巴，笑得好開心。

△電話鈴聲急急地打破了這極靜的祥和與溫馨。

△婆婆收驚醒似得跑向茶几上的電話，她拿起話筒。

婆婆：Hello！

△她的聲音是甜蜜而顫抖的，有點好听的意味，但口吃使那腔調變了樣。

△突然，她的腔調變得有些不悅和冰冷。放下話筒，走向廚房。

婆婆：你阿舅的電話。

△李俊急忙接起電話，彷彿遇到了故人。

李俊：喂！我是李俊……吧！舅媽還沒回來……哦！不必再煩了……吧……

△婆婆冷聲笑着講著電話的李俊，她似乎是故意的，發出了碎碎的聲音。

李俊：好，我會告訴舅媽……吧！好！我知道……吧！再見！

△李俊掛了電話。婆婆立刻問他。

婆婆：又要出去吃飯，是不是？

△李俊不假思索，點點頭。婆婆不再說話了，亂嘩嘩地把洗切好的菜放進冰箱裡。李俊想幫忙，手伸出去，

又縮回來，他只好索性地坐在沙發上，獨自承接着冷冽的空氣。

△婆婆收拾好了，她擦擦手，故作輕鬆地說。

婆婆：不作飯也省事，我最不喜歡做廚房裡的事了，以前我在上海的時候，可沒下過什麼廚房呢！

△婆婆轉身要上樓去了。

婆婆：我還是去唸我的聖經，聖經是最有用的書，李俊呀！要相信上帝的話，信上帝有奇藥，信上帝得永生。聽

婆婆的話沒錯的。

△丟下了難過的李俊，他枯坐了一會兒，翻開報紙，看不懂幾個字，放下報紙，又只好開電視了。

△電視機裡傳來唐老鴨的聲音，他笑了，熟悉的聲音使李俊暫時忘記了剛才的不快。

△沒多久，鐵門升降聲又響，舅媽回來了。李俊還是禮貌地站了起來。

李俊：舅媽，回來啦！

舅媽：是呀！累死了。

△舅媽一屁股坐上了沙發，順手掬開李俊帶來的茶嘴，一口又一口地喝了起來。

△李俊坐下，好心地問著。

李俊：禮拜六下午沒放假呀？

舅媽：這禮拜六全天放假。公司有急事，我才趕去處理的。你下午茶都在幹嘛？

李俊：沒什麼，陪婆婆聊聊天，看看電視。

舅媽：多看電視，英文進步得比較快，很好。哦！我媽呀！我就是和她沒話說，一聊天就吵架，哈！

△舅媽自我解嘲地笑了兩聲。

李俊：哦！阿舅要你打電話給他。

舅媽：幹嘛？

△李俊正要回答，婆婆不知不覺下了樓，抽嘴打斷李俊的話。

婆婆：丫頭，回來啦？

舅媽：嗯！

△舅媽按著電話鍵，沒理會。婆婆堆滿了笑容。

婆婆：差不差呀？這公司也真累人，禮拜六週末還加班！

△舅媽沒好氣地說。

舅媽：有事嘛！唉！找陳立德。……哇！幹嘛？……好呀！去那一家？……隨便哪！

△舅媽愉快地講著電話，一面問手俊。

舅媽：手俊，想吃什麼菜？

△手俊尚未回答，舅媽卻又已講上電話了。

△婆婆佇立在廚房洗理枱旁，不發一言，一動也不動。

舅媽：不好啦！那家雞吃死了……唔！真是不差，可是廚房進餐廳，油煙太多啦！每次吃完回來，一身都是菜味。

……可以，好！恐怕要先訂位吧……訂幾人份？……唔！OK！等你哦！……

△舅媽掛了電話，婆婆才解圍了似得，故作輕鬆地問。

婆婆：去那家呀？別去金富貴了，那酒館了個大肚佛，供個像呀！噁心死了，去那裡我可不去。

舅媽：你這人也真是的，擺個大肚佛礙著你什麼了？

△舅媽沒好氣地回了嘴，按著電話鍵訂位。

舅媽：喂！

△婆婆很單地說。

婆婆：那是個像呀！上帝耶和華原諒你的無知。

△不待舅媽發作，婆婆轉身便上樓去了。

舅媽：真是的！喂！對不起，打八人份，六點半，好！……陳，對！

△掛了電話，舅媽也不管手俊，兀自到後房去了。立刻，傳來斷斷續續的鋼琴曲，那破碎的音符和磨老鴨的

笑聲組成了一曲滑稽的樂章。手俊茫然地望著電視，那些畫面恐怕都已無意義了。

△鐵門聲又響了，是阿舅回來了。手俊照例起身進入了阿舅，等阿舅坐下，自己才坐下。

△鋼琴聲仍持續著。

△阿舅拿起遙控器，選台。

阿舅：看卡通呀？看看有沒有新聞。

△電視機傳出了播報新聞的男聲，很有權威的聲調。

阿舅：嗯！你有沒有打電話回台北？

李俊：哦！還沒。婆婆說晚上打比較便宜。

阿舅：吧！

李俊：阿舅還不理那麽忙？

阿舅：自己的公司嘛！每天都是這樣。那天帶你去參觀一下，實驗室啦！也沒什麼。

△鋼琴聲忽然停了。舅媽走了出來，她整整衣服。

舅媽：走吧！說了台堵車子。

阿舅：好！李俊，走吧！

李俊：哦！好！

△阿舅問舅媽。

阿舅：媽呢？不叫她？

舅媽：媽！去吃飯了。

△易燕往，婆婆又探出了頭，她愁著眉。

婆婆：我牙疼，也吃不了東西，你們去就好了。

舅媽：走啦！媽！

婆婆：牙齒得養命！姑明天要記得替我掛脫看牙醫呀！我不去了，等一下煮個泡飯隨便吃吃就好了。去吧！

Have a good time!

△婆婆故作很高興的樣子，笑著吐出了一口破碎的英語，舅媽搖搖頭，不再理她。

舅媽：走吧！去說了又被林副總他們嘲笑了。

△三人走了，在鐵門升降聲中，婆婆落寞地走下樓來，望著左舞台，燈漸暗去。

△漸漸的面聲又響起，有點淒涼的悲意。

△幻燈打出了一片水草地，偌大的地面卻只有一隻白鸞在洗刷著牠的白羽。

△面聲漸隱。

△婆婆幽然的身影和幻燈上的那隻白鸞恰成了相看而不欺的兩座冰山，冷冷地在舞台上散發出一股寒意。

一一場 小淵

△幻燈上鸞翼的畫面逐漸隱去，依舊是一片油淋淋的水草地，在陽光底下閃閃發亮，沒有風，吹不動草，也激不起漣漪，像一幅懸掛在天際的油畫。

△當幻燈上鸞翼的身影隱去的時候，婆婆也移動了。隨著幻燈的余光，我們可以看出她坐在沙發上打電話，當室內的光線逐漸代替幻燈時，我們才真正聽見婆婆稍稍壓低的聲音。

個郵差，我當着他跑到籃球場打完籃球才送信呢！趕快看看，是誰來的信？

李俊：婆婆看過報紙了？

婆婆：吔！吔呀！也沒什麼好看的，我通常只看第三版的一些小典故，其他的我才不看呢！都是什麼兜殼書啦！

犯罪啦！反正跟我也沒關係。吔！我眼睛不好，看久了會流眼淚呢！我還是覺得聖經最好，聖經是最有用的一本書，人的一世只要看聖經就夠了，什麼都有了……

△李俊悶然因為看信，沒注意婆婆在說些什麼。婆婆也跟她地不說話了。她報關熱草藥的上陶罐子，噴出了一股白煙。

△李俊看完信，收好，拿起電視遙控器，討好地問婆婆。

婆婆：婆婆想看什麼電視？

李俊：我不看電視，眼睛不好嘛！——我住在你阿舅家，替他們看錢呢！電費也不便宜呀！

△這話使李俊停住了就要按下的遙控器，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婆婆依舊是慢條斯理地說著，她又在那個說書了。

婆婆：你們年輕人看看電視也好嘛！在美國呀！沒有車，不會開車就像沒有腳一樣，我看你這幾天呀是悶死囉！

李俊：還好，平常在家裡我也很少出門玩。

△李俊只好站起來，倚著流理檯邊，安慰地說。

婆婆：不會的啦！婆婆不要想太多了。

△婆婆正想說些什麼，鐵門的聲音響了，婆婆趕緊打住了，急急拿了個杯子，把藥罐裡的藥倒入杯中。

婆婆：今天怎麼這麼早。

△進來的却是舅媽。婆婆立刻堆滿笑容，迎上去接了舅媽脫下的外衣。

舅媽：丫頭，今天好早哦！

舅媽：吔！下午有健身時間，我想想還是回家做健身操算了。

婆婆：對！早點回來，有事嘛！

△婆婆轉而對李俊說。

婆婆：舅媽公司就是制度好，還有什麼健身時間，美國的公司就有這些好處。

△舅媽也沒說什麼，拿四外衣，還自上樓去了。

婆婆：舅媽公司太依賴她了，沒有她在，老板都放心不下呢！她是好能幹的！以前你阿舅還在哈佛士，都是靠她一個人賺錢養家呢！

李俊：哦！

婆婆：你都不知道，要不是你舅媽，這個家哪有今天？以前我剛來的時候，你阿舅賺的都沒你舅媽多呢！你是書運哪！當阿舅情況最好的時候來，以前哪有這麼好……

△舅媽已經換好了圍裙裝下樓來，婆婆也不再對李俊說話了。

婆婆：丫頭，餓不餓？吃飯馬上就好了，今天吃素炒四樣，還有……

舅媽：好！

△舅媽毫不在意地打斷了婆婆的話，拿出錄影帶，收入錄影機，打開電視機，珍芳連使異樣的聲音傳來。她立刻跟著做起標來了。

△李俊在廚房迷迷，只好和婆婆搭訕。

李俊：婆婆，要不要我幫什麼忙？

婆婆：你幫我找一罐雞湯，打開它。

△李俊很高興地照著做了，有事做令他不再尷尬，而初次做事，恐出錯的心就卻使他顯得有些緊張。

婆婆：美國人是不用瓦斯爐的，你看，都用這種電爐，又方便，又容易清潔，比瓦斯爐好多了。

△突然婆婆提高聲音問舅媽。

婆婆：丫頭，有沒有替舅媽打電話給牙醫？

△舅媽連連回答。

舅媽：今天太忙，忘了。明天再打。

△婆婆有些不悅。

婆婆：唉呀！舅媽都疼死了。我是想有一點錢，可是牙壞了，也沒辦法呀！現在忍了那麼久，健康保險單寄來了，我才要替舅媽預約的。你要是沒空帶我去，也沒有關係，Mr. White 會帶我去。

△舅媽沒有理會，婆婆便對著李俊說話。

婆婆：Mr. White 是一個日本人，嫁給一個美國人，是教會裡的教友。還是教會裡的教友好，她們都好熱心，你舅媽沒空，都是她們開車帶我去看醫生啦！上教會啦！還是教友好。

△婆婆不再說話了，於是頭扭扭扭扭和口令充滿了整個空間。三人都默默地做著自己的事。

△不一會兒，飯門又響了，是阿舅回來了。他進來後，舅媽並沒有停下來，阿舅有點半開玩笑地打起。

阿舅：做什麼呀！會扯斷腸的！

△舅媽沒理會，阿舅坐下翻一翻信件，一面說。

阿舅：喂！我想看看新聞呢！

△阿舅看子中的信看入了神，也沒再說話。舅媽專心地做著標。婆婆則端上來了草標的杯子，然後上了樓。

△阿勇看完了信，他看一眼杯子，皺了眉，還是喝下去。李俊靜靜站在一旁，努力思索話題，正要開口，阿勇突然提高嗓門。

阿勇：喂！你沒有聽到，人家要看新聞！

△勇媽還是專心做她的播。阿勇更大聲了。

阿勇：我要看新聞啦！跳什麼跳，要跳不會到健身房去跳，在家裡亂跳什麼？！聽到沒有？

△突如其來的一聲大吼，嚇了李俊一跳，他沒有聽阿勇發脾氣，尤其苦著他的面。只好識相地上樓去了。

△此時勇媽不能再裝作沒聽見了，她停下來，開了機器，抹一抹汗水淋漓的臉。

阿勇：插什麼名堂，人家上了一天的班，回來看個新聞也不行，像什麼話！

△勇媽看阿勇一眼，沒說話便上樓去了。阿勇繼續嗚嗚寫著，一面打開電視。

阿勇：什麼年紀了，健什麼美，不像話……

△婆婆顯然是想氣沖沖，又不放說話，下了樓還自做著廚房的事，她偷看阿勇好幾眼，自己嘴裡無聲地嘟囔著。

△電視裡傳來美式足賽的播報和喧嘩聲，使阿勇忘却了憤怒，專心看著球賽。

△一會兒，勇媽換上了便服，下樓來幫忙婆婆，三人都沒有說話，只有喧嘩的電視充滿著靜謐的空間。

△婆婆和勇媽弄好了一切，又把餐桌弄好，勇媽大聲叫李俊。

勇媽：李俊，吃飯囉！

李俊：李俊，吃飯了。

△阿勇遲疑了一下，關掉電視，四人便同桌吃起飯來。靜靜的，沒有人說話，只聽見碗筷輕輕的響聲。

△大概是想打破這個沉靜，婆婆若無其事地對勇媽說。

婆婆：隔壁那隻貓又到我們家院子大便了。

△沒有人回答。

婆婆：我已經噴了藥水，下次他一定不敢來了。

勇媽：那種藥水臭死了，人都受不了了。

婆婆：那！那就不用就是了。

勇媽：那種藥水人聞多了恐怕不好。

婆婆：我也不怕死了，天上的地皮已經厚實好了，我也不怕了。

勇媽：媽！你幹嘛！好像做房地產生意一樣。

婆婆：真的呀！信上可得永生，丫頭呀！

舅媽：我不相信啦！

婆婆：丫頭，到時候你就知道了，媽是為你好……

舅媽：立地，下禮拜六現代舞去不去看？

阿舅：好呀！一起去看看！連手袋。

婆婆：我不去了啦！你們年輕人去嘛！手袋一定閃閃了，整天都待在家裡。

舅媽：我明天打電話去打票，四個人一起去。

婆婆：媽記得要幫我打電話給舅舅呀！

舅媽：知道了，記得，一定記得。老媽媽真噁嘛。

△舅媽有一點開玩笑的樣子。

婆婆：人老了，是噁嘛一點嘛！吧！我今天打電話給小丫頭們，小文得了演講比賽第一名吧！

△阿舅和舅媽都很開心地同時問道。

阿舅：真的？

舅媽：嗯！小文最聰明了，比她媽媽還真。

舅媽：她就是偏心。

婆婆：沒辦法，她那麼小我就照顧她，捨不得呀！其實兩個孩子我都疼，只是對小文多一點感情嘛！

△婆婆辯解著。阿舅吃飽了，站起來，離開餐桌坐到沙發上，打開電視。他刷了一根香蕉的皮，吃著。

婆婆：手袋，多吃一點。把這些菜都吃了，剩了也沒人要吃，吃光它。

△手袋沒說話，滿嘴塞了菜，點點頭，努力吃著。

△一會兒，舅媽也吃飽了，她坐到阿舅身旁。

△婆婆一口口慢慢地嚼著。

△手袋很快吃飽了，他收拾著碗筷，放到洗碗槽中，捲起衣袖，就要洗。

舅媽：等著，手袋，我來洗。

△可是舅媽並沒有站起來，她也在吃香蕉。

手袋：沒關係，我洗就好了。

婆婆：你不熟悉，不用洗了，等我吃飽了，我來洗。

手袋：婆婆慢慢吃，我洗就好了。

△不知是緊張，還是手滑，手袋打破了一個碗。

△舅媽和婆婆立刻站起來，手袋很不好意思，讓道歉。

李俊：對不起！對不起。

舅媽：有沒有到列子？

李俊：沒有。

舅媽：我來吧！

△李俊只好讓步了。

婆婆：平常都是舅媽洗的，她洗得又快又乾淨。

△李俊窘得不得了，他走也不是，只好看著舅媽做著。

△阿舅一直沒有說話，他站起來，回頭對三個人說。

阿舅：我到實驗室去了。

△阿舅走了，廚房的工作告了一個段落，婆婆和李俊分別上樓去了。留下舅媽一個人，就是一盞小燈看著報紙和信件。

△剛才的許多意外使這寧靜顯得格外的和平。

△李俊就低低地跑下來。

李俊：舅媽，姑婆不要到婆婆房間看一看，我聽見好奇怪的嘔吐聲，最婆婆的房門，她也沒反應。

△舅媽站起來，但不是太著急地上了樓。

舅媽：媽！媽！你在做什麼？

△停了一下下，我們聽見婆婆若無其事的答案。

婆婆：我在做運動。

△舅媽回房去了，李俊也只好回房，他坐在地毯上，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燈漸漸，如同夜已深了似的。

△幻燈打出了那片水光油綠的水草地，一隻白鷺驚踏冰見食。

二場 北極

△李俊在一道光柱裡，沉默地望著觀眾。有一會兒。

李俊：到美國好幾天以來，我一直睡得很好。我還很高興地告訴婆婆，我不受時差的影響。不知道是午睡睡久了，還是下午的事：我失眠了。阿舅，他一直是我尊敬的人，可是我也一直不瞭解他，更不敢開口問他。為

什麼他不回台灣？為什麼他沒有小孩？為什麼婆婆不住在兒子家，而要住在女婿家？這個書房，是阿舅以

前用的，我一直沒敢隨便翻動任何東西。夜深了，我卻很難過，想做點什麼事。要是在白天，我會能打字

來打發時間，可是此刻我卻不敢。於是我想隨便看看書，眼睛疲倦了也許就可以睡覺了。滿滿的書架，大

部份是科學的書，我沒什麼興趣。在仔細翻找中我才發現，書架的內側，還有一摞詩的書。等到翻了那些書，那些部份是蘭德字印的書，我才慢慢有些瞭解心中一些解不開的謎團。保釣運動、阿爾斯圖的留美學人、共產主義、台灣……這些只有在三民主義研究社裡才會提到的事情，竟會和我親愛的阿勇有關？而且如此宿命地影響著他的一生。我的腦中充滿了不安，我也知道，以我的個性，和阿勇的沉默，我們是不可能在這裡面取得一個溝通和瞭解的。可是這些問題使夜更漫長，更漆黑，更冷清。我開始嚐到流浪異鄉的滋味了……

△幻燈片裡的山水色多麼秀麗，陽光燦爛，完全是一個平靜的世界。

△起居室的燈逐漸亮起，婆婆下樓了，她穿著睡袍，趑趄二腳坐在窗台前的一張矮凳上，用小刀削著蘋果皮。

李俊……由加州的太陽是迷人的，一大早就驅散了昨夜的陰霾。我開心地地下樓吃早點。

李俊下樓後，他原來的光柱便自動消失了。

婆婆：婆婆早！

李俊：早呀！

△鮮紅的蘋果皮，一圈圈剝離果肉，她得好長好長。削光了皮，婆婆便用力切那顆赤裸黃白的蘋果，一刀一刀，她的背因用力而有些扭曲，小刀碰到了盤子，發出刺耳的聲響。

△李俊自動從冰箱拿出吐司，烤熱了，又倒了冰牛奶，便坐在餐桌前，慢慢吃起來了。他沒有塗什麼在吐司上，只是乾嚼。

△鮮紅的蘋果皮掛在粉白的窗台前，像一道殷紅的血跡。婆婆用那把小刀將切好的蘋果塊一塊塊送入口中。也許是牙痛，她嚼得很慢，但是津津有味。

△突然她開口說話，嚇了李俊一跳。但婆婆並沒有看著李俊，只是自顧自的說。

婆婆：我種的花都開了，那棵高柏也長得很好。

李俊：婆婆還種花呀？

婆婆：是呀！到美國來，什麼都要自己動手才划算，人工太貴囉！

李俊：哦！

婆婆：你們年輕人好，有牙齒，我老囉！蘋果都要咬不動了。

△李俊就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再停頓了一下，會過意之後才說。

李俊：婆婆可以吃香蕉嘛！我看阿勇他們吃好多香蕉。

婆婆：我才不吃香蕉。這裡香蕉太貴了，都是進口的。我還是喜歡吃蘋果，我從小就喜歡吃蘋果呢！

△婆婆吃完了蘋果，收拾了皮和盤子，關好窗，走到餐桌旁。

婆婆：我每天一定要吃一個蘋果，上帝保佑，我的身體才這麼好。

△婆婆把開冰箱拿吐司，倒牛奶，她還拿出一瓶花生醬，然後將牛奶放入微波爐中熱，再拿出來。

婆婆：你們年輕，可以喝冰牛奶，我就是不習慣冰牛奶，胃不好呀！

李俊：我以前也不能喝冰牛奶，一喝就拉肚子！現在不會了，都適應了。

△婆婆沒有理會李俊話中的話，將吐司抹上厚厚的一層花生醬，張嘴便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婆婆：你看你阿舅脾氣多壞，這幾天是你來，他不好意思呢！像昨天晚上那樣，他就是那樣兒，不講理。以前我

剛來，他們吵得才呢！那時快沒有錢，為了錢不知道吵過多少次，幾子都要離婚了呢！

△李俊訕訕不知該如何回答。

婆婆：我好急，又難過，拼命禱告，要上帝幫助他們。我也把我的錢全都拿了出來吃！我說：「丫頭，不要再吵

了，媽媽給你錢，媽媽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你，不要再吵了……」唉！他們就是不信上帝，信了上帝就不會

再吵了，就有永遠的平安和喜樂！李俊！我這你的瓦泥甘來有沒有堵呀？

△李俊慌忙回答。

李俊：有，有，我每天都有。

婆婆：每天都要看呀！如不知道。

△李俊心虛地點點頭。

婆婆：你阿舅就是不肯相信上帝，還抱著你舅媽不讓她信。他呀！滿腦子就是共產思想。你不知道呀！

△李俊臉紅意外，黨了一下。

婆婆：他們兩個人以前都像瘋了一樣，整天和一群壞朋友鬼混！我都嚇死了。他們還去大陸呢！所以你阿舅才得

那種長白頭的怪毛病，我起先以為是喝牛奶喝多了呢！

△李俊差點將口中的牛奶噴出來。

婆婆：後來我想了想，才知道是上帝在懲罰他。可是他還是不相信、不肯悔改。

△沉默了一下。

婆婆：所以我就想盡辦法，趕走那些壞朋友。唉呀！還不是你阿舅自己惹的，他會修車嘛！大家商學生都跑來讓

他修，才會去談談那些壞份子嘛！要不然阿舅他一個學科學的人，才不會去搞政治呢！你看到書房沒有，

我把那些壞書全部堆到後面藏起來。

△李俊不知該如何回答，只是瞪大了眼望著得意洋洋的婆婆。

婆婆：你不曉得的！他們鬧得有多兇，我真是擔心死了。唉！我就站在門口，趕走那些人，叫他們全都滾，不要

再來害我們了。我真的很產實了，搶光了我們上海的一切，呀！共產黨最毒了。

△李俊偷偷望著我，他不知道為什麼婆婆會突然如此大發議論。

婆婆：上帝保佑，到底是我拚命禱告。你阿舅他們居然醒了，感謝上帝！他們都正當了，現在。

△兩人一同鬆了一口氣。婆婆也吃飽了。

婆婆：謝謝你哦！小心一點。

△李俊想到昨晚的事，臉紅了。

李俊：今天不會再打破了。

△婆婆很快地上牀去了。

△李俊一面洗著，一面回憶著剛才婆婆的談話，他搖搖頭，歎了一口氣。

△李俊洗好了，擦擦手，站在窗口前，眺開窗簾看著窗外的景緻。突然他發現了什麼，低頭，身子向後退了一步。

△恰好婆婆換了衣服下來，李俊立刻告訴婆婆。

李俊：婆婆，這裡有好多媽媽。

△婆婆看了一眼，立刻拿了一瓶殺蟲劑，死命地噴殺那些媽媽，她的臉上現出一種扭曲的猙獰。一會兒，她鬆了一口氣，若無其事地收回殺蟲劑。

婆婆：媽媽最好服了，每次都要得到處都是。

△李俊拿出手帕，掩住鼻孔，不僅是濃烈的殺蟲劑，還有一股窒息般的噁心。

婆婆：李俊，你不要給婆婆到湖邊數數步？我看你都快悶出病來了。

李俊：好呀！

△婆婆轉身拿了一些刺的吐司，用紙包住。

婆婆：這刺的也沒人吃，不如去殺鴨子。

李俊：湖裡有鴨子？

婆婆：是呀！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婆婆仔細鎖好了門，和李俊兩人慢步走到了舞台前，她邊走邊說，李俊毫無插嘴的餘地。

婆婆：美國有法律保護野生動物，要不然那裡會有鴨子，要在中國，早就成了北平烤鴨了。你看，這些房子多漂亮，味！你舅媽他們嫌我，要我搬出來，我一個老太太，英文又不行，連打個電話給牙醫都不會，怎麼一個人住？可是他們嫌我呆做不好，打掃也掃不乾淨，我已經六十五歲了，那裡有力氣？我到美國來，住在他們家也不是白住的，錢全部給他們，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傢俱都是我送他們的吔！從台灣帶來一整個貨櫃運來的吔！李剛我還留了一幅畫沒給他們，有人說那幅古畫可以賣一百萬，唉！我是留著以防萬一吔！

！等考上了美國公民，我就放心了。

李俊：婆婆其實可以到處玩玩嘛！

婆婆：不行呀！老了。

李俊：可以啦！婆婆身體還不錯，遊玩在出去走走嘛！

婆婆：不行呀！我要去美國公民。我担心死了，怕者不上呀！而且，我的脚有風濕，不能太累。我的脚有風濕呀！

！都是以前太平苦了。聽著婆婆地地，唉！就是那條弄出毛病來的。

△李俊不敢再多說什麼了，只學著婆婆搬下一小塊的麵包，丟到水裡餵鴨子。鴨子呱呱叫著。

婆婆：我平常也不出門，最多出來寄寄信，到這裡做做步，一個人是很清靜的。像你阿舅、舅媽，拚命賺錢，是沒有時間休息的。李俊呀！你看學他們，趁年輕的時候多賺一點錢，老了就沒用了。

李俊：阿舅他們都好忙呀！實在沒時間休息。

婆婆：你阿舅每天忙，忙得脾氣都變得好好，動不動就和你舅媽吵，唉！吵什麼呀！你舅媽當初也不知道怎麼看上他的，可是你公公，藍教授就很大中意你阿舅，一直覺得找了個好女婿呢！

李俊：其實阿舅如果有個小孩，也許會好一點。

△這句話似乎觸動了婆婆的心事，她立刻有點激動地回答。

婆婆：他們才不要有小孩，有小孩多麻煩。他們兩個人，自由自在，沒有什麼不好。我培一個孩子要花多少錢？整天空氣不說，還要擔心這擔心那的，沒有小孩，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現在美國都流行不生小孩，沒有小孩就好了。

△婆婆近於憤怒的因答，使她手中挑麵包的力量不覺增大，嚇走了不少鴨子，呱呱聲不絕於耳。

△李俊知道無法溝通，不再說話了。

△靜了一會兒，婆婆頗自得地說。

婆婆：沒有小孩就好了。對人的感情不能放太多的，太多了就有負擔，有內體的累，到神而前就不能完全，因為神要你完全全屬於祂。我以前就是對小孩的感情太多了，負擔太重。現在好了，我只要神的愛；人，我是不管了。

△李俊看著婆婆，他感到一陣悲涼，偷偷漱了口氣。

△燈悄悄暗了，聲音也隱去。一片靜寂中，如燈打出了教堂中五彩的玻璃裝飾，十字架上的耶穌，伸出手來

面容慈祥的上帝……

△聖潔的音樂淡淡傳入。

四場 小暑

△當幻燈消失，聖樂也淡去之後，婆婆已經在流理枱旁準備做菜了。該是另一天的下午吧！

△燈光亮了，幻燈打出了花邊太魯閣的山光水色。

慕慕：主呀！在什麼處我！救兒我的罪。可是……

△慕慕跪下了，她的聲音顫抖了。

慕慕：主呀！現在才到得的前面來，你委實恕我的無知。從前是不認識主的恩惠。上海的生活太好了，所以我才不懂得上帝的恩典。現在我失去了一切，我才知道，不能沒有主。主！給我力量，讓我有勇氣面對生活的艱難。有能力撫養我那年幼的兩個孩子。懇求你，讓我的丈夫在兵工廠校裡能夠一直教書教下去。主呀！我不知道生活會這麼苦，可惡的共產黨，請主咒罵殘忍的共產黨，他們搶走了一切。主，才讓我體會到你的偉大。我不會做家事，得強點不著，却又責得我兩眼淚流，我討厭做家事，以前我不必做的……跪著擦地板好苦，我的膝蓋好痛……媽媽說，喪事不可以單炒一盤，一定要成雙，可是現在我們只買得起一種薯薯餅，我又不曾自己種，那真好難吃……感謝主，讚美主……哈里路亞……哈里路亞……

△李俊拿了一束棉花，綁著她下樓。

△幻燈消失，燈光恢復，可是慕慕仍跪在地上喃喃唸著，使李俊愣住了，他伸手抓慕慕的手，要尋找開他。

慕慕：哈里路亞……

李俊：慕慕，我幫你包紮，一下就好了。

△慕慕站起來，堅決的說。

慕慕：不用了，我哈哈里路亞就可以，哈里路亞……你看，血已經止了。哈里路亞，感謝，讚美主……我要到房

裡去拜會了。哈里路亞……

△說完話，慕慕揚著手，聖潔地上樓去了，留下發楞的李俊。

△燈光漸暗。

五場 處女

△幻燈打出各種異式進食的招牌，麥當勞、溫姆、肯德基……以及各種漢堡、炸雞、可樂、咖啡。

△燈光亮時，阿勇和李俊各端一個托盤，上面有一份漢堡、可樂等。他們坐下，吃著。

阿勇：哼！偏見那麼重，死了不更好，趕緊上天堂。上帝，地上的事都管不了了，還管上帝。

△阿勇嘆一口氣，使話停了。一會兒，他又說了。

阿勇：我不能理她，一理她我會亂死。她不對人喜歡嘛！根本就不會說話。有時候我很為難，那麼老了，可是……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我這個做大媽的太不肖了。可是你不能讓她，她實在是太自以為是了，我們的朋友都不

是好人，她一個一個把別人趕走，後越越那麼重，其實死也不壞。

△李俊偷看一眼阿勇，依舊安靜的吃著。

阿舅：她剛來的時候，我們其實對她很好，可是越來越不對勁，她什麼都管，什麼都要照著她的方法做，我們實在受不了了，只好不理她。她那種人，對她愈好，她就愈騎到你頭上來，想控制你的一切。

李俊：那，那她為什麼不和兒子住一起？

阿舅：門不進就睡呀！而且她要享受嘛！在那裡，兩個孫女把她煩死了，她那裡可以像在家那麼舒服，想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也不用做什麼事。

李俊：她忙著做飯菜，夠她做的……

阿舅：我們可不想讓她做。反又難吃，又只做她想吃的。以前你舅媽下廚，我偶爾也幫點忙，情成多少可以調劑一下，她一來，什麼都不一樣了。所以我們常常找藉口出來吃飯，唉！說句開玩笑的話，有時候想有一點比較新的電視節目，一想到她這般岸然、假道學的樣子，就不好意思看了。

李俊：其實讓她做點清潔，也不錯嘛！她不是想插花，也會畫圖畫嗎？

阿舅：她只是在趕時髦，當教授太太的時候，跟別人比東比西的，當然要有點氣質了。唉！人怎麼會這麼悲哀？你教，信教也是學著別人趕流行，最好她變成美國人，她才會甘心。神精病呀！你如不知道，她和媳婦吵

架，精神分裂住進了醫院，現在是好一點了，那是用藥物控制的。她說她看到上帝，被什麼聖靈充滿，不是神精病是什麼？

李俊：沒有再問話了，他有點難過。

阿舅：快吃吧！我沒多少時間了，我們吃完了再把車子練一練，等我有空就帶你去考駕照。

李俊點點頭，大口嚼著可樂。

△燈光暗轉，幻燈打出各種汽車的部份，車身、方向盤、剎車、油門、速平錶……

△汽車引擎和喇叭聲響著。

六場 白露

△當喇叭聲逐漸消失，室內的光也代替了幻燈。

△婆婆與她沖地和李俊走進來，她手上拿了一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還有一包餅乾。

婆婆：手俊呀！來，嚐一嚐這種巧克力，婆婆請客。我平常最喜歡走到那個 Sordberg's Candy 逛一逛了。那裡東西都好賣呀！快，嚐一嚐這種最有名的巧克力。美國人吃糖才吃得多吃！都吃得胖得要命，像上一日她先

生，就是上次帶我們到教會的那個外國人，他就是要吃糖，現在有糖尿病，不能吃了。來，你吃一塊看看。

李俊：手俊嘗了一口，婆婆期待著他的讚美。

李俊：不錯！

△對這種反應婆婆顯然不滿意，她用力搖去漂亮的巧克力盒的包裝紙。手指上的繡紗紗有清晰可見。
婆婆：「這糖巧克力很貴的吔！」

△婆婆自己塞了一塊到口中，一面拿出新買的膠練看著，很滿意的樣子。
婆婆：「我要再給孫女們做製糕，她們一定很喜歡。」

△看著那些膠練，很滿足地，婆婆陷入了沉思之中。

△叮叮啵啵的鈴聲似乎是從地底傳來的，漸漸充滿了四周。

△燈光又轉變了。幻燈打出了昔日上海的景象。

△婆婆抽著自己的頭髮，難做垂著，彷彿是怪解子。

婆婆：「我那時候才唸中學，我們家在上海租界地裡最漂亮的房子。……我有三個個人專門侍候我吔！每天上學

一個字吉色，一個字紙盒，另外一個就買我的取車……我們家是上海最大的紡織廠，好多工人吔！……我那時候就喜歡吃這種巧克力，還有糖果，每天都要吃一個吔！……然後，我就遇見了丫頭的爹，他好年輕，又有學問，雖然沒有錢，可是我們家有錢呀！……生下丫頭，又生下兒子，他們都說我最幸福了……

可是，可是共產黨來了，我們就有一個同學被強姦，又放殺了。……我們就逃難，什麼東西也沒能帶，最後還是我用了七根金條才換來船票，我們才逃到台灣，才到花蓮……可是，什麼都沒有了。上海，沒有了……我好怕……我想吃巧克力也沒有了，我不要逃那種苦日子，我不要……我要吃巧克力……丫頭，媽都是為了好才辛辛苦苦逃出來的……你不要怕了嗎？不要喝湯，不要喝那麼多酒……我担心死了，上帝……

鈴聲又響著，蓋住了婆婆的聲音，燈光迅速變換，恢復了原來的室內光線。

△是雷鈴鈴響了。婆婆趕緊去接。

婆婆：「Hallo... Yes This... is Mrs. Len ...! How are You Mrs. Allen..... In Fine

△李做格見婆婆結巴的英文，有點想笑，但還是忍住了，他只敷衍沒聽見。

△沒多久，婆婆掛了電話，又咪咪地告訴李俊。

婆婆：「你看，他們多好，Mrs. Allen 還打電話來向我問好呢！他們都為我的牙齒傳音呢！」

△婆婆拿起電話，按鍵。

婆婆：「你別媽不知道有沒有幫我約時間。……Hallo I want to talk with Miss Sophia ... I am her

mother……喂！丫頭呀！有沒有替媽約辦事呀？……呀呀呀！……約好了呀？……喂！……明天下午

三點半……哦！不用掛帶我去了，教會裡的朋友會帶我去，謝謝你，再見。

△婆婆一下子就掛了電話，堅決地讓李俊吃了一驚。但婆婆神色若定，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異常，她站起來，

邊走邊說。

婆婆：「李俊呀！快點學會開車，會開車就可以到處跑了，多自由，不比等別人來可憐你。」

李俊：等我學會了開車，再帶婆婆出去玩。

婆婆：不用了，婆婆有上帝，什麼都不想囉！謝謝你。李俊，你不知道，你阿舅多疼你，以前你舅媽開車，都是到汽車訓練班學的，他那有時間教你舅媽。你看他那麼忙，還親自教你，你要好好學。你阿舅開車最守規矩了，安全帶都繫得好好的，開車也穩，不像你舅媽那麼隨便。你要好好練習呀！

七場 寒露

△幻燈打出冒著熊熊火光的聖誕，十分溫暖的樣子。

△阿舅、舅媽和李俊圍坐著，舅媽的嗓子不停抬弄著，似乎是在轉動著爐中的木頭。

△燈漸亮了，顯然他們已經說了很久了，阿舅很高興地大笑著。

阿舅：我那時候還跟人家去唱歌行戲呢！其實我很害羞，小時候嘛！覺得唱歌行戲很好玩呀！

婆婆：正要唱歌行戲？

李俊：阿舅在說他小時候啦！

婆婆：哈哈！立他，你會嗎？哈……

阿舅：要是那時候真去了，說不定就會了。

△阿舅有點不悅地辯解著，舅媽做著笑著，婆婆又說。

婆婆：吔！丫頭，你記不得小時候，在花邊演話劇？兵工學校嘛！他們跑來跟我說：「師母，我們一定要令姨

出來忘事一角，我們太需要這麼一個聰明的小童星了。」喲呀！辯戲呀！我們丫頭像個公主一樣，就是那

次排戲呀！八個禮拜沒去上課。

舅媽：是呀！再回學校上課，數學就學不上了，什麼叫整分數，我一點也不懂，他們已經教到整分數了，天知道

什麼是整分數，從此以後，我就和數學扯不上邊，在那以前，我還是數學天才呢！

婆婆：後來考初中，我們花了好多錢請一個家教師丫頭補習。可是那個老師不好，是那種要錢不負責的老師，喲

呀！花了好多補習費耶！

李俊：我長這麼大，還沒補習耶！

阿舅：那有錢補習呀！你外公，喲！看錢比什麼都重，我沒錢交學費他也不管，都是二姐偷偷塞給我的。後來你

媽嫁到台北，我還是常常跑去找她，向二姐要錢嘛！上了大學還是窮哈哈的。以前的日子，真不如是怎

麼過的。

婆婆：李俊，你媽不是養了很多狗嗎？以後到美國來，那些狗怎麼辦？

李俊：大概是青神吧！

李俊：那可以養很多錢哦！養狗就有這麼好處，可是我呀！最討厭狗呀！狗呀的，太麻煩了。！哦！隔壁那隻狗已經不來大便了。那個標挺管用的。你們聊吧！我要上去禱告了。Have a good time.

△婆婆上樓去了。

阿舅：我小時候還為了一隻小狗和別人打架呢！那時候愛狗愛的要死，你外公又不肯讓我養，有一次我就去偷別人的狗，明知道是別人的，別人家來討小狗，我還死不承認，和他大打出手。

△阿舅笑了，李俊極感興趣地問著。

李俊：那後來呢？

阿舅：這不是奉命道給別人了。哈……

△一直沉默著的舅媽說話了。

舅媽：你還好意思說，祖魯的傢伙。

△三個人都笑了。阿舅站了起來。

阿舅：我要到實驗室去看一下了。

△阿舅走了，舅媽看著他走遠的背影，有點感傷。

舅媽：其實偶而這樣聊一聊也很好，是不是？我從來還不知道他喜歡狗，想言歡作戲演員呢！

李俊：你們都太忙了，沒時間聊天嘛！

△兩人都沒有說話了。有那麼一會兒。

李俊：舅媽，有些話我不知道該不該問？

舅媽：你說嘛！

李俊：我睡在書房裡，我是說晚上睡不著，會翻翻那些書，對不起，沒有經過你們的同意！

舅媽：沒有關係！

李俊：我不明白，你和阿舅到底是怎麼想，我是指政治。

舅媽：年輕時候，充滿了理想和希望。愛中國，回到中國，想把一生的力量都奉獻給中國，我和你阿舅都一樣，有年輕的時候。可是回去以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人到底是自私的，我們只好又回到這裡。

李俊：我常常阿舅罵美國，你們為什麼不回台灣呢？

舅媽：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年，每天罵，每天還是活了下去。台灣有台灣的好處，也有我們不適應的地方。比方做生意，到處講人情，不是按規矩辦事的。這點你阿舅最不通應了。我只能說，雖然看不慣這裡的一切，可是比起游說兩岸，這裡雖然不是別人的土地，我們卻好像比較有活動的空間，這是我們的悲哀，中國人的悲劇。

△李俊不敢再多問了，只是看著舅媽。舅媽突然站起來，走了出去。

△鋼琴聲又斷斷地響起，同樣的曲調，這次卻流暢多了。只是速度依舊。

△大花瓶在李俊年輕的臉上，四周的光卻漸暗了。

△牆上的光悄悄亮了一小塊，在紗幕後面，舅媽第一次看到婆婆出現在她的房間裡。她在祈禱，但是那祈禱似乎說是一種作法。她拍著手，圍著小圈圍繞，她唱著歌，然後跪下來祈禱，專注的神情不容我們懷疑她的虔誠，但一切都和我們腦中的上帝太遠了。

△李俊緩緩站起，對著觀眾說話。

李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婆婆禱告。不是故意的。平常我只聽見她拍手、唱歌的聲音，隱隱約約，並不清楚，我也無法想像她的禱告會和別人有什麼不同。更何況我跟著她上教會，一起查經禱告，看她虔誠地將厚厚的奉獻交到教堂執事手中。那天晚上偶然地從百葉窗縫裡看到她奇特的祈禱過程，平常她都是緊閉門窗的。我心中有些點點，我也曾尋求上帝的安慰，但我終於還是離開了她，只是我知道，心中有愛，心中永遠也有神的存在。就在看到婆婆祈禱的那一刻，我決定，我要離開這裡。

△婆婆房內的光逐漸暗去。

八場 雷聲

李俊：我告訴阿勇、告訴舅媽，他們沒有表示什麼，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過了感恩節，我就動身。感恩節那天，阿勇請了好多客人，熱鬧鬧的，舅媽還親自下廚，我也露了一手，所有的人都好開心。可是等到客人散去，婆婆上了樓，我也回房休息，卻聽見阿勇和舅媽的爭執。

△燈光驟亮，李俊闖到了樓上，阿勇怒氣沖天地進了門，鋼琴聲仍在繼續。

阿勇：你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說話那麼硬，跟你媽一樣。口聲聲你們、你們，把別人分得那麼開，把你自己看得什麼人？

△鋼琴聲停了。舅媽衝出來。

舅媽：我又怎麼了？我是為公司好，你自己說，公司沒有你，能維持嗎？他們到底在做什麼？計較這計較那，什麼都有意見，他們做了多少？

阿勇：公司是大家建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用處，你不多與就別多說話，為什麼總是要去傷害別人呢？

舅媽：我沒有辦法和他們商量事情，觀念不同嘛！我和他們一點也沒法說話。

阿勇：你又和誰可以說話了？

舅媽：和李俊就可以。他雖然年紀小，但是有腦筋，我就是可以和他說得來。

△阿勇壓低了嗓子，但仍繼續說著。

阿舅：別再說吧！

△李俊靜在一旁，看著阿舅他們消失了身影，才緩緩走下來。

△婆婆竟也下來了。

婆婆：他們吵得我頭好痛。唉！要是他們能有個孩子，也許會好一點。以前就是這樣吵，舅媽還醉酒呢！

△李俊沉默不語。

婆婆：李俊，好不好過了聖誕節再走？

△李俊帶著歉意地搖搖頭。

李俊：紐約的學校十一月二十六日就開課了，晚了就來不及入學了。

△婆婆歎了口氣。

婆婆：你不會忘恩負義吧？以後要好好待我們。

△李俊嘆了一下。

李俊：會的，婆婆，你們對我那麼好，我不會忘記的。

婆婆：唉！沒有小孩也好，有時候，一個孝順的外甥比不孝的兒子好多了。

△婆婆上樓去了，留下李俊孤單一人，陰影打在他的臉上。

李俊：我是無意介入他們的生活，雖然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彼此的緊張和隔閡，但是除了去愛，我無能為力。也許

是我的那一點點小關心使他們都喜歡我，也許不是，可是我害怕背負太多不可解釋、無法掙扎出的包袱，

所以我還是硬著心走了。婆婆不再和我多說什麼，甚至，在我走前一夜，她還要我請她一下浴室，她說我

淋浴，污垢都沖到玻璃門的小縫裡，於是她拿了一把舊牙刷，讓我好做事。我照做了，雖然我得罪了。至於

阿舅媽，就像婆婆說的，她是一個公主，從小騎生慣養，沒吃過什麼苦，可是，四十二歲的公主，唉！

△燈光黯轉。

九場 小雪

△幻燈打出漂亮的聖誕樹和閃閃發光的燈飾。

△聖誕歌及音樂充滿了空間。

李俊：舅媽破例陪我去拿機票，我則陪她逛街，然後我們坐在小咖啡座裡喝咖啡。

△舅媽端了兩杯咖啡，和李俊坐下。

舅媽：謝謝你陪我逛街。

李俊：那裡，我才該謝謝舅媽呢！

舅媽：我不會說話，可是和你聊天，我很開心。你知道，媽媽一向怕別人搶走了她在家的地位，所以她會趕走

我們的朋友，避走我們的親戚。可是這一次她不一樣了，我知道，她是真的喜歡你。

李俊：其實大家都對我很好。

舅媽：我有時候真想一個人住算了，住在一個閣樓裡，需要你阿舅的時候，他可以到那裡去，不想和別人在一起時，便可以獨自一個人。媽媽她在我身邊一天，我就一天不能長大，可是她死也不肯搬出去住。

李俊：她太寂寞了。我總她會喜歡我，只是因為我可以聽她訴苦。

舅媽：不只這樣，我們也應當辦法讓她開心，要她去旅行，但是她總是疑心我們要拋棄她。弟弟那裡，她也不肯去，是真的。我以前只能和弟弟可以聊得來，現在是你。昨天晚上，和你阿舅吵了一架。他說得對，我是誰好反省一下了，可是你知道嗎？媽媽在我身邊，我就長不大，永遠也不可能。也許，有了錢，替她在附近買間房子，讓阿媽陪她一起住，這樣對大家都好。……

李俊站起來了，看著無聲說著的舅媽，他走到舞台的另一端。

李俊：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下子，但很快就過去了，第二天清晨，我就走了，臨走的時候，舅媽和婆婆都起牀了。

△舅媽和婆婆穿著睡袍，站在樓梯口。

舅媽：李俊，自己多保重。

婆婆：李俊，別忘了給婆婆來信。

李俊：我知道，謝謝你們的照顧！早上天涼，你們去睡吧！阿舅送我就好了。

△兩人點點頭，揮手。

△燈光暗去。

十場 大塞

△幻燈打出飛機、機場的畫面。

△舞台上只剩下李俊一人，他背著旅行袋。

△燈漸亮時，阿舅走了進來。兩人坐下，沒有說話。

△耳邊響起一陣飛機的引擎聲，和播音小姐快速的播音。

△兩人依然沉默著。

△最後，李俊站起來了。阿舅也站起來。

李俊：阿舅，不好意思，總是麻煩你。這麼久打擾你們的生活，真的很謝謝。

阿舅：沒什麼。英文有句話說：It's OK. 意思就是說好好照顧自己。如不知道。

△李俊點點頭，阿舅拍拍他的肩。

△李俊走了，走向舞台前幕，阿舅看著，然後他自己也走出了舞台。

△幻燈打出了許多大城市，紐約，洛杉磯，華盛頓……台北。

尾聲 雨水

△一道光柱包住了李俊，他站在舞台最前邊。

李俊：我就這樣走了，到紐約，再到各地流浪。最後，我還是決定讓自己的腳踏上台北的土地。我相信，那會使我更踏實一點。

△婆婆被風地坐在窗台前，削蘋果，一如從前，把鮮紅的蘋果皮垂在粉白的窗台前。

李俊：可是我忘不了曾經發生的事，曾經相處過的人。我真的懷疑，那會是一個夢嗎？
△婆婆的燈踏去，一張幻燈打出，是乾涸的河床，不再有水草的綠意，一隻鸞鷲在其間佇立，洗刷著牠的羽毛。

李俊：我不敢相信，婆婆曾經送著丈夫拼命賺錢，逼著兒女升學留學，逼著自己變成一個美國公民。丈夫死了，兒子變成別人的丈夫，女兒不理自己，可是她給我寫的信還是充滿了上帝的話，那些抄自聖經的話。滿滿的三大張信紙，我卻只能找到一句和她有關的生活片段：她終於考過了，變成一個真正的美國公民。

我開始覺得，她是一隻白鸞鷲，隨著生命的轉捩而遠航，漂洋渡海，不食不語，她斬釘截鐵，飛到異鄉，度過了每一個冬天。只是，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白鸞鷲在其鄉生了根，甘心在那裡度過此生此世。婆婆

如此，舅媽如此，阿芳也如此，他們都是攜著白翅的白鸞鷲。

△鸞鷲的嗚聲響起，燈暗了。幻燈上隻隻白鸞鷲點綴著山明水秀，有千點點白鸞鷲。

△突然一陣雷鳴，鸞鷲響起，白雲滿一片，像大地上揚起的一排雷。
△幻燈也消失了，聲音漸杳。



賈敏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三日生

南京人

政戰學校畢業

劇團

影劇團等工作多年

現職

自由寫作

作品

舞台劇本：留學生

電影劇本：占卑頭大戰

電視劇本：寒 夜

蝴蝶蘭

舞台劇本第二名 賈敏

寫在「蝴蝶蘭」劇本前面

戲劇的型為多麼多采，戲劇的內涵亦善亦惡，她可以動人、娛人，亦未嘗不能使人深思；因之「蝴蝶蘭」的創作，除了企圖滿足觀眾的劇場效果之外，也冀望能「言之有物」，對我們生活週遭的人與事，作某種程度的反映與探索。

「蝴蝶蘭」是名貴品種的花卉，她綻放在幽谷懸崖而無畏於冰霜風雪，以之為劇名，正是作為劇中女主人公冷於慧的象徵。當一群署名為「上進派的豪家女子」投書報端，抗議電視台出現的直是「歷史上禍國殃民的女性」，而要求創作也應「描寫女性堅毅果敢、智慧橫溢」的一面；以及「使更多女性願意扮演好自己的職責，給丈夫、兒女，以及社會更多的關懷與愛」時，我們願意以「蝴蝶蘭」來作為回響。因為這批聲譽女性美，正是我們所樂於歌頌的形象，一如哲人尼采所說：「永恒的女性，導引人類上升」。

冷於慧是「蝴蝶蘭」的中心人物。她談國文、寫小說，已過了「過橋」年齡而未捨；為堅持理想而不寫煽情文字，為志於最初的感情承諾而虛度芳華。家庭中接二連三的變故，情感上波濤相繼的衝激都不能搖撼她底屬於女性溫柔的堅韌。這河然而莫之能禦的力量，是來自於她飽經憂患的老祖母，也是來自於新火相傳的古中國文化。

幾千年來，我們史冊中不知有多少這樣可愛可敬的「豪家女子」！

既然是現代劇，自然不能將我們呼吸相關的若干事兒迴避空白，略過不表，因之當有一些不當的人和事也

受到了嘲諷。這不只是為了豐富情節趣味，或是抒發某些怪誕現象而嬉笑怒罵，更是為了社會大眾的不平而鳴。

劇中的笑聲有時是對某些人的懲罰，不可能「皆大歡喜」的。

將近兩千萬人生活在寶島上，食指浩繁，資源缺乏，我們不得不比別人工作得更辛勤些，而對外要開拓，對內要開發，因之對那些冒險犯難入山出海的人，我們由衷佩服。這是「地埋蘭」的另一精神，也許是「正面」，但絕不「說教」，只是向觀眾情緒提醒一聲：「愛情、麵包與幻想」同樣重要。我們總不能生活在夢裡，是麼？

時間：現代。

空間：台北。

人物：冷於是——三十歲左右的中學國文教員，偶爾也寫小說，具有傳統女性底美與讀書人風氣質；橫貫欄，因而和世俗的「潮流」，有時未免格格不入。已過了「適婚」的年齡，人不堪其愛，她也不改其性，強烈地使命感，往往驅使自己孤立于幸福之外。

冷於明——於是的胞弟，正就讀大學理科，優秀而現代，被視為將使冷家「熱」起來的新生代！他適應性很強，甚至正義感和功利主義也可兼行不悖；好在本質不惡，因之屬於年輕人的狂放等等，俱可視為活力了。

冷於倩——於是的堂妹，却略長於於明。她外型整潔，作風開放，還沒讀完高中時，就敢橫掃「挖寶」挖走了。影視歌舞俱有涉獵而尤善可陳，却沾染了一些淺薄的時髦症，她和於是恰能形成對比。

冷德全——於是姐弟的父親，資深海員，大半生曾拼鬥於驚濤駭浪中，是屬於「打天下」的一代。他身邊花甲，猶為家庭奔波，却又和家人離多聚少，「唯強」一事則幾乎成了學生敗筆。

四杏枝——德全的寡妻，冷家的寡母，不成之心態却不成熟，仗著「風韻猶存」，以及以拉「酒牌經理」的開歷，她常想有所「表現」而不甚得理，所謂未嘗反身者也。

冷初初——於是等之祖母，年已逾古稀。她一生飽經憂患，猶嗚人世難事，却不因年老體弱而稍失矜力。儒家文化的黃沐，使她自然而無形成全家的精神支柱，歷久彌新。

梅之望——於是以前的男友，二人也曾花朝月夕，刻骨銘心過，却在他赴美留學後，忽然「中止」了這段感情。他家境富裕，錦衣玉食之餘，但不如人間疾苦；旅美多年，由於經濟上沒有壓力，因之生活更愉快了。若不是父親望孫心切，要他成家，他絕對是「樂不思中」的。

梅慶雲——之望的父親，長袖善舞，所有的精明都施展在作生意上。一切都講究「業績」，這原本無可厚非，但過份的功利主義，經盡殺絕，就忘了「林子預防人不堪」的古訓。或許尚重倫理，經營道德等等，對他都嫌陳義過高。

沈裕仁——冷家的老鄰居，曾受過冷家相當的照顧，但那已屬於「歷史」了。他不大樂意回憶這些活該塵封

遺忘的往事，倒是因為能說幾句日本話，結識了幾個日本朋友，常常不自覺地沾沾自喜；至於把自己獨子送給日人為義子，則是生平得意之作。

沈瑞——潘仁的女兒，冷於明的學妹及崇拜者。她天真無邪，一團熱氣，擁有八十年代女孩的「新潮」，却不失這地。如果偶爾「怪怪」的，那也是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嘛」！

耿達——於慧亦中文系時的講師。她畢業十年了，他還不過是個副教授，但卻很受學生們歡迎。他自覺已能自由出入於中國文學天地時，却已被某些人員為「怪物」。潛意識中他深深傾慕於慧，然格於「師道」，他只能發乎心而止於口，成了她的淨友良朋。

其 他——女同學甲、乙等。

分幕：

第一幕：台北，冷家的起居間和沈家部份的日式房屋走廊，以及兩者之間，一條狹小通往門的甬道；時間則是寒假期間的一個白天晌午。

第二幕：十日後的一個夜晚，景同前。

第三幕：前幕的數日後，白天，陰雨，景同前。

第四幕：前幕的數日後，一個夕陽如大的黄昏，景同前。

第一幕

時：某年寒假期間的一個晌午。

地：台北冷家的起居間和沈家的走廊。

人：冷於明、冷於倩、沈瑞、沈潘仁、冷德全、田春枝、冷切切、冷於慧、耿達、梅麗豐、梅之望、女同學甲、乙……。

景：舞台右方是冷家中式的起居間，左方一隅是沈家日式房屋之外走廊，分割也是銜接兩家的小甬道，則是通往外門的必經之處。（舞台左右以觀眾視線為準。）

冷家起居間是主景。正後方有落地窗，右上方是閣樓，看得到的臥室門，是德全夫婦的居處，其他人則均由通往右內室的甬道出入，室內陳設調和著中式的莊重與西式的活潑，既不俗氣也不寒酸，却予人以親切的質成。

左側沈家的日式外走廊，紙拉門是建在平台上的，上平台時須登兩層梯級，拉開紙窗則亦可看到部份室內陳設。

自兩家之間的小甬道樹簾處，以及沈家落地窗外，或多或少都可以透光，於是晨曦晚霞，陰晴日夜，就全呈現在那兒了。

幕：寒寂中的一個個牛，冷寂客廳中寂無一人，一只登山背包，鮮明而飽滿地擱在窗簾之處，右上角的閣樓中，却不時傳出「喬治·男孩」的歌聲。

充滿朝氣的冷於明，穿著登山裝，手中拿著手電筒（五節，長形者），相機等零星裝備進入客廳。他一面將物件納入背包，一面將那支剛裝上新電池的手電筒試了試光，這時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於明去接電話，手電筒仍在手上——

於明：喂——是，對——就是冷熱的冷，你找誰呀？（略有不耐）對啦，是姓冷！國語大辭典上都沒有第二個發音的「冷」字，我們這個姓是道地的「冷門」兒！您要找誰說話呀？——冷小姐？（下意識地看了看週邊）哪一位冷小姐呢？是教書的，還是「唱戲」的？什麼？明星？名歌星——啊！她好像不在哦——（大聲）我知道她叫冷於情，可是她不在呀！

△幾乎是同時，閣樓上傳聲響，於情拉開小窗答語——

於情：哎呀！誰說我不在？我是天亮才回來的！誰呀？

於明：（以電筒照著她）就是要找妳拍電影的，妳自己跟他說吧——你等等啊！我堂姐下樓了——

△他放下話筒，剛要收拾東西時，門外連聲作響，外面有人大叫：「換號位——」

於明：（皺眉）真熱鬧——簡直「門庭若市」了！（向外應聲）來啦！

△他正在外走時，左邊沈家紙門拉開，沈瑞驕步出來，在兩家「交界」處遇上了——

沈瑞：（壓低嗓門）喂！冷於明，我們今天真的要「出發」啦？

於明：什麼話？我登山的東西全都準備好了，妳怎麼到這時候還開真的假的？

沈瑞：（指屋內）可是我爸——他還是不同意也！

於明：先跟我到門口去拿信，我來幫妳想辦法，包妳一定走得成！

△他拉著她出門時——

△拉著風樓的於情急忙進入客廳接電話——

於情：喂——我是冷於情，哪位？啊！「新潮派」電影公司？您好——什麼，你們要買我姐姐小說的版權，還可以讓我主演，好啊！嗯、嗯——好的，我來跟她講，那還有什麼問題，她自己的小說自己改編劇本，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啊！啊——什麼？一定要加寫庫戲？（笑了起來）哦，你們要找我原來是為了拍那庫戲呀？唔、唔，也不是不可以呀！只要條件合適，我是可以「為藝術而犧牲」的啊。唔——唔——你們要找誰來跟我們研究？梅董事長？誰呀？唔——梅慶堂先生呀！那我們認識，他是我大伯的朋友，好吧！那我們跟他說好了，再見。

△她放下電話，就又自右側進入內時——

△於明拿著一封信和一個牛皮紙大信封（內容相當厚，是一百多頁的原稿紙）自大門外進來——沈瑞在他身

後，手上一紙條——

沈瑞：（哈）要帶乾糧、大帳、睡袋、收音機、指南針、手電筒、開山刀、望遠鏡、撲克牌——誰？幹嘛還要帶撲克牌呀？

於明：（玩笑）萬一迷了路的時候，可以用它來「算命」呀！

沈瑞：真要帶這麼多東西呀？

於明：當然要呀！登山不是開玩笑的事。不過這些你都不用帶了——

沈瑞：那我帶什麼？

於明：帶著我就夠了！本人是登山社長，不單有全部的裝備還外加經驗豐富。所以，母呀只要多穿點衣服就行了！

沈瑞：（愣愣）那——會兒她們真的會來接我呀？

於明：沒問題，剛剛電話裡講好了，待會兒一起在校集合，你們三個人不來，我們大隊人馬不走！

沈瑞：呢！好刺激，好好玩兒呀！

於明：別僅想到玩兒呀！我們這次登山是有主題的，男生要負責探測礦苗，女生也要蒐集民歌，拿不出成績來，耽誤時間不去？

沈瑞：跟他差劃的，他當然想去，只怕他抽不出時間來——

△熱門「帶——」的一聲響，拉開了，穿著「油札大」（日式睡袍）的沈裕仁出現——

沈瑞：啊！剛剛那是來了，我是來看看有沒有弟弟從東京來的信。

沈裕仁：呢！小夥子，我可要告訴你呀！我家沈瑞有事情，她可是不能參加你那個什麼登山社的活動呀！

沈瑞：啊！沈叔您放一百個心，我們這次東部登山隊的名額早已經滿了，沈瑞現在想報名都來不及了！

沈瑞：爸，那弟弟比我還小，才十一歲，您把他一個人丟在日本，就不擔心呀？

沈裕仁：這你不懂，爸爸在東京有日本朋友，那位吉田社長會好好招呼你弟弟的！

沈瑞：朋友，朋友那為什麼還要您送給他們兩百萬日幣作見面禮呢？

沈裕仁：這、這、日本的生活程度高，什麼都貴，你不知道呀！

沈瑞：沈叔，聽說你們家沈茂，現在已經改了名字叫吉田茂了，是不是作了日本人的兒子啦？

華仁：（物然）你管得着嗎？我喜歡作日本人的兒子——啊不，我喜歡我兒子作日本人的兒子，隨你什麼事？說話沒大沒小的，莫名其妙，連來！

△他將沈琪拉上走麻——

於明：（日式鞠躬、日語）「忠臣將軍——忠臣將軍——」

△他拉門「哐——」地一聲關上——

於明：（嘴型「哐」了一下，輕蔑地）「八爺骨骨——亡國奴！——轉身進自己家——」大姐——快來啊！好的

信，還有掛號郵件！大姐——大——大——啊，爸——

△冷德全和四香私自臥室中相對出來——德全穿得很整齊，手中有風求和手提箱，頗有違行的意思；香枝亦相當光鮮，只是與四十歲的年齡略不相稱。

德全：於慧不是一早就出去給他學生補習了嗎？你忘了？（在整理手提箱中物事）

於明：啊！她還沒下課啊！我以為她已經回來了哩。

德全：是媽姐的信嗎？

△於信在窗口探了探頭，似乎在聽是誰的信。

於明：哦！還有報館寄來的——（抽了抽）這厚厚，不用說，八成兒又是逆稿！

香枝：嗨！她呀！一天到晚的寫，半年才寫了這麼一大本兒，可是怎麼寄出去就怎麼退回來，這有什麼意思呢！

德全：（笑笑）也有意思的時候，她去年出版的那一本「風和日麗」，我就覺得很不錯，他們社長也說好。

香枝：哎呀！你們這些老頭兒說好有什麼用，要年輕人喜歡才會暢銷。於慧寫的小說，連我都不愛看，結婚死了

一點意思都沒有！

於明：（把話岔開）爸，您今天就要上船，去南非了嗎？

德全：對，這回出去時間可能還要久一點，家裡又是你一個男生了，多帶着你姐姐跟阿姨一點。

於明：（笑）爸，還有奶奶呢！我們冷家是三代女性發號施令，我只有聽從奶奶的份兒！

德全：（也笑）老爺爺快六十了，還要帶出海哩，你年輕力壯的，不該多動動啊！

於明：誰啊！想着，我一會兒就要去東都雲山，東西都準備好了。

德全：好，要多注意安全啊！

於明：我知道，爸爸是資深老船長，講究的就是安全第一。

香枝：依我看，最安全的還是待在家裡！都快六十的人了，還要出海玩命，就不能去幹幹別的？

德全：（好脾氣，仍不以為忤）幹什麼別的？「老狗變不出新把戲」！我在海上生活了半輩子，就跟餘魚一樣，

你把我弄到岸上來那不懂了！

香枝：這年頭要麼錢來賺錢才行，靠人賺錢多累呀？

德全：可惜我們家只有人，沒有錢。

杏枝：家裡有錢沒錢我還不知道！依我說，現在擬在銀行裡存錢，就應該拿出米活動活動，那麼低的利息，放

在裡頭幹什麼？

德全：那是準備孩子們將來深遠的教育費，還怎麼活動？

杏枝：交給我會管，我就有辦法活動！錢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會動腦筋呀！

德全：我今天就要出海了，家理事務就要交給姑婆管，不過我也不希望姑婆動腦筋——

杏枝：什麼叫亂動腦筋？你以為我會拿你們家這筆錢再去開個酒席呀？

德全：（沉下臉）杏枝！

△於明帶著手上的牛皮紙袋和信，藉故悄然進入看道。

德全：跟姑婆講過多少次了，姑婆怎麼說話總是不注意呢，姑婆不能不說姑以前開酒席那個歷史嗎？

杏枝：我不提你兒子也知道呀！有什麼關係，我以前是混過，我才不在乎這些！

德全：姑不在乎我在乎！（壓低嗓子）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現在在我女兒教中學，兒子上大學，他們都有自

己底看法了。姑就怎麼跟我說了場，就是她們的繼母，說話也要有點身份！

杏枝：哈！

德全：哈什麼？

杏枝：說得好聽，是他們的繼母，人前人後還不是管我叫阿媽？

德全：那是姑自己怕老，要他們這樣叫的，叫久了就改不進口來啦。

杏枝：其實叫什麼都無所謂，我最受不了的還是他們的態度，好像我是從火星上下來的人，滿身長著刺一樣，水

這都跟我「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德全：那是他們不懂事，姑是長輩，也可以開導他們呀！

杏枝：我開導誰呀，誰都比我有學問，我的話會有人聽嗎？連你都不「甩」我！

德全：只要在理，沒有人不尊重姑！

杏枝：那我為了你成健康，也為了安全，教你不要再出海了，難道這不是好意嗎，你為什麼也不聽呢？

德全：（氣）那是我的工作，我的事業，姑根本都不懂，我怎麼能聽姑的呢？

杏枝：是啊！等船一開航，所有人都聽你的，神氣得來！

德全：對！一船之長就像一國之王，責任大得很！

杏枝：我知道，你就是為了過這個癮，才捨不得下來。

德全：這是運輸工作，不是寫著遊艇去玩兒，什麼叫「過癮」？姑真是不懂事！

杏枝：你懂！你什麼都懂，所以就不接受人家意見。也不知道自己年齡都快退休了，還要出海，帶船，這成風，

不承認自己老！

德全：（吼）杏枝——

杏枝：難道我說錯了嗎？

△冷切切在已換好衣服的他儘扶持下進入客廳，溫和而有威嚴地勸阻杏枝——

初切：杏枝，男人家的事由他們去，我們不要多話。

杏枝：（氣喘吁吁）媽——我是一番好意吧，要他——

初切：德全今天要出門，就不要跟他計較了，免得他到船上去又亂發脾氣，罵人。

德全：媽，您放心，這我不會的。

杏枝：你就會欺侮我！媽，我還要去找他收拾東西——

初切：去忙媽的吧！

△杏枝睜了德全一眼，進入臥室。

於倩：大伯，您這次會不會又經過巴黎呀？

德全：怎麼？又想帶東西？唔？要什麼，說吧。

於倩：呢——衣服啊！化妝品啊！首飾啊！什麼地都可以呀！

初切：什麼媽那要，那要花多少錢哪？

於倩：初切，我這都是為了上節目用的，都是好看的便宜貨，花不了多少錢的。

初切：唉！我看媽那個工作，根本不是個事兒。還是姑於是姐踏實些；她教書教的是學生喜歡、家長喜歡、校長

愛喜歡！

於倩：就可憐一離開學校呀就沒人喜歡！到現在這個要好的男朋友都沒有，都快成老處女囉！

初切：誰說於是沒朋友？不是有個歐先生常來家裡找她嗎？那個人歲數也不算大，人蠻斯文地。他叫甚麼名字的

——

德全：叫歐進，以前是於慧在大學裡的講師，現在升了副教授了，剛好也在於明他們大學裡。

初切：也是教書的，那不是很好嘛！我看於是也跟他很談得來呀！那為什麼？啊，是不是他已經成家了？

德全：還沒有。他沒明說，不過看樣子他倒是在等於慧。

初切：那好啊！這以前是師生，後來成大姊的例子也很多呀！於是還顧忌什麼呢？

於倩：哎呀初切，這您就不知道了，於是姐呀，是一直忘不了她心裡的那個初戀情人，黑馬王子，所以才耽擱到

初切：姑這個做了頭，在說些什麼呀？誰在美國呀？

德全：啊！媽，她是說我那個朋友梅慶豐的兒子，叫梅之望的，人在美國。

於倩：梅之望？我看簡直是「沒指望」！一二十年，難得才來一封信，約得於慧姐還在痴心妄想地等他。還有什

麼用，頭髮都白了還是「沒指望」啊！

△在於倩說話時，於慧正自大門外進來，語聲甫定，於慧已出現在沈家門口——她大部份都聽到了。

於慧：（已經習慣了空妹的沒遮飾，因此只有輕微地羞澀）於倩，妳怎麼這麼關心我呀？這麼容易傷心，頭髮會白

的啊！初初，爸，我真怕您已經走了哩！

於倩：哎呀於慧姐，我們剛談到妳跟沒指望——啊不，跟那個梅之望的事——

於慧：（笑着打斷她）好了，於倩，有指望，沒指望都是我個人的事。他不能請妳不要再「大發傳揚」了？

於倩：呢？

德全：（解圍）啊！剛剛是初初在關心妳的事，無意中聊起來的。

於慧：初初，您又放心我嫁不出去了嗎？可是真要把我趕走了，那以後誰陪您呀？誰替您梳頭呀？

初初：（樂了）那倒是，最好啊，能給我搵個女婿回來！那我就多個孫子了！

△老初初一句話，大家都笑起來。

德全：媽，我去收拾收拾，該出發了！

初初：好。（酒聲叮叮）快出門兒了，就別跟地再囉嗦了。

德全：我知道。啊！於慧，好像有妳的信，在於明那兒。

△德全進入臥室。

於慧：於明——小弟——

初初：他一會要出去爬山，我也要囑咐他幾句，等下叫他來好了。

於慧：初初，那麼您讓他把信給我帶來。

初初：好。

△初初進入甬道時，於倩神祕地對於慧拉至一邊——

於倩：於慧姐，我要告訴妳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於慧：是不是又有人要找我拍電影了，又是第一女主角，對不對？

於倩：對，妳怎麼猜到的？

於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我要看到妳眉飛色舞，單是這種好消息。可惜每次只能聽那麼響，不見人下來，只

看見妳上戲，從沒看見妳下戲。

於倩：嘿！這次不同啊！妳知道他們要讓我把拍什麼戲嗎？猜猜看，一部小說改編的？

於慧：（坐下來改帶回來的學生作業）我猜不到，也不想猜。我要改作業了，妳昨天處到天亮才回家，不去睡一

回兒嗎？

於倩：我是想睡，可是興奮的睡不著啊。於是姐，我告訴妳，這家叫作新潮派的電影公司，要拍的影片是妳的小說嗎！

於慧：我的小說？怎麼可能，誰會看中我寫的那些最廢的東西。

於倩：「風和日麗」不是妳的書嗎？現在人家就看中了，要出三十萬請妳，連版權帶編劇費，妳幹不幹？

於慧：電影公司會拍一個傷殘救濟院的故事，那個老闆是不是神經有問題？

於倩：當然還有別的條件嗎？

於慧：第一，片名要改，越奇怪越好；第二，要加寫幾場床戲，越新潮越好！

於倩：床戲？呵！誰演啊？

於慧：我呀！反正是演戲嘛！怕什麼！

於倩：對不起，妳敢演，我可不敢寫！

於慧：三十萬哪！

於慧：三百萬也不寫！（痛心）於倩，妳不覺得這是對我們人格的污辱嗎？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出賣良知的事呢？

於倩：？

於慧：（不以為然）於是姐，這沒什麼嘛，這種戲還不是有很多人在拍，這種書也有很多人在寫呀！

於慧：還有很多人作題名女郎哩，我們也要去比嗎？

於倩：哦！難怪妳的書不暢銷，妳編劇太古板了嘛！根本不懂得讀者的心理，怎麼能上排行榜呢！

於慧：排行榜上也有很多正經的好書，並不像妳想像的那本亂七八糟，小報。

於倩：不管怎麼樣，我一看到妳每次寫的那本辛苦，結果還被人退稿，我就很難過。妳知道嗎？妳今天又被退稿了！

於慧：（一愕）我又被退稿，在哪兒？

於明：在這兒！很抱歉，老姐！

於明：於明衣服又多了些皺褶，一行要出發的樣子。

於慧：（揉揉稿子，打開，看，不無傷感，旋即釋然）唉！功力不夠，沒有話說，退回來再改一遍也好。

於明：還有一封信，是洛杉磯來的——（給於慧）哦。

於倩：美國來的？那一定是梅之望！

於明：他要怎麼又來一封信，那說不定有指望啊！姐——

於慧：是他的信。

於倩：怎麼說？

於慧：他說——（忍不住有些激動——）唉。

於明：怎麼啦，姐，他信上說什麼了？

於慧：說——他要回國來看我，如果——如果我答應的話——他——他——

於倩：他要跟姐結婚？

於慧：（點頭）呢。

於倩：哇，真是喜從天降！你們有多久沒見面了？

於慧：差不多快十年了。

於明：出國十年了，他才想起來求婚，真是爆出冷門！他信上說什麼時候到？

於慧：（再看信）信是十天前寫的，人差不多也快到了！

於倩：哎呀！那姐還不趕快去做頭髮，說不定人家馬上就到了哩！

於明：哪有那麼快，又不是坐飛機——

於倩：從美國來不坐飛機坐什麼？難道還坐火車呀？

△門鈴一響，三人齊一位——

於倩：快看，來了吧？我，我先回避一下，不要破壞了你們久別重逢的氣氛！（她迅速進入甬道時，門鈴又響）

於明：我去開門——（出去笑又回身交待）姐，調整呼吸，不要緊張，對自己要有信心，其實姐一點也不老，而

且，而且很漂亮！我，我比姐還整依！

△他出去開門。

△於倩在閣樓上又伸出頭——

於倩：（壓低嗓子）於慧姐——口紅給姐！（在嘴上比劃一下，丟下來）

△於慧拾起口紅，放在一邊沒有用，只是咯咯失去矜持而已——她仍舊去改作業。

△大門開處，是耿運和女生甲、乙，一片噁噁聲。

於明：（聲音大些，叫於慧聽）耿老師，是您呀！我還以為是誰哩！你們也來了，快請進——

耿運：因為系主任找我有事，我不能跟你們一塊去了，所以特別來告訴你一聲；剛好她們倆位也要來找沈成，就

一塊來了。於慧，在忙啊？

於慧：沒有，你請坐。

同學甲：冷於明，沈成軍在哪兒嗎？

於明：（悄悄左屋）呸，那一家就是，她們一敲門沈成就會出來。

同學乙：那我們去接她了。

於明：可不能說是去登山的啊？

同學甲：知道啦！還用你講，我們走！

同學乙：冷於明，你也快去吧！已經有人在學校等了。

於明：好。啊！他們家那兒還有個大門，你們等下可以從那邊出去！

△二人應聲去左邊屋叫沈瑞，她果然開門，三個人笑著進去。

於明：噓——英雄救美！对不起，我要出發了，你們聊！

△他要掛登山包，歐進乃從旁相助。

歐進：你是領導，要特別注意隊員的安全，別忘了每天都要跟我聯絡！記不得我的電話？

於明：當然記得——「吾妻——是三八」（走向臥室門口）爸，阿媽，我走啦！奶奶——我要走了，我會記得給您帶冬菇回來的！

△德全、杏枝、奶奶分自臥室及甬道出來，歐進紛紛與他們招呼，杏枝有一個大手提袋，德全則是手提袋和

風衣。

德全：媽，我也要走了，歐先生你隨便坐嘛。

於慧：（依依傷感）爸，您在海上要多保重啊！

德全：我知道，要不要我給妳帶兩件外套回來？

於慧：我不要——

於倩：（在閣樓上）我要！阿媽，也等我一下，我要到巷口去洗頭！

奶奶：（恰在兒孫中間）你們看兒孫一個出海，一個登山，都要給我小心一點。不要讓客裡人掛念，知道嗎？

於明：奶奶，您放心吧！我爸爸是「老特出馬，一個抵倆」；我是——

德全：（笑著）你是青春年少，油腔滑調！哈……

△衆人大笑聲中，一齊向外走——

△於倩也趕上出門的行列，起居室內只有奶奶在門邊與他們揮手，忍不住擦眼淚。

△一片再見聲後，衆人離去，只有歐進陪於慧回來！

於慧：奶奶，這是歐進歐老師！

歐進：（重行見禮）老太太您好。

奶奶：（又破涕為笑）好好好，你坐，要不要我給你們煮點東西吃呀？

歐進：啊！謝謝，還不餓。

奶奶：那你們聊吧，我要去煮一煮了。於慧——好好招呼客人啊！（使眼色）啊？

於慧：（忍住笑）我知道了，奶奶，您去煮吧！

△她送奶奶入甬道時，歐進兩手翻起那部送回來的稿子。

△於慧見他在翻閱稿子，不覺算了一下肩。

耿蓮：這是怎麼回事？

於慧：寫得不好，人家退回來。

耿蓮：你這個中篇，在寄出去以前我就看過，其實蠻有深度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不用，奇怪。

於慧：也許是缺乏可讀性吧？

耿蓮：（由衷）不會呀！人物情節，文字技巧，主題意識都不錯呀。

於慧：（笑了）你還是這家報館的副刊主編就好了！

耿蓮：（原音）我說的是實在話，尤其是這溫暖的主題，好難得。

於慧：說不定就是因為這個才吃虧的，現在好像什麼都流行不講完主題意識呢。

耿蓮：怎麼會呢？

於慧：電影不就是那樣嗎？

耿蓮：（笑笑）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不過也不全是那樣。我建議你把這篇稿子，再投給文藝性的雜誌看看。好

人不會寂寞，好文章相信也不會埋沒的，對不對？

於慧：謝謝你的鼓勵。其實，這篇東西能讓你這麼看重，我已經很滿足了。你是中文系的副教授，這方面的專家

；而且——在大一的時候，還代過我們班上的課，所以如果說我現在還能寫點東西，應該說都是你的栽培

！

耿蓮：於慧，我們現在已經是好朋友，再說這些客氣話就好笑了。老實說，並不是每一個學中文的人都能寫小說

，這還是要有一點天份的。

於慧：那你說——我的天份夠嗎？

耿蓮：（直率）天份夠了，可是生活不夠！這對作品也會有影響的。

於慧：我知道你指的是我感情生活方面。我也承認這是個缺陷，不過，現在也許有個補的機會了！

耿蓮：（一動）個補的機會，妹底意思是？

於慧：我想——我真的應該結婚了！

耿蓮：（誤會）於慧——（林慧地瓜子）妹——

於慧：（向他誤會，掙脫他手，拿起那封信）我，我今天剛接到以前男朋友的求婚信，我想，我會答應他。

耿蓮：（黯然）是那位排等了十年的梅先生嗎？

於慧：（固執地回答）是的。

△門鈴「叮咚」一聲，兩個人不由得看了一下對方，似皆有些悵然。

於慧：（似有歉意）對不起，我要去開個門——

△他作了個手勢，她去開門，梅度雲、梅之望又子進門了——帶了些禮物之類的東西。

於慧：梅伯伯，是窮啊！——
展堂：小慧呀！這邊還有一個人，梅伯伯看是誰？

之望：（興奮地）是我呀！於慧，看到了我的信沒有？
於慧：看到了。梅伯伯，請讓進堂！——

△他們進來，於慧大方的介紹！——

於慧：梅伯伯，我給您介紹，這位是歐老師！——
展堂：（握手）見過，見過，我做姑娘，這是我兒子，剛從美國回來，哈……
歐進：（與之望握手）幸會，幸會。

之望：歐先生好。

於慧：大家請坐囉！

歐進：啊！我學校還有點事，要先告退了，很對不起啊！再見、再見！
△客番聲中，於慧要送，被歐進止住，他從自走了。

於慧：爸今天出海，剛走，阿姨去送他了。
展堂：那老太太呢？
於慧：在屋裡，我去叫她！——

展堂：不用、不用，我去看她老人家，你們先聊聊吧！哈！……。（打著哈哈入甬道內。）
△於慧獨對之望，不由得又是疑慮，又是羞怯，又是陌生；之望却是春風滿面，虎視眈眈！

之望：於慧，幹嗎這麼看我？（悄聲）不認識啦？
於慧：（委曲欲泣）真是有些陌生了，你，你還記得我嗎？

之望：怎麼會不記得呢？我信雖然寫得不勤快，可是心裡還是常念著你！這回我爸爸逼我結婚，還限制不准娶外國人，所以我第一個就想到你！

於慧：（淒然）我都已經過了卅歲了，你知道嗎？
之望：知道，美國女人要是過了三十歲，那就像老太婆了；我們中國小姐，三十歲還年輕得很，何況，不管怎麼

說我總比她老呀！於慧，來——（依爾雙臂）讓我們有情人終成眷屬吧！
於慧：之望！——

△她撲過去，被他緊擁在懷中啜泣，良久，當他抬起她危險要吻下去的時候！——
△於倩突然跑了回來，驚鬧他們！——

於倩：（嚷著進來）真不像話，連洗個頭都要排隊，我才不耐煩等哩！唉？一會功夫怎麼換了男主角了？

於慧：於倩，不要亂講話，他就是梅之望——

於倩：（大驚小怪）啊！就是你呀？

之望：（有驚無恐之意）這位美麗的小姐是——

於慧：我堂妹冷於倩，你出國的時候，她才回國中。

之望：唔，真是太太十八變，越變越新鮮！啊！我想起來了，我聽說他有個朋友要拍電影，女主角是找一位冷小

姐，大概就是她吧？

於倩：（風情萬種）這麗麗冷小姐是有兩位，要說拍電影的那可只有我一位！

△左側及門拉開，沈裕仁罵著衝進來——

裕仁：混蛋！混蛋！這簡直是欺侮人嘛！（邊冷家拍桌子）你們冷家的孩子還有沒有人管哪！啊？

於慧：怎麼啦？沈叔，有話好好講嘛！先別生氣嘛！

△奶奶和梅展費也被罵出來了。

奶奶：怎麼回事呀？老爺，幹嘛發這麼大火呀？

裕仁：你那個小太保孫子把我女兒騙走了，我還不發火嗎？我要告訴你們引誘良家婦女拐帶人口！（「口」字拉得

很長！）

△幕疾落……。

第二幕

時：前幕十日後的一個夜晚。

地：同前。

人：冷奶奶、即杏枝、沈裕仁、冷於倩、冷於慧、梅之望、耿蓮、梅展費

景：同前，窗外可見遠處的樓台燈火。

幕：窗外萬家燈火，坪約明滅，室內冷家及沈家各有燈光。沈家的日式紙窗顯得特別亮，大門外附近的路燈，

使得兩家之間的小甬道也不過份幽暗。

冷奶奶在荷門等人時，却受不了沈家屋內傳出之日本歌謠聲浪（有齊唱、拍子的老日本民謠），氣得

她轉回身來咳嗽——

奶奶：唉！也不知道這一家人到底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看看電話，有些執心）奇怪呀！怎麼到現在還不打電話

回來——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杏枝，拿著皮包，似乎要出去。

奶奶：杏枝——

杏枝：媽，您別就心啦！於明昨晚上沒打電話來，是因為今天就要回來了。他們就要出去十天，今天已經是最後一天，就該回來了。

奶奶：可是天都黑了，人還沒到家！

杏枝：八成兒是在路上。

奶奶：也不接個電話回來——

杏枝：（拿起話筒）喂——啊！您好，啊！他還沒到家呀！好的，哪，再見。

奶奶：誰呀？

杏枝：於明他們學校的歐老師，也是問他回來沒有。啊！媽，我一會兒要出去看一下房子！

奶奶：什麼房子？

杏枝：一種很豪華的大樓，還正在蓋，梅伯伯介紹的，說是可以特別優待，還可以辦分期付款，一個月只要繳五萬就夠了。

奶奶：一個月五萬？媽好大口氣，錢沒哪兒來啊？

杏枝：這您不要發愁，我自自有辦法。

奶奶：（疑）妳有辦法？

杏枝：梅伯伯說，看在我的份上，已經答應幫我們家的忙了。要把我們放在銀行那筆要買房子的錢，改存到一家他朋友開的信用合作社去，那樣利息不知要高出多少。將來我就用這個利息，繳房子的分期付款，這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奶奶：按這是如意算盤！依我看，這件事還是等他全回來再作決定，妳可不要冒失啊！

杏枝：媽，您放心，不會有問題的。您不知道這家信用合作社有多大、多有名！像這種特別關係的優利存款，很多人想存都存不進去哩！這可完全是靠人家梅伯伯的關係呀！

奶奶：他為什麼要這麼向著我們家？

杏枝：哎喲！老太太，梅伯伯的兒子從美國趕回來，不是要跟您風大孫女兒於慧結婚嗎？兩家眼看著就是一家人了，他不向著我們向著誰呀！

奶奶：（有些茫然）於慧真的會嫁給那個梅之宜嗎？

杏枝：怎麼不會，等他就等了十年了。這幾天兩個人每天都出去玩兒，我看我們家就要辦喜事了！

奶奶：也不知怎麼的，我想覺得梅家那孩子好像有點洋！

杏枝：那不是洋，是活潑！在美國住那麼多年了，他還記得講中國話，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要像對門沈家的兒子，這麼小就送到日本去了，那將來呀！一定是滿嘴的「吐大車煩，啊，像鴨嘎嘎」，吃

「披西來」抽「他八哥」！

奶奶：這是什麼鬼話？

杏枝：日本鬼子的話呀！您不知道，現在流行日本熱，還有人把自己姓名都改成日本的哩，男的叫「郎」，女的

叫「子」。您，連我呀都想把田杏枝的枝字改成「子」哩，那樣就可以叫田杏子了！

奶奶：（愜然）「田杏子」這「藤桃子」哩！我們冷家的人不趕這個「熱門」！給給我少出洋相！

△沈裕仁推門出來，說着話到沈家來！

裕仁：愛！我說這是怎麼回事，說是今天回來的，怎麼到現在還不見人影？是不是你們家那小子把我女兒拐跑了？

杏枝：哎喲！沈先生，你急甚麼呀！他們登山隊有一大堆人，又不是你家沈瑞一個，都還沒到家哩！

裕仁：可是我的日本朋友已經到了呀！我說好要帶着女兒去應酬的，這，這不是就誤事嘛！

奶奶：呀！

△她要自扇道進去，恰巧於倩穿着睡衣打着哈欠，伸着懶腰自扇道出來——

奶奶：（厲聲）於倩！

於倩：（一驚，清醒）奶奶，早！

奶奶：（指窗外燈光）你看看是什麼時候了，還早！

於倩：啊！奶奶，對不起，我是剛起來，弄不清楚是幾點了！

奶奶：晚上出去鬼混，白天賴在床上，年紀輕輕地，妳這過的是什麼日子！

於倩：我——

奶奶：妳也該好好跟於舅舅學學，做點正經事，不要一天到晚那虛差道地！還不快把衣服換換？

於倩：是——！奶奶。

△奶奶進去後，於倩算算前作「無事」狀。

於倩：唉！「真累」！剛起床就被修理！阿媽，今天是不是十三號禮拜五呀？

裕仁：（搶着搭訕）不是啦！小姐，呢——等下我要請幾個日本朋友吃宵夜，兩位一道去吧？

於倩：「清夜」？我連早點還沒吃呢！

裕仁：那就一齊吃了，我請客，日本料理！

於倩：沒興趣，我喜歡麥當勞！（吹了一聲口哨——）

△沈麗蓮自進去了。

裕仁：奇怪，怎麼還會有人不喜歡日本東西的？

杏枝：我喜歡呀。老沈，這回你那些日本朋友，又帶了些什麼東西進來了？

善仁：啊很多，紗呀、衣服呀、化妝品呀！大部份都是你們太太小如買的東西，現在都放在我家裏哩。

善枝：走，帶我去看看，價錢合適，我就先挑一點。

善仁：你放心，絕對比委託行便宜，還保險沒有假冒！

△善仁領善枝進了左側沈家，然門前拉上——

△大門開處，於慧有些神情不悅地快步進來，之望緊跟著進來，大門也未關——

於慧：（抑制不快）不用說了，之望，我並不是怪你，只是，原諒我實在不能原諒。

之望：其實，這種事情，在美國那真是太普遍了。

於慧：對不起，我不是美國人。我覺得，對一個女人來說，這種事，那是太嚴重了！

之望：你大概是欲圖文欲得太久了，所以才愈來愈保守！

於慧：就算我教英文，我也不會那麼保守！

之望：那到底觀念未免太落伍了罷！

於慧：也許是——你的行為太新潮了。

之望：不見得，美國有五十二個州哩，跟我上過床的女孩，還不到三十個州！

於慧：（氣）那你應該留在美國繼續努力呀！回來幹嘛？為什麼還要來找我？

之望：那是因為我們以前有感情，所以我才回來找你；找你是為了結婚呀！你不覺得我愛你好嗎？

於慧：我相信，可是至少你也應該尊重我一些啊。

之望：我沒有不尊重你呀！

於慧：那你剛才還想帶我去——那種地方！

之望：還有什麼？在外國那怕再陌生的男女，只要彼此有一眼，就可以在一起。

於慧：是啊！看一眼就在一起，可惜看兩眼就分手了！

之望：那也沒什麼不好，大家可以再找新機會呀！

於慧：謝謝，請你不要再強辯我這種思想了好不好？我如果有你那樣觀念，早就結了婚了，還等到十年以後聽你

來說這些嗎？之望，告訴你，我並不落伍，也不是保守，只是對一些事情的價值判斷跟你不同而已。如果

我認為是美好的、神聖的、值得珍貴的，你都認為沒有價值，耶——即使我們將來在一起，又有什麼意義

呢？

之望：（凝望著她，停了半晌）你？你怎麼會這樣說呢？難道，這十天我們的重逢，你都不快樂麼？

於倩：可惜我堂姐跟你不是個等級。

之望：那，妹呢？（不存好意）哈？

於倩：我呀？我跟我堂姐也不是個等級！

之望：啊！那好應該站在我這一邊，幫我好好地說說她嘛。

於倩：不行，現在我可是不敢得罪她。

之望：怕什麼？

於倩：我怕她不肯把那本小說版權賣出來呀，那樣，我的女主角不就當不成了嗎！

之望：啊！原來是這樣啊。

於倩：唉，蔣之望，你幫我在你老爸面前勸勸蔣萬福！我保證可以演得好，不管什麼拍，我絕對不

用替身，你信不信，說不定我就一砲而紅啊！

之望：這——

於倩：好不好嘛？

之望：當然好，可是，妹要怎麼謝我呢？

於倩：唉！你要搞清楚啊！你馬上就是我堂姐夫了，還要我怎麼謝你？啊？

之望：那——請我喝一杯總可以吧！

於倩：（爽快）這OK，走！

△立即大方地挽着他，親暱地出去了！

△電話鈴跟著就響了起來，五六聲以後，於慧才跑出來接，對方却已掛斷了。

於慧：喂——喂——

△冷冰冰也出來了！

初初：涼的電話？

於慧：接說了，對方掛上了。

初初：啊！剛剛好像聽到蔣家那孩子在這兒說話的，人呢？

於慧：大概給我掛走了。

初初：你們拌嘴啦？

於慧：哈。

初初：為什麼呢？

於慧：（不太好說）也沒什麼。（頓）初初，我覺得他好像跟以前不大一樣吧，是不是人在外國住久了就會改變

啊？

奶奶：（沉吟）啊！這要看人了。一個人如果思想成熟，意志堅定，那是到哪裡也不會變的；相反的，如果想法

還沒定型，意志又薄弱的，那就很難說了。姑且看報上說那些「小留學生」，在國外的問題就相當嚴重，已

經到了「人間煉獄」的地步了！這就是受了環境的影響啊！

於慧：可是梅之望出去的時候，年齡也不小了，他怎麼也會——

奶奶：這要看他在美國十年是幹什麼的了。

於慧：很多人在國外，也有不錯的成就，可是他好像什麼也沒幹。

奶奶：沒讀書？

於慧：哦，也沒打工。他們家財都轉到美國去了，現在梅伯伯一個人在台灣，還在拼命賺錢往美國寄。梅之望說

他根本不用做事，錢就花不完。

奶奶：哼！他這個老子倒是很「孝順」的，可惜兒子是個廢物！

於慧：其實，梅之望人是很聰明的——

奶奶：那就是聰明的廢物！

於慧：奶奶，我現在好矛盾。等了他十年，好不容易他終於回來了，而且希望很快就能結婚，一併到美國去定

居。照說，這是很好的事啊！等於實現了很久以來的夢想；可是，不知道是哪裡不對，我們之間，已經不

太像以前了。就像一瓶香了很多年，而又漏了我的酒一樣，儘管看起來顏色還好，味道卻是完全不同了。

奶奶：（一直視利地注視她）那你是打算怎麼決定呢？接受他以後再去影響他，改變他？

於慧：我真懷疑自己是不是有能力改變這個人。

奶奶：唉！除非是他自己跟自己回頭，否則——「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啊。

於慧：（因遲疑而試探）那——奶奶是不是不贊成，我跟他結婚呢？

奶奶：（淡然）於慧啊！你是奶奶最喜歡的孫女兒，脾氣又最像我，所以奶奶也常為你的事操心。一個女孩兒，

年齡一過三十，那就是下場了。能夠有機會結婚，自然是最好的事，可是也不能執不擇食一點原則也沒

有！梅家這個孩子，一般說起來條件算是好的了，可是就嫌有點執拗子弟的習氣，根本不知道人間疾苦。

如果他原本質還善良，將來總還會有長大的一天；就怕的是一輩子浪蕩，那可就太委曲你了。

於慧：（忍不住要流出來的眼淚，強強地）如果是這樣，我寧可一輩子不結婚。

奶奶：那也不是辦法呀！古人說：「男有分，女有歸」，姑婆不結婚，又怎麼能有圓滿的歸宿呢？

於慧：（幽怨）我苦心等了他十年，沒想到他會讓我這樣失望。

奶奶：（安慰地）結婚也不要下得太早，姑們可以再往來一段時間看看。這麼多年的感情，要是隨便就扔掉了，

那也是件可惜的事。

於慧：（就這及矛盾之痕跡）就是說嘛！

△大門沒關，歐蓮還自進來——脚步聲使室內人驚覺。

於慧：誰呀？

歐蓮：是我，於慧，大門怎麼沒有關？

於慧：大概剛有人出去忘了關，快進來。

歐蓮：於明到家了嗎？

於慧：還沒呢。

歐蓮：奇怪。（向奶奶）老太太您好。

奶奶：好，好，歐老師吃晚飯了嗎？

歐蓮：謝謝，吃過了。

奶奶：坐，我给你沏杯茶去。

歐蓮：不致當。

於慧：奶奶，我去——

奶奶：妳還是陪歐老師說話吧，奶奶去。

△奶奶自看道下。

歐蓮：前天我也來過，他們說是妳去陽明山玩了。

於慧：噢！有事嗎？

歐蓮：是關於林輝寫稿子的事。我想妳最好還是趁開學以前，抽空再修它一遍。因為正有人說我拉稿，我覺得妳

應該再拿它試試。

於慧：（興奮）可以嗎？

歐蓮：當然可以。不過這是純文藝的刊物，稿費可能不如報館。好在妳也不是為了稿費才寫的，不會在乎吧？

於慧：我只在乎讀者的反應，其它的都無所謂！

歐蓮：那好極了，文章發表以後，稿費我去領了，哈……。

於慧：（也笑）好啊，那就算我請客囉！

歐蓮：（忽然觸及）呃，妳是不是——該請客喝喜酒了？

於慧：（不提防這一問，怔了一下）哈——我不知道吧，也許，快了吧！

歐蓮：啊！（不免失望，但仍款——）那，要恭喜妳了。

於慧：（聲音低得自己幾乎都聽不見）謝謝。

△他們正沉默於靜寂之時——

△電話鈴因靜寂而分外作響。

於慧：「喂——是的——哈，誰？啊，我是冷於明他姐姐——他怎麼啦？啊？——發生山難事件，我弟弟跟另外兩

男一女三位同學一齊失蹤了！啊！那他們現在在哪裡呢？不知道啊？你是我弟弟的同學——

於慧：（一把奪過話筒）喂，我是於慧啊！請問你是誰？啊！劉鈞明，請你說清楚點，冷於明他們是在什麼位置

失去聯繫的？我知道他們是去採測礦苗。我現在問他成位置！哈、哈——那你們現在具體的位置在哪裡呢？

於慧：（慌了）歐老師，這，這怎麼辦？他會不會有危險？

於慧：（沉思）我想，也許不至於，他們多半是迷了路，可是冷於明也有相當經驗，他應該會處理的。你們先不要急，我馬上就趕過去，一有消息，我就打電話回來告訴你們，再見！

△他急忙趕去——大門也未關。

於慧：「喂，客人呢？於慧媽怎麼啦？」

於慧：「初初，我跟你講件事，聽可千萬不能著急啊！剛剛台東有人打電話來，說弟弟跟另外三位同學發生了山難

初初：「啊？」

於慧：「啊！他們可能是迷了路，暫時跟大家失去了聯繫，所以歐老師已經趕了去參加救援了！

初初：（也有些失聲）這、這，哎呀！歐老師去會看用嗎？」

於慧：「他說弟弟很有經驗，也許不會有危險的。」

初初：「這孩子，一定是太大意了！這要——哎呀，急死人了！急死人了！」

於慧：「初初，血脈高，千萬不能太著急啊！我想弟弟他很機伶，也許不會有事的，應可是要保重啊！」

於慧：「哈哈，恭喜，恭喜，老太太，我梅某人總算是替未來的親家辦了件大事，府上的優利存款已經辦成功了，哈……」

△初初無心理他，於是只好為之搖頭——

於是：「梅伯伯，甚麼優利存款呀，我怎麼都不知道？」

於慧：「啊！這是好阿媽拜託我代辦的。把錢存到我朋友那家信用合作社去，那利息可是太高了啊！喂，她人呢？不在家啊？」

於是：「大概是出去了，好像她說要去借什麼房子的。」

△言猶未了，左側即響起各枝的聲音：「老沈——老沈——沈先生，你先別急嘛！沈先生——」

△沈裕仁瘋了似的拉開紙門衝進冷家來！

裕仁：（氣急敗壞）剛剛來了電話，說我女兒在台東山上失蹤了！這可都是你們家害的！我告訴你們，我女兒是有三長兩短，我就要你們全家償命！（瘋狂）我要你們全家償命，你們懂不懂！

初初：（站起來，厲聲）你不要吵！妳女兒沒回來，我孫子也在山裡！他們年輕人愛活動，出了事情那是意外，現在正應該冷靜想想救他們的方法，你吵有什麼用？你要我們全家償命，我們全家又找誰去？

△裕仁被初初的威嚴鎮住了。

裕仁：我——我——

展豐：（情問於愚）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於愚：我弟弟跟沈叔的女兒他們，一道去登山，現在大概是迷了路，剛才才電話來通知。

展豐：（失口）哎喲！這可是麻煩啊！去年就有兩個大學生，因為登山迷了路，結果就在山上凍死了！

杏枝：（拉他一把）哎！你不要「烏鴉嘴」嘛！

裕仁：（哭出高腔）啊！我這乖女兒啊……

△門鈴一響，衆人一怔，於是衝出去開門！

△却見於情和之望，雙雙喘吁吁地大步進來。

於愚：啊！是你們？

△三人先後進來——於情衣服也凌亂不堪。

於情：對不起啊！我借用於男朋友，出去喝了一杯！

之望：一杯一杯又一杯，喝了十杯還不解！

於愚：唉！脚步都站不穩了，還說不解！

於情：於慧姐，我可是絕對君子啊！他這想好事，安排別的節目哩，都被我拒絕了！（醉態可掬）「兒子不吃窩邊草」呀，哈……

初初：（一掌摑在於情臉上）閉嘴，（轟斥）誰有看姑還像個人嗎？

△全場愕然間，電話鈴又響了起來，杏枝去接——

杏枝：喂，是阿——（驚叫）啊！什麼？我——我，我是他太太呀！——兩艘貨輪在閩粵款外海互撞，冷船長失蹤了！這，這怎麼可能——哈——哈——等等公司進一步消息，好，好。（掛上電話）媽，德金和公司來的電話，說德金的船被別人沉船撞了，他人已經失蹤了！這，這——

展豐：哎呀這可真是「禍無雙至，禍不單行」啊！

△初初一下子暈倒了——

於愚：（大叫）初初！

△眾人七手八腳，為奶奶急救中——

△幕疾落。

第二幕

時：前幕教日後的「一個白天，陰、雨。」

地：阿前。

人：冷切切、冷於差、田杏枝、梅之望、冷於德、冷於明、沈瑞、沈裕仁、歐進、梅慶豐

景：阿前，窗外及遠天處，一片陰霾，偶有雨絲。

幕：白晝，如地似地灰色天空，却是陰沉沉地倍增壓力；偶爾，在窗外還看到飄落的陣雨。

冷切切面有病容，身上加披了一件衣服，倚窗凝望，不時的咳嗽聲，算是破除了室內的靜寂。

於基：（有些執心）奶奶，您怎麼起來啦？

奶奶：這兩天一直躺著，沒病也會躺出病來的，所以還是起來了，萬一有電話來，也不會耽擱。

於基：（指臥室門，情同）阿媽不在啊？

奶奶：在。我看她忙得慌，進進出出，也不知道在忙些什麼。

於基：（憤然）家裡出了這麼大的事，她好像一點也不著急！

奶奶：（擺手示意她小聲些）不指望她了。於是，輪船公司有沒有新的消息？

於基：他們說出事以後，就一直有人在搜救，到現在幾乎所有人都找到了，只有我爸爸跟一個肉排排的船員沒有下落。

他們說當時海上有霧，好像還有別的船在附近，說不定也被人救起來了，可是到現在還沒消息。

奶奶：唉，真是急死人了。

△電話鈴響，於基急忙去接——

於基：喂——啊？（大聲）於明？你人在哪裡？——啊？剛下直昇機，在台北？（急告祖母）奶奶，於明沒事了

！（又問）那你什麼時候回來？——你，有沒有受傷呀？——啊，好，好，你快點啊！（放下電話）奶奶

，弟弟平安無事，您可以放心了。

奶奶：他，他人好嗎？

於基：他說有驚無險，一點傷都沒受，馬上就要到家了！

奶奶：（放下心來）哎，真是阿彌陀佛，菩薩保佑！

△杏枝聞聲也出來，她穿戴整齊，正準備外出。

杏枝：於基，是不是弟弟有消息了？

於慧：他們是被直昇機救出來的，馬上就可以回家了。

杏枝：這下我們可以放心了吧！我就說嘛，這些年輕小孩子不懂事，就知道玩兒。一會上山，一會下海，變着花樣兒的玩兒。玩出此湯來就害大人操心，出了事情就勞師動衆的去救，搞不好連小命都丟掉！我就不懂，那些荒山野地的有什麼好玩的！

初初：那不一定就是玩兒！也是一種鍛煉呢。再怎麼說，年輕人去爬爬山、游游水，接近接近大自然；也總比成天擠在衙門町，沒頭到脚，打不得懶，裝假日本鬼子好呀！

杏枝：（陰陽怪氣的）噯——您要說好，那就好唄！反正這回是於明回來了，沒什麼玩的了，萬一他要是回不來

初初：（厲聲我住地）住嘴！你不要咒我孫子！妳這樣個做長輩說的話嗎？

杏枝：我這只是打個比方。好好，不說就不說吧，反正，他們也沒字我當作長輩，誰尊重過我啦？

於慧：（委視）阿媽，怎麼會哩，這幾天因為家裡出了事情，每個人底心情都很沉重，所以——啊，我剛才又去

郵公司問了，我爸還是沒有消息。

杏枝：（兀自憤憤）他不會聽我的話嘛！非要說什麼「妻約變不出新把戲來」，現在好吧，連人都變不見了！我才不是倒霉啊，以前已經躲過兩次槍了，現在搞不好還要當一次寡婦！

於慧：姊——

初初：（幾乎同時）姊胡說呀！幾十歲的人是怎麼活的？我兒子怎麼會瞎了眼睛看中姊的？姊這說的是人話嗎？（氣得啞口，於慧去安撫她）

杏枝：（自如理屈）對不起，我是一時失言。（要走）我當然也希望他平安無事囉！老實說，我是寧可再嫁一次槍，也不願意當——好，算了我出去辦事了，人家梅伯伯還在合作社等我哩！（逕自出門了）

初初：姊，姊——（我得不出來）

於慧：算了，初初，您犯不上跟她生氣——啊，應該吃藥了吧，我扶您進屋去——

初初：沒有這道理不懂事的女人！

△她扶初初入甬道時——

△杏枝在大門口，碰到要進門的之望——

杏枝：噯，梅少爺來了？（回頭叫）於慧——梅少爺來找您了！

△她進去，之望進門，脫下風來，剛取出香煙，下意識地看了看鬧樓，——於慧就出來了。

於慧：於慧，怎麼樣，有什麼消息？

於慧：我弟已經沒事了，馬上就要回家了。

之望：這太好了，那爸爸呢？

於基：還沒有消息吧，急死人了。

之望：不要發愁，說不定也是跟弟弟一樣，有驚無險，很快就有好消息的。

於基：真希望是那樣。（由衷）之望，謝謝你底關心啊。

之望：我是不忍心看你這兩天著急的樣子。接二連三的事情，加上奶奶又病倒了，那麼忙，你還要到學生家去給

他們補習。其實，你補習又不收錢，幹嘛還那麼認真呢？

於基：就是因為不收錢，才更不好意思不去呀。

之望：不是我說，你這種作法完全是誤害社會，沒有現代人底成本會計觀念！

於基：（溫和的駁斥）我又不是作生意，是我喜愛。

之望：教育也能發財啊，你看人家開補習班的，哪個不是洋房汽車，財源滾滾的。

於基：那是老闆，才這麼賺錢！

之望：（野計）也一樣！我聽說了，有些補習班的紅牌老師，白天台北，晚上高雄，每天乘坐飛機「趕場」哩！

於基：幸好我沒那麼「紅」。所以我下了課，還幫幫家裡做點事，偶爾寫點稿子——

之望：啊，你說到稿子，我倒想起來了。為什麼人家要買你底小說拍電影，你不答應呢？

於基：道不同，不相為謀！

之望：是不是條件談不攏？

於基：可以這麼說。

之望：那你要多少錢才肯出子呢？不好說說看？

於基：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

之望：原則也可以有彈性呀？

於基：人格是沒有彈性的！

之望：真的看那麼嚴重？

於基：他們想把我的小說，拍成一部成人電影，適合適嗎？（疑）唉，你怎麼對這件事這麼關心？

之望：因為有人拜託我，希望妳能夠同意，要不然她就慘了！

於基：（一下子沒想到）誰呀？

於基：（應聲而出）還有誰？我啊！好容易才有這麼一個女主角的機會，妳偏偏就不答應，妳是存心跟我過不去

嘛！

於基：妳怎麼在家？我還以為妳出去了哩！

於基：出去切切要罵人啊，只好在屋裡裝睡大覺！啊，我告訴你們，剛剛我作了一個夢，夢見說冷於明坐著直

昇機回來了呢！

於基：（又好氣又好笑）小姐，這不是夢，是真的，於明真的沒事了！

於倩：啊？他沒事啦？我這夢還真靈吧！

△她話聲未完，門鈴聲有節奏地響起來，「哧」又「哧」——

於基：啊？是他！我去開門——

△她跑去開門，果然是一身銀裝（仍帶著青色）地於明和沈瑞回來了。（她也帶著東西）

△在門口就一片吧唧，他和沈瑞偷進門後，於基高興得快哭出來了！——

於基：（依樣葫蘆）姐，別難過，妹應該恭喜我呀！

於明：哈，「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啊。（指沈瑞）喏，這就是我的「後福」，從這一次的同患難之後，小瑞的

心裡經過三番五劫，終於正式決定答應我的求婚了！

沈瑞：（在眾人驚喜中嬌羞地擁他）討厭！教你不要亂講的你偏要，要讓我爸聽到了——啊，我現在回去被我爸罵吧，怎麼辦？

於明：（仰首色）沒關係，我負責送你過去——

沈瑞：哼，你怎麼行，你會送你一塊罵的！

於倩：走，我陪妳回去。我才不怕妳爸哩！他敢胡說八道進來，我就胡說八道過去！

沈瑞：謝謝，姐姐，回頭見！

於明：呢，向妳爸爸報告的時候，千萬要保留一點，太緊張刺激了，怕他心臟受不了！

沈瑞：哇——好吶，我會照你教我的講啦！

△她和於倩偷至左側，於明等還有些緊張——

△兩人迅速進入左屋——

於基：於明，我來給你介紹一下——

之望：（過來握手）小弟，還記得我嗎？梅之望！

於明：啊，我聽歐老師說起你了，那天你走的時候我剛走，沒趕上接你，對不起。

之望：沒關係，今天我趕上接你了，也一樣！（使勁握手）

於明：那我不客氣了，現在，請看看你的手吧！

之望：（一看手，黑了）啊？這是——

於明：「一首歌名——『送你一把泥土』——這是奇萊山上的泥巴！」

於慧：你們跑到奇萊山上去了，多危險哪！

於明：還是歇老師率隊伍，他要是不趕來，我們到現在恐怕還下不來，他真有一套吧，就知道我們準困在哪兒。

於慧：歇老師他人呢？

於明：他太遠另外兩個同學回來了，等下會來。如，對不起囉，這次一定讓妳跟奶奶急死了！

於慧：你是平安回來了，可是，爸——（嘆氣）啊——

於明：（那兒）爸怎麼了？他怎麼了？如，姑說呀！（大聲）我爸怎麼了？

於慧：（於慧欲泣，沒法說時）——

△奶奶眼瞪著出來了，定定地看著於明——

奶奶：你爸爸的都在南邊出了事，他人失蹤了，到現在還沒找到他！

於明：（一下子呆了，喃喃）啊，爸——

奶奶：過來，於明，讓奶奶好好看看你！

於明：（擦過去）奶奶，我回來了……

奶奶：（抱著他，熱淚盈眶）回來好，回來好，那怕就回來一個也好啊……

△於慧忍不住，大哭進入甬道。

於明：對不起，奶奶，這回又讓您擔心了。

奶奶：奶奶有兒有孫，是應該操心的，可是我怎麼會料到我的兒孫會一齊出事呢……

△祖孫傷感對話時，之望有些無聊，忽發現於倩自左屋出來，正向他招手，於是躡步出去了。

於明：奶奶，我們這次出事，先是因為有一位同學走岔了路，我們三個人去找他，後來，不巧碰上氣候變化，山

路塌方，所以才被困在山裡的。可是我們一而在來救，一而還沒忘記這次登山的目的，繼續的探測礦苗；

奶奶：不是我亂蓋，我們這次的收獲相當不錯。不過就是危險了一點，害奶奶就心了，對不起。

奶奶：奶奶不是不明理的人，不會怪你們的，何況你們上山下山，也都是正經事。要是生活在台灣的身個人都苟

且偷安怕危險，報在屋裡不出去，既不向外開拓，也不對內開發，那我們還有什麼前途可言呢？

於明：奶奶，看您年紀老，思想可一點也不老！我敢保證，咱們祖孫之間，絕對沒有一代溝——！

奶奶：唉，如果連家人骨肉之間，都還不能溝通，那這家人的問題就太大了。別人我不敢說，我就相信我的兒孫

絕不會做對不起我的事！

於明：不一定啊，奶奶，像這回我本來答應說要給您帶一大包香菇回來的，結果，現在什麼都沒有！

奶奶：你是忘了給奶奶買了？

於明：志倒沒忘，真的是買了一大包，足足有五公斤，可惜沒能帶回來！
奶奶：弄丟了？

於明：也沒丟，吃了！

奶奶：把一大包香菇吃了？

於明：是啊，我們四個人圍在山上，乾糧啊，罐頭啊什麼的全都吃光了，最後，就是靠那五公斤香菇才救了命！

奶奶：真是可憐，那，那會好吃嗎？

於明：好吃？奶奶，十年之內，我都不想再聞到那個味道，簡直像一場惡夢！

△雜語交錯間，使剛回家的沈裕仁，在幾乎「錯過」情況下，又一「發現」了於明，物然大怒，乃過來與師問罪了呀！

裕仁：噢？好小子，你倒回來了，你把我女兒弄到哪裡去了？

於明：沈叔，您聽我說！

裕仁：（不由分說）你還有臉說！我不讓她去，你再弄個人到家裡來把她騙了去；去到山上，你就把她弄丟了；現在你回來了，她不見人影！你還說什麼？說什麼？我今天非揍死你這小子不可！

△他根本不給於明開口的機會，要動手，驚出來於慧——而左側屋，換了衣服的沈瑞也趕出來了，叫他他也沒聽到——

沈瑞：爸——爸——

於慧：沈叔！（指他身後）您看看後邊那是誰嘛！

沈瑞：爸！

裕仁：啊？小瑞，妹，妹回來啦？

沈瑞：我早就回來了。爸，是這弄纔把我們救回來的！

裕仁：（不知所云地亂鞠躬）啊，好，謝天謝地，謝天謝地，阿里阿多！

沈瑞：爸，這回我能回來全虧了冷於明，如果不是他拼命救我，我就真的回不來了。爸，說真的，您該好好地謝謝他才是——

裕仁：（忘其所以）是，謝謝，謝——（悟及）謝個屁呀？我不揍他就算是好的了！還謝他？走，回家！我們馬上我房子搬家，再也不要跟這種人作鄰居了！他們家倒霉，我們也跟著沾點霉氣！

沈瑞：爸——您怎麼連聲說論嘛！難聽死了！

裕仁：這已經不是「文言文」了，還要怎麼好聽？妹趕快去化化妝，等下爸爸帶妹出去應酬，今天有好幾個日本朋友從大阪來，爸爸要請他們去新北投喝酒，洗溫泉。

沈瑞：（氣）我才不要去那種地方呢！

△她先退屋，潘仁哈切著也跟著進去。

於明：（愁了半天了）嘿，我們中國真是地大物博呢，怎麼連這種「寶貝」也出產，他這麼大歲數怎麼活過來的？

於慧：於明——

奶奶：不要理這種忘恩負義的小人了，他還要搬家？就忘了當年生意做垮了，連日子都過不去，是我們好心借房

子給他住，送錢給他們生活，就像對自己家人一樣，沒想到他現在做股票生意發了點財，就得忘恩負義這

個樣子！今天我們家裡出了事，他不說關心，幫忙，居然還說出這種話來，真是教人寒心！

於明：這種人根本就不能交，你以德報怨，他就以怨報德！

於慧：不說了，於明，去換洗衣服，洗個澡！等下我們再到船公司去問一下爸爸的情況。

奶奶：好——（取背包要走）

於明：等一下，你平平安安的回來了，應該謝謝（指供桌）桌上的保佑！

於明：是，奶奶！

△他恭敬地鞠了三個躬後，捉著背包下，奶奶也幫他拿了一兩件零碎，一同進入甬道。

△於明自大門處進來，手上一大堆用報紙裹著的物事，於慧一轉身恰好發現他——

於慧：（偷覷地）於老師——

於明：他們都回來了嗎？

於慧：都回來了，於老師，真謝謝您，辛苦啦。

於明：運氣還算不錯，總算找到了地方，不然他們恐怕還要多受一兩天罪！

於慧：那山上是不是很危險？很怪的地方？

於明：（與於慧）那麼高的山，當然有它自己風性格！說危險是有危險，不過，景色優美也是別的地方比不上的。

於慧：是什麼？

於明：於打問者看嘛！

於慧：（細心打問，驚訝，歡呼）啊，蝴蝶蘭！（愛不釋手）真是美極了！

於明：（微笑）我也是因為看她太美了，所以她那麼長在峭壁上，我還是忍不住冒險把她採了下來！喜不喜歡？

於慧：好喜歡！（忽然）於老師，這麼名貴，而又得來不易的花，您怎麼能起來送給我的？

於明：這，於這個問題倒把我考住了！

於慧：為什麼不送給別人呢？

歌德：我想——大概也沒有什麼「別人」，僅得我冒險去做這件事吧。

於慧：（感動，低下頭）謝謝你。

歌德：（看著她）我好像記得，在以前的小學課本上，彷彿有這樣一段話：就在台灣東部的高山上，地勢險峻，

氣氛寒冷，卻綻放著美麗的蝴蝶蘭！她芬芳高雅，不怕白雪冰霜，人們想獲得她，就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勇氣呢！

於慧：這樣的形容詞，蝴蝶蘭真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她不由地心弦一顫，忽轉身，幾乎不致避說他。

歌德：（溫柔地）於慧——

△她回過身來，兩人默默相視，似已交會了萬語千言！

△大門響處，梅氏父子，連同四各棧，冷於借四人一齊進來了，和室內人胡亂招呼著。

履堂：哈哈，養了名，蓋了字，他們收了錢，梅字到了春播，這才算是一運佛運到西天！啊！

杏枝：謝謝，謝謝，改天我一定要好好地請請梅董事長！

履堂：哈哈，我們眼看著就要變成一家人了，還客氣個什麼勁兒呢！於慧啊，梅可要有心理準備啊，只要你們

一結婚，我就讓你們到美國去定居，我現在是什麼都不少了，連美國綠卡都有了！就缺少一個小孩子兒！這是唯一的缺憾，可就要你們小倆口兒來補救囉，哈……

於慧：（窘而似）梅伯伯——

於借：於慧姐，梅伯伯剛才也說了，款梅把那本小說版權讓出來，因為梅伯伯已經答應幫那家電影公司的忙了，梅不能救梅伯伯下不了台吧？

履堂：我這休考驗，有沒有兩子，可全看梅囉，哈……

於慧：我——

杏枝：（因勢利導）姑婆白放著三十萬地錢不賺，那不是個大傻瓜嗎？

於借：這是我一輩子最重要的機會，於慧姐，我今後就不能紅起來，就決定在這部戲上了，梅不能扯我後腿啊！

之望：於慧，我看梅就同意了，這是好事啊，可以說對每個人都有好處，說不定將來片子一紅，梅也跟著變成

走紅的女作家了！

於慧：（幾近歇斯底里）我不要，不要，不要！

△著道內的姑姑和於明，左屋的沈瑞和裕仁，聞聲都盡出，到客廳裡來看究竟——

姑姑：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於慧：（哭進去）奶奶——

於倩：（露出頭來）不是生病呀？

於倩：那怎麼了？

於倩：（以手遮唇，頓聲）生理現象！

於倩：（沒大臉清楚）什麼？

於倩：（再一次）生理現象——噢，（見她仍不大了然，於是）我——我下來告訴林好了！

△電話鈴響，於思接聽——

於思：喂，是的——啊，小瑞呀？我弟弟在，你等下，我去叫他——（裏面問，走向左邊日式房附近——）冷於

明——冷於明——你的電話——

△於倩自甬道出來，手上還別着襪子——

△於明拉開紙門，跳出來——

於明：誰打來的？

於思：快點兒，是沈瑞！

於明：啊——荷！（快跑過來接聽，與于逆倒走過來的於倩——）對不起！（接電話——）小瑞嗎？我是大明呀

——怎麼了？慢慢講，不要哭嘛——唔——唔——（不斷地答話，安慰對方）

△走道附近，於倩在和於思說悄悄話。

於倩：（貼來耳語）就是這麼回事，真我倒霉，中了獎！

於思：（打她一下，要她小聲）哎呀，妹該死啊！

於倩：死不了的，現在勸子衛很方便——

於思：（指於明那邊）噓——

於明：（語氣激昂，緊迫）妹趕快來，躲在我們家最安全了，就算妹爸找得來也沒報，快，要不去我妹家？！

——好，那我就等林好了，拜。（放下電話）哈，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才怪！

於思：沈瑞怎麼啦？

於明：沈瑞自從她們撤軍以後，這兩三個月以來，他爸一直帶着她去給日本人相親。最近又來了個什麼田中社長

，看上了她，拚命糾纏她，她老爸恨不能馬上就當日本鬼子的老丈人，今天說就要逼她去訂婚，她怕死了

，所以她逃到我們家來躲一躲！

於倩：救她快來呀！躲在我們家比防空洞還要安全，她爸敢來，我對付他！

於明：潛！要是什麼田中，本國之類敢來，我對付。

於思：你先去給姑姑說一聲，姑姑也愛喜歡小瑞的！

於明：那當然——這叫愛屋及烏，姑姑當然會疼未來的孫媳婦了！

於慧：（笑罵）皮厚！人家說叔本不看不上你！

於明：他呀，只有上日本人。你們知道嘛，小瑞他爸名字叫光裕仁——日本天皇裕仁那兩個字，裕仁——惠家的

人！叫！無聊！（進入前邊）奶奶——奶奶——

於慧：（緊張地）妹跟梅之望——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這個事？

於倩：兩三個月了。那時候，沈家還沒搬走哩！（解釋）啊，就是那天在你們鬧翻了以後——可不是在你們好的時候哩！

於慧：（惋惜）噯，妹怎麼會上他這個當的？

於倩：誰怕誰呀？說不定是他上當哩！

於慧：你們怎麼開始的？

於倩：（聳聳肩，無所謂的樣子）沒有啊。那時候，因為妹不肯合作，我飛拍不成嘛，反正沒事啊，他找我出去

玩兒，我，我就去了！

於慧：就這麼「簡單」？

於倩：——共就兩個人的事，還能多複雜？

於慧：（嘆了口氣）那——你們現在準備怎麼辦呢？

於倩：沒有什麼怎麼辦啊，本來他說要跟我結婚，讓我跟他去美國，我說好啊；可是後來他又說，我們何必結婚呢？大家想單身，保持自由，不是更好嗎？

於慧：那妹怎麼說？

於倩：我說——隨便！本小姐才不會賴上他哩！

於慧：可是妹現在——那怎麼辦呢？

於倩：凉拌！大不了拿掉就是了，我有認識的婦產科。

於慧：噫，妹——我真不知道怎麼說妹才好！

於倩：儘管說吧，妹是堂姐，絕對有資格，何況——妹還是梅之望以前的女朋友——

於慧：什麼以前，他現在還想找我麻煩呢，剛剛還來電話說要來看我。

於倩：沒問題，妹隨時可以「收復失土」，我不在乎。

於慧：不可靠的，我覺得我跟他距離愈來愈遠了！

於慧：——

△杏枝翻看著皮包，倉惶自臥室出來，臉色張惶。

於慧：阿媽要出去啊！

杏枝：噢，等下梅伯倫來，就說我已經先去合作社了。唉，也不知道能拿回來多少。這都是被他害的，糟透了！
於慧：怎麼啦？阿媽？

杏枝：梅伯倫說，他已經得到了消息，替我們辦優待存款的那家信用合作社好像有問題了，他要我趕快去提款，

覺得吃倒帳。可是我當初存的均是定期存款，現在也不知道能不能拿回來。一百多萬啊，要拿不回來，我
可是跟爸爸一樣死路一條！

於慧：阿媽，別那麼說嘛，事情也許不會那麼糟的。就算我爸爸，也不能說是就絕望了，我始終覺得他老人家還活
著！

杏枝：那他就更不會原諒我了。我走了，於慧，不要讓奶奶知道這件事，我一會兒就回來。
於慧：好。

△恰好門鈴響，杏枝開門，狀送入內，手上拿著一疊書——
狀送：冷太太，要出去啊？

杏枝：呢，請你邊坐，於慧，狀老師來了。
於倩：我看這兒光線夠亮的了，我這個「電燈泡」趁早「退休」吧！

△於倩在狀送進來前，遞去了。
狀送：於慧，快看，好心血的結晶——問世了！

於慧：（封底）這麼快就出版了，我看——荷，封面印得真好！
狀送：（笑）什麼話，這邊也好啊！

於慧：（只顧翻書）謝謝！不曉得還有沒有錯字。
狀送：錯字如傳禁，難免會有一個半個的，不過，我們校了那麼多遍，應該對得起買書的人了。

於慧：（笑）就是怕沒人買！
狀送：不會的，這次預約的人就很多。楊老闆很開心，說這本書他可以賺錢。

於慧：真的？
狀送：他現在就在附近咖啡館等妳哩！

於慧：（詫異）等我？幹嘛？
狀送：他要請妳再寫一個長篇，所以想當面跟妳聊一下。

於慧：拜託，我哪有那麼多時間，課不上了？
狀送：（笑）那是好風事，妳跟他去研究呀！人家在等妳。

於慧：我——現在還有點事，吧，這樣好不好，你先幫我跟他談談我的情形嘛，我一會兒來。
狀送：我知道，妳要換換衣服，「倒尺」一下？

於慧：幹嘛，我才不換那一套哩，是真的有事。（頓）喂，還是告訴你吧！是辦之定，他說他就要回美國了，所以一定要來取我好好送一下。

沈瑞：（怔了一下）哦，那——那等於是找替作最後的辦了？

於慧：也許是吧，這場「牌局」也该散了。

沈瑞：那——他會不會變成贏家？

於慧：（堅決）絕對不可能。

沈瑞：為什麼？

於慧：因為——「王牌」在你手上！

沈瑞：（笑着雙手鼓掌，作有力，勝利狀）謝謝！其實，王牌也不是在我手上，是在你心裡，對不對？

於慧：你知道就好了嘛。

沈瑞：那我先走了，一會兒見！

△門鈴響大作——二人有些尷尬。

沈瑞：（化解，玩笑地）志淵？王見王——必死！

於慧：不要管他，你走你的好了。（門鈴又響連聲）

△她去開門，一下跑進來的是沈瑞——沈瑞進出去了。

沈瑞：慧姐，我來了！

於慧：來得好，快進來，小瑞。（關上門）冷於明——冷於明——沈小姐來了！

△於明當先，於慧隨後，都出來，迎她。

於明：小瑞，豐快的嘛來的！

沈瑞：怎麼辦？我慘死了！我爸爸要逼我今天去訂什麼鬼婚！

於明：就跟他個田中社長嗎？

沈瑞：什麼社長，那個日本人滿嘴粗話，膀子上都刺的青，簡直就像是流氓！

於慧：爸爸也太過份了，就算要把你嫁給日本人吧，那也要嫁個好的——

於慧：再好也不行，小瑞要嫁給別人，那於明怎麼辦？

於明：姑聽別沒有，我們全家人都在歡迎你，所以將來嫁給我決不會吃虧的！

沈瑞：先別管將來了，「現在」要怎麼辦？我爸爸現在到處在找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的——（門鈴響，她尖叫）

啊，怎麼辦？一定是我爸爸來了！

於明：別忙，先給他來個「風還塵」，姑就假到我屋裡去，爸爸一定以為那邊還是空房子，想不到的。

沈瑞：啊，你怎麼？

於倩：走，我催駕！

△三人迅速進入左邊日式房子，拉好門簾。

△於慧去開門，進來的是梅之望。

之望：喘，於慧——

於慧：往邊坐吧，我正在等你呢？

之望：好極了，明天可能我就要回美國了，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地長談一番。

於慧：怕不行嘍，等下我還有事要出去。你會有很多話要說嗎？

之望：對，很多重要的話有要告訴你的！

於慧：說最重要的，一句好了。

之望：我愛你！

於慧：你嚇我一跳。

之望：是真的！我爸爸說得對，我這輩子如果不能娶到冷家小姐，那我什麼都完了！

於慧：有那麼嚴重嗎？

之望：對我來說世界上沒有比結婚更重要的事，因為我爸爸現在抱孫心切，恨不能我馬上結婚，馬上生孩子才好。

於慧：所以你現在就急需一個太太，最好再來一個孩子對不對？

之望：對！

於慧：這位太太最好還是要我們姓冷的？

之望：完全對！

△於倩早就出現他身後了。

於慧：那你已經得到了！

之望：啊，妹答應啦——冷於慧？

於倩：不是冷於慧，是冷於倩——我！告訴你吧，我們底孩子，在我肚子裡已經有兩個月了，請你借我決定一下

——是生下來呢還是拿掉？

△要出來的初初，聞聲又縮了回去！

之望：啊？我的孩子？

於倩：不要驚訝，你是不敢承認說親糊帳也沒關係，我也不在乎。不過這個孩子的確是你的，你要是不信，我把他

生下來一驗血你就糊不掉了！

之望：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妹，妹胡說八道！

於倩：（厲聲）住嘴！你可以賴帳，夫人，可是你沒有資格罵我，你要是個男人，就應該記得是你找我的！

之望：（硬著頭皮）我，我承認找過你，可是我們也說好了互不干涉，好聚好散的，我不能管你肚子裡的事！
於倩：我沒有要你負責任，只不過因為你是孩子的父親同你一聲罷了。你要是不願意表示意見那就算了。儘管回你的美國吧，我才不會作未婚媽媽哩！

之望：（向於倩）於倩，對不起。

於倩：你對不起的應該是我罷。（淚湧）之望，難道你沒有想過跟於倩結婚嗎？
之望：隨便玩玩兒！就要結婚，那未免太對不起我自己了！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於倩：我已聽你說過行了，滾吧！（強強地忍住眼淚）

初初：小瑞不是還在唸書嘛，怎麼忽然的就來訂婚了？

孫仁：女孩子嘛，早晚都是要嫁人的，早訂婚，早結婚，早了一樁心事！

初初：為什麼不等到她畢業到一個階段呢？

孫仁：等她大學畢業，說不定就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這回我是給她找了個日本人，叫中社長！

初初：（笑）我一聽到叫中兩個字頭就大！

孫仁：沒辦法，我是專做日本人生意的，所以要交日本朋友，用日本東西，唱日本歌，說日本話！

初初：就恨不能自己變成日本人才好！

孫仁：對對對！（可說日語：「被被被——」）

初初：呀，跟日本人作生意變成日本人，跟美國人作生意就要變成美國人了？

孫仁：對對對！（可說英文：「呀呀呀——」）

初初：你還真會變，這樣變來變去的不累呀？

孫仁：累啊，日本鬼子作生意精的很，要陪他們喝酒，要陪他們上妓院，送禮請客拿回扣，一樣也不能少，說他

們是鬼子，他們比鬼還精！

初初：那你為什麼還要把自己那麼小的兒子，送到日本去，作鬼子的兒子呢？

孫仁：那樣——那樣，他長大以後就可以不要當兵了！

初初：（氣）人人都要是像你這樣逃避兵役，那敵人來了你怎麼辦呢？

孫仁：唉，我就往日本跑啊！

初初：如果敵人就是日本人呢？

孫仁：（路塞）耶——耶——

初初：算了算了，我也不跟你囉嗦了，你請吧！

孫仁：（趕快鞠躬）阿里阿多，如果我輩小瑞來了，就讓她趕快回家，說我在找她！敬吻她！

△他急忙轉身就走，和上場的薛展覺控了個滿懷！

孫仁：急裡麻塞！急裡麻塞！

展覺：老弟，慢點兒，慢點兒，我還要丟去美國哩，不要把我就列羅律賓丟去了！

△孫仁坐下，沈瑞和於明正拉絨窗，探出頭來，他又回來交代話，於明急忙以身擋擋住沈瑞！

孫仁：呢，老弟啊，我女兒要求，就說我在國賓飯店叫中社長那兒等她。

於明：好，要不要我送她過去呀？

孫仁：啊不不，不敢勞駕啦！敬吻——啊，再見，再見。

△他走了，沈瑞再探頭，於明擁抱她，將她門又拉上了。

展堂：老太太，他全兒到現在還沒消息，可是我跟我家之望，打算這一兩天就要去美國了，那關於我兒子跟令孫女的婚事，老太太您看，是不是也要有個決定呢？

奶奶：啊，你們還想到這件事啊，我還以為你們要不用不用哩！

展堂：怎麼會呢，他們這麼深的感情了。

奶奶：說得是啊，那你們就趕緊準備婚事吧，要再過些日子，等肚子都看出來，那可就更不像話了！

展堂：（喜出望外）什麼？已經懷了孕啦？那真是太好了！

奶奶：都是你那個寶貝兒子的福呀！

△於思出來！

於思：梅伯伯，奶奶，我要到門口去一下，一會回來。

展堂：呢，梅先等等，我看看——（端詳半天——）這運氣在看不出來——（情聲問）有幾個月啦？

於思：（莫名其妙）什麼？

奶奶：不是說她，是我的小孫女兒，於倩！

展堂：（快點）哦，那個電影明星是嘛！這可真沒想到！（向於思）沒母的事，對不起，梅請便。

於思：啊，我阿媽說，她已經先去合作社了，要我轉告您一聲。

展堂：（怕聽這事）呢呢——

奶奶：不止是你沒想到，我們也沒想到啊！

展堂：真的是之望開的禍嗎？

奶奶：你兒子辱承恩了，我親耳聽到的，你不信去問問！那絕對是他開的禍！

展堂：這沒問題，他敢不聽我這個中國老子的話，他還敢不聽那個美國總統林肯的話嗎？

奶奶：我聽不懂你的話！

展堂：哎哟老太太，兒子是假的，美金是真的！現在所有財產，都還在我名下，他不能話行騙？我，我現在就去找他！老太太，回頭見。

△他急忙離去，於明和沈琪出來了！

沈瑞：冷奶奶，您好。

奶奶：呢？姑什麼時候來的？姑爸爸剛才來找我，還說我誤了他一頓！

於明：希望他能「著著頓開」就好了！啊，奶奶，剛才梅梅傷感您在聊什麼？

奶奶：在這他兒子跟你二姐的婚事！

於明：啊？段大和變成二姐了？這，這合適嗎？

奶奶：不合適也得合適！奶奶已經作了主了！

△於明自爾道出來，情緒已經平靜多了。

於備：多謝奶奶幫我說話！

奶奶：唉，我，我還能說什麼啊！

△電話響，於明舉手接聽——

於明：喂——找哪位？（失聲）啊？爸！是媽？媽在哪兒？——在台北公司裡了？啊，在——（向奶奶）奶奶，

是爸爸呀！趕快來，爸找您說話——

奶奶：（子跟聲音都在抖）喂？你是誰全嗎？——（一下哭出來）你是怎麼回來的？——哦，哦，給人家帶起來

以後就失去了記憶！那現在好了嗎？——哦，好，好，好，我讓你兒子來接你回家，好好。（放下電話，兀自

哽咽）於明，快去你爸公司，接他回家！

於明：（跳起來高興地過去抱著祖母親一下）啊！奶奶，您說的對：「吉人天相」，好人命大！（轉身就走——）

沈瑞：呢，冷於明，我跟你一道去！

△二人迅速離去，奶奶在於備扶持下面對供桌，雙手合什——

奶奶：（喃喃）老天爺，您對我們家真是太好了……

△她無限虔誠，淚水淋漓臉頰，佇立一如僧侶……

△燈光漸暗，再亮時已是萬家燈火，屋內外一片輝煌。

△室內是均勻地冷奶奶、冷於備，她們在等待中——

△大門外，鞭炮聲響起——

△於是和歡送與空地先跑進來——

於是：奶奶，爸到家了，您放心吧，他人好好地，一點兒都沒受傷！

於備：恭喜您呀，老太太！

奶奶：謝謝，謝謝——

△在於明、沈瑞陪同下，略見清純地冷德全回來了。

德全：(盡量平靜以減少惡母的激動)媽——
初初：德全——

德全：(過來安撫她)對不起，媽，這回可是讓您嚇著了吧？其實——也沒什麼，我出了事，給人家救了起來，糊裡糊塗躺了幾個月，什麼也不知道，就跟作了場夢似的，哈哈，對不起，媽，讓您放心了！
初初：你說得倒輕鬆，家裡的人可是都急死了！偏偏這幾個月事情又多，要不是虧著於慧裡裡外外的依靠，這個家都要散了！

德全：(陪笑)不會的。媽，家裡只要有趙老人在，就永遠也不會散！當然，我這個懂事的女兒，也是個好幫手。於是，我把弟弟說了，這段日子給媽忙的了，又要上課，又要管家，還要寫文章——

於情：還要說戀愛！

於是：討厭啦媽！

於明：這還不是普通的戀愛哦，是標準的「三角習題」！

於是：你們再說？

△她要追打他，引起眾人大笑。

德全：(笑著制止)於是，「大器晚成」爸爸要特別恭喜媽；(與歐逸握手)更要恭喜我這位早「飛龍快婿」！你不愧是學中文的，可真有耐性啊！哈哈。

歐逸：多謝老伯，我這是一言到用時方恨少！得不易啊！

沈瑞：這我可以證明，歐老師為了要選一株最美的花送給於慧姐，差一點沒從海拔三千多公尺高的奇萊山上摔下來呢！

歐逸：你這個小丫頭，專門記老師的糗事！

德全：值得，值得！你要了我這個女兒作妻子，別的不敢說，將來絕對不會教你有什麼後頭之憂！(環顧)唔？怎麼家裡少個人？

於是：啊，阿媽到信用合作社去提款了。

德全：(詫異)什麼時候開的戶頭？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初初：唉，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哩！連於情送了頭也快要結婚啦！

德全：哦，這個很有意思，媽們姐妹不結婚嘛就沒有消息，要結婚就「大家一起來」！真是好事成雙啊。趕快告訴我，於情給要跟誰結婚啊？

△之望被他父親拉了進來，正趕上話題——

展覽：就是跟我兒子啊！哈哈……哎呀真是恭喜老兄呀，死裡逃生，有驚無險！哈……之望，還不快過來拜見岳父大人——

之望：（驚）爸，這不太好吧？結婚這事要兩廂情願才行，如果沒有感情——

展堂：少跟我囉嗦！（壓低嗓門）你們要沒有感情地會懷孕嗎？

之望：爸，這，這是兩回事呀！

展堂：一結婚就是一回事了！

之望：爸，您不懂——

於倩：（終於爆發）好了，你爸不懂我懂！媽之望，你不要再推三阻四的了。你不是不想結婚嗎？本大脾我還不

甘心嫁人哩！別以為我現在懷孕就賴上你了，告訴你，只要住三天醫院，我出來照樣是中國小姐！你今

天要不願意向我道歉，不要說美國，就是到歐洲看我沒有興趣！再見！

△不顧一切，轉身逃了遁，於是嗚呼都叫不住！

展堂：（威風地）之望！去！

之望：爸，幹嘛？

展堂：（指）去給你未來的妻子跟未來的兒子道歉！

之望：爸——

展堂：快去！（又壓低嗓門）要不然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

之望：好，我去！（邊行邊咕嚕）這還是爸爸，那邊是兒子，兩頭夾攻，誰都有理；我又是爸爸又是兒子，就是

不值錢！

△在家人哭聲中，他也進了甬道，外邊却傳來沈裕仁氣急敗壞的聲音：「小瑞啊——小瑞啊——使得沈瑞大

傢，正要找地方報時，裕仁已進來了！」

裕仁：（高興）哎呀小瑞啊，妳果然在這兒，老爸可放心了！我還以為妳去了國賓飯店了呢！

沈瑞：（退縮）我才不要去哩！

裕仁：哎呀小瑞妳沒去呀！那個田中社長，原來是個假會「逆局慶」的，他剛被警方尋走，連我也是一點被警方

誤會了，聽說他們是東京「山口幫」的！好危險呀！哎呀真是……

沈瑞：有那樣子就不像個好人，虧您還想讓我跟他訂婚、結婚哩！

裕仁：不不不，統統取消，取消！我要再講這件事，就是「八格耶魯」——啊不不，就是忘八蛋！真的，經過這

次教訓，以後——連日本人生意我都不敢做了！

奶奶：那也不必，只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做的是正當買賣，那跟誰做生意不行啊？

裕仁：對對對，還是老太太說的有理，哈……

△忽然失魂落魄的杏枝出現在門口，大家的目光都被她的神情吸引過去。

德全：杏枝——

杏枝：（一震）啊？你——回來啦！

德全：是啊，我撿了條命回來，該為我高興吧？

杏枝：（機械地）高興，可是我——

德全：（感覺有異）她怎麼啦？

杏枝：（她哭出來，要衝進臥室時，一個中型藥瓶掉在地上，於是兩子將它撿了起來——

於惠：（一驚）啊，安眠藥？阿媽，您——

杏枝：（掩面）我是這家裡的罪人，我沒臉再活下去了……

德全：（過來，扶過藥瓶，看了看）杏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先不要激動，告訴我好嗎？

杏枝：我，我對不起你，家裡的那一百多萬存款，全部被倒掉了！

杏枝：那巨大的信用合作社，我怎麼會想到它會騙人？我只知道存到那兒利息很高，誰知道連本錢都拿不回来了

德全：（了然）不要說了，我已想明白了。不就是丟了這筆錢嘛，可是好看，我人回來了，這不是很好嗎？就算

杏枝：用這筆錢，把我從國王爺那兒買回來的了，那也值得，對不對？

杏枝：可是——

德全：算了，不說了！「上回當，學回章」，如果因為這次事件的教訓，能讓我們真正的長大，知道什麼是該做

什麼是不該做的，那這筆學費就算是沒有白繳！（微笑詢問家人）大家同意我的話嘛？

△眾人鼓掌以報，德全將杏枝抱過來——

德全：今天是個相當有意義的日子，應該聯合起來在一起了！就算是紀念我「再世為人」罷，今兒晚上我要作個

小東，請大家好好喝兩杯！

△眾人歡呼聲中，於明忽有所發現——

△於明和於倩在閣樓上，正忘情地擁吻著——被於明一指後，那個區域突然亮了起來！

於明：你們看——！哇！亂沒公德心的，把窗戶關起來不行啊？

△眾人轟笑中，閣樓上窗戶不知被誰的一隻手帶關了起來。

△於是——

△光不滅，幕幕落。

△全劇終。



申江
民國九年三月七日生
河北省河間縣人
天津商專畢業

浮城

舞台劇本第三名 申江

時間：一九八五年秋天

地點：香港

人物：（出場序）

剛仔：珍妮的兒子，不足四歲。由於父親早死，母親不正常的職業，使他自幼由人帶養，日常和生母聚少離多，學業養成一些異於常兒的心態和習慣，有些表現智能遠超過他的年齡，許多地方卻又趕不上正常的兒童。

區陳招：香港常見的小康之家主婦，不論自己老公收入多寡，都以賺錢貼補家用為著，除了把主臥房出租以外，居然能將工人房分租給二個房客收租，並且替人帶長幼兒，每月收取相當高的保育費。四十餘歲年紀，微胖的身材，俐落的步腳，平日穿著顏色樸素而質地高級的洋裝，顯示出她生活規律而富裕。

瑪格麗：二十三歲，正是東方女性成熟的開始，七年前由大陸逃來香港，帶著早已養成的對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心理，到香港後決定了賺錢至上的原則，由工廠小妹而轉院舞女，到相當紅的夜總會小姐，從生活中獲得學問，烟酒嫖行毫不作偽、招引，並且羅弄客人的手段爐火純青，加上豐腴的臉頰，玲瓏的曲線，構成她當紅的資本。

歐維：本名方義順，九龍這一區的黑社會頭子，經營漁業，由夜總會、小舞院、甚至一風樓。效高利貸，迫良為娼。手下保鏢打手無數，控制的「小姐」多人，穿著洋服料做成的唐裝，不但襯出他魁梧的身材，更

便於特殊的動作，一雙濃眉，兩目炯炯發光，帶着不怒而自威的無氣，左足微跛，拉着黑漆手杖，行動仍十分敏捷，街坊上尋緝雜音，背後却叫他跛脚。

功夫茂：三十餘歲，跛脚倚仗的頭戴打手，原是蘇州的黑社會領袖，少年時受環境影響，混跡紅衛兵，為「劉清暮娘」曾鬥爭生母，手段殘忍令人髮指，但與幼兒剛行相處以來，每每勾起重重回憶，逐漸恢復淚已乾的良知，對珍妮低語之情深為感動，無意中時加呵護。平時面目冷峻，神態木然。因擅長功夫而被稱為功夫茂，本名林青茂反而不彰。

珍妮：近三十年紀，少女時期，當過逃犯，發生香港常見的事件，為情失身而所遇非人，因奸賄而積欠「大耳窿」債務，所遇者愛恨身死，被迫為娼，長年的苦難生活折磨之下，腦粉已難掩不住憔悴的顏容，但是一襲唐裝衫褲仍展現了她成熟而窈窕的身材，日久的神女生涯養成了習慣性的麻木，已經達到行兇走肉的程度，只有見到她的寶貝剛行的時候，母性能夠恢復她的生機。

媚媚兩次：日本電氣商人，三十餘歲，香港通。方臉濃眉，眼睛被洋球的上眼皮及其異常肥大的「眼袋」擠得成了「一條線」，形成了一般人所謂的色眼，而其常肥大的「眼袋」也代表着疲憊過度的成績，下巴由於劇烈極度留下的日本味道，而神態上更有著經濟大國國民，財大氣粗的偉傲。

林太郎：六十餘歲，當日本校牌的前兩年，在台灣抗日軍徵兵參加中日戰爭，至中國大陸，避敵軍營，娶妻生子，偽居度日。迫大陸變色，共產黨指為戰犯，漢奸被捕，經十數年出獄後，與妻子投奔自由再度被捕，花甲之年始進來香港，而妻子已不知下落，由於大半生在憂患絕望的牢中渡過，頭頂全禿，容顏改變，在香港大廈獲得看更工作，得以溫飽，終日悶眼，因酒報章消遣，因而吸收到許多各方面的新舊知識，接觸大廈中出入的各階層人物，無形中養成他看破世情的心態，談話的狡詐。

林季堂：林太郎的同胞弟弟。四十餘歲，除了幼年在日據時期過了一段苦日子之外，一直過的是祥和富足的生活，長成後學有專長，經營電氣工廠，推動民辦工業帶動外貿發展，促成專業化、精實化、國際化，曾當選全國工商界十大傑出青年之一。多年來的春風得意，使他容光煥發，精神飽滿，加以服飾得體，使他看上去仍然像三十歲的青年。

梁甘：四十歲了，背影像強壯是未發育成熟少年，加臉頰、削鼻、四肢長而細軟。正面看上去却像五十開外了，臉上五官小軟較多，雖做笑臉也帶有幾分愁苦的神情。額上的頭髮幾乎落光了眉毛，顯示著幼年生

活困苦而智商不高，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區區工廠打工，做著區區招的房客。

林仔：十九歲，出生在香城大廈，相識之鄰居均呼其乳名林仔，而不知其學名為林自強。外貌文靜而秉性剛強，書院畢業後，任文員，出落得清秀俊逸，板板脫俗，挺直的鼻樑配戴端正的襪套，雙瞳露水，赤若編貝，披著柔軟自然的頭髮，穿著色彩淡雅的洋裝，更顯得氣質天生，風采不凡。

區正發：五十五左右，遠地的老香港，經歷過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七三年的股票風波，以及連續幾年的世界經濟不景氣，他不但有驚無險的渡過，更賺進了香城大廈的住屋，但是九七問題引起的震撼卻使他增多了白髮，所幸時日尚早，能夠觀察各方反應，定下以不變應萬變的原則——「向錢看」。盡快賺取走路的資本，一但香港有變，絕不至於「投奔怒海」，當然，真有那么一天來臨，用「駒」股票，難免有著無可奈何的感嘆。他服飾整潔，身體肥胖，使人肯定他是事業有成的紳士。

表叔：近四十歲，大陸「陝南進出口公司」的經理，姓胡。紅極的臉上有著深深的皺紋，歲月分明的面龐頰，配著久經風雷鏗紅透的眼睛，紅鼻頭，深咖啡色的嘴唇，神情亦極，如木刻人像。不論穿到衣服或是西裝，都選擇肥大得不合身體的深藍色，却偏配上咖啡色的皮鞋，令人看了感到格外的不調和。

尤新：牛高馬大，虎口獅鼻，外型粗壯却偏喜歡做出婀娜姿態，慾望高而智識低。由物質奇缺的均質社會初到香港，成列單花燈籠，恨不得立刻變成香港人，享有香港的一切。

其他：債務人，打手甲、乙，如羅甲、乙——香港社會常見的居民。

附註：「區」同姓氏讀「又」，「仔」係方言，習慣讀「下劣」。

第一幕

時：一九八五年，深夜

景：香港、九龍、香港大廈十三樓

人：林太師、林李堂、區陳把、剛仔、珍妮、跛雞、瑪格麗、胡鄰阿次、表叔、梁甘、區正發、功夫茂、打手

甲、乙、債務人。

幕啓：

座落在圓區邊陲，高十九層，面積約兩仟呎的商業、住宅大廈。一梯兩夥，分為「A B」兩個單位。現在所見列的是第十三樓的大部份。

走廊上燈光明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牆壁上寫著「F D」和「第十三樓」的字樣，有電梯及通往上、下的樓梯。電梯的左右，「A B」兩單位大門相對，都有著同樣的木門和類似的鐵閘，靠左首單座的門旁，除了正常的門牌之外另有一塊類似招牌的大門牌，紅底白字，十分搶眼。當大門打開的時候，可以看到客廳的那份牆壁，其餘的大部份都為舞台左側的吳基迷住了。如今鐵閘和木門關閉，黑色的鐵閘，增加了神密的氣氛。

A座只關著木門，咖啡色極拉式的紙閘敞著，廳內燈光微弱，但可以看到近大門處有一組沙發和茶几，靠右方有一組豪華椅子和酒櫃，加上一隻正在開著的電視機擺在角落江，構成香港常見的小康之家的客廳。由於電視機擺的角度關係，看不見畫面，只能聽到功夫錄影帶「區龍過江」的音樂，和看到正視實錄影帶的孩子——剛

行。

「猛龍過江」的音樂刺耳，他一面學着李小說在奔奔着向截棍，一面津津有味地看着。晏柔的右前方是通往廚房的道路，在錄影帶音樂聲音低的時候可以聽到炒菜的聲音；這時已經將近香港人的晚飯時間——八點鐘了。

道路的右前方是工人房，現在却地地退去了兩張單人牀，中間夾着一隻高腳茶几，像是兩人共住的單身宿舍。除了兩牀一几之外，再無餘地容納其他傢具了，而且其中一張牀正在大廈的安全樓梯底下，屋頂的斜度使得坐在牀上的人必需彎腰低頭才能適應。廚房道路的轉角有一間臥房，房門向着大門口，轉進轉角，是這單位的主臥房，房門向着大門和門旁的洗手間，在主臥房和洗手間當中是佔了整個廳正兩地兒的大落地窗。由落地窗可以遠望維多利亞海峽對岸的香港，以及海面上游弋的船隻，燈光晶瑩的香港倒影映在水波盪漾的海面上，看起來有着輕微浮動的感覺。

這時剛行看到過熱的地方，走向電視機前，把音樂轉大，「猛龍過江」的音樂聲更為刺耳。

廚房的通道內跑出區陳招來。

她一面帶着担心表情望着主臥室的門，一面走向剛行。

區陳招：剛行，小聲點兒，別把瑪格麗阿媽吵醒了！

剛行並不理她，主臥室的房門却開了，穿着睡袍的瑪格麗出現。

瑪格麗：早就被吵醒了！

區陳招：（把錄音機聲音調小）還不跟阿媽說對不起！

剛行：（看也不看她們）對不起！（又把聲音調大）

區陳招：（已經走向廚房道路，回頭）聲音小一點兒！

剛行：我說對不起了，聲音大點兒不怕！

區陳招語塞，瑪格麗拿着一卷錄影帶走近剛行。

瑪格麗：我們看歌唱節目好不好！（把錄影帶放在電視機上）

剛行：不好！媽咪錄影機是讓我看功夫片的！

區陳招：（生氣）這孩子真……

瑪格麗：算了，區太太！收工回來再看，我也該換衣服了！

區陳招：（或批）替人家帶孩子真難啊！

瑪格麗：是嘛！區太太不缺錢用，何必受辛苦……

區陳招：倒不全是為了錢——兒子、女兒都就老公送到國外去了，家裡太冷清，這才把房子分租，替珍妮帶孩子

！幫人家忙，又能貼補家用……

瑪格麗：雷風！能夠賺錢總是不行的！

羅傑：公公也說，一九九七以前，只要香港不變，就留下來，香港還是賺錢的好地方！（說着先向去廚房的通

路）

瑪格麗也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時，電梯門頂端的指示燈跳動，由「G」字開始上升。同時，樓梯上有着「警告」聲響起，跛婦由樓上走樓梯下來，身後跟着打手甲、乙，「警告」聲是他手中拐杖戳在地面上造成的。她站立在樓梯口，等待電梯到達，同時向身後的打手甲、乙示意，命去B座開門。

打手甲按B座門鈴。

電梯已經到達，停在「12」字上，電梯門開時，債務人和功夫及出來，債務人是被推出來的，脚步踉蹌到了跛婦面前。

服飾整潔，滿臉陽氣的債務人，隨性的站立着。功夫及緊跟着站在他的身後。

同時，B座門開，珍妮打開紙隔出來，見是跛婦，立即走出門外。

珍妮：（恭謹地）雄哥！

跛婦：（命令地）到樓上去，叫你再下來！

珍妮：是！（慢慢的向樓梯走去）

跛婦進入B座大門，打手乙跟着進去，打手甲仍在門旁站立，虎視眈眈的盯着債務人。

債務人：（向功夫及，未清的）茂哥！

功夫及用動作回答，抓住對方的手，扭轉身體，向臀部一踢，債務人被踢進B座。打手甲立即進入，拉上紙隔，而木門未關，隔着紙隔可以看到打手甲進入之後，舉手向債務人一記耳光，債務人被打得暈後，打手甲逼向前去，離開紙隔，動作者不見了，却仍然聽到打手打人，和債務人痛苦的叫聲。

A座中，看錄影帶的剛仔看得興高采烈，向着葉光基摹仿着動作。

剛仔：（大叫）打的好！打！

這時，功夫及已走到A座門前按鈴，原已走上樓梯的珍妮也由樓梯走下，當剛仔聽到按門鈴聲開門時，珍妮已

到她身後，兩人先後進入A座。

剛仔：（向功夫及）茂叔，李小龍好好看啫！

功夫及：我有更好的！（由口袋取出兩個「紙拉炮」來）

紙拉炮——在婚禮及其他慶祝場所常見的圓錐型紙製品，用力拉尾端的細繩，立即發出爆竹般的聲響，並且射出彩色紙條來。他拉給剛仔看，剛仔立即由書桌後探身沖下桌。

功夫及把紙拉炮給他。

剛仔：（鼓掌）好哇！（拿起兩截棍，要着）茂叔救救我！

珍妮：媽味有事跟茂叔講！你先看錄影帶……

剛仔：好吧！（向茂）以後你可要救我！

功夫茂：一定！

剛仔又去看錄影帶，而且把聲音調低了，得意的看看媽味，功夫茂愛憐的搖擺他的頭。珍妮和功夫茂坐在她背後的沙發上，一時無言，都注視著螢光幕。雙方都找到了話題，同時轉頭說話，又都停了。

珍妮：你先說……

功夫茂：你說吧！

珍妮：你在街上遇見了什麼人？

功夫茂：打劫金舖……

珍妮：抓到了？

功夫茂：沒有，跑了！

珍妮：這樁事，天天都有，這些人做了案，往大陸一逃，沒事了再回來！

功夫茂：太笨了！我從大陸跑出來——還回去？手裡有錢，那裡都好走！

珍妮：（把心的向兩面望望，壓低聲音）茂哥，你別是也打這種主意吧？

功夫茂：如果有一筆錢，你就不必過這種日子！

珍妮：不！想都別這樣想！我只要本本份份的再賺兩年，等把雄哥的債還清了，那怕到工廠打工，也夠我們母

子生活！

功夫茂：哼！還要賺兩年！

珍妮：我當然，要是中了六合彩——那怕是二獎，也夠還債了！

功夫茂：（笑着搖頭）太渺茫了！

珍妮：可是沒危險哪！茂哥，聽我說，千萬不能想……

功夫茂：我不過隨便說說，想怎麼樣能幫你……

珍妮：我正是有事想求你……

功夫茂：（高興）你說！

珍妮：（扭捏）我……想請你幫忙……

功夫茂：沒問題！只要我做的到！你說！

珍妮：（鼓起勇氣，把心引起反感，斜視對方）是剛仔的爸爸！……

功夫茂：（意外）啊？！

珍妮：（連忙解釋）今年，去世三週年了，後天重陽節，我想回大陸掃墓，拜一拜……

功夫茂：香港人重陽節掃墓？

珍妮：你們不是？

功夫茂：大概不是——我弄不清楚！（勾起心裡傷痛）我從來沒有掃過墓！

珍妮：茂哥的父哥？

功夫茂：（搖頭）不知道——快二十年，誰知道還在不在？（不願再提，改話題）你回大陸掃墓，什麼時候去？

珍妮：今天能去最好，可是，我不敢跟羅哥請假！

功夫茂：好的，我替你講！

珍妮正要道謝的時候，B座的鐵閘由打子甲開啓，功夫茂聽到聲音，向珍妮擺手，立即走出A座，在B座鐵閘

開啓之前，債務人被打子的聲音問中停出來。

B座中，債務人被打子乙推了出來。債務人的上衣已被撕破多處，人更是鼻青臉腫，搖搖欲墜。打子乙用拳擊

住他。破破跟着出來，功夫茂也及時趕上，和打子甲及破破，包圍着債務人。

同時剛付的一捲銀鈔帶插兜發現功夫茂走了，起身。

剛仔：茂叔叔走了，要跟他看功夫片呢！

珍妮：那是歌唱……

珍妮：哦！（看帶盒，另找一盒替他換着）

門外：

破破：阿茂！你猜的對！（指債務人）他就實話了！家裡還有錢！

功夫茂：我跟他去……

破破：破破何必牛刀？讓他們倆去……

功夫茂：（向甲）知道是多少钱？

債務人：（嘴巴被打腫，吐字不清）一萬塊……

破破：昨天是一萬，今天一萬五！

債務人不發反駁。

破破：（向甲）去吧！沒有錢，物他一隻手抵債！

打子甲：是！（和打子乙扶持着債務人走向電梯）。

破破向樓梯走，功夫茂跟着。

功夫茂：（一向走着）破哥，有點事兒，跟你講……

兩人說着上樓去了。

雷赫到，傾鄰兩次出來，打手甲，已評價借人送電報，下。傾鄰在走廊上手拿報紙比對着門牌。

傾鄰：（咕咕有詞）住家溫柔少婦，珍妮誠意欲給……

同時，珍妮由A座探頭望着已上樓的敲鐘，傾鄰一眼看到了她，指着報紙給她看。

傾鄰：珍妮？

珍妮：（一怔）是！

傾鄰：我來——（指報紙）撒謊！

珍妮：日本先生？

傾鄰：日本先生好！（想進入A座）

珍妮：（急攔住對方方向對面指）不是對面，B座！

傾鄰：噢！B座！（已迷迷的預備攔對方的腰）。

珍妮：（巧妙的閃開到B座門外）請退！

傾鄰正要進門，剛仔由A座奔來，抱住珍妮的腿。

剛仔：媽咪回來！

珍妮：剛仔乖，去看錄別帶……

剛仔：不要！（要把珍妮回A座）

珍妮：（躲開剛仔，走向兩步，向A座叫）區大！區大……

區大：（由廚房通路出來）來了！（急向門口奔來）

剛仔攔住母親，向前，到B座門內，雙手推着才進門的傾鄰。

剛仔：你走，你走啦！

傾鄰：（蹲下身攔錢出來）小朋友，給你錢，買玩具！

剛仔：玩具，我有——（取出紙拉她，對正對方）你看！

傾鄰真的把臉湊上去看，剛仔用力拉她——紙地突然大響。

傾鄰：哎喲！（驚得跌坐在地上）

同時區大跑出來抱起剛仔，剛仔掙扎着大叫。

剛仔：放開我！我要媽咪！媽咪！

珍妮：（連忙扶着傾鄰）對不起，日本先生！

傾鄰：（日語）混蛋！（國語）五八蛋！

珍妮：日本先生——

嘔都……唔！

珍妮……唔！

珍妮還想都進入B座，關門。

區太太把着掛扎不停的刑仔回到A座，刑仔繼續叫個不停。

刑仔……我要媽咪！

區陳招……刑仔乖，媽咪上工了！

刑仔……我要媽咪……

區陳招……我們吃雪糕——區媽媽有好多的！

刑仔……我不要……

區陳招把他送入房間，還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區陳招……（聲）巧克力雪糕……

刑仔……（聲）我要吃好多……

珍妮進入B座的同時，電梯由下而上，走出林太郎和他的胞弟林季堂。

走出電梯以後，林太郎取鑰匙走向A座大門，林季堂卻打量A、B座大小絕不相同的門牌。

林太郎……（回頭）奇怪吧？門牌有大小尺寸不同！

林季堂……是很奇怪……

林太郎……大門牌有招牌作用，這是香港特有的一風樓！

林季堂……一風樓？

林太郎……對！樓上的小廣告總有什麼：荷蘭林、日本林、溫柔少女、住家少婦、熱情服務、誠意徵婚之類的，其實全是變相的妓院，不過，法律禁止賣淫，如果一個住家單位，只有一個女的，就不算賣淫，不違法，

所以叫一風樓，這是找到了法律的漏洞！（說着已打開A座大門伸手相讓）

林季堂……嘿！（走進A座大門）

林太郎……（也走進大門）這些可憐女人，多半是欠下「大耳窿」——黑社會放高利貸的錢，被迫為娼，賺錢還債

……（忽然停住，聽聽外面）

外面敲鐘由樓梯上下來，拐杖「篤篤」聲被太郎聽到，他預備回身關門，玻璃已掃到門前。

玻璃……林伯！等一等！

林太郎連忙躬已開一半的門打開，客氣的點頭。

林太郎……雄哥！有事？

玻璃……（進入A座）找媽格麗！（打量林季堂）。

林太郎：（開好大門回頭，連忙介紹）雄哥，這是舍弟——林李堂，才從台灣來看我的。三弟，這位是雄哥！

林李堂：（點頭招呼）雄哥！

雄：（點頭）唔！才會！才會！（走向瑪格麗的房間）。

瑪格麗已經換好穿出的衣服，開房門向外走，見到雄，立即止步。

瑪格麗：雄哥？找我？

雄：唔！林仔那筆錢……

瑪格麗：房裡邊兒坐？

雄：（看林家兄弟一眼）好！

瑪格麗讓雄進入房內，關門。

林太郎：這個人就是附近的老大！像珍妮跟瑪格麗都是他控制的！

林李堂：嘿！（由瑪格麗的房間看到落地窗，向外望出去）啊！大哥這個地方，比酒店視野廣闊多了！

林太郎：對！香港的市區是比較狹窄……

林李堂：真不習慣，樓高街道窄，簡直有點看不見天的感覺！

林太郎：對呀！此地是有許多人過着不見天日的生活喲！

林李堂：我是實際的感覺——現在才看到香港的夜景好看！倒影在海面上，簡直像一艘多層的豪華郵輪！

林太郎：（也走到窗前）對！香港確實像條大船。香港人過的生活也像是在船上：航務複雜艱巨，一天不要五塊

錢就可以活，要投資講享受，大果開千金一飯或許不夠！而且不能一面倒，要保持平衡，否則船就會沉下去！大多數人都明白，想提高享受就得努力工作，在守法的原則下拼命賺錢，無形中造成了香港這幾

十年的安定繁榮。

兩人說着，坐在沙發上。

林李堂：可是，所謂「一九九七」問題會不會有影響呢？

林太郎：有的！人同此心：「一切向錢看！」

林李堂：向前看？今年一九八五，到九七也沒有幾年了！

林太郎：我說的「向錢看」是金錢的「錢」！

林李堂：嘿！金錢！

林太郎：對！連香港政府都想趕快多掙一點兒；加稅、加差餉、大搞的出售公地！

林李堂：土地還有人買嗎？

林太郎：當然有！

林李堂：除非大家都相信共產黨說的什麼「五十年不變」的那一套！

林太郎：大家心裡明白，這無非是想保持香港的經濟繁榮！找機會再辦一票，還是「向錢看」！

林李堂：照眼前看，警察倒像是保住了！

林太郎：那是表面上——管子江大多數人決定要走，連那些靠共產黨發財的紅色資本家也一樣！不過留給香港生活舒適，賺錢容易，暫時心存觀望。反正將來用「腳」投票，不對就走！有的人已經入了美國籍，加拿大籍了！拿着外國護照，回來做「蕃薯」港人，可是心裡上是洋的！毫無歸屬感，所以你說香港像船（指落地窗外），其實，這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浮城，最近幾年，人人把心它隨時沉下去！

林李堂：大哥的打算呢？

林太郎：我？（自語）替大廈守門的「看史健」，拿的是全港受薪階級最低待遇……

林李堂：大哥用錢，我們有！怎麼管呢？

同時，區陳招從房內出來，輕輕帶上房門，向廚房走。聽到林李堂的話停在去廚房的道路上。

林太郎：一路聽你講這樣的話，看樣子，這些年你挺發財的！

林李堂：不是我，是「我們」，從台灣光復到現在，我們林家由發展轉到做生意，這幾十年，越來越富足，我本

的時候計算過，大哥名下，至少有五、六千萬以上，折昇美金，大概一百五十萬左右！

林太郎：（一著）哇！會有這麼多？

林李堂：不錯，我統計的很精確！大哥要用錢不成問題……

林太郎：不需要！至少暫時不需要！我雖然待遇低，生活可足夠！

這時，區陳招走向林家兄弟。

區陳招：林伯！這位就是你說的，四十年沒見的三弟？

林太郎：對！（向林李堂）這是我的房東，區太太！

林李堂：區太太！（起身）您好！

區陳招：謝謝！（向太郎）喝咖啡，還是茶？

林太郎：（受寵若驚）啊？不！不用客氣，區太太……

區陳招：不是客氣，令弟從台灣第一次來嘛——我先泡茶好啦！（向林李堂）請坐一下……

林李堂：謝謝！

區陳招匆忙的進入廚房。

林太郎：（目送着區的背影）奇怪，今天特別客氣——平常很少招呼我在這裡坐的！（指沙發）

林李堂：為什麼？

林太郎：（指工人房）因為我租的只是那間工人房……

林李堂：（意外）工人房？

林太郎：工人房的一半，另一半住的別人……

林李堂：（走到工人房門前看看，滿嘴地）這些年，大哥就住在這地方？

林太郎：（跟到工人房外）才一個月，以前看更的大廈，住跟行而都比此地好，可是上個月連被打三次，還鬧了兩回火警，我就連地為良，到此地上工了！

林李堂：可是住的地方……

林太郎：開工方便——每天樓上樓下跑一遍以後，就坐在藤椅上打量出出進進的人，除了住客、訪客，還有一風樓的掃客，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看上幾份報紙，一天就輕鬆鬆鬆的過了。所以我對喜歡這份工作，而且，眼前這段日子，是我平生過的最好的！

林李堂：這，還是最好的……

林太郎：是呀！在我二十歲以前，你不過三、四歲，也許記不得了，我們在台北東邊兒鄉下種田……

林李堂：現在這地帶已經是台北市的精華地區了！（取出一疊照片來）大哥請看！（交給對方）

林太郎：哇！（接過照片）這些多照片！

林李堂：特寫讓家人拍了一些來給大哥看的！

林太郎：這可要仔細看看——來，我們坐下（伸手指向工人房讓着）。

林李堂：這可要仔細看看——來，我們坐下（伸手指向工人房讓着）。正是安全梯底下，屋頂向下傾斜，必須帶着繩才能坐下的地方，林太郎坐在外前。

林太郎：（看照片）哇！全是高樓大廈嘛！

林李堂：這就是大台北都市計劃的結果，祖上的農田變成了最佳地段的大廈……

林太郎：（看另一張，激动的）祖母、祖母的照片！

林李堂：老人家九十歲生日照的！

林太郎：你信上提過，祖母去世五年了！

林李堂：（點頭）嗯！老人家倒是享了幾十年的福，光復以後，國家安定繁榮，台灣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富裕……

林太郎：光復以前可不行！（回憶）那時候，田裡生產不好，配給的米糧不夠，全家每天只有一餐能夠吃飽！

林李堂：聽大哥講過，每天只能吃一餐飽飯……

林太郎：那一餐還是吃蕃薯！

林李堂：我還有點印象！

林太郎：在我二十歲的春天，昭和十八年……

林李堂：民國三十三年，光復以前……

林太郎：「嘿！那年軍部徵我去當皇軍。」

林季堂：「我有點記得啦！大哥去當日本兵，祖母哭了好多天……」

林太郎：「我入伍的前一天，祖母偷偷給我帶上了一塊翡翠，我千辛萬苦保留到現在！（由身上取出了一塊綠玉來，抽插着）說是從家鄉帶來出來的！不但很值錢，還能避邪擋災！你看。（把玉交對方）」

林季堂：「（看玉）顏色很透，相當貴重——怎麼破了，這是半塊嘛！（遞给对方）」

林太郎：「（接過來）這就是祖母說的「避邪擋災」了。（亦重的收起來）入伍的那年，到了中國戰場，被一顆流彈打中胸口，幸虧這塊玉擋了一下，玉破成兩片，我受了傷……」

林季堂：「對啦，剛才大哥就提過受傷的事，很嚴重？」

林太郎：「話說，如果不是這塊玉，我可能死了，替我治傷的人也是同鄉，沒有等傷好就幫我逃走，戰爭結束的時候，他把我媳婦給了我……」

林季堂：「大哥也結婚了？」

林太郎：「你大姐叫黃鳳吟，第二年生了個兒子，很結實，取名林青茂，嘿！他六歲那年，共產黨指我是戰犯！我說我也是中國人，又指我是漢奸，要抓我，青茂那孩子居然動手打公安人員，當場右胳膊被刺刀砍了兩個洞！」

林季堂：「哎呀！」

林太郎：「風吟哭的昏了過去，這孩子連眼淚都不掉！」

林季堂：「這孩子呢？」

林太郎：「我被關了十四年出來，風吟告訴我：死了！」

林季堂：「那，大嫂呢？」

林太郎：「我回家不久，她發覺有了身孕——正是紅衛兵圍得天下大亂的時候，風吟對兒子傷心，第二個孩子絕不想讓他在大陸降生。」

林季堂：「大嫂想的不錯！」

林太郎：「（點頭）嘿——在外邊的那一年，風吟把藏着的兩片翡翠找了出來。這致命的寶貝，夫妻各藏一片在身，上，過邊界的時候，你大嫂就發現了，受了槍傷，我奔回去看她，自投羅網，又關了十多年！」

林季堂：「那，大嫂呢？」

林太郎：「從我被抓就失去連絡，等我逃到此地很久以後，才聽人說起，有人在大陸看見她……」

林季堂：「還在大陸？」

林太郎：「嘿！所以，我跟你連絡上以後，不著急申請回台灣，就是想打聽到她確實消息。來，你也看看我唯一的照片！（自膝下掏出小皮箱，取出一張放大照片來）」

林李堂：（看照片）這是大哥嗎？

林太郎：不像對不對？是到此地如照放大的！十八年前，頭髮還沒有那麼光呢！（取牆上掛着的鏡帽拉頭上一戴

）把光頭遮住，就跟照片差不多了！

林李堂：（打量人，看照片，點頭）對！戴上帽子，變身罷了。

林太郎笑笑，繼續看照片。

這時，跛雄走出瑪格麗的房間，瑪格麗跟着向大門走去。同時，日座門開，唄都出來，珍妮在紙隔內相送。

珍妮：謝謝日本先生！（關上紙隔）

唄都：唔！

珍妮：再見！（關好木門）

唄都：（自語）哼！見鬼！（聽見A座有聲音，走過去）

A座，在珍妮關木門以前，瑪格麗開門，跛雄走出，正看到唄都的自語。

跛雄：（回頭向瑪格麗）馬上打電話給她！

瑪格麗：是！哥哥再見！（看到日座門前正向她看的唄都，會意的聽下桶眼慢慢的關上大門）。

跛雄：（向出神的唄都）嗨！

唄都：嘿！哥哥！怎麼會碰見你？

跛雄：是我的地盤嘛！（曖昧的示意日座）不滿意？

唄都：馬馬虎虎！（示意A座）剛才不是瑪格麗？

跛雄：是呀！在夜總會，你見過她！

唄都：你那家夜總會光臨太踴，看不出這麼漂亮！

跛雄：有興趣？

唄都：當然有！（向A座走）

跛雄：（拉住對方）現在地有事情，你跟我去夜總會等她！

唄都被跛雄拖着，不大甘願的向電梯走去。

同時在他們說話的時間，瑪格麗開門，到餐卓旁的酒櫃前拿起電話機撥着，這時已經撥通。

瑪格麗：（講電話）林行？對！瑪格麗！你下來一趟好不好？……關於那筆錢！馬上來，我等你，我也要上工呢

！好！拜拜！（切電話，走進房去）

電梯由下而上，門開，梁甘下來，唄都要進電梯。

跛雄：（拉住唄都，示意電梯頂上的指示燈）上！

唄都止步，電梯向上升去。梁甘向A座走去，取鑰匙開門。

同時，區陳招捧出茶來，發現林氏兄弟已坐在工人房，把茶送過去，放在茶几上。

區陳招：請喝茶！

林季堂：謝謝！（起身致謝，幾乎碰到頂上安全梯的底部）

區陳招：沙發上空哪——此地太擠了！

林太郎：不容亂了！我們馬上要走的！區文請忙吧！

區陳招：好，隨便喝茶！不招待了！

她說着走向向廚房的道路，正碰上梁甘開門進來。

梁甘：手上提着裝得滿滿的膠膠紙袋，另一手拿着兩信封，見到區陳招，把一封信交給她。

梁甘：信——老板進！

區陳招：我的？（接信看一取信封）女兒來的，不用看，讓我們去加拿大——老板呢？

梁甘：（正要向工人房走，止步）老板還在廠裡陪着客人呢！

區陳招：什麼客人？

梁甘：我的遠房表親，以前是我們家佃農的兒子，論起來長我一輩，才從大陸出來……別是名符其實的表叔！

區陳招：（鄙夷地）表叔，表叔算什麼客人！

梁甘：（誇大地）哇！這位表叔可不別，是大陸派出來的幹部，要跟老板談生意呢！（走向工人房）

區陳招：林伯有客人，坐此地吧！

梁甘：好！

梁甘和區陳招各自坐一沙發上，看信。

電梯由上而下。

區陳招：電梯真慢！

梁甘：快了，十四樓再停一次就到了。

電梯的指示燈果然停在十四樓。

區陳招：唉！你怎麼知道十四樓要停呢？

梁甘：（笑笑）嘿！我的地盤嘛！

電梯到了，門開，梯行下來，向波羅路頭，走向A座。

兩鄰眼睛直直，目送着她，脚步也下意識的跟着移動，波羅路頭他失笑。當林行按A座門鈴時，電梯門已自動關上，兩鄰發覺，已經來不及進去了。

區陳招閉門。

林行：（遺憾地）區太，瑪格麗？

區陳招：在，在！請進。

瑪格麗：（聞聲，由房門探頭出來）來吧，林行！

林行走進瑪格麗房間，瑪格麗關門。區陳招又坐下看信。

門外，區陳招向放線。

區陳招：這女孩你也認識？

放線：唔！

區陳招：能不能替我拉上……

放線：這可是書院女，正派文員，就住在十四樓B座，我的對門！

區陳招：太好了！我要找的就是書院女，原裝貨——在日本我都没試過，現在一定要試一試！

放線：你不是看中瑪格麗了？

區陳招：我是香港通，也懂得辨別着馬找馬的！你說過，沒有辦不到的！

放線：沒問題，我們日本人有的是錢……你開價好了！

區陳招：好吧！到樓上去，我們坐下來談！

區陳招點頭，跟着放線向樓上走去。

A座內區陳招看完信，把信放在茶几上，望着茶甘。

區陳招：茶甘，是尤新來的？

茶甘：（抬頭，高興地）對了！

區陳招：又是要你買東西？

茶甘：你看！（抽出一張信紙交對方）

區陳招仔細的在看。

工人房林太郎已看完照片，交還乃弟。

林李堂：看完了？大寸收起來吧！

林太郎：（接過照片）好！

林太郎仔細的收着照片，林李堂則好奇的望着茶甘。

區陳招：（抬頭）叫你買誰地命，海狗丸做什麼？

茶甘：（得意又驕為情）愛人愛我為她端送補！

區陳招：愛人？真內幕！

梁 甘：大陸上夫妻都這麼猴子的嘛！

區陳招：到底元新什麼時候能批准來香港啊？

梁 甘：早就批准了，現在是批准的人太多，一天只能出來一百個人，要等排班！

區陳招：排到什麼時候？

梁 甘：快了！

區陳招：你說快了——已經半年多啦！聽說有人等了兩、三年呢！

梁 甘：這次是真的，我有把握！馬上就來！

區陳招：你有把握？憑什麼？

梁 甘：走後門呀，大陸幹部沒有不喜歡走後門的！

區陳招點頭，繼續看報紙，梁甘又看信。

工人房，林李豐開言一頓，向才收好箱子的林太郎發問。

林李豐：大哥，他們說的是——（忍住不開了）

林太郎：（明白）噢！你是說大陸幹部喜歡走後門，容易傳染「AIDS」病菌不對？

林李豐：他們剛才說……

林太郎：已經有人問過我了，大陸上流行的不是喪失後天免疫能力的「AIDS」病；是愛滋病——熱愛資本主

義的病！有權的幹部以權固利；人民找幹部辦事，一定要送貴重物質的禮物，才能把事情辦通，換句話

說，向有權的幹部行賄，就叫走後門。

林李豐：噢！

林太郎：走吧！送你下樓！

林李豐：大哥跟我一起住酒店好不好？

林太郎：唔——下樓再說！

兩人往外走，梁甘抬頭，迎上來。

梁 甘：林伯，想跟你商量點兒事！

林太郎：好的！

區陳招：（向林李豐）請坐，請坐！

林太郎：（向乃弟）稍坐一會兒！（也坐下）

梁 甘：（向太郎）我愛人要來了！

林太郎：剛才聽到了！你是想，我們那間工人房暫時讓你一個人住？

梁 甘：不是我一個人，是我們夫婦倆！

林太郎：（向乃弟）我跟你住酒店吧！也算做好事——嚨！介紹一下，我三弟，蔡甘——才娶了大陸新娘的新郎！

林李堂：蔡先生好！

蔡甘：謝謝！謝謝林伯！

區陳招：不過你常住不行啊！你們夫妻還要燒飯啊！

蔡甘：我會找房子——不過得等她到了，現在一點兒時間沒有——區老板又不准我請假，收了工，不停的忙……

區陳招：忙什麼？

蔡甘：替受人買東西呀，籌備擺酒哇……

區陳招：還要擺酒？

蔡甘：不擺不成啊！去年四大陸結婚的時候，工廠裡的同事全送禮了！今天我還找了其命的……

區陳招：已經給過給了還其命？

蔡甘：替兒子取名字呀！

林太郎：恭喜，恭喜！蔡甘有兒子了？

蔡甘：還沒有，不過人家說明年是虎年，我想生個虎子！

林太郎：好！虎父虎子！

蔡甘：我不屬虎，我是屬狗的。

林太郎：那就是「犬父虎子」了！

林李堂笑了，起身。

林太郎：好啦！三弟，我們走吧！（起身）

林李堂：（向區陳招、蔡甘點頭）再見！

區陳招等起身相送，林家兄弟出了A座，蔡甘關門，區陳招交回剛才看過的信紙。

區陳招：蔡甘，尤新雖然是我的表侄女，可是你們長住此地不行啊！

蔡甘：這，要等尤新來了再說！現在我要看看這間房子怎麼佈置才好！（走向工人房）

區陳招：好吧！我幫忙你設計設計！（過去打量着房間內）

門外，林家兄弟已經在等電梯了。

林太郎：怎麼樣，這棟大廈的住客夠熱鬧吧！

林李堂：那位大陸新娘倒很妙！

林太郎：不妙哇！為了娶大陸新娘，花掉半生積蓄，新嫁到港，說不定馬上飛掉！

林李堂：騙婚？

林太郎：不，她給是真的！因為大陸女孩子不嫁給香港人，很難申請到香港來！這種情形很多，到香港就變了。
工人房。

區陳招：新房一定要買個新床——搬家也可以搬過去！

梁甘：對！床一定要買個結實的，可以一輩子長久用！

區陳招：是呀！新房，新床！夫妻久長！

電燈亮：

林太郎：（搖頭）長不了的！兩個星期，大陸新床只要拿到臨時身份證，就可能飛掉！

電燈已亮，兩人說着話進入電梯，門關，下。

區陳招在量着床的尺寸位置，梁甘也用手比量着。

梁甘：林伯真是好人，讓我們住一陣，樓下就是夜總會！

區陳招：樓下是夜總會與你有什麼關係？

梁甘：尤新要跳舞——她在大陸已經學會了，我也特學不可，她一定要我陪着她！

瑪格麗和林行由房內出來，林行面色凝重。

梁甘：噢！瑪格麗，教我跳舞好不好？

瑪格麗：好哇！

梁甘：衆！

瑪格麗：現在不行！你到夜總會來嘛，我們要出去了！

區陳招：（意外）林行也去夜總會？

林行：我去工廠！

區陳招：噢！

林行：區太，拜拜！

區陳招：拜拜！

瑪格麗和林行走出A座。關門，梁甘比着跳舞的動作。

區陳招：梁甘——把椅子底下的皮尺拿來！

梁甘找到皮尺，和區陳招在工人房量着。

瑪格麗和林行在等電梯。

瑪格麗：你着急也沒有用，雄奇向來說一不二，趕緊想辦法甚麼是真的！

林行：當初要知道這筆錢是放線的，我死也不會借！

瑪格麗：不借這筆錢，你當然不會死，死的是你媽媽！

林行：借了錢還不是沒把媽媽救活！

瑪格麗：到底不同，你盡了力才知道媽媽是死在，不借這筆錢，你會後悔一輩子！

林行：我現在才後悔呢！

瑪格麗：別不知足，哥哥夠客氣了！珍妮做一風機的事，還不是欠下他的債！到現在，一個月，要做二十天付利

息，像你這樣欠了三年——那利息還得了嗎！

林行：我是陸續在還嘛！

瑪格麗：按月分期繳還，別人可從來沒試過！

林行：為什麼現在要變呢？還限我兩個禮拜還清嗎？

瑪格麗：他說現在錢緊，一九九七嘛……求現的人多——其實，只要你心思活動一點兒，跟我上夜總會去，經理

就會出錢替你還清的！

林行：（聽對方一頓，明白）這是政學要你講的？

瑪格麗：（支唔）他……我也這麼想，姑且看，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是個又窮又上的工廠妹……那像現在這樣

！

林行：當初你要像現在這樣，我跟媽媽也不會認識呀！

瑪格麗：給苦吃的比我多，道理我講不聽你，可是你不覺得辛苦？白天做文員，晚上還要上工廠……

林行：好啦！不要說啦！我想辦法弄六萬塊錢就是了！

瑪格麗放路時，樓梯上傳來政學的拐杖聲，同時電梯由下而上，經過十三樓，停向十四樓了，政學站在樓梯

口。

政學：（眼睛向上空望，和瑪格麗交換目光）剛才的日本客人給記得吧？

瑪格麗：色鬼！

政學：是個好客人呀！（轉林行一眼）只要跟他同心，花上五、六萬很平常的！

瑪格麗也明白這話大部份是說給林行聽的。望着林行，林行却故意的不看他們，這時電梯由十四樓下來，門開

，順都站在裡面，一見林行和瑪格麗，立刻笑着挑起眼睛。

順都：（伸手指瑪格麗進入電梯）我送給上車，替好買錢——今天晚上給的錢我全包了！（跟着林行，手攬着

瑪格麗）

林行已經在瑪格麗之後進入電梯，順都話未講完她又從電梯內出來，政學、順都一怔。

瑪格麗：（用手阻住電梯門，向外叫）林行！

林行不理，由樓梯走下樓去，瑪格麗鬆手，電梯關門，尚未開鑿的過程中，可以看到順都轉向瑪格麗，要說她的

嘴，兩人的嘴份愈來愈近的時候，電梯門關了，降下去。同時，功夫茂由樓梯上走出來。

破 雄：（正望着排行的去向冷笑，回頭）怎麼，也學我，跑樓梯做運動？（向日座走去）

功夫茂：討厭看日本人的神氣！（跟着走）

破 雄：步態回大陸排星——你監視她？

功夫茂：我只到雅湖……

破 雄：不妨回你的老地盤，看看你那些手足！很久沒去了吧？（停在B座門口）

功夫茂：大半年了，深到九龍來沒回去過！（按B座門鈴）

破 雄：可別玩兒太久了，跟珍妮一起回來！

功夫茂：好的！

破 雄點頭，轉身由樓梯走下去。同時，珍妮打開木門，見是功夫茂，開眼問，雙望破雄背影。

珍 妮：（向功夫茂）雄哥答應我去掃墓了？

功夫茂點頭。

珍 妮：謝謝你！

功夫茂：謝我？

珍 妮：不是你開口講，他不會答應的！（讓功夫茂進門）

功夫茂：（點頭，示意珍妮）馬上走，趕最後一班車。

珍 妮：（走出日座）我去帶剛仔。

功夫茂：我去，替準備走吧！

珍妮點頭，奔回B座，功夫茂走向A座，按門鈴。

A座區陳招和梁甘聽到了門鈴聲。

梁 甘：老板回來了！（走向大門）

區陳招：哎呀！晚飯還沒好！（跑向廚房道路）

梁甘開門，見是功夫茂，一怔，區陳招停在道路口了。

梁 甘：（點頭）茂哥！

功夫茂：（向梁甘點頭）區太，剛仔呢？

區陳招：在睡覺！

功夫茂：珍妮要帶他去掃墓！

區陳招：我去抱他！（走進房間去）

B座，珍妮出來，手中拿着小孩行李，開門，走向A座，同時房中傳出剛仔半睡的聲音。

剛 仔：（聲）我不要！不要……

區陳招把着不停抖動的剛仔出來，手上拿着一件外套。

剛仔：（清醒，向功夫茂伸手）茂叔叔！

功夫茂接過剛仔，珍妮進入A座。

區陳招：（向珍妮）要去幾天哪？

珍妮：三天！

區陳招：才睡醒，換件衣服！（把外套披向剛仔身上）

珍妮：（向剛仔）謝謝區媽媽！（向區太）回來見！

區陳招：再見！

功夫茂、珍妮、剛仔走出A座，正好電梯上來，同時區陳招走向廚房，梁甘要開門看到電梯上走出區正發來。

梁甘：（向區陳招）老板回來了！

珍妮等人進入電梯，同時也向區正發點頭招呼。

珍妮：區老板……

區正發含笑點頭，走向A座，珍妮等人乘電梯下。

區正發臂中夾着一隻硬紙盒，走進A座大門。

梁甘：（恭敬地）老板！（接過紙盒捧著，回身關門）

區陳招：回來了？

區正發：（苦笑）唔！

區陳招：飯馬上行！（轉身向廚房走去）

區正發：低不忙——我先告訴特好消息！

梁甘也湊過來聽，順手把紙盒放在沙發上。區陳招走回來，區正發坐向沙發，正是放紙盒的地方，梁甘連忙忙起來捧著。

區正發：（回頭，向梁甘）你還在捧著？

梁甘：不捧着就坐壞了！

區正發：打開！

梁甘開紙盒，原來是一隻帶風扇的小暖爐。

梁甘：炫耀！（把着線插進插座上，通了電流）

區陳招：這種老土的東西哪還有人用啊？冬天用不夠暖，還費電……

區正發：這是發財的道具！

區陳招：怎麼回事？

區正發：就是蔡甘介紹的，他的表叔，大陸派出來，採購冷板機的，一問之下，才知道就是這種帶風扇的破蓋！

區陳招：怎麼又叫冷板機？

蔡甘：（開板蓋開扇）不開板蓋，光開風扇，就是冷！（開板蓋）打開板蓋就是冷板機了！

區正發：這位表叔——快向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要採購的數量很多，報價三十萬美金一台，十年前做，我們的

成本大概十五萬！

區陳招：一台賺十五萬！

區正發：現在成本高一萬兒，大概二十萬差不多！

區陳招：賺十萬？

區正發：要是一萬台呢？

區陳招：啊！十萬美金——七十多萬！

區正發：可能不只一萬台！多一萬台多賺十萬！要是兩萬台……

區陳招：一百多萬港幣啦！

區正發：所以，太太，還是香港好吧！吃、住、舒服，有找上門的生意，好賺錢！

區陳招：嚶！女兒來信了！（拿起茶几上的信來）擔心一九九七問題，要我們趕快到加拿大去住！

區正發：去做什麼？一去住，就變成三等公民了！

區陳招：加拿大公民還分等的？

區正發：我們去了加拿大，無事可做。等吃、等睡、等死，不是三等嘛！

區陳招：兒子要我們去美國，女兒要我們去加拿大……

區正發：香港一天不變，我們一天不去。很多有錢的香港人，到歐美去一趟又回來了！你看報上，他們經常發表

關於一九九七的談話，什麼民主相與，自由相共……

蔡甘：這執人不是香港人了！

區陳招：你又知道？

蔡甘：聽人說的嘛！這些人都有好幾本護照，香港一有問題，他們跑的比誰都快！是穿華人衣服的人！

區正發：嚶！是華裔港人，入了外國籍的香港人！我今天就找一位華裔港人去借錢！砸了釘子！

區陳招：我們要賺錢了，還借錢？

區正發：賺錢也要投下資本的！

區陳招：要投下多少資本？

區正發：最少要二、三十萬美金過料……

區陳招：找人合作……

區正發：最好！找誰呢？

區陳招：林伯！

區正發：林伯？（起身，指工人房）看見的林伯嗎？

區陳招：不錯，他現在真有錢了！

區正發：中了六合彩多寶號？

區陳招：他有個台灣弟弟是有錢佬！

同時，林太郎由電梯上來，走向A座，開始敲開門。

區正發：真的？

區陳招點頭。

區正發：我們正好跟他說說！

林太郎進來，尚未開門，區正發向前拉住他的手。

區正發：恭喜林伯！

林太郎：（開心，忘了關大門，笑著）骨肉重連嘛！

區正發：聽說令弟是個大富翁啊！

林太郎：富翁？還當選過台灣工商界的十大傑出青年呢！命比我好，除了十歲以前苦一點兒，一直過的舒日子！

區陳招：（也站起來）是台灣好嘛！

林太郎：對！聽令弟說，台灣一般人平均都很富裕，是實行三民主義民主主義的結果！

區正發：（拉對方向沙發走）林伯，我有著發財的生意想跟你說說！（指冷城機）

林太郎詫異的跟著區正發，區甘正在擺弄著冷城機。

區正發：（向區甘）走開！

區陳招：區甘，我們來談談你的新房！

她引區甘到餐枱前坐下，區正發和林太郎坐沙發上，倆人沒話聲音甚低，區正發時時拿起冷城機來指示给对方看。

區陳招：你跟尤新雖然在大陸入過洞房了，可究竟是新婚夫妻，最好能租我們樓下的房子！

區甘：十二樓日座？他說只會不租哇！

區陳招：那是從前，看過房子的人都嫌太雜，A座又是一風樓，再加上一九九七快到了——半年多都賣不掉……

回頭我替你託林伯問問業主，好像是押金貴點兒——要兩萬元！

區甘：兩萬？我只剩兩萬多了！

區陳招：兩萬多——你不是說二十年積蓄了十多萬嗎？

梁 甘：為她給走後門嘛！兩次去大陸，光這禮就去了十萬！「三特六警」買了兩套，就剩下兩萬多啦！

區陳招：還剩兩萬多也夠付押金了！

梁 甘：月租呢？

區陳招：傻瓜！你也可以分租給別人哪！

梁 甘：哎！也對！

區陳招：回頭我替你跟林伯講！（起身）

梁 甘：好的！（起身）

區正發和林太郎也同時站起來，握手。

區正發：預祝我們合作成功！

林太郎：跟區老板合作我不夠資格，替你効力，賺了錢，分我點個金就好了。

區陳招：（向乃夫）這好了？

區正發：這好了！

林太郎：（向區正發）不過，不知道舍弟肯不肯幫我這個忙，試試看吧！

梁 甘：（同時向區陳招）哎！我要經過愛人同意才行！

區正發：當然，不過，對舍弟別說是跟大陸交易，我們可以告訴他是銷到烏泰山區跟非洲、中東去。

區陳招：（先怔了一下）你愛人來了，帶她下樓去看，包她滿意！

梁 甘：不行，不行！愛人來了我要逗酒，十萬要一萬塊，還剩一萬，怎麼夠付押金？

區正發：梁甘，酒好辦！我們的冷飯機只要一萬台以上的生意，多一千台，我替你出一萬酒房錢！

梁 甘：多一萬合呢！

區正發：酒房錢全歸我！你在麻裡也是老人了，難得辦喜事嘛！

梁 甘：太好了！請的全是麻裡的阿媽們……

區正發：（看錶指着到處堆的剛付的玩具）現在把房子收拾一下吧，表叔馬上到了。

大家幫忙收拾着。

林太郎：（幫着收拾）香港人真有一套，對大陸來香港幹部還稱「表叔」！

區正發：噫！這位跟我們沒冷飯機生意的——胡經理倒真是梁甘的表叔呢！

梁 甘：（一面搬玩具進房間）聽我愛人說過，從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人員，不能公開，就都叫表叔！

林太郎：對！表叔不受年齡限制，三十歲的人，叫他表叔沒問題，叫表哥，年齡就不對了！

在林太郎開口的同時，電梯上下來表叔，因為大門未開，表叔悄悄的是進來，由A座未關好的大門縫隙處探望。

梁甘正在門內掀起剛付的兩張紙，頭手揮出，還好只是打在門上，「拍」的一聲，眾人一驚。

梁甘：（同時）做什麼？

表叔：（已推開門，大吃一驚）哎呀！

梁甘：啊！表叔！

區正發：（同時連忙向前）糊塗哩！

表叔：區廳長！

區正發：請進！請進！（瞪梁甘一眼）請坐！

梁甘靜靜地站在一旁的林太郎背後，表叔走至沙發前。

表叔：（並不坐，官派十足的）梁甘，我對正發工風印象不好！

區正發：（回頭看看妻子）是！

梁甘：是！

表叔：冷核機每月生產數量多少？

區正發：一千台！

表叔：多少？

梁甘：（大聲）一千台！

表叔：你知道我要採購多少？

區正發：（試探的）一萬台？

表叔：不止。

區正發：（回頭望望妻子）一萬二千——

表叔不開口了，搖頭，區正發回頭望妻子，區正發回頭看林太郎，林太郎回頭看梁甘，都瞪大了眼睛。

區正發：（鼓起勇氣）一萬五千台！

表叔搖頭，林太郎向前。

林太郎：一萬八千台！

表叔搖頭，梁甘上前。

梁甘：（大聲）兩萬台！

表叔再搖頭，眾人呆了。

梁甘：（回頭向林太郎低聲）我欲開來說，奉大炮也不必板板臉！（回頭，高聲）三——萬——台！

表叔：（取出文件）這是批文影本，你們自己看。

梁甘：（邊遞來看，笑了）噢！（笑着把影本舉向身後）

林太郎：

區正發：（同時伸頭看，異口同聲）啊！三十萬台！

區陳招：

幕 急 落。

第二幕

時：第一幕數日後的下午

景：香城大廈十三樓，同第一幕。

人：區陳招、林太郎、林季堂、梁甘、區正發、袁叔、馮修麗、林行、跛雄、順鄰阿次、功夫茂、珍妮、尤新

幕啓：

走廊上靜悄悄的，無數的單人牀的大部份靠在樓梯轉角處擺着，區陳招由A座的工人房又搬出單人牀的小部份堆在樓梯轉角，她再快步回A座，開門，走進工人房。

工人房已經變了樣子，原有的茶几躺在門口，單人牀已經不見，代替的是一個帶鏡子的小梳妝台，和一張狹小的單人牀。區陳招把紅紙剪成的雙喜字貼在牆上，然後把躺在門外的茶几拿起來，開大門走出去，放在堆單人牀的角落裏——這時，電話鈴響了，她急忙奔回去接聽。

同時，電梯的指示燈光移動着，表示電梯由底層上升。已經到達十三層，林太郎走出，見到堆在角落裏的單人牀，搖頭。電梯門自動關上，下降。

區陳招：（講電話）喂……喂……正發……

林太郎手中提著百貨公司的塑膠袋，走向A座大門。

區陳招：林伯呀？還沒有回來……

林太郎進入A座。

區陳招：（看到林太郎進來，連忙）喂！回來了！回來了！等一等！林伯，電話，正發找你！

林太郎：（接電話）區老板！喂……原則沒丟了？哈……你說的那幾樣禮物都買齊了……金弟已經約好了，我會

請求他支持我……好！回來見！（切斷電話，把塑膠袋放在茶几上，陸續由袋內取出精緻的彩色小紙包來）——勞力士金錶，金剛表打大機，派克金筆一對！

區陳招：做什麼？

林太郎：區老板要我買回來的。

區陳招：怎麼好勞動林伯，梁甘呢？

林太郎：請假，一大早就去睡湖了。

區陳招：去睡湖？喂！大陸新報到港——也不該麻煩林伯……

林太郎：我倒要麻煩區太，樓房轉角兒堆的東西要收起來，按規定，那地方不能放置雜物，影響安全！

區陳招：呵？還要搬進來？

林太郎：最好這樣！

當林太郎切斷電話的同時，電梯又由底層升至，林手堂由電梯走出，走到A座門口時，正和出來搬東西的區陳

招相遇——同時，電梯自動降下。

區陳招：（吞我的）林先生來了！

林手堂：（點頭招呼）區太。

區陳招：林伯在，請進！

林手堂：林伯已起身相迎，區陳招也跟進來。

區陳招：請坐，請坐！我來泡茶！

林手堂：區太不必麻煩了！

區陳招：不麻煩，不麻煩！（匆匆奔進廚房去）

林太郎：坐吧！

林手堂：（坐）飯店的賬我結過了，房間錢付到月底，大哥儘管住就是了！

林太郎：嘿！住大酒店的看史健——夠資格上報做新聞了！

區陳招：捧茶出來，林手堂起身致謝。

林手堂：謝謝！

區陳招：別客氣，請坐！

林手堂：別客氣，請坐！

林太郎：關於區老板託我們替他買冷飯機的事……

區陳招：聞言止步注意。

林手堂：這件事——（看區陳招一眼）大哥，我們出去談……

林太郎：喂——此地說不要緊，區太又不是外人。

區陳招：識趣的出門，走向堆雜物的樓梯轉角處。

林太郎：是不是裝錢有問題？

林手堂：錢不是問題，問題是冷飯機這種生意讓人懷疑！

林太郎：懷疑什麼？

林李堂：我擔心這筆生意是個騙局！

區陳招已經撤回茶几，正要進門，聞言一怔，止步。

林太郎：你不能懷疑區老板——我一到香港就認識他，我說他對可靠！

林李堂：如果區老板也是受騙呢？

林太郎：你怎麼會這樣想？

林李堂：因為這種東西，我的工廠也生產過，現在名字好聽——冷飯機！其實十五年前就已經淘汰了！這種落後

的東西居然有人要買三十萬台！（搖頭）不可思議！

林太郎：就是落後的地方要嘛！區老板說的是什麼泰山區、非洲、中東——我不管他賣給誰，只是接受委託，在規

定的期限之內，替他採購，或賺筆佣金。

林李堂：收購這麼多落後的東西，真不容易！

林太郎：區老板計算過，每台成本大概二十塊美金左右，他可以出二十四塊收購，賺錢生意會沒人做？

林李堂：不一定！做生意的原則，不只是滿足消費者，更要提高品質，引導消費者的要求提高。機器時時改善換

新，產品才能進步，才能贏得市場上的競爭！開例半註定失敗的！

林太郎：你是行家，有你的原則！區老板不同，尤其是這幾年，香港人都想盡辦法賺錢來現，做離開香港的老本

兒——我也想趁這機會賺筆佣金！

林李堂在考慮，區陳招退來，把茶几放在工人房門口，邊內整理看新給用的家具。

林太郎：區老板說，我接受他的委託，你幫我在台灣訂貨，如果需要墊少數的定金——利息照付！

林李堂：墊錢不成問題，林家的錢，大哥也有份的！可是這筆生意……如果我是區老板，我絕不做，請神員担太

重！

這時，電梯上來，梁甘穿着新西裝，手提百貨公司大塑膠袋走出電梯，向A座走去。

林太郎：三弟，區老板人不錯，我此地的工作是他介紹的，區太對我也很好，做大哥的才請你幫這次忙！

林李堂再度考慮，區陳招又向外走去，在大門內和進來的梁甘相遇。

區陳招：回來，接到允新了？

梁甘：接到了……

區陳招：（着急的）怎麼不送來？大陸新娘害羞了？（很快的跑過梁甘向外望）人呢？

梁甘：要頭髮去啦！

區陳招：啊！剛到香港就去剪頭髮？

梁甘：她說香港剪髮的時候，在大陸忍着沒剪——（舉塑膠袋）還買了新衣服！

林氏兄弟陷入沉默，大家喝着茶，考慮如何設法問題。區陳招檢視梁甘的膠袋，有所發現。

區陳招：噢？（取出兩套衣服，拿起其中一套，顯然是舊的）新買的「舊」衣服？

梁甘：在時裝店試穿，新衣服她穿在身上了，這是換下來的！

區陳招：噢？（看袋內，拿出一雙高跟鞋）噢！還有高跟鞋！

電話鈴響，區陳招急放下手中東西跑過去接電話，梁甘則細心的收拾着衣服、高跟鞋。

區陳招：（講電話）喂！正發……你妻番客人回家未該生意？嚟……要不要預備晚飯？好……知道了！（切電話）

林太即：（高興的）正發就生意差不多成功了，馬上回家來講條件！

林太即：（看林李堂的反廳）

區陳招：梁甘，幫我拿酒——廚房的天花板上，把幾瓶陳年的「拿破崙」找出來！

區陳招：梁甘，幫我拿酒——廚房的天花板上，把幾瓶陳年的「拿破崙」找出來！

林李堂：（難於決定）唔！大哥此地還有沒有事？

林太即：沒有了。

林李堂：我們還是回飯居去。

林太即：好吧！

林李堂：（起身）區太在忙，不必招呼啦吧？

林太即：不必了！（起身向外走去）

林李堂跟着大哥一起走出大門。區陳招和梁甘由廚房出來，分別拿着酒杯，及大肚裝酒瓶的拿破崙白蘭地酒。

區陳招：（望望大門）啊？走啦！（向梁甘）擺在餐桌上吧！他們沒事懂方便！

兩人把酒杯等放在餐桌上。

區陳招：幫我把手杯收回去洗一洗！

梁甘收着具搬進廚房，區陳招把林太即代買回的東西，拆開紙包，排列在茶几底下。再打量一下客廳，經過去

把工人房門口的茶几收了進去。

林家兄弟先已經在等電梯。這時電梯上來，瑪格麗和林仔從電梯內走出來，向林太即招呼着。

瑪格麗：林伯！

林太即：（同時）林伯！

林太即：（點頭）唔！

林家兄弟乘電梯下樓，瑪格麗走向B座大門。

林仔：（止步）告訴你，我不會過去的！

瑪格麗：（也站定）你自己說要跟誰哥當面講的嘍！

林仔：（指A座）到你這邊！

瑪格麗：（無奈）好吧！你等我！

她交鑰匙給林仔，到B座去按門鈴。林仔去開A座大門，同時，梁甘由廚房出來。

梁甘：茶杯洗好了！

區陳招：好——招待表叔沒事情，我想還元升向樣細過的小吃……

梁甘：應該的——沒我的事了把？

區陳招：沒有啦，你不等表叔？

梁甘：我去接元新，頭髮大概燙好了！

區陳招：去吧！（向廚房走）

梁甘開大門林仔進來，梁甘來不及招呼，急急走了。

林仔：……

區陳招：（已在廚房門口）喂！林仔，瑪格麗出去啦！

林仔：跟我一起回來的，就在外邊！

區陳招：噢！（進入廚房去了）

林仔站在瑪格麗房門前等待。同時，梁甘進入電梯，下。這時，B座木門開了，波羅和囉囉都出現候間內。

瑪格麗：雄哥，林仔回來了！

波羅：（迫不及待）人呢？

波羅：（同時白囉囉一眼）在A座等雄哥……

波羅：唔？她不肯來這裏？

囉囉：（向波羅）我們到A座找她……

波羅：（向囉囉）你還是暫時忍耐吧！若是我就不管了！

波羅：不着急，不着急！

波羅：（向瑪格麗）她把錢算清了？

瑪格麗：當然不夠，所以要跟雄哥商量商量！

波羅：（笑笑）那就好辦！（向囉囉）聽好消息吧——你月底回日本以前，把你成功！（向A座走去）

囉囉：（看瑪格麗一眼）月底？好吧！瑪格麗，回頭我住在你那裏！

瑪格麗：唔！房東不許的！

囉囉：那你到B座來！

瑪格麗：唔——（以詢問的目光看跛雄）

跛雄推開A座的大門，向瑪格麗點頭，進入A座。

瑪格麗：（給個球）再說吧！

個個都要她的臉，她連夜拉緊B座俄開把對方強開，跑回A座。個個沾沾自喜的關上木門，同時，林行在A座

迎上方進入的跛雄。

跛雄：唔。到對面去坐不好嗎？喝杯咖啡……

林行：謝謝了！我還要上夜班！

跛雄：有個朋友想認識你呢！

林行：真抱歉了！我每天要打兩份工，根本沒有社交的時間。

跛雄：唔！等你有空再講——那筆錢？

跛雄：前幾天才知道錢是跛雄拿出來的，一直沒有跟跛雄道謝，真是失禮！

跛雄：沒有關係，是我開照瑪格麗不要講的！

瑪格麗：跛雄說你是位才女，為母親治病，願意幫你……

跛雄：要不是最近子煩太緊，我還會讓瑪格麗開口。

林行：可是，瑪格麗今天跟我一起，跑了兩個地方，才找到了一萬五……

跛雄：（敷衍）唔——還是四萬五呢！

林行：我會儘快想辦法……

跛雄：我實在急於求現……

林行：請跛雄再寬限幾天！

跛雄：唔？唔！今天十六，就二十五就吧！

林行：（吃驚）啊？二十五就？

瑪格麗：（向林行）就是這個月……

跛雄：（怒目）這還用說！

瑪格麗：二十五，還有九天……

跛雄：九天時間夠長了！

林行：恐怕……湊不齊……

跛雄：還是到對面去坐，商量一下！

瑪格麗：（向林行）過去慢慢商量……

跛雄：（向外走）走吧！

林仔：（欲行又止，決心的）不！這樣好極！我盡力謀，也許到時候謀不齊，至少我會這一部份！
破壁：好吧！到時候再說吧！（冷冷的走出A座去了）

瑪格麗目送破壁走出，回頭望着咬緊嘴唇的林仔。

瑪格麗：其實你只要聽破壁的話，讓他替你介紹個朋友也好，去夜總會也好，欠債根本不用還，也不必辛苦的打兩份工了！

林仔：我不去夜總會，不進B座大門，就表示我絕不妥協！

瑪格麗：這又何必？為什麼要這樣呢？

林仔：人各有志！不說了，我要換衣服上工去了！

林仔走出A座，瑪格麗目送着她。

瑪格麗：真想不到——有錢不賺？（突然悟到自己的事件，快步向大門走去）

這時，破壁才打開B座大門，林仔由樓梯向樓上走去，嘴都黏在B座門內目送着她，直到看不見的時候，要送出來看，被破壁推了回去，正要關門，瑪格麗趕到走廊上。

瑪格麗：破壁，先別關門！

破壁把門敞開，先行進入。同時，電梯上來，走出表叔和區正發來，電梯又自動降下。

區正發：（向表叔）請！

表叔走向A座，看到了走廊上的瑪格麗，兩眼發直。

瑪格麗有所感覺，故意賣弄的扭着腰肢，放慢了脚步。

表叔扭頭注視，止步在A座門前，並未注意區正發已經把大門打開。

瑪格麗到達B座門內，回頭面對表叔，給他一個飛吻。

表叔意外，忙不迭的轉回頭去，進了A座的大門。

區正發見瑪格麗揮手示意，望望進入A座的表叔，關門。瑪格麗也進入B座關門了。

A座內，區陳招捧着餛飩小吃出來招呼。

區陳招：胡經理請坐！

區正發：請坐，請坐！

表叔和區正發坐在餐枱旁，區陳招倒酒，區正發敬菸，表叔會意的抽菸，區正發舉杯，表叔陶醉的飲酒。

表叔：（呷出一口酒氣，深吸一口香菸）嚶——酒醇，菸香！好！

區正發：請再喝一杯！

區陳招：（倒酒）隨便用一點兒小吃！

表叔：嚶！（吃著）中午有家工廠請吃飯，也是吃的這種「華威頓」白蘭地！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呵！華威頓白蘭地？

表叔：是呀！這種大肚子酒瓶我喝過很多——華威頓……（想起泉）不對！華威頓是美國人，白蘭地是法國買！（用力抽菸）是，是拿破崙！

區正發：（打圓場）華威頓牌子的酒也是有的！（舉杯）

表叔：一定沒有拿破崙好！（飲酒）好酒！好！好！（想吐香菸）今天中午吃飯，那位戚長妻送我一隻金錶，

打大機！（不屑的搖著頭）

區正發向妻子示意，她連忙把掛列在茶几下的金大機拿過來，區正發要接時。

表叔：我絕對不要！

區正發縮手。

表叔：他又請我笑納一對派克金筆。

區正發示意，區陳招忙拿過金筆來，區正發要接時。

表叔：我堅決不肯！

區正發縮手。

表叔：又懇求我笑納勞力士金錶。

區正發、區陳招連忙拿金錶過來。

表叔：我簡直生氣了！！

區正發苦了，區陳招也拿著三件禮物僵在原地。

表叔：可是他們一再勉強，我為了對港濟同胞表示「照顧」！只好全笑納了！（拉衣袖，露出左右手各戴一隻金錶）

區氏夫婦大喜，區陳招捧著三件禮物向前，站在丈夫身旁。

區正發：（拿起金錶）我們也懇請明經理表示「照顧」，預備了一隻勞力士金錶……（舉錶向前）

表叔伸手要接，區正發又縮回手去。

區陳招：看你兩隻手都有錶戴，真是為難……

表叔表情難看了，他轉手中香菸。

區正發：可是又想到明經理也許要帶回去送人，所以還是請你笑納！（奉上手錶）

表叔：我只好笑納了！（接過金錶，納入衣袋，目光卻注視著區陳招手中的另外兩件禮物）你說帶回去送人，

一點兒也不錯！算一算，帶回去的禮物再多，也不夠送的！

區陳招：這兒還有金大機，派克金筆……（放在餐桌旁）

表叔：（眼睛發亮）哈！金大機，金筆！

區陳招：請胡經理笑納，帶回去送人吧！

表叔：對！對！不是我收禮物，帶回去送人！（把大機、金筆拿起，納入衣袋）笑納了！

區陳招斟酒，表叔再點燃一枝香菸——用才「笑納」的大機。

區正發：請！（舉杯）

表叔飲酒，抽菸。

區正發：關於冷統機的生意……

表叔：（官腔）你正發工廠的設備太差！

區氏夫婦愁心的互視一眼。

表叔：生產數量根本不能達到我們採購的標準！

表叔：（又點燃一枝香菸）不過，你不一定完全靠自己工廠生產，可以跟別人收購……

區氏夫婦大喜。

表叔：反倒能夠按期交貨！

區正發：（高興已極）對！對！（向妻子）快倒酒！

區陳招斟酒，表叔取出一份文件，交區正發。

表叔：這是單據的樣本，你看。

區正發：（接過文件）是！請喝酒。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單據？

區正發：舊單的大陸就講單據。倒酒！（看文件）

區陳招斟酒，表叔飲酒，吸菸、吃東西。

同時，B座大門開了，跛雄及瑪格麗送嘴都出來，走向電梯，順鄰向跛雄叮嚀。

嘴都：這個林仔你一定要替我拉成！我送帶她回日本！

瑪格麗：那，我呢？

嘴都：你是我的香港太太！

瑪格麗：哼！

嘴都：雄哥，怎麼樣？幫我林仔拉成……

跛雄：放心，我負責成功——敢跟信誓約！

同時，A座內區正發交還文件給表叔。

表叔：我們可以儘快簽約——如果你對內容沒有異議……

區正發：太好了！我再仔細看看，計算，計算。

表叔：好的！（遞文件過去）

區正發：（接過文件）請喝酒！（向妻子）斟酒！

表叔飲酒，區陳招呼酒，區正發看文件，計算者。

政輝等三人等待的電梯來到。

瑪格麗：你到底幾點鐘能去夜總會？

明都：一定去找你就是了！

電梯門開，功夫茂走出來，明都逃電梯。

瑪格麗：（向明都）說呀！到底幾點鐘……

明都：你送我下樓吧！（趁她不防，一把扯退電梯）

瑪格麗：（驚叫）哎……哎！（掙扎，電梯門已自動關閉）

功夫茂跟着政輝走上樓的樓梯口。

政輝：（回頭，站定）珍妮是怎麼回事？

功夫茂：那天我只到羅湖，她自己逃深圳的！

政輝：（有怨意）請兩天假，已經第五天了！（上樓）

功夫茂走回日座，關門，同時，A座內區正發交還文件。

區正發：謝謝！（舉杯）胡經理，為了慶祝我們生意順利開始；晚上到華輝夜總會玩飯，我訂位子……

表叔：（正含著一口酒，急吞下去，並跑去香菸）不行！上級規定，接受吃飯的邀請，到處可以，只有夜總會

禁止去！

區陳招：不去夜總會——酒樓吃飯太枯燥了！

區正發：（掃妻子一眼）這樣吧，胡經理，我們晚上去九龍大酒樓，叫夜總會的小姐來陪客……

表叔：不必吧？（又點燃一支香菸）

區正發：我們就找剛才碰到的小姐——瑪格麗，怎麼樣？

表叔：她叫瑪格麗？哈！把「格」字去掉，瑪麗——容易記！跟「馬列」差不多！

區正發：找她來陪胡經理！

區陳招：對！

表叔：（板起面孔）你們不能勉強我！

區正發：我們不是勉強，是懇求……

表叔：（再燃香菸）不可以！

區陳招：（把心弄僵了，低聲）正發，別……

區正發：（向妻子）非勉強他不可！

表叔：（生氣的站起來）你說什麼（高聲的）

區氏夫婦一呆。

表叔：（溫和的放低聲音）幾點鐘？

區正發：（糊塗了）啊？

區陳招：（低聲向老公）是幾點鐘吃晚飯！

區正發：（明白）噢！（向表叔）八點半怎麼樣？

表叔：（坐）香港人吃飯太晚，我們太陽下山就吃飯！

區正發：耶——七點？

表叔：我喜歡六點半！

區正發：六點半！好！（舉杯）

表叔也舉杯同飲，兩人互祝而笑，區陳招斟酒，表叔又點燃香菸。

區正發：（收斂笑容）胡經理，剛才看協議書內容，冷櫃機每台報價三十塊美金，我們合作，我可以減少收一塊

錢……

表叔：（冷冷的）每台減少一塊錢？

區正發：三十萬台，就省下三十萬美金——

區陳招：（低聲向丈夫）三十萬美金——這麼多！！

區正發向妻子搖頭，同時表叔已拆出日記本來看看。

表叔：（頭也不抬）有一家工廠報價二十八塊！

區正發和妻子瞠目。

表叔：三十塊是最高限度！

區正發：（忌憚）我也報價二十八塊！（看妻子一眼）

區陳招心痛的扭過頭去。

表叔：（收起日記本）同樣是二十八塊？

區正發：（咬牙）二十八塊！

表叔：同樣價錢就不知道哪家公司做得成了！（吸菸）

區正發和妻子交換目光。

區正發：（痛下決心）這樣吧！我只收二十七塊！！

表叔：（噴出一口煙來）又少收一塊？

區正發：（狠狠地）我報價二十七塊！

區陳招燈丈夫一舉，表叔再燃香菸。

區正發：（苦笑着）減到二十七塊美金，胡經理真是替貴單位省了錢，為人民爭取到了利益……

表叔：（冷淡的）單位省錢，人民利益，跟我有什麼關係？

區正發：可是，減到二十七塊，我已經無利可圖了！

表叔：你報價減到二十塊——我還是無利可圖！

區正發一呆。

區陳招：（靈機一動向丈夫低聲）報價還是二十八塊——實際上只收二十七，多的一塊美金……

區正發：（明白了）對！我們向貴單位收二十八塊，多的這一塊美金再私下送給胡經理，我可以負責兌換成人民

幣……

表叔：（嚴肅的）不可以！

區正發一怔。

區陳招：一台一塊美金，三十萬台就是三十萬美金了！

區正發：三十萬美金兌換成人民幣，這筆數字……

表叔：（勃然大怒）絕對不可以！！

區陳招：（欲探的）胡經理，我可以把人民幣……

表叔：不要人民幣！

區正發：啊？

表叔：美金就好！

區陳招：美金就好！

區正發：三十萬美金交給誰呢？

表叔：到時候我會隨隨傳！

區陳招：（對胡）我們一定讓胡經理滿意！

表叔：報價二十八塊，兩家相同！那一家能夠早簽，就要看那一家表現令人滿意了。

區陳招：（對胡）我們一定讓胡經理滿意！

表叔：報價二十八塊，兩家相同！那一家能夠早簽，就要看那一家表現令人滿意了。

區陳招：（對胡）我們一定讓胡經理滿意！

表叔：「唔！（掏出口袋的金錶戴在手上——左手戴着兩隻錶了，看着錶）今天星期五、六、日，我星期一乘回深圳。」

區正發：留在香港的這幾天，我來安排行了！

表叔：好，好！原則這樣決定，吃晚飯見面再談！

區正發：（另有含意）恐怕一次說不出結果！

表叔：（一怔，試探）一次說不出結果——

區正發：胡經理下星期一才回深圳，我們今天不算，明天、後天，連增三天來談，順便吃晚飯，六點半！

表叔：（起身）好吧！再見！

區正發：（起身）送胡經理上「的士」！請！

區正發向外讓表叔，退出大門，區陳招跟在後面。正好電梯由下升至，門開時，瑪格麗出現。表叔進入電梯。

表叔：不，不……（惶恐的轉身，背對電梯門，面壁而立）

區正發：（醒目的向瑪格麗）我太太要找你！

瑪格麗點頭，望A座，區陳招正站在門口向她點頭，她走向A座，區正發鬆手，電梯關門，降下。

區陳招：瑪格麗回到A座。

瑪格麗：區太太找我……

區陳招：我老公要請你吃飯！

瑪格麗：請我？（眼睛一轉）唔！要我陪那個表叔！

區陳招：你怎麼知道？

瑪格麗：這就是我們的本事了——哪一天？

區陳招：今天、明天、後天，三天……

瑪格麗：我不一定三天都有空哪！

區陳招：他吃飯很早——六點半！

瑪格麗：（失笑）六點半！沒問題！（看錶）那，我該準備化妝了！（走向房間）

同時電梯已經由下而上，林太郎和提着小旅行箱的林幸堂出來，向A座走去。電梯立即降下。

區陳招：（迎着瑪格麗）我們講定了啊！

瑪格麗：（已經進入房間）OK！（關房門）

區陳招收拾餐枱上的酒杯等，林太郎兄弟進入。

區陳招：（迎上）林先生，請坐！（關切的向林太郎）怎麼樣？

林太郎：手足之情，舍弟若應幫我的忙，現在請你把區老板的委託書拿來，剛才在樓下他告訴我，已經辦好了！

在房間裏！

區陳招：有，有！我去拿！（走進房間去）

林氏兄弟坐沙發上。同時，電梯又由下而至，區正發出電梯，高興的走向A座。

區陳招由房間拿出委託書來交給林太郎，他轉交林半堂看，區正發開門進來，她迎向老公）

區陳招：林伯大概成功了，他弟弟在看委託書呢！

林半堂：（同時在委託書上改寫兩個字）好啦，大哥再看！

林太郎：你看過了還會有問題？區老板！

林太郎交委託書給區正發，他接過來看。

區正發：哦！這件事完全授權給林伯……

林半堂：是的，這筆生意我是幫家兄的忙，我毫無條件！

區正發：是，是。

林半堂：區老板只要跟買家簽妥合同，收到定金，讓家兄給我一個電話，我馬上代區老板訂貨！

區正發：耶——定金……

林半堂：看家兄的意思，需要的話我可以先墊。

區正發：謝謝林先生幫忙！

林半堂：不客氣！（看錶，起身）大哥！我也該去機場了！（提起小旅行箱）

區氏夫婦和林太郎一同起身。

林太郎：（感激的）三弟，這件事我也不說什麼了！

林半堂：大哥！（伸手）什麼都不必說！

林太郎：（握手）三弟！

林半堂：希望大哥有了大成的消息，儘快回台灣去！

林太郎：一定——我看，今天還是請假，送你上飛機……

林半堂：不用了！我們隨時通電話吧！區老板，區太太，再見！

區陳招：再見！

區正發：送上電梯！

林太郎兄弟和區正發走出，開門向電梯走去，區陳招收拾菸缸，酒杯等送廚房，同時電梯由下而至，珍妃蓬頭

披面，氣急敗壞的由電梯出來，和林氏兄弟等交叉而過，直奔A座門前，按門鈴。林氏兄弟則進入電梯。

林半堂：（向區正發）再見！大哥也……

林太郎：送你下樓！

區正發：（同時）順風順風！

林才堂：謝謝！

電梯門關閉，下降，區正發走回A座，同時區陳招由廚房出來開門，見是珍妮，一怔。

珍妮：（焦急的）區太，剛仔沒人送回來？

區陳招：剛仔？送回來？怎麼回事？

珍妮：剛仔不見了！

區陳招：什麼？

珍妮：我到處找，在深圳貼了好多人啓事——找到的有重賞！有沒有人打電話來，說找到剛仔了？

她一口氣說下去的時候，區正發已經回到A座。

區正發：怎麼會打電話到這兒？

珍妮：啓事上我留了此地的電話地址，區太，有沒有？

區陳招：沒有吐！

珍妮：（失望的）我原說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好人，看到啓事，把剛仔找到送回來……還是忍不住跑回來問她

區正發：哎！你有沒有留B座的電話？

珍妮：也有吐！

區陳招：會不會打到B座去？

珍妮不及答言，立即奔出A座，到B座門前。

區正發：怎麼不當心，讓孩子走失呢？

區陳招：她夠當心了，是剛仔太皮！

區正發：亂壞了！

區陳招：也難怪！剛仔就是她的命根！

當區氏夫婦議論紛紛的同時，珍妮已經用鑰匙在開B座的鐵閘，情急之際，偏偏打不開鐵閘的鎖，結果是功夫

功夫茂：珍妮！（開鐵閘）

珍妮：（哭了）哥哥！嘸……

功夫茂：怎麼了？

珍妮：（哭著）剛仔……嘸……

功夫茂：(看急)剛仔怎麼嘞？

珍妮：(仍在咒着)剛仔在深圳不見了！

功夫茂：進來再說！

功夫茂扶她進入B座，開門。同時，電梯上來，林太郎一面看着報紙走出電梯，區陳招發現大門開着，起身去開門，林太郎進來，懶勞坐在沙發上，仍不停看報。

區陳招：(闖好大門)林伯！

林太郎：(抬頭)唔？

區陳招：你們管理員有沒有人接到關於剛仔的電話？

林太郎：剛仔？

區陳招：在深圳走失？！

林太郎：啊！我正在看一段新聞，報導深圳拐帶小孩子的！

區陳招：真的？有沒有剛仔……

區陳招：(幾乎同時)剛仔上了報啦？

林太郎：(捂着報)不是剛仔，是說被拐帶失蹤，又找回來的三個孩子！

區陳招：真有這回事？

林太郎：就是被乞丐拐去的，在拐帶期間，都被新掉了手拍頭，有一個被新掉了八隻……

區陳招：這麼殘忍？

林太郎：你看！報紙上還有照片呢！(分一張報紙給區陳招)

區陳招：為什麼要新掉手拍頭？

林太郎：向旅客要錢——變得殘廢的小乞丐被人可憐，會多給錢哪！(低頭看手中的報紙)

區陳招：真不入道！被新掉八個手拍頭的孩子才只四歲！(繼續看報)

區陳招：哎喲！跟剛仔一般大！(向老公叮囑)這段新聞可千萬別讓珍妮看到——(靠近老公身旁看報)

B座門開，珍妮失神的走出來，功夫茂跟在身後，向A座走來。

功夫茂：開開看更的，也許有好心人打電話到管理處……

珍妮已經在按A座門鈴了，坐得最近門的林太郎起身開門，珍妮站在門外。

珍妮：林伯，請問你……

林太郎：剛仔……

珍妮：(燃起希望，急切的拉着門)找到剛仔啦？在哪兒？是有人打電話來？

林太郎：沒有電話……

功夫茂：（不滿的）你剛才說剛仔……

林太師：我們正在設剛仔，因為晚飯上——（急利車）

功夫茂：晚飯上？

區陳招：（同時向老公低聲）晚飯收起來！

功夫茂：（向區正發）晚飯上有剛仔的消息？

珍妮：剛仔的消息——真的？

區正發：（起身，下意識的把晚飯藏在背後）沒有！沒有！真沒有！

功夫茂：（起疑，不客氣）拿來，我看！（逼向區正發）

區正發：（背對着珍妮，她向前，一把搶過報紙。）

區陳招：（緊張）別，別讓她看……

珍妮看報，呆了——幻想着剛仔殘酷的遭遇。

功夫茂：（湊向珍妮）怎麼說？

珍妮：（神經質的大叫）剛仔！！不會！不會……

功夫茂：珍妮！

珍妮：剛仔——啊——（昏倒）

瑪格麗從房間跑出來，同時功夫茂抱住珍妮。

瑪格麗：（已經濕漉漉的了）珍妮回來……啊！（吃驚停住）

功夫茂：（同時）珍妮！

區陳招：珍妮！

瑪格麗：怎麼了？（同時的）

功夫茂：（向瑪格麗）開門，我帶她回去！

瑪格麗急開門，功夫茂抱着珍妮走出A座。

在珍妮昏倒的同時，電梯由下而上，走出梁甘和大陸新娘尤新，兩人挽着手，踏着踏踏進行曲的步伐向前，剛

剛離開電梯，正遇見功夫茂抱着珍妮走出B座。

尤新：（羨慕的目送着）嚟！還是香港人時髦，大白天，男女就抱着走來走去！

功夫茂等進入B座，跟在後面的瑪格麗開門。

尤新：也要愛人均強壯才行！（用手比着梁甘自己平個頭的梁甘）你抱着我，半步也走不動！

梁甘嘆息。

早在電梯停在十三樓的時候，區家夫婦及林太師都望着功夫茂而擠在門口了。這時區陳招看到梁甘，認出了新

林，跨到門外來。

區陳招：是尤新吧？

尤新：（遞出來，改開梁甘，奔近，做小鳥依人狀，靠向區陳招懷中）表姑！

區陳招：（支持不住，連忙扶住大門）進來，進來！

尤新，梁甘進入A座。

區陳招：（一面開門，代為引見）這是你姑丈！

尤新：姑丈！（點頭行禮）

區陳招：這位是林伯！

尤新：（點頭）林伯！

區陳招：（打量尤新）快二十年不見，真成大人了——也有三十歲了吧！

尤新：（不高興，拖長聲音）表——姑——（扭着身體離開區陳招，過去託住梁甘胳膊）人家哪有那麼老？梁

甘知道，重陽節生日，才滿二十九歲！

區陳招：（向林伯）喲！比梁甘高半個頭！

林太郎：這樣好！梁甘在太太面前，抬得起頭來！

梁甘：（真的要抬頭向尤新說話）累不累？

尤新：不累！（坐沙發上頓一頓）好舒服！

區陳招：空一坐，我去拿茶！（走向廚房去了）

區正發：林伯！我們再研究研究這份委託書！（拿委託書，走向桌椅）

林太郎：好！（跟到桌椅旁，坐）

梁甘：你的新衣服，馬鞍鞋，我都收在新房裡了！

區正發：高跟鞋——你說滿街都是夜總會，我怎麼沒聽見夜總會的音樂？

區陳招：林伯！先替區正發和林伯斟茶。

區陳招：（一面斟茶）才到香港就找夜總會？

梁甘：（接過茶壺）謝謝！我來！（斟茶）

尤新：我要去夜總會看鄭麗君，表姑！人家都說我長的像鄭麗君呢！

區正發正喝一口茶，笑的前了出來。

區陳招：怎麼了？

區正發：（指尤新，改為指茶杯）太，太燙了！

尤新：我沒見過本人，梁甘，你說像不像？

梁甘：(鼻聲)唔！(正想)沒你靈話——不大家！

尤新：呵——不大家！

林太郎：(低聲說笑)大鼻——鼻子要夠長才是大象呢！

尤新：說我的鼻子像？

林太郎：鼻子、眼睛都像！全跟那隻長長的部位一樣！

尤新：(高興的振自己眼睛、鼻子)鼻子、眼睛全像！梁甘！可惜我沒見過她本人！只有過照片！

區陳招：(湊趣)瑪格麗有基錄影帶在這兒，放給你看！

尤新：(看到錄影機)噢！太好！「映相機！」

區陳招：(在錄影機前找出一基錄影帶，裝進機器)這叫錄影機……

梁甘：大陸就叫「映相機」。

尤新：是呀！我在幹部家裡看過一次！(跑近電視機前，蹲下來，等着看)

放映機播出青山唱：「鬧達拉其娜」

尤新：這是青山唱的：大陸禁止唱呀！幹部不准唱！

區陳招：為什麼禁唱？

尤新：你聽嘛！「官倒了糊啦！」(站起身來)

區陳招：官倒了糊啦？

尤新：幹部是官，當然不許唱：官倒了糊啦！(跟着唱，聲音比錄影機還大)鬧達拉其娜……(突然收音，唱不下去了)

區陳招：尤新，收音啦！

林太郎：(低聲向區正發)尤新——收音就變成噁心了！

區正發失笑，搖頭。

尤新：好了，梁甘，我們跳舞吧！你學會了沒有？

梁甘：還……還不大會！

尤新：我教你——高跟鞋呢？

梁甘：(起身)在新房，我去拿來！

尤新：不要！(害羞)當着人脫光腳換鞋，難為情死了！你陪我去換！

兩人挽手走向工人房。

尤新：(回頭)梁姑！聲音開大一點兒！

區陳招把聲音開大，尤新拉着梁甘，一路跑到工人房。梁甘取出高跟鞋，尤新換鞋，坐在牀上——正坐在安全

梯的斜角底下。鞋子太緊，她一面費力的換鞋，一面高唱着。臨陣招同時走向餐枱，坐在研究委託書的老公身邊，林太郎則時時以玩世的眼光望着尤新。

日座門開了，珍妮快步走出來，瑪格麗追着她，她到電梯前按鈕，功夫茂後發先列，擋在電梯門前。

瑪格麗：你真的不能走！雄哥會生氣的！
珍妮：我要找剛行！我怕——像報紙上說的！茂哥！求求你！求你放我走！（跪下去）求你放我走！

功夫茂：（搖頭）放你走沒有用，你找不到剛行的！
珍妮：找不到——找不到我情願死！！
功夫茂：你起來！

珍妮：求求你……我活着就是為了剛行，我不能沒有他！求你放我走……（哭）噢……
功夫茂：（感動，點頭）這樣吧！我打電話到藤湖，讓以前的那艘手足幫你找！

珍妮：（驚喜）你，你放我走了？
功夫茂轉身讓路，正好電梯門開了，珍妮起身衝進去，回頭望功夫茂，流着淚。

珍妮：（哭着）謝謝茂哥！謝謝茂哥！
功夫茂轉身走，電梯門關了，下降，瑪格麗也向B座走着。

功夫茂：（頭也不回）罵我好了！（進入B座）
瑪格麗跟進，關門。

A座，尤新換好了鞋子，高唱：「關達拉美娜！」猛然起身，頭頂碰上斜角，「啞」的一聲。

尤新：哎喲！（跌在牀上，鞋又掉了！）
梁甘：（跳心的）怎麼樣？

尤新：（撫着頭，望望日月成）房子真缺德！怎麼這一塊特別低？
梁甘：這兒是安全梯！（掀起鞋子，放在牀上）

尤新：什麼安全梯？
梁甘：（指指斜角）安全樓梯在房子外邊，有意外事件可以安全……

尤新：我先不安全了！（仍舊坐在牀上的原位置）
錄影帶輸出「何日君再來」。

尤新：（大叫）何日君再來！鄭麗君！（興奮的跳起來，史重的碰上斜角的原來位置，大叫着離開牀邊）哎喲！哎喲！

梁甘：（急忙為她按摩頭部）不痛！不痛！不痛！

尤新連想，用力拉梁甘，梁甘倒在牀上，急起身，也重重的撞到頭頂。

尤新：（同時）你不痛？！

梁甘：我——滿！（抽著頭，極極發墜。）

尤新：哼！（跳舞步法到電視機前）何日君再來，大陸也某唱！

區陳招：為什麼？

尤新：「君」代表國軍，「何日君再來」，盼著國軍回大陸，某唱！

區陳招：禁的沒道理！

尤新：很多人都在唱，君字改成經理的經字。（唱）何日「經」再來！

區陳招：什麼意思？經——

尤新：經——就是蔣經國嘛！

衆人：（意外）啊？！

尤新：梁甘，跳舞吧！（興奮的）

梁甘：（有氣無力）我心在跳啦！（抽著頭頂過來）

尤新：誰讓你住這種缺德的房子！

林太郎：缺德的那一半兒還是債的！

尤新：（大怒）啊！梁甘！騙我！你說為甚買房子的！

梁甘：我說，我就是行來呀！

尤新：行來，行來或還要買汽車！

梁甘：（一呆）汽車？！

尤新：映相機——錄錄影機一定要買！

梁甘毫無反應。

尤新：（自得其樂，隨音樂學跳梁甘跳舞）我還要買音響！

梁甘無反應。

尤新：唔！頂要緊的要買鋼琴！

梁甘仍無反應。

尤新：（繞過梁甘，感覺不對，用手拉他）梁甘！！

梁甘應手而倒，原來他先已經昏了過——倒在沙發上。

尤新：（大叫）梁甘！！

衆人也閉上前來。

區陳招：梁甘！

區正發：（同時）怎麼了？

林太郎：梁甘昏倒了！

尤新：（更大聲）梁——甘！

梁甘：（睜眼）啊？（跳起來）

區陳招：醒了，醒了！

區正發：醒過來了！（同時的）

林太郎：還是昏倒的好——

尤新：（大聲）梁甘！我要——買——

梁甘：我，還是昏倒吧！（再度昏倒）

除了冷眼旁觀的林太郎以外，衆人都大吃一驚。

衆人：啊！！

幕急落。

第二幕

第一場

時：第二幕數日後的下午。

景：香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二幕。

人：區正發、林太郎、區陳招、梁甘、尤新、胡都阿次、瑪格麗、朱叔、林仔、功夫茂、政雄、母匪甲、乙。

幕啓：

香城大廈十三層，A、日座的大門都關閉着，A座落地窗簾半低垂，看不見天色，曾經做為新屋的工人房中，只剩下林太郎的單人牀和第一幕時擺在兩單人牀中間的茶几，由於傢俱少了，工人房反而顯得清爽而整潔，牆壁的顯著位置掛着林太郎的放大照片和他自己的便帽，那曾經貼過錫子的地方還留着一點淺紅色的殘痕。

新婚夫婦所用的牀、梳妝台等已經搬走，客廳的角落裡堆着他們的鋪蓋、衣服、水瓶和梳洗用具、化粧品等雜物。

燈剛熄亮時，就聽到區正發講電話的聲音。

區正發：（講電話）……對！或台詞的合夥人正是林半壁……你知道？……對！著名的企業家！大把鈔票！……

現在三點半過了，我準四點半到。再見！（切電話）

區正發講電話的同時，電梯由樓下上升，停在十三樓，林太郎由電梯下來，用鑰匙開門進入A座，正是區正發切斷電話的時候，他站在臺枱旁向林太郎招呼。

區正發：林伯，這邊坐！

林太郎：（一面走向臺枱）我正在上廁呢，你把我叫上來……（坐臺枱旁椅上）

區正發：你現在馬虎一點兒也沒人講話的——全大廈都知道你這位看更係位德萬富翁呀！

林太郎：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做一天管理員就要盡一天看更的責任！何況，有錢的是我三弟。

區正發：你也快有錢啦！（拿起臺枱上的一疊支票）這番生意做成了，你的佣金也不少哇！等表叔的信用狀一到，馬上向銀行抵押借款，支票就可以兌現了。

林太郎：我三弟的原則是你真收到了錢，他才開始墊付定金代你訂貨！

區正發：信用狀一到就是錢了！

林太郎：你現在並沒有付出現金呀！

區正發：我的現金都變成冷飯馱了！收購三千台，就六萬多美金！可是，要等跟表叔簽定正式合約再收購，時間

上一定來不及！根據十天兩番的單約，交貨期限只剩一個月了！才實說，我連家用的準備金都變成冷飯

馱了。

林太郎：難怪你住的房子也要向銀行抵押呢！

區正發：現金不夠嘛！我剛跟銀行通過電話——約好了四點半去談貸款問題，原則上他們已經同意，反正只要表

叔的信用狀一到，馬上可以兌現金則！

林太郎：一拖就是十天，我們就心這位表叔……

區正發：放心，他昨天才從深圳回來，我已經約他四點鐘此地碰頭，敲定一切！

林太郎：四點鐘——你不是要去銀行？

區正發：那是四點半！

林太郎：只半個小時？

區正發：平小時夠了，今天我請了個好幫手！

林太郎：誰——不是區太？

區正發：我太太再幫我廿他們搬家，我投其所好——請瑪格麗幫忙招待！

林太郎：（意外）她？

區正發：對！表叔對她有興趣，第一次見面我就看出來了！

林太郎：可以到夜總會去找她呀！

區正發：他們夫妻宴會都不準去夜總會，所以我幾次在酒樓請吃飯，都約瑪格麗作陪，哪知道這位小姐看不起表

叔，一筐冷冰冰的！

林太郎：不用錢來燒，當然熱不起來！

區正發：今天就不同了，她答應負責擺平表叔，放心吧！不出一個月，大把鈔票賺進來，我要好好酬謝你跟令弟！

林太郎：（搖頭）令弟一個錢也不會要的，她說的，要不是為了我，絕不管這件事！

區正發：他跟我們不同，有鈔票，在台灣工商界有地位，不像我們現在的香港人，心全是浮的！

林太郎：我早說過，香港地方就是一座浮城嘛！

區正發：所以我要趁現在把鈔票賺到手上，只要香港有變，浮城不穩，馬上走人！

林太郎：我跟你也不同，雖然喜歡香港，早晚還是要回台灣的！

區正發：在走之前賺鈔票總不錯的。來，我替你算算，看看能賺多少個金。

林太郎：這他，他用計算機計算着。

樓梯上，區陳招、梁甘、尤新由十二樓走上來，三個人都顯得很勞累的樣子，梁甘更拭着額頭上的汗，走向A座。

區陳招：房間要打掃乾淨才像樣——現在住進去才夠舒服！

尤新：全虧表姑幫忙……

區陳招：我不過勤勤嘴，真正出力的還是你跟梁甘！（說着開始進開A座大門，進入）

梁甘：尤新跟着進來，林太郎起身迎向區陳招。

林太郎：收拾好了？

區陳招：剛打掃完，大傢俱擺好了。

梁甘、尤新整理着角落裡的儲蓄等物，區陳招也向前幫忙時，瑪格麗由房間門出來——她已經濃妝艷抹，但仍

熱穿着睡衣，門前俏立，艷光照人。

尤新羨慕的望着她，一時忘記了整理的工作。

瑪格麗：區老闆，表叔是四路錢來？

區正發：不錯，我特別預備了好幾瓶陳年字啟膏。（指着裝美酒櫃中的酒）

區陳招：（向老公）今天沒我的事了吧？

區正發：不用管了，你要幫忙做家，夠辛苦啦！

瑪格麗：我就換衣服啦！（進回房間，關門）

尤新：（深吸一口氣）好香啊！

梁甘：（一面整理着儲蓄）香水味！

區陳招：林伯，託你跟十二樓的業主講……

林太郎：講了，業主說押金兩萬，絕不能少！

蔡甘：人家的押金都是一個月的月租，他收兩萬——五個月的租金了！

林太郎：張蘭草，業主就是抓着從外國運來的華商港人，一時運送不得離開，要趁這段日子盡量乘機！

區正發：（笑了，搖頭）跟我一樣！

林太郎：不大一樣，這位業主一面掙錢，一面還發表對香港前途的謬論！今天報上有首打油詩說的對：「竟港不

開口，錢照不賺手；香港若有變，世界有路走。」

區正發：我們生意做成功，就可以跟他一樣了！（又埋頭計算）

林太郎：（向區太）業主出租房子的目的就是要收押金來現！他這說，要是肯出十萬押金，不付月租都無所謂。

尤新：（高興地）不行房租，太好了！

蔡甘：好！十萬地押金，哪兒來買！

尤新：（瞪目）啊？

區陳招：（向蔡甘）既然業主不肯讓步，把押金先繳掉吧！

林太郎：現在有嗎？

蔡甘：在銀行裡，請林伯跟我一起去拿——好嗎？

林太郎：好的——區老板，我這押金給業主，就回來！

區正發：好。

蔡甘揩起鋪蓋捲，尤新拿着梳洗用具，區陳招也拿起部份雜物，和林太郎一起走出A座大門，區正發也收起棧枱上的計算機，進入自己的房間。同時，瑪格麗已經換好整麗而暴露的外出版由房間內出來，到酒樓前檢查酒。

外面，林太郎等四人由樓梯走下去的同時，電梯上來，兩部兩次轉着一扁型紙盒，走出電梯，直奔A座大門，

按門鈴，瑪格麗打開木門。

瑪格麗：（一怔）噢？是你？

區正發：從房間門伸頭出來。

區正發：是明經理？

瑪格麗：（閉着嘴閉）我的朋友！

區正發：哈！（又縮回房去）

瑪格麗：你不是今天有事，不來嗎？

區正發：我是順路，給你送來日本新到的錄政影機！（邊邊內，把紙盒放在枱上，由身上取出錄影帶一卷）還有

，有味錄影帶！（也放在枱上）我走了！

瑪格麗：（微背）哼！上十四樓，找林仔……

領事：（已經跨出大門，回頭笑着）喂喂……別吃醋——誰哥安排的！呵——（要吻對方）

瑪格麗則手搭住對方的背，爾登把他推出門去，拉上鐵閘，格格笑着闔上木門。爾登得意的搖搖頭，向樓梯走去，當他要跨上樓梯時，瑪格麗又打開木門。

瑪格麗：（隔着鐵閘）明天一定要來呀！

領事：OK！

瑪格麗闔木門，爾登地上樓梯走了，同時爾登由下而至，表叔穿着和第一幕的制服同樣肥大、深藍色西裝出現，走向A座，按鈴——張長榮的。同時，瑪格麗已經把裏枱上的錄影機、碟形帶搬進自己的房間去了。門鈴長聲響時，她立即出現，跑過去開了門。

瑪格麗：胡經理！（親切的）請進！真早呀！（看錶）四點正！（向臥室房間喊）區老板！胡經理到了！

區正發：（立即出現）胡經理，歡迎，歡迎！

瑪格麗：表叔坐吧！喝酒方便！

區正發：對，對！胡經理請坐！（讓坐）

表叔：（走向餐枱，坐椅子上）記者不會找到此地來吧？

區正發：（詫異）記者，怎麼會找來？

表叔：我這次到港，記者總追着我訪問——可是，區廠長，你不知道，我們幹部出來辦事，最怕上報！上報回去以後，權力很容易受影響。

瑪格麗：放心，記者要來的話，我替你擋住！（拿起桌上香菸）請抽菸。

表叔取過香菸，自己點火——用區正發送的金打火機。

區正發：真是失禮，自己不抽菸，就忘記敬客人！

瑪格麗：香港習慣，香菸不敬人的，因為大家抽的牌子不同！

表叔：對！我就喜歡抽這個牌子！（猛抽香菸）

區正發在表叔對面的椅子上坐下。

瑪格麗：我來拿酒！（到酒櫃前拿酒及經濟的食物）

區正發：胡經理剛才說的權力……

表叔：內地什麼事都靠權力，有權就有利益！幹部們常說：有權不用，隔夜作廢！就在我們陝南有個幹部，上

級讓他運了一批團魚到香港來！

區正發：（不解）團魚？

表叔：也有地方叫團菜，香港叫水魚。

瑪格麗：（先拿過來兩瓶酒，替區正發倒酒）就是王八呢！

區正發：（指着表叔酒杯，緊接瑪格麗對白）朝經理！

表叔：啊？

區正發：（向瑪格麗）先給朝經理倒酒……

表叔：哦！

瑪格麗：（為表叔倒酒）朝經理請！（遞上酒杯）

表叔：謝謝！（接酒杯，連瑪格麗拿杯子的手抓住）

瑪格麗：我的手！

表叔：對不起！

瑪格麗：不要緊，王八怎麼樣了？說呀！

表叔：唔！那是我們陝南的特產，香港的買方報價很高，可是那位幹部自己沒有額外利益，他情願讓這批水魚

死掉，真掃，一隻也不賣！

區正發：這不是造成單位的損失嗎？

表叔：單位損失、人民損失，跟他有什麼關係？

區正發：（若有所思）哦！（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叔：（舉杯）請！

表 叔：（表三千里味，表叔是客氣……）

瑪格麗：我要叫你的話，你得讓一單兒才行！

表 叔：（不悅）矮一單兒什麼！

瑪格麗：嗚！叫你「表哥」！

表 叔：（高興）好！矮一單兒好！（喝酒）

瑪格麗：表哥可不能再矮一單兒啦！

表 叔：那更年輕了！

瑪格麗：不行啊！再矮一單兒是兒子，兒子的「子」再加上「表」的話……

表 叔：（衝口而出）那是「孫子」！

瑪格麗：格格的笑了，表叔一怔，遞掉香菸。

區正發：（一直在後頭的計算着，這時忽然抬頭）胡經理！我答應你，實收二十五塊五月！

瑪格麗：那表哥可以賺四十五萬美金了！

區正發：（苦笑）我可要虧本了！

表 叔：資本主義社會裡有句話：「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虧本的生意沒人做。」（取香菸，瑪格麗代點）

區正發：（無奈）好吧！什麼時候到深圳簽正式合約？

表 叔：嗚——讓我掛掛日程看！（掏出日記本仔細看）

區正發向瑪格麗苦笑。

表 叔：這樣吧！明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你，很可能後天我們一起回去。

區正發：好，明天上午我等電話。

表 叔：（點頭，轉向瑪格麗）今天幾點鐘上班？

瑪格麗：你不能去夜總會，我也不要上班了！

表 叔：（高興）真的？

瑪格麗點頭。

表 叔：那——（向區正發）我先走了。

瑪格麗：（失望）啊？要走了！

區正發：（同時，看錶）好的，我送胡經理下去！

表 叔：不必！不必！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區正發：正好，本來我也有事要出去！

表 叔：（無奈）好吧！（向瑪格麗，嚴肅的）再見！

瑪格麗啾着嘴表示不滿，走過去開門，表叔和區正發向外走去，才出門的時候，瑪格麗拉住表叔的褲子。

瑪格麗：我跟你說——

表叔踮在門外，側着臉伸頭進來，等着她，瑪格麗並不發言，却在他臉上親了一下，印上一個鮮紅的唇印，表叔一怔之際，她格格的笑著拉出表叔，關上木門。

區正發已在電梯前按鈕，門開，表叔帶着口紅印跟區正發進入電梯，門關，電梯下。

A座內，瑪格麗收拾桌上的菸缸、酒杯，把酒收回酒櫃，酒杯、菸缸等拿進廚房去了。

同時，樓梯上，由十二樓走上來區陳招和尤新，兩人一面向A座走着——

尤新：表姑，這房子，我能不能不要啦？

區陳招：（已經在用鑰匙開門了）那怎麼行？房租、押金都交給林伯送到董王那兒去了！（進入大門）

尤新：（跟着進來）那廿一個月才賺三千塊，房租要四千……

區陳招：過幾天你就拿到臨時身份證了，也可以打工，只要不怕辛苦，一個月賺兩、三千並不難呢！

尤新：耶……

瑪格麗從廚房出來，進入自己的房間，尤新目送着她。

尤新：（沉吟）兩、三千——夜總會做小姐呢？

區陳招：不一定，聽說走紅的小姐，一個晚上就能賺上萬把塊呢！

尤新：有這麼多？

區陳招：噫，再說，你還可以分租一間出去，做包租婆……

尤新：對！做二房東！

兩人把撤剩下的雜物拿起一部份走出去，區陳招小心的開門，由樓梯走下去。

同時，電梯上來。

表叔兜兜票票的出現，他先不下電梯，伸頭向兩面望望，確定走廊上沒人才踏出電梯，到A座門前按門鈴——

和上次一樣，按很長的一聲。

瑪格麗由房間出來，望着門，想想，忍不住笑出來，勉強忍住笑，向大門走去，開門，表叔很快的閃身進入。

瑪格麗：（親熱的拉着他）表哥！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表叔：（詫異）為什麼？

瑪格麗：你掉了東西，沒帶走！

表叔：什麼東西？（望着拍前尋找）

瑪格麗：（笑着）你的心哪！

表叔：我的心——噯！剛才我的心真的在你這兒！

瑪格麗：（握着對方的手）真的？

表叔：真的！我在想，你跟我要做的生意一樣！

瑪格麗：什麼一樣？

表叔：冷飯機呀！前幾天對我好冷淡，今天真熱情，時冷時熱，不是冷飯機嗎？

瑪格麗：對！這宗冷飯機生意，我已經簽字蓋章！

表叔：（不解）蓋章，在哪裡？

瑪格麗拉着他的手抹去臉上的口紅印。

瑪格麗：在這裏！

表叔：（看手）啊？口紅？

瑪格麗格格笑着，拉表叔進了房間。

電梯由而下而至，傭都由電梯走出，哼着日本歌曲，到A座門前按鈴——電梯自動下降了。

瑪格麗由房間走出，表叔只穿襯衣，鬆了領帶探出頭來拉她。

表叔：別走啦！

瑪格麗：別急！有人叫門！

表叔縮回頭去，瑪格麗走向大門，由防盜眼向外望，傭都等着着急，再按門鈴，瑪格麗一驚，急回頭奔進房間

，拉表叔出來。

表叔：什麼事？什麼事？

傭都又按門鈴。

表叔：（緊張）誰？（向瑪格麗，害怕的）不會是記者吧！

瑪格麗：（叔再對方，誇你的點頭）唔——日本記者！

表叔：（慌了）那——有後門沒有？

瑪格麗：（搖頭）沒有——（指洗手間）去洗手間！

表叔跑進洗手間，傭都再按門鈴，表叔又跑出來。

表叔：（着急地）上衣！我的西服上衣！（奔向房間）

瑪格麗也逃進房間，表叔捉着上衣出來，兩人奔向洗手間，表叔進入，瑪格麗關好門，跑到大門前，開門，傭

都迫不及待的進來。

傭都：怎麼這樣慢？

瑪格麗：沒想到是停車！你說了今天不來的。

傭都：摩奇說今天舉行沒空，改期！我有半小時的空檔，趕來看你。

瑪格麗：這什麼意思？

頓 鄰：我要W·C！(祝著奔向洗子間——已到門口)

瑪格麗：(急拉住對方)哎！哎！

頓 鄰：怎麼？

瑪格麗：這裏太髒了——到房裏去吧！

頓 鄰：不及答應，急奔進房間去。

瑪格麗：(望著房間門，搖洗子間一眼，點頭說哈)噫——半小時！(舉珠一轉，做了決定，快步走到大門前，

用原來插在門上的鑰匙把大門鎖上，收起鑰匙，向洗子間乾嘔一笑)

頓 鄰：(在房內，聲)瑪格麗！

瑪格麗：來了！

頓 鄰：(在內)快呀！

瑪格麗：再望洗子間一眼，進入房內了。

表叔：急急出來，上衣拿在手裏，悄悄向大門跑去，開大門，發現是鎖著的，苦了。

瑪格麗由房內出來，未見表叔，趕至酒櫃前拿酒，回頭見洗子間的門開着，一怔。

表叔無法出門，只得再向洗子間踏去。

瑪格麗顧不得拿酒，急跑進表叔，拉着他。

瑪格麗：(低聲)別着急，他半個小時就要走的！

表 叔：耶……我……

瑪格麗不由分說，連拉帶推，把表叔再送洗子間去，表叔伸頭出來。

表 叔：我……

頓 鄰：(在房內，大聲)瑪格麗！

表叔連忙縮回頭去。

瑪格麗：(同時，向房內喊)來了！(忙到酒櫃前拿酒)

表叔又出現洗子間門外，向瑪格麗招手。

瑪格麗雙手分別拿著酒瓶和兩隻酒杯，跑進洗子間，却小心的回頭望著房間門口。

頓 鄰：(已脫去上衣，走出房間，瑪格麗急忙用身體擋住洗子間的門。

頓 鄰：快點好不好？

瑪格麗：(舉著酒瓶酒杯)來了！(面向房間，用胸使勁擠着關閉洗子間的門。

表叔向來能全部縮回洗子間，被門夾住腦袋，他無聲的做出痛苦難忍的表情。

咽都退回房間，瑪格麗吁出一口氣來，慢慢的穩定自己，並不知道背後上演的苦戲。兩表叔看不到咽都已回房去，仍是無聲的忍受着酷刑的煎熬。

在咽都向房間出來的同時，林行乘電梯由樓上走下來，走向A座，這時，在門前按鈴。

瑪格麗不耐煩的向前一步，表叔如獲大救，下意識的用雙手快速撲救充實了的腦袋。

瑪格麗：（同時大聲的）誰呀！！

咽都同時由房內出來，表叔連忙縮回洗手間去。

林行：（在門外）瑪格麗，是我！

瑪格麗：林行？（看咽都）

咽都：（一扯）啊？

瑪格麗：（斜視咽都）你剛才說——

咽都：（陪笑）唔……實在英雄也碰了釘子——她根本不肯見我！

瑪格麗：（眼睛一轉）我替你拉成功，怎麼謝我？

咽都：一顆鑽表——三克拉！

瑪格麗：（把酒瓶酒杯交給對方）你乖乖的在房裡看錄影帶，不叫你別出來！

咽都：好，好！（拿着酒回房去了）

瑪格麗向前開門，林行進入。

同時，政雄由樓上走下來，掃一眼A座門口，到B座門前，要開門時，功夫茂出現，政雄向他低語，示意A座大門，功夫茂點頭。

林行：（冷冷的）有客人在家？

瑪格麗：（得意）現在是光明正大的，跟你媽媽做包租婆的時候不同了——要干涉我……

林行：干涉你也是為你好！不得已做了「小姐」，也不能失格！才不會被人輕視！

瑪格麗：輕視？本姑娘向錢看，有錢就會被人「重」視！

林行：（略一思索）你現在很有錢嗎？

瑪格麗：有——（眼睛一轉）可是不能借給你！

林行：瑪格麗，我只想……

這時，功夫茂已由B座到A座門前，按鈴，瑪格麗向前開門。

瑪格麗：（同時自語）今天可真熱鬧！（開門）喂！茂哥！

功夫茂：（進來，站在門口，挪揄的）林行小姐！你未免太不給雌哥面子了吧！

林行板着脸不語。

功夫茂：欠債不還，給你介紹個朋友還擺樣子！

林行：（強強的）欠債還錢，我今天還清他就罷了！

功夫茂：（冷峻地）好，好！雄哥說了，今天再還不清的話——（指對面的門）請你住到B座去！（不待回答，轉身出門）

轉身出門）

林行憤怒的咬緊嘴唇，瑪格麗表情悶上大門。

功夫茂回到B座去了。

瑪格麗：（看一眼房門，走進林行）林行，聽我的話，別再死心眼兒了！真要選了一風樓，像珍妮那樣，還不

如跟日本人做朋友呢！我告訴你，那個日本人可真有錢——對白領階級的小姐特別感興趣……

林行：不要說了！我已經籌到一萬五，還差三萬，你有借錢給我，我有塊翡翠做抵押。

瑪格麗：什麼翡翠？

林行由口袋中取出一個舊紙包，打開，現出一塊翠玉——顏色形狀和林太郎的相似，交給瑪格麗。

瑪格麗：（看玉）這是半塊嘛！

林行：（點頭）半塊，聽媽媽講，另一半在爸爸手裡，是祖上傳下來的，救過爸爸的命；大陸圍剿衛兵的時候

，媽媽藏在嘴裏，就毒打都沒吐出來，才能保存到今天，不是萬不得已，我絕不拿出來！

瑪格麗：很值錢嗎？

林行：媽媽去世以前給珠寶店估過價，值到三萬！

瑪格麗：你現在只差三萬，為什麼不……

林行：我不肯！拿出來抵押已經對不起媽媽了！

瑪格麗：哈——抵押……（認真考慮著）

林行焦急的等待。

雷梯由下而上，走出綠羅甲、乙——兩人都穿著牛仔褲和不同色的舊茄克，綠羅甲四望，向乙點頭。

綠羅甲：我看見那個白領姑娘到銀行領錢的，一定是這家！（指A座）

兩人走向A座大門，綠羅乙四望把風，甲則用眼睛睜弄著門鎖。

瑪格麗：（有所決定）這樣吧，錢我替你轉交。這塊翡翠既然能值到三萬塊錢，衣服……（舉著翡翠看）

林行：不！（指出對方意圖）絕對不肯！

瑪格麗：真的不肯？（愛不釋手的撫摸著翡翠）

林行：（把翡翠由對方手裏拿回來）錢我交給你！（由口袋中取出一疊鈔票，收起翡翠）抵押的事，我跟放學

說好了！

瑪格麗：（失望的接過鈔票）雄哥一定會收下翡翠的！

林仔：反正我絕不會！

瑪格麗：想想清楚，維哥拿去的話……

林仔：別說了，我……（逃避的）我走了！

瑪格麗還要講話，林仔已將身閉門，兩路匪向裏一擁，關上關門，同時亮出短刀，甲制住瑪格麗，乙制住林仔。

同時由樓梯走上來林太郎、區陳招、梁甘、尤新、向A座走着。跛雄和功夫茂也由B座走來。

A座廳內：

瑪格麗：（鎮定的）做什麼？

區陳甲：（壓低聲音）不許吵！我們是打劫！

林仔、瑪格麗退後，區陳甲、乙背對着大門時，林太郎把門閉了，眾人見狀一驚，尤新、區陳招大叫。

功夫茂首先發難，搶下區陳甲的短刀。

跛雄揮手砍，區陳乙短刀落地，急向外逃，撞倒尤新，尤新倒地大聲尖叫，梁甘也神經質的跟着大喊。

眾人驚叫聲大作，洗手間跑出來叔，房間內跑出傭都，大家一時呆住。

暗轉。

黑暗中聲音完全停止，兩秒鐘後，警半笛聲由遠而近，笛聲才停，多人奔跑的腳步聲響起。

差人：（多人聲）不許動！！我們是差人……帶走……誰是事主？帶一齊去差館！

林仔：（開聲）我是事主！跟你們去差館！

眾人潛嘆的反應聲中，警半笛聲遠去。

停止——第三幕第一場終。

第二場

時：第一場十數分鐘以後。

景：香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一場。

人：區陳招、尤新、梁甘、林太郎、跛雄、功夫茂、瑪格麗、傭都同次、表叔、林仔。

按漸亮：

區陳招、尤新、梁甘、林太郎部分坐在沙發上。跛雄、功夫茂、瑪格麗坐在餐枱旁，喝着酒。

尤新：（拿着梁甘）白天就打劫，真嚇死我了！

林太郎：這批人呀！個個青年有虎，前途無亮！

破 埠：何？這青年有為？前途無量？

林太郎：有呢——是危險的「鬼」，無亮是光亮的「亮」！此地做了董，遮羅湖往大陸跑！香港人都怕事，多年

吃了虧不敢報案，也不敢出面做證，他們過幾天又回來了！

區陳招：林行年輕輕的，倒跟一般人不同，有勇氣到差館做證，要不然，鄉匪報到了也是白報！

林太郎：（跳起來）哎呀！對呀！對呀！剛才我這管理員還沒下班，我也有責任做證的！

瑪格麗：是呀，管理員是當然證人！

區陳招：對嘛！看見的也該到差館去一趟！

林太郎：對！我要盡責任！（匆忙到工人房，抓起輪上的便帽戴上，急向外走）

瑪格麗：林伯戴上帽子變年輕了。

林太郎：去差館作證，應該是年輕人的事嘛！（匆匆走出大門乘電梯下樓）

尤 新：（已經羨慕的望着瑪格麗有一陣了）瑪小姐，剛才你好像一點兒也不害怕呀！

破 埠：怕什麼？有功夫兒這樣的高子，越難再多幾個也用不着怕。

景 甘：我可真害怕！（向區陳招）我生怕那個鄉匪非纏我定人！

尤 新：什麼「非纏」我？

景 甘：就是纏着你！

尤 新：（害羞）說的那麼難聽！

破 埠：（笑向瑪格麗）你怕不怕？

瑪格麗：大陸新報不是替我說過了——一點也不怕！

尤 新：哇！傑果哇——你都不怕呀！

瑪格麗：（得意）有僕無患——本姑娘吃過避乎丸了！

區陳招：（意外）啊呀！

尤 新：（同時，注意的）避乎丸……

破 埠：也不由得向功夫及瞪目。

景 甘：（起身）我們的東西還沒收拾好呢！

區陳招：（指着撒剩下的雜物）此地還沒搬完呢！

景 甘：我幫你們收拾去，早弄妥了好吃晚飯！（起身）

區陳招：我幫你們收拾去，早弄妥了好吃晚飯！（起身）

景 甘：區陳招走出A座，尤新出去立即回來。

尤 新：瑪小姐！你的避乎丸可以給我一點？

瑪格麗：可以呀！（由身上取出個小藥盒）拿去吧！

尤新：（接過藥盒）謝謝了！
尤新高興的走出去，區陳招已經走下樓梯，蔡甘還在樓梯口等她，一起下樓去了。

A座內，瑪格麗的房門打開，明都伸頭出來。

明都：瑪格麗，再拿瓶酒來！
瑪格麗：OK！（到酒櫃前拿酒）
明都：雄哥！（指房間）沒生意，不陪你啦！

明都：（揮手）請便！
明都退回房去，瑪格麗也拿着酒進房去了。

明都：（望着瑪格麗的去向）明都跟那位表叔倒沒上了！

明都：（不屑的）沒什麼，日本鬼子就知道滾女人！
明都：（急於）出子倒爽快，剛才又送了我們一萬！今天要把林仔搞定才行，不能在日本人面前沒氣！

明都：（傲眉）我倒有點同情林仔，剛才聽說，她欠債是為了替母親治病，也算是孝女呢！
明都：（意外）噢？你怎麼說這種話，從羅湖到九龍才半年——變了！

明都：（搖頭）最近常常想從前的事——後悔！
明都：後悔？聽說你在大陸當紅衛兵的時候，親子抓着親娘的頭髮，召魂玻璃……

明都：（愕然）唔？
明都：（抑制自己）這是我最後悔的恨事！當時真是鬼迷心竅，簡直瘋狂！沒那天起，母親就當我死了，沒跟

明都：（懊惱）現在呢？
明都：不知道，沒有多久我就離開家了！

明都：（從未沒能人說過你父親！
明都：（戰戰）我六歲的時候被公安局抓走的，現在恐怕早不在了。

明都：（起身）過去的事別提了，還是往「錢」看吧！（起身）回十四樓，把明都送的錢分給你！
明都：（起身）我想今天去羅湖一趟……

明都：（起身）好味！過洋湖去，不管剛行我不找得到，把珍妮抓回來！
明都：（起身）明都點頭，兩人向外走，瑪格麗由房間出來。

明都：雄哥要來啦？

破 碑……哈。

功夫茂和破碑走出A座，瑪格麗由防盜眼向外望，見兩人由樓梯走上去，回頭大叫。

瑪格麗：出來吧，全走了！

唄 都：表叔服裝整齊的由房間出來，唄 都跟着喝去一半的酒瓶，走向餐枱。

表 叔：（取下口中叼着的香菸）全走了？

瑪格麗：全走了才叫你出來嘛！

表 叔：剛才太難為情了！（坐唄 都身旁，按熄香菸）

瑪格麗：不是我巧妙安排，你們怎麼能合作生意？

唄 都：是呀！胡經理，你同樣借錢買我們日本貨，品質高，買回去用的人得到實惠！

表 叔：用的人實惠跟我有什麼關係？要我實惠才行！

唄 都：那……

表 叔：信用款我同樣開二十七塊一台，你收進以後，每台退三塊錢給我，你實收二十四塊！

唄 都：這……

表 叔：這筆生意很多人在等着呢！（取香菸抽着）

唄 都：好，我決定做了！

表 叔：這樣我就不管區正營了！明天，你跟我一起到深棚簽正式合約。

唄 都：好！

表 叔：（向瑪格麗）收穫不錯！

瑪格麗：你又多賺了！

表 叔：權力的刀，就是利益的利，有權才得利！

唄 都：（向瑪格麗）我也有利，多多給你！

瑪格麗：表哥呢？

表 叔：我？也多多給你！

瑪格麗：（得意）所以呀！剛才我是捨不得你，也收不下他，才想辦法兩全其美，讓你們合作……

表 叔：（另有所指，斜視着她）「冷峻機！」

唄 都：（正經的）合作冷峻機！

瑪格麗：（吞不知和）我是冷峻機，你們倆是同事！

表 叔：（曖昧的向瑪格麗）同事？

唄 都：（不解個中原由，點頭）同事！

瑪格麗：兩位同事請我吃晚飯吧！

表叔和瑪同時點頭起身，瑪格麗到兩人中間，左右手挽着他們的膀子向大門走去，啲啲開門，表叔關木門，瑪格麗用腳把鐵閘關上，正好電梯由上而至，三人進入電梯。

瑪甘：道給我！道給我！

尤新：道給我！道給我！

區陳招：什麼事呀？

尤新：他搶走了我的遊子丸！

區陳招：遊子丸？

瑪甘：是呀！在大陸，她不肯同房，怕懷孕身材變醜了，我也怕她一個人到香港來，路上辛苦！哪知道，她來

到香港，要吃遊子丸……

尤新：來到香港，身材更要緊啦！

瑪甘：即你不想生孩子？明年九年，我一定要抱虎子……

尤新：你抱你的！關我什麼事呀！

瑪甘：關你什麼事呀！老板娘！你許許理——她呀我沒有一點真心！

尤新：（大怒）你有真心呀！你全是假的！在大陸說開工歲是假的！有錢是假的！有房子住是假的！這我的金項

鍊、金耳環、金戒指——全是假的！

她每說一項，遞進一次，他就遞進後，圍着區陳招轉——夾在中間的人左右為難。

區陳招：好啦！

瑪甘：（趁機反攻）你不假？

尤新：全是真的！

瑪甘：真的？

尤新：我跟你結婚，全是真心……真心來香港！

瑪甘：（同時）真心來香港！

尤新：開口。

區陳招：算丁，算丁！辦九運給她！

瑪甘不甘心的掏出票盒來。

區陳招：暫時不生孩子也好……

瑪甘：還「乜好呀」

區陳招：要打工貼補家用嘛！

梁甘：（緩和了）唔！

尤新：（一把捉過梁甘）是嘛——生猴子別像人家媽小姐，能賺錢多好！

梁甘：（借列正氣度）瑪格麗不姓瑪，就叫瑪格麗！

尤新：（白他一眼）連名帶姓的叫人家，真沒禮貌！

區陳招：瑪格麗是外國名字，不能叫「瑪小姐」——快下去收拾吧！早該她吃飯了！（說着走下樓去）

梁甘睜大眼睛，偏偏被她看到，連忙快步跑下樓梯。

尤新：呵！（轉頭望A座大門，羨慕的）瑪格麗原來是外國名字！（由樓梯走下）

電梯向下而上，停了，林行和林太郎走出來，兩人繼續着路上的談話。

林行：（興奮的）不在差館看到林伯的身分證，還不知道林伯的名字呢！

林太郎：是呀！我在這兒看更一個多月了，今天才知道你叫林自強，跟我同宗！

兩人說着已到A座門前，林太郎取出鑰匙才想到——

林太郎：哎！你上十四樓，怎麼也下電梯了？

林太郎：（打開門）請放不致當，裏邊空！

他讓林行進來，搖着沙發。

林太郎：坐，坐。

林行：（並不坐）平常沒注意，今天林伯戴着帽子，很像一個人！

林太郎：像誰？（摘下帽子）

林行：（眯着眼睛快活的心情，不敢看對方，向前走開，漸近工人房了）林伯是不是台灣人？

林太郎：你也聽別人講了，我是台灣人……

林行：我……（激動起來）我……（強行抑制）我也是台灣人！

林太郎：真的？

林行：我還沒去過台灣——林伯，我給你看看照片——（從口袋中拿出皮夾，打開交給對方。）

林太郎：（接過來，還沒有看）是我認識的人嗎？（低頭看照片，大吃一驚）這……這是我，我跟太太黃鳳吟的

合照啊！

林行激動得顫抖着嘴唇，幾乎把整張的眼淚滾落，她強自鎮定，背對着林太郎。他為了這答案，燒到林行面

前——已經站在工人房的門口了。

林太郎：你怎麼會有這張照片？

林行：我……我天天帶在身上！

林太郎：天天帶在身上！（推開工人房的門，指着牆上的放大照片）你認識他？

林行：（進入工人房，向照片低聲，帶着哭泣）媽媽！我終於找到爸爸了！

林太郎：（不信自己的耳朵）你，你說什麼？她，（指手中照片）她是你什麼人？

林行：（拭淚，大聲）我媽媽！

林太郎：媽媽？（看照片，再看林行）你，你究竟是……

林行：媽媽的女兒！

林太郎：女兒？

林行：生在香港——一九六七年！

林太郎：生在香港——一九六七年！

林行：在這座大廈長大的，所以大家叫我林行。

林太郎：（有些明白了）呵！

林行：媽媽告訴我：爸爸是——林太郎！

林太郎：（同時）是我！！

父女相對，僵住。兩秒鐘後，林太郎張開雙臂，林行即時撲向他的懷中。

林太郎：女兒！

林行：（同時）爸爸！

林太郎：（哭着）我高興！我有女兒，我高興……（哭）

林行：（同時，哭着）爸爸！我找到了爸爸！

林太郎：（用子臂拭淚）別哭了，告訴我！媽媽在哪裏？

林行：（哭泣）呵！

林太郎：（用子臂拭淚離開父親的懷抱）是肝臟（ZZO）吧！

林行：（望着照片）風吟！以為你還在大陸，一直派人打聽，要找到你！想不到，想不到……（恐慌表來）結

林太郎：（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沒大陸往外逃——

林行：（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沒大陸往外逃——

林太郎：（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沒大陸往外逃——

林行：（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沒大陸往外逃——

林太郎：（拭淚）媽媽說：六六年跟爸爸沒大陸往外逃——

林仔：媽媽說，她裝死躺在地上，看見爸爸被捉走的！

林太郎：前幾年我一直以為她受傷死了，後來又聽人說在大樓看到她——全是空的！

林仔：媽媽雖然受了傷，還是逃到香港來了。

林太郎：這些年可真苦了你們！

林仔：媽媽做工，供我讀到書院畢業，畢業那年夏天，媽媽突然就支持不住了！原來，她在前一年就知道讀書

不治之症。一直撐到我畢業，才撐不下去的，在醫院裏只住了四個月！（哭）就去世了！

林太郎：（聽到「不治之症」已經忍不住了，嗚咽，對着照片）風吟！為什麼，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苦呢？（忍不住，放聲哭）

林仔：（試淚）爸爸別哭了！媽媽最後的遺言是請告女兒能到爸爸。媽媽說：只要能夠父女相見，她在九泉

也會高興。媽媽現在說……（忍不住又哭）高興了……

林太郎：（忍住哭）叫我別哭，你自己倒哭了！父女團圓是萬幸的事，不能再哭，不能再……（哭）哭了……

林仔：（試淚）爸爸自己又哭了！

林太郎：不哭！（試淚）不哭！唉！死者已矣！告訴我：媽媽的遺體……

林仔：骨灰在樓上供着……

林太郎：啊！我們逃到台灣和埔安葬！唉！可惜你那早死的哥哥，沒辦法找他的屍骨了！

林仔：（一怔）我有幾個哥哥？

林太郎：一個！

林仔：媽媽告訴我，沒有死！

林太郎：（大出意外）啊！沒有死？！

林仔：哥哥在大陸當紅衛兵，要跟媽媽「劃清界限」，親子撇着媽媽的頭髮，弄破玻璃，疑鄰扎鬚了！

林太郎：（切齒）畜牲不如的東西！

林仔：媽媽恨自己沒有管好兒子，就認定他是死了！

林太郎：（恍然大悟）啊！難怪當年她總說不明白。

林仔：媽媽說哥哥鬥爭媽媽，是要計一塊翡翠！（從手袋中取出那塊翡翠來）

林太郎也同時從身上取出一塊翡翠。

林太郎：就是這塊翡翠——

兩塊翡翠對在一起：跟珠合璧。

林太郎：翡翠合在一起了，可是人……

林仔：媽媽在醫院，最需要錢的時候也不肯賣掉。

林太郎：（扶著前單，喃喃的）不會好，不會好！

林 行：爸爸一起收着吧！剛才差一點兒我就要把它押給別人了！

林太郎：為什麼？

林 行：媽媽去世的時候，欠了破爛的債。

林太郎：欠破爛的債？

林 行：嗯，他要是做下賤的事，我堅決不肯！

林太郎：我們這錢就是了！

林 行：我錢不夠，沒辦法用它抵押，又害怕被人吞沒了，對不起媽媽……

林太郎：爸爸還他——不要緊；差多少錢？

林 行：三萬，爸爸有？

林太郎：你三叔有錢，我們馬上打電話到台灣！

林 行：來不及了，今天他們就要我住到日本去！

林太郎：一風樓？那不行！

林 行：他們好兒，我們惹不起……

林太郎：惹不起，躲得起！你三叔在酒店開的有房間，爸爸送你住酒店去！離他兩天就有錢了，走！

林太郎拉着林行向外走，馬上又停下來。

林太郎：我們乾脆不回去了，還了債，跟你三叔回台灣。

跑回工人房，拿起皮箱出來。

林 行：我要帶着媽媽的骨灰！

林太郎：對，對！到十四樓搭電梯！

父女倆開門外出，快步走向上樓的樓梯，很快的停住，緩緩退後，驚恐的向上望着「萬答」集中破爛出現，從他們迎面走下來，逼得父女們退到走廊上，林太郎拉着林行轉身奔往樓下，才一步，又停住了，手中皮箱跌落地上。

迫往樓下的樓梯上，無聲的走出功夫茂來，父女倆被卡在中間。

破 爛：（向前一步）要逃走嗎？

林太郎：（犯法的搖頭）不，不是！

功夫茂：（很卑地）對欠債逃走的人，有一定的規矩！

林太郎：（害怕）茂哥……不……沒有！

功夫茂：（用手臂推林太郎一把）滾開！

林太郎幾乎跌倒，林仔連忙扶住，並且擋在父親面前。

林仔：大債還錢，你們不能欺侮人！（勇敢的瞪着對方）

林太郎：（提起勇氣，向前擋住女兒）對！對！我有錢！我還有你們！

功夫茂：（已出於要挾林仔，被太郎阻擋，怒叱）滾開！跟你什麼關係？！

林太郎：我是她爸爸！

功夫茂：卑！！（向跛雄，丟落地）憑他的德性，會有這樣的女兒？

跛雄：既然要逃走，只好先把他押到日座去了！

功夫茂搶回林太郎，一把抓住林仔的頭髮。

林仔：（護着頭，掙扎）不要！不要！

跛雄：走！（到日座門前閉門）

林太郎：（同時，拉着林仔）孩子！孩子！

功夫茂把林仔拖到日座門前。

林仔：（掙扎着）爸爸！

跛雄：試試看——你有幾條命？（進入日座）

功夫茂拖林仔進入日座。

林仔：（在門口掙扎，不肯進入）爸爸！爸爸！

林太郎：林仔！（用力掰着功夫茂的手）

功夫茂：滾你的！（同時踢出一脚）

林太郎被踢翻，滾倒在地。

功夫茂拖林仔進去，用力拉上鐵閘。

林太郎：（在地上掙扎着）林仔！

林仔：（在鐵閘內）爸爸！

功夫茂拉林仔離開門口。

林仔：（已不見人）爸爸……

林太郎：（掙扎着爬向日座門口）林仔，林仔！

木門「碰」的一聲關緊。

林太郎：（抓着鐵閘爬起）林仔！林仔！

幕徐徐落。

第四幕

第一場

時：第三幕後的第二天上午。

景：香城大廈十三樓，同第三幕。

人：林太郎、林仔、區正發、區陳招、跛摩、功夫茂、珍妮、嘜都兩次、剛行、瑪格麗、尤斯、梁甘、打手甲

幕啓：

香城大廈十三樓，走廊上寂無人聲，A座只關着木門，B座鐵閘緊閉，秋意森森。

A座落地窗簾大開，窗外天色灰沉沉地，和房子主人的心情一樣，籠罩着一層愁雲慘霧，海峽對岸的景色，像是一張不單的照片，只能看出模糊的輪廓。

區正發：太笨，在窮忙瞎着，區陳招坐在沙發上，不停的長吁短嘆，拿茶杯喝茶，當丈夫走近她的時候。——

區陳招：（嘆氣）唉！放下茶杯（很重的）

區正發：太太，開開點兒好不好，一九九七還有十二年呢？

區陳招：怎麼開開？預備逃難的太太兒都放冷爐機搗光了。

區正發：不是搗光了，是暫時壓住而已！要不是日本人挖地脚，我們已經發財了！

區陳招：這求求也真差勁，一點信用道義都沒有！

區正發：跟共產黨做生意，從來不想他們守信用、講道義！

區陳招：那講什麼？

區正發：向我看——他從日本人那兒私人收到的錢，多我們一倍！

區陳招：那日本人不要賠本兒？

區正發：現在日本人做生意就是這樣！先把生意搶到手再說！

區陳招：他搶生意我們把老本虧掉！

區正發：不會的，我們總有辦法，像七三年的股災風波，多少人因為做股票成了流鄉死的大闊爺，我們還賺進了這棟房子呢！（坐沙發上）

區陳招：房子？房子這不是為了這次鬼生意押給銀行！也賠進去了！

區正發：不是賠，是壓住了！

區陳招：我看，就快要得進不過氣了！

區正發：那，人家林伯的弟弟呢？覺得比我們多得多啦！

區陳招：人家有錢嘛！

區正發：林伯上學去了？

區陳招：那還有心上學？跑錢去啦！

區正發：真是當局者迷，關心則亂！林行欠的這點兒債，他弟弟隨便使就還了！何必着急！

區陳招：當然着急，父才見面，女兒就被人家關起來！

當區正發剛到林伯的時候，林太郎來電梯上來，拭着光頭上的汗，走到日座門前，伸左手去按門鈴，看到了腕

錶上的時間，急急的回到A座門前，開門進入，正是區正發講：「何必着急」的時間。

區陳招：（起身，關切地）林伯！怎麼樣？

林太郎搖頭，同時，電話響，區正發起身要過去接聽。

林太郎：是我的！（跑過去接聽電話）喂……是的！三弟！對！昨天四萬五，今天就是六萬了……香港大耳窿的

利息嘛！噯！你講……我有筆！（掏日記本及筆，一面講，一面寫）香港……哈……哈……好！我

會帶身份證的！哪……冷旋機……

區正發已經在沒意的對白，這時緊張的走近電話旁。

林太郎：（講電話）壓低成本，只要十九塊一台……好，我告訴他……再見！（切電話，看日記本自己才記的地

址）哈……香港……（抬頭，高興地）我馬上飛過去拿錢！

區正發：我早說你不必着急嘛！令弟剛才說冷旋機……

林太郎：（高興）太好了！林伯，我可以跟日本人競爭了！

林太郎：好好，你去辦，我要過河拿錢去了！（匆匆走出去）。

區正發：太太，我說對了吧——我們還有辦法的，哈——（掏出計算機，算着）十九塊……

林太郎匆匆到日座門前，按門鈴，木門立即開了，打子甲出現鐵閘內。

林太郎：謝謝，我要跟我女兒講話！

打子甲退開，林太郎等待。

區正發：（抬頭）太太！我馬上過深圳，跟日本人拚了，絕對把生意搶回來！寫寫，我的上衣！

區陳招高興的跑進房內，區正發仍在計算着。

B座鐵閘內，林行出現。

林行：爸爸！

林太郎：林行，你三叔的錢已經到了，我馬上過海去拿，不必害怕了！

林行：我不怕！隨便就嚇怎麼嚇！我都不會屈服的！

林太郎：好好！你自己小心！

林仔：我知道！

林太郎：那我就走了！

林仔點頭，林太郎向電梯走去，林仔目送着他。同時A座區隊招自房間拿出上來，替丈夫穿上。

區正發：我恐怕要很晚才能趕回來！

區隊招：好的！

區正發出門，區隊招收起茶几上的茶杯走進廚房。而區正發和林太郎同時到達了電梯門口，門開，兩人進入。

區正發：一起下樓，還可以聊聊天。

電梯門關下去，同時，打子甲拉開候用內的林仔，關上木門，樓梯上傳來玻璃的拐杖聲，玻璃和哨都走下樓來，向B座走著。

玻璃：鬧了整整一夜，絕對沒有那麼疲倦了，你好自為之吧！（交一收給對方）

哨都：（接過鑰匙）裡邊還有個看守的人呢！

玻璃：你叫他出來就是了！

哨都：好！（得意地）成功了，我就兩個人回日本囉！（用鑰匙開門）

玻璃：不過，我要告訴你，這是最後的機會，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不能控制她了！

哨都點頭，開門進入B座，同時電梯上來。功夫茂、珍妮和剛仔由電梯出來，珍妮憔悴的容顏已略見恢復，剛仔的臉卻顯得如同死人，衣服也破舊不堪，三人向玻璃走來。

玻璃：真把剛仔找回來了！

珍妮：（向剛仔）叫玻璃！

剛仔：（有怯意）玻璃！

玻璃：嗯！（笑笑）功夫茂到底有功夫！

功夫茂：全靠羅湖的手足過去幫忙，打到乞丐的總寫，才找到人。

玻璃：（向珍妮）那好了！安心做生意吧！

珍妮：茂哥說……（看B座大門）

玻璃：唔！此地我有用——（由身上取下一枚鑰匙，交給對方）你暫時在十四樓做吧！

珍妮：（接過鑰匙）是！我把剛仔送過去！

玻璃點頭，珍妮帶剛仔按A座門鈴。

玻璃：（目送珍妮）想不到那個看家的林仔，真的有德真身家！這個林仔還是他唯一的繼承人呢！

A座，同時由廚房走出區隊招開門，見是珍妮，高興的拉着剛仔，珍妮關上大門。

區陳招：果找回來了！喲！這麼靜，來，區媽媽帶你去洗臉！
剛仔：（同時）區媽媽！

區陳招拉着剛仔進入洗手間，珍妮跟着。

跛雄：（向西一望，詭密的）億萬身家！阿茂，我有個新編藉好動！（轉身向樓梯走）
同時，B座的木門開了，打子甲出現在臥房後。

打子甲：雄哥！日本人要我出來！

跛雄：那你就出來吧！

打子甲：我看守的人呢？

跛雄：嘿！你倒很負責！（上前用鑰匙開門）

打子甲出來，跛雄又把紙閉鎖上，木門仍然閉着，同時向打子甲命令。

跛雄：守在門口，日本人出來了再進去。

打子甲：是！

跛雄：（向功夫茂）到樓上，把我動的新編藉告訴你！

跛雄走上樓去，功夫茂跟在身後，打子甲守在B座門口，同時，A座內珍妮、區陳招帶着洗過臉的剛仔由洗手

間出來，剛仔到電視前細看電視機下的錄影帶。

區陳招：（繼續方才的談話）有這種怪事？深圳的乞丐不要人民幣，只肯要港幣？

珍妮：是呀！茂哥沒有實踐，身上全是港幣一百的！

剛仔：（大叫）錄影機！錄影機不見了！

區陳招：噢！電視機壞了，你十多天不在家，錄影機我還給出租店了！

剛仔：我要看！（又叫）我要看錄影帶！

珍妮：帶子早還掉了！

剛仔：（哭着）有歌唱的！（大叫）我要看錄影帶……

區陳招：唱歌——給錄音機好了！（打開電視機旁的錄音機）

剛仔：（關錄音機，大叫）我要看歌唱的錄影帶！

瑪路麗打開房門，穿着睡袍出現。

瑪路麗：剛仔回來了！

區陳招：看！把阿媽吵醒了！

珍妮：對不起呀！瑪路麗！

瑪路麗：不要緊，我今天本來要早起的！

剛仔：（哭叫）我要看錄影帶……我要看……
瑪格麗：剛仔！到阿媽房裡來看！

剛仔立刻停止哭叫。

珍：去吧！不准亂動阿媽的東西！

剛仔跑向瑪格麗的房間，和瑪格麗一起進入。

珍：剛仔實在可憐，沒有人陪他玩！

區陳招：（急於聽故事拉珍坐下）結果呢，你剛說沒有零錢給那個乞丐……

瑪格麗房內錄影帶放出粵語歌曲。

珍：喂！乞丐說，找家錢給你！掏出一大把，全是十塊的——有好幾百！

區陳招：噯！乞丐這麼有錢？

珍：是呀！我們自然不肯給他——嚇——那個乞丐馬上翻臉——罵我們是「臭港人」。

區陳招：啊！「臭港人」！

珍：是呀！香港變成臭港啦！還罵粗口呢！

區陳招：功夫茂安打人了！

珍：茂哥還沒動手，他跑去幫忙的弟兄就把乞丐打了！

區陳招：該打！

珍：區陳招：乞丐逃，茂哥追，這到乞丐高，好多好多小乞丐，有幾個手上還是血淋淋的！

區陳招：噯！噯！就是報上登的，被斬掉手指頭了！

珍：區陳招：可不是！剛仔在一個裡頭又哭又叫，茂哥就把他救出來了！

區陳招：真是上帝保佑，也是你的運氣好！

珍：區陳招：是呀！我想應該得運了，剛才見到雄哥也很和氣，本來還說心吊胆的，以為一定要受罰呢！（聲覺地起身）

區陳招：好！回頭有空要替剛仔買件衣服……（收拾着剛仔翻亂的錄影帶）

珍：區陳招：好！好！我看看剛仔！

珍：區陳招：好！好！我看看剛仔！

珍：區陳招：好！好！我看看剛仔！

當珍妮覺的起身同時，日塵內傳出林行的叫聲。

林行：（聲）給我滾出去！

站在走廊上的打子甲本來在無聊的踱着，已近電梯，忽則頭空，日塵風扇內出現林行，回頭手拍風扇大叫。

林行：滾！

明都笑嘻嘻的出現林仔身旁。

明都：多多錢給你！帶你去日本，讓你入日本國籍！

林仔不屑的扭頭，他突然抱住了林仔。

林仔：（掙扎）放手！

明都：不放！不放！

林仔低頭咬他的手，明都發瘋的大叫，鬆手，林仔逃開，他舉着被咬破流血的手，向林仔逃開的方向撲過去，打子甲瞪目望去。

明都的吼聲，林仔的叫聲，傳出紙間外來。

明都：（聲，連續的大叫）啊！（日語，罵）混蛋！混蛋！（跑至紙間前——臉上帶着被指甲抓出的血痕，進

命似的打開紙間奔出門外）

鬧鬧時，打子甲迅速進入，林仔衝到紙間前，被打子甲阻住去路——她怒容滿面，衣服被撕破了兩處，退回，

打子甲關閉木門。

明都：（生氣的罵着日語）混蛋，混蛋！（用鑰匙開門，轉向A座）

A座，珍妮走出來，見明都一怔，轉身奔向樓梯。明都伸頭進入A座。

明都：瑪格麗！

區陳招：（才收完錄影帶回頭叫）瑪格麗！有人找！（走進廚房去）

瑪格麗出來，見是明都跑向門前。

明都：（生氣的）哥哥真是開玩笑，什麼講好了別隨便騙人！

瑪格麗：呀！你受了傷！

明都：確定你交給哥哥！這一次我是死了心啦！（交鑰匙給瑪格麗）

瑪格麗：我替你擦點藥？

明都：我到醫院去！

瑪格麗：答應我的變成呢？

明都：你急什麼？我去醫院辦藥，又不是去住院——很快就回來！

瑪格麗：好！等你吃晚飯！

明都：好！（回頭望日座）呀！真沒想到過這樣的女人！（條件反射走向電梯，按紐）

珍妮從樓上走下來，瑪格麗看到她，暫不開門，等她到來，同時，明都乘電梯下。同時，剛行由瑪格麗房間跑

出，到門前。

剛行：阿媽——看完了！

瑪格麗：沒有了，再沒有全是兒童不宜看的管子了！

剛仔：（看到媽媽）媽咪！（向瑪格麗）我也不要看了！

珍妮：跟着剛仔，進入A座。

珍妮：跟阿媽說謝謝！

剛仔：謝謝——兒童不宜的，你們看的時候，我也要看的！

瑪格麗：那怎麼行？（走進房間去）

區陳招由廚房出來，

區陳招：（向珍妮）你怎麼又下來了！

珍妮：學哥說十四樓也有事，把我趕出來的。

區陳招：正好帶剛仔去買衣服、做茶，區老板不回來，連碗飯也可以在街上吃了！

珍妮：好哇！我請區太！

區陳招：我比個子就走！（走向洗手間）

剛仔：媽咪，我們能錄音機！

剛仔去開錄音機，珍妮跟着轉彎。

同時，樓梯上，尤新提着箱子，由樓下走上来，到A座門前，先伸頭向內望一下才走進去。區陳招正由洗手間

出來，瑪格麗也脫去睡袍，穿着洋裝走出。

尤新：（放下箱子，招呼）表姑、瑪格麗。

區陳招：噢？表姑丈不是替介紹工廠，今天打工去嗎？

尤新：別提了，簡直受不了！不到半天就把我累死！還要做足八個鐘頭，受不了！

區陳招：大陸做工不也要做足八小時？

尤新：那是屁股坐下來的「坐」，抽煙、喝茶，連足八小時就行，那像香港，兩手不停的做！簡直受不了，我

要請瑪格麗介紹別的工作。

瑪格麗：（意外）我？

尤新：是呀！我也取了個外國名字，叫「瑪麗姑」！

區陳招：啊？瑪麗姑！這原籍姓哪！

剛仔：媽咪！我要吃馬來糕！

尤新：（一怔）什麼馬來糕？人家是瑪麗姑！美麗的「麗」，姑姓的「姑」！瑪格麗，你一定要幫我……

區陳招：珍妮，我們走吧！

珍妮：好！（開錄音機，率剛仔走）

剛行：（走到尤新面前）我要吃馬米飯！

尤新：（瞪眼）馬米飯——嚙！表姑！見到景甘，別說我在這兒！

區陳招：景甘在家？

尤新：嚙！我不要跟他見面了！

區陳招：你們夫妻的事，還是少管好！（向珍妮）走吧！

區陳招、珍妮、剛行走出門去，隔門，尤新由防盜眼向外望望，區陳招等走到電梯前，搭電梯下樓，同時，尤新把箱子提進瑪格麗的房間。

瑪格麗：（從過去）你要做什麼？

尤新：（已放下箱子出來）瑪格麗，求你讓我靜一天！

瑪格麗：靜你老公？

這時，景甘由樓梯走上來，神情緊張的走至A座，要按門鈴，又停下來沉思，同時，尤新回答瑪格麗的問話。

尤新：嚙！等吧明天上工我就搬出去，工作一定要請你幫忙！

瑪格麗：什麼工作呢？你會做什麼？

尤新：我會唱歌，你能……何日若再來（拉開喉嚨唱）好花不常開……

門外，景甘搖搖頭，轉身向樓梯走回去，聽到歌聲止步諦聽。

A座內瑪格麗皺眉聽着尤新已經唱歌唱到——

尤新：（唱）喝完了這杯……

景甘決定了，向前按A座門鈴。

瑪格麗：（拉尤新一把）有人……

尤新：還沒有到！（唱）請進點小呆！（說）這才到「人」呢！（唱）人生難得……

瑪格麗：（指大門）有人叫門！

景甘再按門鈴，尤新停了，瑪格麗由防盜眼向外望。

瑪格麗：（回頭，指門外）你老公！

尤新：（一呆）啊！

瑪格麗指洗子間，尤新建忙躲進去，瑪格麗開門，景甘進來，兩眼發直，向廚房走，瑪格麗跟着他，並排走，

景甘突然轉身，向洗子間，如貓鼠竄般一步一步悄悄向前，快到門前，瑪格麗搶先一步，進入洗子間，景甘一呆。

瑪格麗：（開門一隊，伸頭出來）LADY-FIRST!（進入隔門）

景甘無奈，轉頭，走進去區陳招和瑪格麗的房間——兩個房間的房門關着，林太郎住的工人房也未開門：一日

了然。他快步進入廚房。

瑪格麗和尤新立即出現，兩人向廚房通道張望著走過去。突然有所發現，尤新急聲進工人房。梁甘由廚房通路快步出來，奔到洗手間，把門用力拉開，略等片刻，進入。尤新由工人房出現，瑪格麗指廚房，尤新進入廚房，梁甘由洗手間出來，瑪格麗顯乎把工人房的門關上，梁甘懷疑的向工人房走來，突然廚房中傳出碗盤等物掉在地上的打碗的聲音。

瑪格麗：（一驚）啊！

梁甘不進工人房，轉向廚房通道。

瑪格麗做了個「完結」的表情。

突然工人房響起奔跑在全屬樓梯的聲音，梁甘又轉回工人房進入——工人房無人，而聲音連續不斷，他把耳朵貼在門上聽著，瑪格麗也注意了，到工人房門口，扶著門在聽。尤新趁機由廚房出來，瑪格麗向她揮手，她向大門外跑去。

梁甘：（自語）是尤新！

尤新已在客廳正中，嚇了一跳，止步。

梁甘：（再聽聽門外）尤新從安全梯跑了！（起身要出工人房）

瑪格麗急敲工人房的門，尤新已不可能走出開著的大門了，急溜進開著的洗手間去。梁甘已拉開工人房的門向大門奔去，才奔幾步，停住。

梁甘：（沮喪地）追不上了，沒安全梯跑了！（轉身頹然坐沙發上——背對著洗手間和大門）

瑪格麗也詫異的望工人房的門外。

梁甘：（低頭哭了起來）完了！我半輩子完了！噢！尤新跑了！噢！完了……

瑪格麗在他哭的時候，走到他左側後方，右手按在他左肩上。

瑪格麗：（安慰他）梁甘，別哭……

梁甘：（抽著瑪格麗放在肩頭的手，哭著）我怎麼不哭？等了半輩子才結婚！結婚半個月，愛人就跑了！噢！

（傷心之極，放開對方的手，抽胸頓足，嗚嗚大哭）明天離婚，她今天跑掉！噢！我怎麼活啊！噢！尤

新啊！

尤新從洗手間伸頭出來看。

瑪格麗：別再哭尤新了！（說完，走到梁甘的右方去了）

梁甘：（哭著）我不是哭尤新，哭的是我半輩子奔的錢！噢！

瑪格麗瞪目，尤新從洗手間走出，向大門溜去，到達梁甘左側後方，瑪格麗原先所佔的位置時，她止步，向瑪格麗揮手，表示再見，瑪格麗急急的揮手，要她快走。她偏誤會成對方在叫她，反側向前半步，搯自己的鼻子向

瑪格麗表示：「你叫我？」瑪格麗氣得轉身不理她，她垂下下來，做着納因的表情。

和他們表演呢劇的同時，晏甘仍然俯在茶几上不停的哭着啜吻——

晏甘：瑪格麗！你不知道，連最後刻的戲，我還替她買真金項鍊，噢！真金耳環！噢！（伸手拉住尤新的手，

正當她做着納因表情的時刻）

尤新坐在，不敢動。

晏甘：（緊接前一向對白）真金戒指！噢！（振到尤新手上的戒指了，哭聲戛然而止，扭身搖頭）啊！

尤新：（不知所措）噢！

瑪格麗掩面，踉跄。

晏甘跳起來，雙手緊抓尤新。

尤新：（掙扎）放手，放手！（甩開對方，逃）

晏甘逃，繞着沙發和瑪格麗，展開追逐，瑪格麗氣得坐下來，雙手抱住頭發。

同時樓梯上，跛車匆匆下來，開日產門進入，木門和紙窗四閉着。

晏甘同時也追上尤新，却放她大力推倒，晏甘掙扎起身，尤新向外逃去，等晏甘追到門前，她把已將關上的門

猛力推開，晏甘被撞得連連倒退，她伸頭進來，晏甘終於倒地，瑪格麗急推她出去關門。

日產中，打子甲突然跌出門外，倒地掙扎，跛車追出，揮杖打去。

同時尤新逃下樓去，樓上功夫飛奔下來。

功夫飛：孽哥！怎麼了？

跛車：林仔逃了！

功夫飛：（愕然）逃了！

晏甘：（同時，醒來起身）逃了！愛人逃了！

暗轉——第四幕第一場終。

第二場

時：第一場當天黃昏後。

景：看城大廈第十三樓，同第一場。

人：瑪格麗、跛車、功夫飛、烟都同次、林太郎、區陳招、珍妮、剛仔、林仔、林華堂、區正發。

燈光漸亮。

A座所內只開着壁燈，不但顯得走廊上格外明亮，由於晚來天氣晴朗，連海峽對面的燈光也倍加晶瑩，香港的

倒影盪漾在水波中，展示出東方之珠迷人的景色。瑪格麗正獨自憑窗欣賞着。

瑪格麗：（自語）浮城！香港真是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日座門開了，功夫茂和跛雄出來，走向A座，按鈴，瑪格麗起身，先打開大燈，開門。

跛雄：還沒有回來？

瑪格麗：全沒有回來——林伯過海，區老板去了深圳，區太太吃過晚飯回來！

功夫茂：（向跛雄）就在此地等林伯吧！

跛雄點頭，和功夫茂坐沙發上，瑪格麗又去憑窗向樓下望着。

跛雄：有什麼？

瑪格麗：（回頭）傾都就要來的了！（又向下望）真的來了！下的快了！（跑出大門鎖閉鎖，使她可以從外面不用

鎖起開門）

跛雄起身，開門，向外看，瑪格麗進了電梯，跛雄回身，電梯下降，跛雄鎖好大門。

跛雄：（得意地）這筆錢到手以後，就逃走高飛！阿茂！你喜歡的話！就帶珍妮回大陸去吧！

功夫茂：不！我從大陸進出來的，還回去？

跛雄：對！有錢那往那行去，買本護照就行了，到處可以享受！

功夫茂：沒有你的功夫也不會這麼順利！

跛雄：沒有你的功夫也不會這麼順利——樓上的手足，我已經問過，「回游證」現成的！拿到我馬上「散水」

走人！

電梯已經上來，瑪格麗拖着傾都走向A座，按門，發現鎖了。

瑪格麗：哦！（按門鈴）

功夫茂起身開門，傾都和瑪格麗進來，功夫茂冷眼看傾都。

傾都：好哇！雄哥！你看你害我的？

跛雄：怎麼？

傾都：（示意手和臉上的傷）受了傷啊！

跛雄：（笑着）我們中國有句話：色字頭上一把刀，你要玩刀，首先受傷！

傾都：你還要笑話我！是你說死林仔沒問題了，我才退去的！

瑪格麗：別埋怨了！林仔還不知道逃到哪兒去了呢？

傾都：逃啦？

瑪格麗：是呀！（向跛雄）林仔逃走的時候，我聽到的！

功夫茂一怔。

跛 雄：唔？

馬格麗：晏甘正在找他老婆，我聽到安全梯上有跑步的聲音，晏甘還以為是他老婆——林行一定是那時候進去的！

跛 雄跟功夫茂交換目光。

跛 雄：不管什麼時候，反正是遲了！我們跟林伯妻人不可！

電梯由下而上，林太郎拿着紙包走出，先去按B座門鈴。

頓 頓：遲不遲也跟我無關了！（向馬格麗）我們還是看錄影帶吧！

馬格麗：你答應我的東西——

頓 頓：帶來了，到房裡給你！（拉她向房間走去）

B座門外，林太郎第二次按門鈴。

功夫茂：（聽到）有人按B座門鈴！（同時起身開門）林伯，雄哥在這邊兒！

林太郎回到A座，把手中紙包放跛雄面前。

林太郎：錢！六萬！

跛 雄：（推開紙包）錢你先收起來！

林太郎：為什麼？（憂氣地）現在我不比從前，我需要多少，我弟弟都會給我！

跛 雄和功夫茂交換目光。

跛 雄：大概你有太多的錢了，派人把林仔監走的！

林太郎：（不相信）什麼？

功夫茂：林仔進走了！

林太郎：（意外）啊！

跛 雄：不會是進走，是林伯花錢找人監走的！

林太郎：沒有的話！

功夫茂：林仔不見了是事實！

林太郎：（焦急地）我不管，錢我拿來了，你們就要還人給我！

功夫茂：（怒目起身）怎麼還？

林太郎嚇得後退。

跛 雄：（制止功夫茂）林伯，事到如今，報紙登不可了！

林太郎：好！好！我報警！（向電話走去）

跛 雄和功夫茂交換目光，同時，林太郎向電話伸手的時候，電話鈴突然響了，林太郎吃了一驚，連忙穩定自己

林太郎：（接聽電話）喂……什麼？……我女兒在你手上了！不准報案？……報案殺我女兒？你是誰？……等一等？喂……喂……（把話筒離開耳朵，看看再聽，大驚）喂！林仔！你！你在哪兒？不知道？眼睛被蒙

著的？……就「大圍仔」綁架啦？喂……喂……（焦急）斷了！（茶位）

跛 雄：（憤怒的拍茶几）好哇！大圍仔搞到我跛雄頭上來了！我非……（起身）

功夫茂：雄哥別生氣，要慢慢找線索！

林太郎：這！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跛 雄：快中午的時候！

林太郎：怎麼會呢？

跛 雄：我們一直等你回來報案的！

功夫茂：不必理電話怎麼說，還是報警要緊！馬上打九九九！

林太郎：他們會殺死我女兒……

功夫茂：殺人？說的容易！不必管他，報警吧！

跛 雄：（駭功夫茂）林仔不是你的親人對不對？

功夫茂不講話了，林太郎焦躁的來回走着。

電梯又由下而上，區陳招、珍妮、剛仔由電梯走出——剛仔已經換上全新的衣服，三人走到A座大門，區陳招

取鑰匙開門，同時——

功夫茂：不報案又怎麼辦呢？

跛 雄：大圍仔綁票，一定會再連絡的！

區陳招等人進來，廳內的空氣使他們感到不尋常，珍妮細細的搜索剛仔。

區陳招：嘿！雄哥也在這兒！

珍妮：（同時）雄哥！

跛 雄：唔！

區陳招：樓下剛才有人找林伯！

林太郎：（已如驚弓之鳥，緊張地）誰，誰找我？

區陳招：不認識——（舉着手中一個牛皮紙信封）留下這個信封就走了！

林太郎雙手顫抖着打開信封，現出一捲錄音帶來。

區陳招：錄音帶！

跛 雄：多半是大圍仔的通知，很可能是林仔的錄音！

林太郎急忙裝在錄音機上，所有的人都不覺驚慌的聽着，錄音帶轉動着，輸出錄音帶的聲音。

錄音帶：（男聲）林伯聽着：我們已經調查清楚，你們林家在台灣有千萬美金的身價！現在你唯一的繼承人，你的女兒林行在我們手裡！限你三天之內，讓林李豐準備兩個萬美金，交款的時間地點，我們會再通知你！現在注意聽你女兒的話——（林行聲）爸爸，我很好！我……（斷了，又是剛才的男聲）好了！你女兒現在很好！如果你不聽話，你女兒就不會好了！如果你敢報警，就是替你女兒選擇了最殘酷的死亡方法！再見！（沒聲音了）

林太郎便掉了，區陳招、水妮，面面相覷。

電話鈴響起，區陳招接聽。

區陳招：喂……喂！請等一等！雄哥電話！

雄哥：（接電話）喂……喂……好的！（切電話，向功夫茂）大園仔夠厲害！打電話到十四樓，指定我

五分鐘內上去等電話！（示意林太郎）

功夫茂會意點頭，剛行趕着珍妮注意破壁的時候，溜進了瑪格麗的房間。

破壁：林伯！現在我們上了一條船！大園仔找我講話，看他開什麼條件吧！放心，我會幫你的！

林太郎木然點頭，破壁走了出去。

珍妮：（發現兒子不見了）喂！剛行呢？

瑪格麗房門開了，傳出唢啞的聲音。

唢啞：（在內）小王八蛋！滾！

珍妮急起身，剛行已經由瑪格麗房內跌了出來，倒在地上！

剛行：（叫）日本的！你敢打我！（掙扎起身）

珍妮急向前抱起剛行。

剛行：（才哭出來）媽咪！

同時，唢啞追出來，瑪格麗拉不住他。

瑪格麗：算了，小孩子……

唢啞：我早要打他——小王八蛋！

功夫茂上前攔住唢啞，推他一把。

唢啞：（被推後退一步，怒目）做什麼？

功夫茂：何必打小孩子，要打，打我好了！

唢啞：你？

功夫茂：我！

明都：好！讓你試試我柔道三段，要三道三段的才好！（擺姿勢）來！

功夫茂冷冷的看着他，明都大叫一聲，衝前，功夫茂閃身躲開，明都撲着被打，抓住了對方若克的右肩，翻身要以柔道的功夫摔倒對方，不料功夫茂穩如泰山，明都用力過猛，跌下了對方的衣褲，功夫茂右肩赤裸了，明都自己也向旁衝出幾步。

瑪格麗：（阻止）茂哥！

明都在瑪格麗身後踏出一腳，功夫茂中斷，踉蹌後退。

珍妮：（驚叫）茂哥！

瑪格麗：（擁明都）明都……

明都：（扭開她）閃開，我非打服他不可！（又擺出姿勢）

區陳招：（拉起木然的林太郎）林伯！小心福着！（拉他靠向牆邊）

珍妮也把着剛打退後，瑪格麗也放縱得靠道牆邊了。

明都連連進攻。

功夫茂節節後退。

明都勇猛。

功夫茂敏捷而迅速，兩人打進了廚房的通路去了。

珍妮、瑪格麗、區陳招，都向通路望去，剛不停的叫好，通路內傳出激烈的打鬥聲。

區陳招：（拉着身邊的林太郎）林伯！林伯！

林太郎：啊！

區陳招：捱一捱吧！再打要出人命了！林伯！

林太郎：（驚醒的振作一下，望着通路，叫）別打了！別打了！

這時明都一聲大叫，由廚房通道跌出來，跌到大門內，瑪格麗向前把他扶起，已經鼻青臉腫，極極欲墜。

功夫茂出現通路口——毫無損傷。

明都這樣的振開瑪格麗，做出要進攻的姿勢，但是自己却立即跌倒地上，瑪格麗向前扶他。功夫茂仍要衝前進攻，林太郎一把拉住他的右臂，把燈踏衝前，帶知林太郎轉到他的身後，變成他面對林太郎，而右臂向着觀察，

林太郎的手掩蓋不住他臂上的刀疤。林太郎看到刀疤，再看功夫茂的臉。

林太郎：（如中雷極）啊！你的臉！

功夫茂放林太郎的神情鎮住，詫異的怔在那裡。

明都在瑪格麗的挽扶之下，勉強站立，不停的嘆氣。

林太郎：你這胳膊上的刀疤——

功夫茂：（驚異地）刀呢？

林太郎：是六歲的時候被刺刀砍的！

功夫茂：六歲的時候被刺刀砍的！

林太郎：你是林青茂……

功夫茂：你是誰？

林太郎：我是誰——我是誰——（轉身指着工人房牆上原來掛着照片的旁邊掛掛着的妻子的照片）她是誰？

誰？

功夫茂望着照片——輪到他如同雷腦了，僵住。

林太郎：當年我出獄回家，你媽說你死了！現在你活着，她倒去世了！

功夫茂：（崩潰，撲到母親遺像前）媽！我該死！你為什麼不能等我，等我求你原諒？

林太郎：（喃喃自語）子欲養而親不待……

功夫茂：（起身，回頭，望定父親）爸爸！

林太郎：（同時）青茂！

區陳招、珍妮、馬他們父子詭異的相連所纏繞，呆住了。

正在攙扶頌都的馬格夏也驚異的張大了嘴巴——鬆手，頌都又倒在地。

功夫茂：媽去世的情形……

林太郎：你林林才清楚！

功夫茂：（震驚）我還有林林？

林太郎：就是讓你們欺侮又被綁架的林仔！

功夫茂：啊！我林林？（急的跺腳）該死的綠哥！他叫我綁票，綁的竟然是我自己的林林！

林太郎：（不敢置信）你，你綁的林仔——她，她人呢？

功夫茂：就在十四樓！

林太郎：啊？十四樓……

所有的人，除了平昔迷的頌都外，都驚訝的難以出聲。

功夫茂：是我到B座把她打昏，由太平梯跑上去的！

林太郎：（悲痛莫名）全是你害她……

功夫茂：爸爸——救她的也是我！

功夫茂象隻奔出，向樓上奔去，衆人跟着上樓。

頌都：（嗚呼清離）馬格夏！

已經在門前向上望的瑪格麗急跑向他，攙扶起來。

瑪格麗：「傾鄰！你怎麼樣？（扶他坐沙發）」

傾鄰：「我！我還要……」（掙扎起身）」

瑪格麗：「啊！還要打？」

傾鄰：「還要（遲滯的）哎喲！（又要告倒）」

瑪格麗：「傾鄰！傾鄰！」

傾鄰：「唔——還要進醫院啦！」

瑪格麗勉強的攙扶他走出A座，到電梯前，搭乘電梯下樓去了。

同時，樓上傳來打鬥的聲音。

打子甲、乙和功夫茂由樓上打到十三樓的走廊。

功夫茂如猛虎出柙，拳打脚踢，打子甲、乙又從十三樓滾跌到樓下去了。

跛雄從樓上下來。

跛雄：「（將罵）阿茂！看起來，我跟你敵對，是命中註定的！」

功夫茂：「（點頭）命中註定的！」

跛雄：「好！（揮手中拐杖打去）」

功夫茂閃避還後。

樓梯上珍妮抱着刑仔，區陳招和林太郎扶着容顏憔悴的林仔，走下樓下。結定，跛雄看到林仔一棍，遠遠揮杖

逼退功夫茂。

跛雄：「滾開讓收林仔出來的？」

珍妮：「我——你給我的鑰匙！」

跛雄大怒，揮杖打珍妮，功夫茂在身後吹向跛雄，跛雄回身一杖，功夫茂伸手抓住杖頭，用力奪取，向人爭奪

着進入A座大門。

眾人跟進大門觀戰。

刑仔：「（大叫）茂叔叔！用力！」

功夫茂奮力奪杖，跛雄抓緊杖柄，爭奪中撞倒了餐桌和椅子。

珍妮緊張的咬着嘴唇。

區陳招熱助的掌心拍着手臂。

林太郎下意識的抓緊了林仔的胳膊。

林仔以嚴肅的目光望着打鬥的人。

剛行：茂叔！加油！加油！

功夫茂奮力一奪，跛雄一按子扶柄的彈簧，向後一躍，手中抽出一柄利劍。

衆人不約而同的驚叫出來。

功夫茂執著的杖頭揮劍鞘，跛雄持劍猛攻，功夫茂節節後退，進入通往廚房的通道，跛雄舉劍向通道中衝進刺出。

珍妮：（驚恐已極）哎喲！

剛行：（同時急的哭出）茂叔！

林太郎：（雖然急叫）青茂！

林行扭頭，不忍卒睹。

跛雄退出通道，功夫茂側身執着對方持劍的手跟着出現，他執利劍刺穿了前胸的衣服，毫厘之差就被從側面刺穿了胸膛，兩人扭扎着退到廳的中央。跛雄一脚踢中對方的手，功夫茂被踢的鬆手，連劍鞘也跌到背後去了。

功夫茂閃身换位，跛雄翻身趕上，利劍剛砍劈刺，功夫茂竄高俯低，左閃右避，又退出了A座大門，跛雄緊緊追趕到門外。

衆人也跟着出門。

跛雄愈攻愈狠，功夫茂驚險萬分，兩人追趕到連樓梯上樓的轉角處，功夫茂被迫緊靠角落，更形兇險。

林太郎被壓迫得避不過亂來，林行不斷的代他拍着胸口。區陳招既害怕又忍不住要看，時時把頭躲向林佑身護。

珍妮緊張得忘記了兒子的安危，一任剛行向前移動着脚步，直到打鬥現場的最前方才發現危機。

珍妮：剛行！

這時，跛雄又一劍刺出，功夫茂閃身旋起一腳，利劍被踢中，落到下樓的樓梯轉角去了。同時揮出一拳，被跛雄閃避，閃身抓起已到身旁的剛行。

珍妮：剛行！（奔前救奪回兒子）

跛雄以剛行做盾揮杖擋功夫茂，功夫茂果無腦子。珍妮已到跛雄身後，功夫茂抓住剛行，跛雄趁機抓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喪失了抵抗刀，同時起腳，踢得珍妮倒向下樓的樓梯角處。太子史取出一柄短刀，揮笑着劍向無法抵抗的功夫茂的心窩。不料珍妮已經搶到利劍，爬上樓梯，把劍刺進跛雄的背脊。

跛雄：（中劍狂叫）啊！！（手中短刀跌落，身體也搖搖欲墜）

功夫茂迅速半步，放下剛行，慌張的望着跛雄。

珍妮由衝動中驚醒，害怕的追上樓梯。

跛雄終於帶著利劍倒向下樓的樓梯轉角去了。

功夫茂跟著一環而下。

剛仔：（驚魂未定，披在母親膝前）媽咪！

衆人一齊鬆前俯視，區陳招抱起剛仔。

珍妮：（就自己的行動嚇呆）我！我殺了他！

功夫茂：（由樓梯轉角處上來）死了！

林太郎啞住。

珍妮：我殺了他！

功夫茂：不！是我殺的！

區陳招：你們，快，快逃吧！

功夫茂快步走進大座廳內。

衆人異名其妙，彼此相互以目光探詢的跟著進來。

功夫茂：（已接通電話在講）差佬嗎？我叫林青茂，在香港大廈十三樓走廊，殺死了外號跛雄的方義雄！

珍妮：（瘋狂的衝進來接電話）是我殺的，不是我……

剛仔：（嚇呆了）媽咪！

區陳招拍着剛仔，功夫茂已切斷電話，用子在背後按着。

功夫茂：不！你要好好照顧剛仔！

珍妮：（歇斯底理的）我該坐牢，我該坐牢！

功夫茂：我傷害媽媽，毆打爸爸，綁架妹妹，死有餘辜！坐牢是便宜我了！

林太郎：（難過的）青茂！林仔！這就是你哥哥！

林仔直視林青茂。

林青茂向林仔啟言又止。

林仔：（扭頭）我哥哥不會綁架我！

林太郎：那時候他自己不知道是你哥！

林仔：（倔強地）我哥哥死了！！

功夫茂滿苦已極，低頭。

林太郎：（懇求的）林仔！

林仔望功夫茂，他也期望的看她，她嘴巴微張，又忍住了。

珍妮：哥哥！你們一家好人團圓，我這個……

功夫茂：聽着！跛雄死了，你可以過正常的生活，（難過）至於爸爸跟妹妹！

林太郎：「等你三叔來了——林仔帶着你們母親骨灰到台灣去，我，留下來等你！」
林行：（難過地）爸爸！

電話鈴響，區陳招接起。

區陳招：（講電話）喂！喂……正發！啊……（緊張起來）怎麼樣呀……喂！（雖然切斷電話，亦住）

林太郎：（關切地）區老板由深圳打電話來？

區陳招：（竭力克制着自己）共產黨的進出口公司奉命，所有冷板機停止進口，合約全部取消！

林太郎：（失色的坐下來）全部取消——共產黨又在變了！

區陳招：他們變！害了我們！（再也克制不住，荷清）我們的房子！老本金元了！（哭）喂！我們怎麼辦……

林太郎：我欺騙了弟弟！（痛心）我害他餓了錢！

電話上聲，林李堂由電梯中走出，進入A座，在眾人失望頹喪的情況下，又顯得他神采奕奕，與眾不同。

林李堂：大哥！我到了……

林太郎：三弟！（起身向前）首先我要向你請罪！我欺騙了你！

林李堂：（意外）大哥！自己親兄弟，何必這樣風聲？

林太郎：我……冷板機的生意是跟共產黨做的！

林李堂：（意外）啊！（直視兄長）

林太郎：共產黨又變了，所有合同一律取消！

林李堂：變不變我都不會跟他們做生意，台灣絕不跟共產黨通商的！

林太郎：怪我一時糊塗，害三弟損失了很多錢！

林李堂：錢是林家的！曾大哥買到了一次經驗，一個教訓，誰道敢相信共產黨說的，香港五十年不變？

區陳招：「五十年不變」（發洩）我的屁！

林太郎：我說服看見他們變了幾十年，天天變，時時變，刻刻變！我會上當？（向林李堂點頭）真是精明一世，

慳慳一時！

功夫茂：不變就不是共產黨了！

林李堂：（打望功夫茂）大哥！這位是……

林太郎：（指着功夫茂和林行）我的兒子、女兒！（向兒女們）這是你們三叔！

功夫茂：三叔！

林李堂：（驚喜）啊！大團圓了——一起回台灣！

林太郎：（指功夫茂）他暫時不能走，我要等他！

林李堂：（一怔）什麼原因？

外面警車警聲由遠駛近。

區陳招：警車來了！

林太郎：（同時向林李堂）這就是原因了！

警車聲愈來愈大，林李堂討煞，到窗口向下望去。

功夫茂：爸爸，三叔！（看林仔，鼓起勇氣）林林！（逃避的轉開視線）區大！珍妮……再見！（轉身向外走去）

珍妮奔前拉住他的胳膊。

珍妮：茂哥！你留下來，讓我去差館！香港法庭，女人佔便宜！

功夫茂：（甩開珍妮的手）放手！

珍妮跌跌後退，剛行跑向前。

剛行：茂叔叔！

功夫茂：（警鐘聲位剛行）剛行！再見！（起身，向外走）

珍妮：茂哥！你喜歡剛行，你照顧他！

功夫茂看剛行，點煞，珍妮奔過去雙手抱住他。

珍妮：讓我坐坐牢！

功夫茂：（怒）為什麼要讓你去坐牢啊！

剛行：茂叔叔！

林太郎：（同時）青茂！商量，商量……

區陳招：（同時）逃回大陸再說！

珍妮：（同時，哀求的）茂哥……

功夫茂：（激烈的用力揮開珍妮）走開！

珍妮跌倒在地，剛行撲過去。

剛行：媽咪！

區陳招：（同時）珍妮……

林太郎：（同時）青茂！

珍妮：（同時）茂哥！（掙扎起身向前）

功夫茂：（揮手）你們都不要管！（激動地）人是我殺的！與別人無關！（走出大門）

區陳招：我去！我跟你去做證！（連着出去）

林仔連上一步，舉手要喊，又停下來。

珍妮急向外跑，剛仔追著。

剛仔：媽咪！

珍妮止步，回頭，為難的看著剛仔。同時，在走廊上功夫及亦自樓梯奔下，區陳招在按電梯的鈕，焦急的等待。

珍妮抱起剛仔，走向林仙。

珍妮：林仙，剛仔唔識你（拜託你）照顧……

林太郎：我……

珍妮：我一定要去，受罪，坐牢，我都跟定了茂哥！

林太郎：（意外）啊！

珍妮：剛仔乖，跟著林仙看！

剛仔乖巧的點頭，珍妮跑出去。

林太郎：（追到門前）珍妮……

剛仔：（追著林太郎）林仙看……

林太郎只好止步，同時電梯到，區陳招上電梯，珍妮趕著進了電梯，關門，電梯下，林太郎已回身抱起剛仔。

突然警車笛聲止住。

林李堂：（回頭）警車到了！

林太郎：（抱著剛仔到窗前向下望）青茂遇上警察了……

林行突然衝向窗口，林李堂一驚。

林行：（大叫）哥哥！

林行幾乎衝出窗外，林李堂調位她，拖她離開窗口。

林李堂：做什麼？

林太郎：（同時）林行！

林行：（掙扎著）我要告訴哥哥我在台灣等他……

林李堂收手，林行再奔到窗前，向下高叫。

林行：哥哥！我在台灣等他回來！

林李堂微笑著看著大哥，林太郎欣慰的點頭。

幕徐徐落。

劇終。



王波影
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生
河南荊州府人
四川大學肄業
經歷/
國影部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
現職/
設校、教戰學校講師

法 統

舞台劇本佳作 王波影

本劇既定名「史實宣導」，如演出時，擬「以現代劇場之設施，使場景在具象中求轉換；必要時，可如電影之接鏡頭（如用轉台），明顯地予以轉換。（第一幕一場即可由書房移入內廳。）

「人物之服飾、道具、配合場景，仍宜寫實，且勿失時段上之特徵。（如抗戰時期初、高、中學生服，色調雖不盡相同，制式却大致統一。）

三、全劇台詞可用朗誦體，惟情感、節奏仍須掌握；使全劇速度快而明確，不致有「拖泥帶水」或「走馬看花」之譏。

（人物）

▲李氏長房：

張玉秀 遺孀，四十五至八十五歲。

李濟民 玉秀子，十九至六十四歲。

陳淑芳 濟民妻，十八至六十三歲。（陳子英女）。

李紀父 濟民女，後為許維漢妻，十一至廿七歲。

李復華 濟民長子，三十五至廿八歲。

楊巧君 復華妻，一五至廿六歲。（稱許官女）

李佑宗 復華子，五歲

▲李氏次房：

李如龍 輝夫，四十一至八十六歲。

李澤民 如龍子，廿一至四十一歲。

吳雪谷 澤民妻，廿至六十五歲。

李振華 澤民子，一至四十四歲。

高心鏡 振華妻，十八至四十二歲。（高友才女）

李繼宗 振華子，五至十四歲。

李蘇亞 澤民姪婦，廿至五十一歲。

蘇發 澤民女，歸宗後更名再華，十八至卅二歲。

陳千載 濟民岳父，四十二至六十二歲。

陳宏隆 千載子，十七至六十二歲。

楊詩言 原為李氏世交，後為祖親，廿至六十五歲。

瑞蓮 詩言妻，廿一至四十三歲。

許茂林 李氏長房祖親，四十三至六十四歲。

許維漢 茂林子，娶紀父為妻，十八至卅九歲。

高友才 李氏次房祖親，四十五至六十五歲。

江老四 名滿，李氏遠房親戚，關於上下兩代稱呼，廿二至四十七歲。

何南軒 李氏生意上經理，四十五至四十三歲。

何天仇 南軒遺孀子，三至四十二歲。

黃傳福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丁大有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農氏甲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農氏乙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農婦甲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農婦乙 李家佃農，卅上下至四十五下。

李家前、後男女賓客各三、四人。

忠 蒙 少尉報務員，廿多歲。

國年二人。

農民男女各二、三人（游擊隊員）。

區 幹 洪姓，時多至四十多歲。
區兵七、八（含著國軍服三、四）人。
電視新聞插報員一人。

（服裝、天仗、提筆、煙索、紀父、巧君等幼、少時代未列表內，須三五、五至十、十五十四歲人物分飾或兼飾。）

註：凡有+號者，均可作兼飾演出。

〔時間〕

▲第一幕：

第一場 民國十八年元月未——農曆歲尾。

第二場 民國廿年九月下旬。

第三場 民國廿一年秋。

第四場 民國廿五年底。

第五場 民國廿七年八月中旬。

第六場 民國卅年夏。

第七場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

第八場 民國卅八年秋。

▲第二幕：

第一場 民國卅九年秋。

第二場 民國四十三年秋。

第三場 同第二場，數日後。

第四場 民國四十九年國慶前夕。

第五場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末。

第六場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末。

第七場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四日夜十一時五十分前後。

第八場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清晨。

〔地點〕

▲第一幕——江西省瑞金城內外等地：

一場景：李家內廳及毗連的游民的書房。

二場景：城外農舍一角。

三場景：李家大廳及左右內室。

四場景：城外張記破瓦窯外曠地。

五場景：同第三場。

六場景：城外某地破廟一角——戰地。

七場景：本鄉某游擊基地的地下室或山洞。

八場景：李家大廳（同三、五場或轉移方向）。

▲第二幕——台灣省：

一場景：破舊的日式房舍（含客廳及左右兩室）。

二場景：高家廳堂毗連心樓的臥室。

三場景：暮舍——李家，院子及客廳（通左右內室廚房）。

四場景：同三場，但有整新模樣及電器設施。

五場景：同前，更進步。

六場景：同前，院子外概出高樓大廈。

七場景：內室之一角。

八場景：同第六場，但，如能於觀衆不知覺中轉換為具有象徵「世紀高峰」或其他唯美的景型則更佳。

第一幕

●歌詞●（男女群）

女：這二十世紀前半的

正風驟雨！

男：這國際間頻現的

魑魅魍魎！

合：繼續出時代的悲劇，

再再地，把

中國人淪入劫難！

女：在這破碎了的——

男：而碎是大好的土地上，

合：雖然天生聖哲，

奉獻犧牲！

竟敢以迷阻

那些個邪魔外道的

還暴漲成！

千呼萬喚：

竟招不回

那這失久迷的

國魂！國魂！

女：為什麼？

男：為什麼？

合：因為——（音樂——此段單歌及其變奏曲）

〔幕啓〕

第一場

人：濟民（廿歲）、淑芳（十九歲）、雪谷（廿歲）、詩言（廿歲）、千載（四十二歲）、宏隆（十八歲）、玉秀（四十歲）、如鹿（四十一歲）、澤民（廿一歲）、蒼亞（廿歲）、雨軒（四十歲）、老四（廿二歲）。

時：民國十八年元月某——農曆歲尾，某日午後。

景：內廳及書房。（有新拾不久的氣息。）

——主題曲：提前音樂。

△濟民在書桌前專心閱讀，手爐置於一側。

△窗外，北風偶爾呼嘯而過。

△淑芳用托盤端了一碗羹點，自外入廳，送至書房。

淑芳：趁熱吃吧。

濟民：謝謝！她用過了？

淑芳：她不用，吩咐給你的！

濟民：哦。

△濟民扭過托盤，置桌上。

淑芳：手爐滅了？我去——

△淑芳取手爐，濟民就勢抓住她的手。

濟民：不，我不冷。唔，我的手比你的還熱，是吧？
淑芳：（嫣然，抽手）我要去招呼晚飯呢。

△淑芳入廳，雪谷也恰好進來——

雪谷：淑芳！

淑芳：彼？

雪谷：聽說共產黨真要清算我們，沒收我們的土地啦！

淑芳：是嘛！昨兒我爹還打發人來說，叫起早提防着哩！

雪谷：什麼「蘇維埃政府」？真叫人搞不懂！是不是要把我們都變成俄國人？

淑芳：我也不懂。俄國人，俄國人可也不應該殺人放火，像土匪強盜一樣害自個兒的同胞！

雪谷：是呀！唉，真叫人就心死了！

淑芳：我不怕！真有那麼一天，我家可跟他們拼命！

△詩言出現廳門口——

詩言：拼命？跟誰拼命呀？

雪谷：楊大哥！

淑芳：楊大哥！

詩言：（含笑）兩位少奶奶要大拚嗎？

雪谷：（笑着）楊大哥就專會挑刺兒！

詩言：（打個哈哈）老毛病，沒法子。（向淑芳）在吧？

淑芳：在。

△濟民早已迎立在書房門口——

濟民：詩言兄找我何事？

詩言：哦，燕爾新婚，只顧「重眉」，連朋友都不顧啦！

濟民：那兒的話！這兩天整理一點資料，屋裡坐。

詩言：書呆子！還整理資料呢，咱們的日子要不好過了！

濟民：共產黨真的要動手呀？

詩言：不然，怎麼能叫共產！（略停）他們決定先從城內幾個大戶人家下手，你們李家首當其衝！

△沉默。此處呼哨而過。

△千載、宏修自外入廳。

濟民：爸爸！

淑芳：伯伯！

詩言：（同時）陳伯伯！

千載：好，好！（向濟民）怕你還在午睡，我直往就上這兒來了。（邊坐）詩言公事忙吧？

詩言：（苦笑）忙得一塌糊塗！陳伯伯，「蘇維埃政府」要向人民大動干戈了嘛！

千載：我早就聽到風聲吶，這是……咱們江南人的湯姆！

詩言：可不……（轉頭）陳伯伯，聽說中央北伐軍事早就停止，不知在等待什麼……

千載：是嗎？（搖搖頭）紅軍來了之後，咱們對中央軍的消息就完全斷絕了。

△玉秀出現廳門口，淑芳忙迎入——

淑芳：媽！

玉秀：媽爹來了，也不叫我一聲。

△給人依單份招呼……

千載：（笑着）我以為你在午睡，所以先來這邊。

玉秀：（笑着）我那兒敢比你們家陳將軍，一睡幾千年！

△衆哄笑……

玉秀：堂呀！

△千載、玉秀、詩言落坐。

詩言：伯母總是風趣不減。

玉秀：（苦笑着）這叫做苦中作樂不！（四顧）哎？你那口子呢？

詩言：看家嘛。

玉秀：楊詩言，我先跟你說清楚：不管共產黨要弄什麼花招，咱們年還是好好的過；明兒大年夜，祭完了祖，

你們兩口子一定要過來守歲，答不答應？

詩言：（笑着）小侄敢不從命哩！

△衆笑笑。

宏聲：媽呀，不是說洋民大哥回來了嗎？

玉秀：前天夜晚回來，今兒一大早又去車路接客人去啦！

千載：接客人？

玉秀：（望見宏聲）還是位女客哩！還要在我們家住幾天。時代果真是不用了；婆婆之外，不納妻妾小，倒可以

把女朋友弄回家來。(稍停)呵，雪谷呀……

雪谷：大娘？

五秀：待會兒洋民回來，乾脆請給爹他們上這兒來；這兒人多，熱天些。

△雪谷應聲出屋。

玉秀：(向千載)這也是個好媳兒，說手家不走運吧，兩房人丁偏偏又這麼和順。如果不願共產黨——

雪谷：(聲)爹！

如昆：(聲)妹大娘在誰屋？

雪谷：(聲)在。正要去找爹過來。

△如昆(微跛)入廳，洋民偕蘇亞跟進；衆按單份招呼；雪谷怯怯地趨向淑芳身邊。

如昆：(向千載)聽說你來了，咱們在大廳等了半天，喏，我猜想大家準在這兒。(向劉其子)我不知道該怎麼

說，你自個兒介紹吧。

洋民：是。(指介)這是我大娘。

蘇亞：(微鞠躬)大娘同志！

△衆愕然互視。

洋民：這是陳千載老先生——我堂弟洋民的岳父。

蘇亞：(向千載微頷首，眼光落向洋民)你好！

洋民：好！

洋民：陳宏澄——陳老先生的公子，洋民的內弟。

蘇亞：你好！

宏澄：(碗觀地)好。

洋民：這位是楊詩言同志，現在本縣人民政府工作。

蘇亞：(上前與詩言握手)楊同志，好！

詩言：幸會，幸會。

洋民：這是我堂弟楊淑芳——洋民的新婚夫人。

蘇亞：(對淑芳略加端詳)你好！

淑芳：你好。

洋民：內子吳雪谷。

△蘇亞把雪谷從頭看到腳，雪谷低頭。

蘇亞：(走近她)雪谷，多美的名字！洋民經常提起它，(回視洋民)可見他實在是個多情種子！

譯民：（向衆）她叫蘇菲亞，我上海的同学。

五秀：（冷笑一聲）坐呀！坐，都是自己人了嘛，還客氣什麼！

△千載、五秀、如昆、分別入座；五秀見蘇菲亞猶豫，伸手示意，蘇菲亞也就不客氣地坐下；譯民即佇立在她的背後。

千載：譯民，上海情況如何？不會像家鄉壞吧？

譯民：（笑笑）上海十里洋場，資本主義的避難所，行、壞，一時還很難斷定。

千載：咱們這兒呢？

譯民：很好呀。現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人民都可以安份的過日子啦。

千載：聽說要開始鬧爭清算了，而且你們家是第一地。

譯民：不致於——我已經託人隔阻過了。

千載：（點頭）那末，本地鬧爭清算總是免不了囉？

△譯民無言。

蘇亞：（插嘴）鬧爭清算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要不然，農工階級永遠也翻不了身。

△衆交立對視……

如昆：譯民，我問你……你是不是共產黨徒？

譯民：我？（苦笑着）爸，你問這個幹麼？

如昆：（沉臉）化大錢由你到上海唸書，無非望你學業有成，學以致用，能替國家社會服務；我不願見你學時荒

，空曠徒；傷天害理，貽誤祖先！

蘇亞：李如昆同志，你對共產黨有了誤解——

如昆：（不看他）蘇小姐，請別插嘴，我在教訓我自己不長進的兒子！

蘇亞：不，你不但對共產黨有了誤解，對兒子也有了偏見，因為——

如昆：（厲聲）蘇小姐，算什麼——（怒住）。

蘇亞：（一笑）算什麼東西，是嗎？沒關係，人民政府成立初期，難免要多費口舌。剛才大妹同志說，大家是自

己人，所以我才好言好語奉勸幾句——

如昆：（突然起立，指廳門）請吧，我們不歡迎她！

△蘇亞一呆。

譯民：爸爸！

如昆：如果你也是共產黨徒，一塊兒請便！

千載：唉！如昆，你這是怎麼啦！人家連奉地是客，再說，譯民他不可能同他們混在一起。

如虎：李家四代書香，國民革命的鬥士，絕不容許出現叛逆之子！小姐，這兒沒你的事了，請罷！
蘇亞：請就請！哼，老頑固！（出了廳門，回身）這大的房子，我從那兒出去呀！

△澤民擬出——

玉秀：澤民！

△澤民不敢動。

玉秀：淑芳，妹倆人家出去吧！

淑芳：好的。

蘇亞：喂，吳雪谷，帶我出去！

△雪谷畏縮。

如虎：怕什麼！順便告訴她，妹才是李澤民明媒正娶的老婆，叫她少打歪主意！

△雪谷執然送客。

△沈靜。風聲……

△千載突然大笑……

宏隆：（阻止）爸爸！

千載：（止笑）最近，老聽說什麼死硬派、老頑固，這些個名詞兒，今兒個才真真的隔了眼界啦！

△眾人笑了，澤民父子也苦笑着。

玉秀：真個的，澤民委真的作了共產黨，咱們李家可就……丟不起這個人啊。

△南村匆匆入廳，衆又一陣忙亂招呼……

南村：……大少爺幾時回來的？

澤民：（苦笑着）前天。

南村：跟大少奶奶出去的，誰呀？

如虎：南村，先別談這個。看你急匆匆的，出了事？

南村：大娘，二爺……

玉秀：說不，吞吞吐吐什麼呀？

南村：會話的生意算完了！

眾人：（紛紛地）啊？怎麼回事？

南村：他們指使流氓地痞公然搶劫，連吳村，板兒都落荒無存，稍一反抗，不是當場打死，就是拖出去遊街示衆！

！末了，甯說……

△衆點點頭。

徐義）、匪幹（叫徐義）。

時：民國二十年九月下旬，某日上午。

景：農舍一角。

——主題曲：嘉花江上及其變奏曲。

△菲亞主持會議，傅福、大有、農民甲、乙、農婦甲、乙等圍坐桌邊。

△陰晴不定的天氣，使農舍內時明時暗。

菲亞：（拍桌起立）如果咱們這一組再不動手，國民黨軍隊又打過來，你們一輩子也休想翻身！（略待）不贊成
的舉手！

△眾交指駭死，都不敢舉手。

菲亞：好！要動手，就得快！大家抄傢伙！

△眾略動，却無人起身。傅福忽舉手——

傅福：不贊成，你不贊成？

菲亞：怎麼，李家還沒把你們剝削夠？

傅福：李家對我們——我說不上來，反正我總覺得我們主、客關係從來也沒破裂過。

大有：我們總覺得良心不安。

菲亞：丁大有！我還要怎樣跟你們解說？他們不勞而獲，吃穿都是從你們身上榨取的！還要跟他們講良心？！

△黃、丁無語。

菲亞：（轉對其餘）你們呢？也是良心不安嗎？

給人：（紛紛地）隨便……無所謂……橫豎都一樣……

△老四忽然出現在門口。

菲亞：你找誰？

老四：傅福哥，怎麼，在開會呀？

傅福：（苦笑）是呀！外面等一等，我一會兒就出來。

老四：快！我有要緊事跟你商量。

傅福：好咯。

△老四離去。

菲亞：他是幹什麼的？

農甲：（接咀）他就是李家的管事——叫汪老四。

婦甲：是他們家這房的親戚。

菲亞：是不是無產階級？

妻乙：他家以前也是佃農。

婦乙：父母早死，才投靠李家的。

菲亞：（向大有）你去叫他進來。

△大有應聲出。

傅福：蘇同志也要叫他去清算李家？

菲亞：不錯。

傅福：（看看妻，含笑）恐怕辦不到吧。

菲亞：（瞪眼）辦不到？等着瞧！

△大有引妻四入。

大有：報告指導員，人來了！

菲亞：江同志！

老四：（看看妻）叫我？

菲亞：對！請坐。

老四：哈！不敬。

菲亞：你在李家多久了？

老四：喲！十好幾年囉。

菲亞：他們拿你當下人看待，可把你苦壞了！

老四：還好，日子過得倒蠻愜意的。

菲亞：哦？難道一輩子甘願作人幫傭？作人奴隸？

老四：沒那個意思。人，遲早晚該有個自己的立足點吧。

菲亞：一點也不錯！現在就是你翻身的好機會！

老四：哦？那感情好！

菲亞：跟咱們一塊去鬧爭李家，我負責把他們家城裡的房舍交給你！

老四：交給我？有那麼便宜？

菲亞：我保證！

老四：（看看眾人）那麼，他們呢？

菲亞：他們替李家耕種的田地，就是他們的。

老四：苦得痛，你真的相信這一套？

△黃通問老四的取光。

老四：大有，李家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吧？

△丁也不響。

△（向其檢）李家跟你們是主客之分，又不是俄國人所說的什麼地主、農奴；你們要跟着起鬧、變幹，不怕

傷天害理呀？

菲亞：住嘴！你這中弄太深的東西！

老四：中弄？中什麼弄？

菲亞：資產階級的毒！奴隸性！（掏出手槍）我要不念你是個無產階級出身，今兒就先斃了你！

老四：斃了我……我也不能動心事。

菲亞：什麼叫動心事？你是奴性深厚，有痛也不會早！

△敲鑼打鼓聲，快歌聲由遠而近。

菲亞：你們聽呀！別的紅都動起來了！我們還坐着幹嗎？走！發出我們廣大人民革命的吼聲呀！

△敲鑼打鼓聲中，夾雜着：

「打倒大地主！打倒毒霸惡霸！」

「打倒上黨苦神！農工大翻身呀……」

菲亞：他見沒有？江老四同志，你不參加革命，廣大的人民就要革你的命！（轉向衆）同志們，把野火燒起來！

把資產階級投入革命的大洪爐！走！咱們今天的任務：清算李家！開爭李家！先搞除現階級革命的絆腳石！

走呀！

△菲亞舉起手槍，並勉強拿起反角的鋤頭、釘耙、鐮刀、木杈等物。

△突然，外面的喊聲亂了；有人喊着「快走呀！中央軍打回來了！」；接着呼兒叫女聲、奔跑聲、槍聲、嘔哭聲……亂成一片。

△農舍內人人未語。

△匪特提着手槍闖入——

匪特：蘇同志，獎金丟了！撤退！

菲亞：往……往那裡退？

匪特：還用詞嗎？老地方，上山去！快！

△菲亞隨匪特匆匆跑去。

△衆人逐一放下手中的傢伙。

△老四冷笑聲……

——轉轉——

第二場

人：玉秀(43)、潘氏(22)、淑芳(21)、如昆(44)、雪谷(23)、振華(選戲)、老四(25)、南軒(41)、千歲(45)、宏隆(20)、詩言(23)、瑞蓮(22)、傅福(31)、大有(26)、農民甲、乙、農民甲、乙、匪特(時多)、蘇亞(23)、羅兵二(各廿多)。(數字為現年)

時：民國二十一年秋，某日中午。

景：李宅大廳。

——主題曲：英雄中華及其變奏。

△李家第三代「振華」——潘氏之子選戲，堂清親友，屏設兩桌，男女分坐；氣氛雖不熱烈，但甚融洽。(必要時可增加男女親友各二、三人。)

△老四忙著前後照應。

玉秀：潘洋貨，給喝了這杯酒，我有話已話跟好說。

瑞蓮：大福，聽了我吧！真的不能再喝了。萬一醉倒在街上，幹部同志又會找麻煩。

玉秀：不怕，叫姑那口子撐回家。

詩言：(隔席)大福，小侄可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喲，您別跟我好差事！

玉秀：去！「隔席不照管」，這會兒還用不着你操心！

△眾人哄笑著。

△如昆舉杯碰席，賓客及小一輩的見狀齊起立。

如昆：各位至親好友！(苦笑一下)不幸咱們今天又在「蘇維埃共和國」的柳蔭之下，能夠藉着小孫子振華選戲，請各位一杯水酒，把大家的福，團個吉利！

南軒：二爺，您怎麼的？

如昆：史子洋氏夫婿一年多了，虧得兒媳雪谷無怨無尤，孩子也把福沒哭沒病——

千歲：(嚴肅地)如昆兄！不是我要阻攔你；你的話——(一笑)你大概是喝醉了把！

如昆：不，我不是藉酒發瘋，今兒也沒有外人，我想——雖然我大嫂，還有潘氏的媳婦兒淑芳，她們婆媳幫忙照

顧，我心裡……(有點醞釀的)總是過意不去，雪谷她……她太苦了！

雪谷：(噙着淚，抱着孩子起立)爸爸！我沒有……

玉秀：你要跟親友敬酒，就敬了吧，別磨嘴咕咕！

如虎：（苦笑）大放，我的話還沒說完呀。

五秀：要說，就說點兒好聽的。

如虎：好，小弟遵命！去年九月，中央軍打回來，我以為又太平無事了；沒想到「九一八」事變，日本鬼子又窮

兇極惡，發狠逼強！中央軍增援北上，咱們又成了「蘇維埃共和國」的人。

五秀：咱們大家命裡註定，還說它幹什麼呢！

如虎：不！前幾天我聽說，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決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如果——

千載：（站起）你不說這些成不成呢？

如虎：好，不說這些。各位親友，今天這次聚酌，我有個預感：恐怕是我家，不，恐怕是中國傳統式宴請親友的

最後一次了。所以，我委——

老四：（聲）幹什麼？你們這是——

千載：（聲）滾開！

△拉着區兵吹嗎「不許動」，區幹當先入廳，後面傅福、大有、農民甲、乙、農婦甲、乙等各持鋤頭、鐮刀

、木棍等武器，在廳兵槍刺下一一跟進。

△廳內婦女孩童嚇得擠在一堆。

區幹：誰是富家主事的？

五秀：（起立）我。

區幹：把你家大小豬都牽出來！

五秀：人民政府來了以後，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咱們家根本就不需要豬了。

區幹：雞娃不出——嘴巴上還真有一套。清算她！

婦甲：李大娘，實在對不起！妹……妹……

區幹：等一等。！原來還在請客，難怪這屋子全是人。同李家沒關係的走開！

△寥寥多人慌忙離去，詩言夫婦也在五秀暗示下遲疑地相偕出廳。

區幹：你是幹什麼的？

千載：李家長房的親家。

區幹：哦？你就是陳千載？

千載：正是。

區幹：（一笑）現在輪不到你，先回去！

千載：我兒子陳定傑也可以帶走？

區幹：少囉嗦，去！

千載：親家母，如虎兒，我們先走了。

△玉秀、如虎無言點頭；千載、宏隆再看着淑芳，黯然出廳。

匪特：你呢？

南軒：在下何南軒。

匪特：（睨眼）問你幹什麼的？

南軒：本府會昌縣生意上的營事。

匪特：營事。（笑笑）這兒可沒你營的事兒。滾吧！

南軒：大娘，二爺，我也走了。

△玉秀、如虎報以苦笑，南軒低頭而去。

匪特：你是李如虎？

如虎：不錯。

匪特：（向夏甲）清算她！

△夏氏甲正要開口——

△蘇亞象象入廳，將一份冊子遞給匪特，並與他耳語了幾句，又匆匆離去。

匪特：你呢？

濟民：李濟民。

匪特：唔，長房的獨生子，她是你媳婦兒？

濟民：唔。

匪特：（分別向夏乙、婦乙）回頭清算她！清算她！

夏乙：是！

婦乙：是！

匪特：（向如虎）李濟民是你兒子？

如虎：不錯。

匪特：她是你的兒媳婦？

如虎：不錯。

匪特：江老四！

老四：（在廳門口）幹什麼？

匪特：我久聞你的大名，你也過來好好聽着！

△老四不動。

張兵：（嘆喏）過去！

△老四含怒入廳。

張幹：李澤民是咱們的同志，你知道嗎？

如昆：你說什麼？

張幹：我說——你兒子是咱們的同志。

如昆：（憤然）我沒有這樣的兒子！

張幹：（一笑）他本來也要回來的，咱們就心他犯了溫情主義，調到別處去了。

雪谷：（開懷地）天啦！

張幹：（含笑）幸好剛才敵同志來提醒，不然的話，我倒忘了這是同志之家。（向傅福等）咱們今兒可不許流血

鬪爭，好了，看你們的啦！

（以下四人繞桌請吳同進時進行——）

張甲：大娘，民國十二年，妹在我家吃了一頓飯，連本帶利算來大頭一千五百塊，今兒該抵償還人民的債！

張乙：二弟，民國十年，你拿了我家一項單帽，一個月變十，十個月變百；十年算來，你得償還一千大洋！

張丙：李濟民，那年你下鄉，住在我家一個月，房飯錢加利息，總共兩千塊！

張丁：李波子，妹計了咱們家花根子，那是人民藝術的結晶品，請妹歸還，要不然，就得賠償資金一千兩！

張幹：（大笑）好吶，好吶，別磨話啦！剛才沒聽見我說，這是共產黨同志之家嗎？應該優待！現在聽我的：李

家老小各準帶隨身和換洗衣服一套，限今天日落前出門，到南門外依記瓦窩居住，否則，召開公審大會，

流血鬪爭！

△開歌

玉芳：（含笑）清同幹那同志！穿的、住的，承蒙解決了；吃的，也請吩咐吩咐。

張幹：噫？妹倒把幽默的呀。（板臉）要吃喝，張勤早；參加勞動，計口投糧！到時候拿糧票領取食物！

玉芳：（仍笑着）謝了。

張幹：現在，李家的東西，你們喜歡的，自己去拿！

△傅福等親望。

張幹：（吼）去呀！「細骨」去呀！

△傅福等幾聲分頭向內移動……

老四：傅福！丁大有！咱們可是拜把的兄弟啊！

傅福：兄弟，你話說得好；由命不由人。認了吧！

大有：四弟，咱們也是沒法子。

匪特：少廢話！快點行動！

△傅福等大喊「搶呀！搶呀！」分別衝入內室。

老四：（衝向匪特）老子跟你拚了！

△老四與匪特糾纏一起；一匪兵在老四背上扎了一槍托，他慘叫倒地；匪兵欲用刺刀——

匪特：別弄死他！我還得受他好受！

老四：（掙扎起上身）英國……英國……

△匪兵又一槍托，老四撲倒，但隨即掙扎欲起——

老四：（咬牙）老子不死，就從不了你們……

五秀：（厲聲）老四！愛惜自個兒！留得青山在——

匪特：怎麼？你們還就這反門你奶奶的！

△匪特猛一腳，老四倒地不動；如鬼趁匪特背對，衝上前緊掐住他的脖子，兩人掙扎倒地。

五秀：（急叫）二弟救子！

△匪兵一槍托扎在如鬼腿部，他慘叫，鬆手起疑。

雪容：（抱着孩子不敢上前）爸爸！

濟民：（同時）二叔！

△濟民過去扶住如鬼。

匪特：（起立）你們想找死，可沒那麼便宜！哼！

△傅福等一一自內出；各人分別只拿了一些不值錢的小物件，見屋內狀況，全呆了。

匪特：你們這是幹嗎？好東西不拿？不拿白不拿！

大有：（小聲嘟囔地）拿了七白拿！

匪特：混蛋！

——暗特——

第四場

人：淑芳（26）、振華（5）、玉秀（48）、雪容（28）、如鬼（49）、濟民（27）、宏修（25）、老四（30）、天仇（3）、千載（50）、詩言（28）、瑞蓮（26）。

時：民國二十五年年底，某日上午。

景：依託破瓦蓋外，土坡，大半落盡了葉子的樹叢。

——主題曲：新生活運動歌及其變奏曲。

△幕外陽光普照，惟四野無人跡。

△幕內傳出淑芳在教振華唱「新生活運動歌」的歌聲：「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

不久，歌聲止，振華跑出。

淑芳：（覺）振華，外面有風，好冷，快進來！

振華：沒有風，有大陽！

△淑芳出。

淑芳：真的，出太陽了！（呵呵手）唉，快一個月不見陽光啦！

振華：（向遠方）大媽，媽媽還回不來！

淑芳：別急，就快回來呀。（忽然想起什麼，回至窗門口）二叔，出太陽了，出來晒晒吧？

△無回應。

淑芳：嘿，居然睡着了。

振華：媽，我要媽媽！

淑芳：別急嘛，乖！來，咱們再唱歌——

振華：我不要！我不要「新生活」！

淑芳：不要新生活要什麼？沒出息！

振華：我不要唱「新生活」！

淑芳：（一笑）好，咱們唱「官廳天時雨，贈梅處處香；騎驢橋橋過，鈴兒響叮噠！」

振華：我不要騎驢！

淑芳：好，咱們騎馬可行？

振華：我要媽媽！

淑芳：媽媽，媽媽，媽媽就是馬變的！

振華：不是！

淑芳：你不懂話，淘氣，媽媽連牛馬都不如啦！

振華：媽，我不要媽媽做牛馬！

淑芳：那就聽話。（視遠方）唱，大媽同你媽回來了！

△振華高喊着「媽媽！大媽……」飛跑進去。

淑芳：慢點，小心摔跤！

△不久，玉秀牽着振華，雪谷提着一竹籃蔬菜上。

玉秀：喂，路沒走多遠，倒怪累的。我說在對面騎騎太陽吧。

△淑芳扶玉秀坐在石桌石墩邊。

雪谷：怎不叫我爸也出來騎騎？

淑芳：叫了沒應聲，也許睡着了。

雪谷：也該吃藥了，我去叫醒他。

△雪谷提菜籃入室內。

玉秀：（扭着腿）久不走動，筋骨可真不聽使喚了。

淑芳：我替他捶捶。

玉秀：不必，我不信就這麼老化的。

振華：大媽！我要抽！

玉秀：好，乖孩子！

△振華為玉秀捶腿。

淑芳：（遞碗）啖？

玉秀：怎麼？

淑芳：好像是我兄弟——定隆來了。

玉秀：（扭頭凝望）緊趕慢趕的，不又出了什麼事兒啦。

淑芳：共圍又都打跑了，誰不放於了吧……

△定隆急步上——

定隆：（喘着）媽！媽！

玉秀：什麼事兒？跟你趕的……

定隆：（仍喘着）委員長出了事兒啊！

玉秀：誰？

定隆：得委員長……在西安……被叛軍扣押了！

△如昆出，斡了背，喘了腿，拄着拐杖。

如昆：誰說的？

定隆：二叔！

△雪谷扶如昆坐下。

如昆：叛軍？誰的叛軍？

宏隆：依學長，楊虎城的叛軍。

如昆：胡鬧，胡鬧！準又是共匪耍的花招——勾結幹的！

淑芳：爹呢？

宏隆：他在等下文，要我先來報告消息。

玉秀：（苦笑）唉，咱們沒消息則已，有消息可全是壞的：李家是沒指望的哩！

如昆：（憤然）共匪流竄陝北，中央軍不一鼓作氣消滅他們，偏要接受投降，養虎為患！我早就知道要出此漏！

唉——？

△老四抱着天仇佇立土坡上。

老四：大娘！二爺！

△眾愕然。

雪芬：

淑芳：四叔！

宏隆：（同時）江……江四叔！

玉秀：老四！你居然還活着！

老四：（苦笑）大娘，老四死不了的。

如昆：你打那兒來？

老四：打城裡來。

雪芬：四叔成親了？

老四：跟我遠到德行，還能成親？

淑芳：是誰家的孩子？

老四：說來話長……

淑芳：我來抱抱。（一邊把孩子）叫什麼名字？

老四：還沒有取名，我叫他小寶。

如昆：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四：那年我從大字號跑出來，被共匪追逼得走投無路，渾打翻滾的逃進了一個匪幹的家裡……

玉秀：怎麼不說了？

老四：幸而匪幹不在家，他的愛人倒把我給藏了起來。

衆人：（紛紛地）哦？後來呢？

老四：匪幹回來不久，說有急事又出去了。他愛人就把我放出來，給了我一袋乾糧，一個木桶避藏的孩子！

△眾等稱。

老四：她說，她原是好人家的妻子，父母、丈夫都給共產黨害死了；誰肯說窮佔地作了富人；她因為有了身子，要保留報仇雪恨的種子，才是從匪幹……（強抑悲涼）我帶着孩子無處投奔，只好躲入深山；幸好給一男

老四：那你是時下山的？

老四：今年春事裡，老翁相繼去世；我又聽說共產黨都敗退了，上個月才帶着孩子趕下山來。

玉秀：就是那孩子？

老四：大娘，二爺，你們當這孩子是誰家的骨肉？

如昆：誰家的？

老四：（悻悻地）他是河南杆三爺的遺孤子呀！

如昆：（蹙蹙）你說什麼？（顛倒地）南軒的骨肉？

玉秀：（無從然起立）何三姓在……在那兒？

老四：昨天我才打聽到：三娘就在那天夜裡想都自盡了。

△眾不勝悲感。

△如昆猛然起立，跛行幾步，舉頭向天——

如昆：浩劫！浩劫！可是……義夫節婦，列成都有！咱們善良的中國人怎麼可以永遠沉淪！老天！怎麼可以永遠沉淪！

△如昆抱過孩子。

如昆：孩子，苦命的孩子！有我李如昆在世一天，就得把倍撫養成人，好替你無辜的父母報仇雪恨！

老四：二爺，你先替他取個名字吧！

△孩子哭了，淑芳忙即撫慰。

如昆：（想想）叫他天仇！就是要報「不共戴天之仇」的意思！

淑芳：好，天仇！別哭，別哭，咱們都是要報仇雪恨的！

△老四發覺如昆身形大變——

老四：你是怎麼的，二爺？背也直不起來了？

如昆：這不是死鬼共斷折磨的！中央軍打回來，才放出大牢，可一直病着。

玉秀：虧得咱們這家子都還強硬，都還撐得住。

老四：我爹他們來了！

△十載，濟民同上。遠處頻傳爆竹聲響。

宏隆：爹，江口血也平安無事回來了。

淑芳：還帶回來何三爺的親生骨肉！

千載：怎麼說？

濟民：四叔，真是吉人天相！

如昆：咱們先別說這些，委員長的消息如何？

千載：喲，虛驚一場，虛驚一場！得委員長早就平平安安回到南京城啦！

濟民：你們不聽見——這陣子各處都在放鞭炮了嗎？

△鞭炮聲不斷。

如昆：這才是中國人之福！

千載：所以我趕着跑來報告，其實，我不來也沒關係！

如昆：怎麼關係？

千載：平路上碰見濟民，他也正趕着回來報告的。

如昆：走，咱們往邊兒說話去。

濟民：今兒天氣不錯，就在外面坐坐吧。

如昆：咱們進去說話，你們年青人也少受點拘束。

△如昆領頭，千載、玉秀跟着振華、老四接過天仇，一一進入室內。

宏隆：媽，沒什麼事兒了吧？我進去說一聲，就回去了。

淑芳：好吧，免得家裡也不放心。

△宏隆入室。

濟民：四叔怎麼來的？還帶個孩子？

淑芳：故事長着呢，你不會自己問他去！

濟民：（笑着）跟我走？好，我就走。

△濟民入室。

雪谷：（坐下）看樣子，咱們家人丁又得興旺吶。

淑芳：（與她並坐）可不，該是個好兆頭吧？

△濟民在室門口——

濟民：二叔吩咐了，今午不管吃什麼，要給們倆預備一瓶酒！（攬入。）

淑芳：雪谷的，快去吧——打酒買肉！

雪谷：姑代勞吧。今兒我覺得有點兒不大對勁兒。

淑芳：好吧。（起立，伸出手掌。）

雪容：幹麼？沒錢啦？

淑芳：好說，是給管家？我管家？

△雪容從臂彎裡取出一支玉圈——

雪容：拿去。

淑芳：又上當嗎？

雪容：（笑着）又沒要你去偷，去搶！

淑芳：我天生是當當的？今兒說不去，就不去！

雪容：少奶奶，我跟你下跪，可好？

△淑芳扭過玉圈，向陽光遠視——

淑芳：說真的，人家什麼都給講爭光了，就給還有著這個值錢的東西。

雪容：我也是通達其會！要不藏在解東兩裡面，那天掃地出門，還不叫那個女匪幹掉了去。

淑芳：真叫人羨慕！

雪容：（笑笑）好容易喜歡，好容易兒子娶起婦兒，我就傳給她。

淑芳：唔！還「兒子娶起婦兒」哩，誰像給兒子都五六歲了；人家還連個兒影兒都沒有，我可不稀罕給這空頭人

情。

雪容：（笑着）像給這大屁股——人人都說是孩子輩，將來還怕不是一大堆！

淑芳：一大堆——夾蟲、虱子！

雪容：（大笑）該死的！給這一說，我渾身都在發癢啦！快去吧，回來晚了，酒涼飯冷的，遭挨罵。

淑芳：好！反正「君子常當當（坦蕩蕩）」！（一擲）今兒怎麼呀？楊大哥個口兒也一塊兒來啦！

瑞蓮：（聲）好消息！好消息！

雪容：（向內）大堆！爸！楊大哥他們來了！

△詩言夫婦上。

瑞蓮：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幕內衆人一一齊出。

詩言：大福！二番！恭喜，恭喜！

瑞蓮：（同時）大福，跟你們帶好消息來嘞！

△衆等待。

千載：將專員長平安脫險了，是不是？

瑞蓮：嗚呼！那是一件喜事，可不是新聞了。這件事呀，是你們李家的！

玉秀：說呀！誰神貨！抽到抽的，又值着廟子兒！

瑞蓮：嗚呼，您也得讓咱們喘口氣呀！省城裡頭來了公文——咳，還是你說吧！

詩言：（含笑）今天早上省府的公文到了：所有放共匪清算開爭的不動產業，務令歸府一個月內清還原主。

瑞蓮：還有，你們家房子，共匪賣跑了以後，就一直空着，明兒你們可以先搬回去住啦！

△「意外」造成了極暫的開歡。

玉秀：給這話是真是假？

瑞蓮：嗚呼，大福，瑞蓮幾時向您說過假話？再說，這使事豈能胡海路款呀！

△眾默然。

雪谷：阿彌陀佛，謝天謝地！

淑芳：我才不信天地咧！這可是政府的德意！

徐娘：對！

濟民：（擲子）娘，賞幾個錢吧！

玉秀：錢？什麼？

濟民：淑芳的宣傳費呀！

淑芳：呸！宣傳費也輪不到你手！

△眾大笑。

雪谷：（笑着）少奶奶，該去呀！

淑芳：這會兒可更有精神跑腿兒啦！

玉秀：那兒去？

淑芳：打酒買肉嘛！

如瓦：多買幾瓶，咱們今兒要來個「不醉無歸」！

淑芳：知道了。

△淑芳向外走。

玉秀：淑芳。

淑芳：媽？

玉秀：有錢嗎？

淑芳：（遲疑有頃，終於苦笑着舉起玉圈）有這個。

△眾應歎。

玉秀：沒關係，去吧。現在一切好轉，故此以後，也許咱們再也不會「上當」啦！
詩言：（插八字）大福說得好，一語雙關！

△衆歡然鼓掌。

玉秀：（笑着）沒水準！誰要你來點破的！

△音樂——暗轉——

第五場

人：雪谷（30）、淑芳（隱匿中，28）、濟民（29）、如虎（51）、玉秀（50）、老四（32）、宏陞（27）、詩言（30）、瑞蓮（28）。

時：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中旬，某日午間。

景：李宅大廳（同第3場）。

——主題曲：抗戰歌及其變奏曲。

△廳內無人，外面人潮聲陣陣洶湧，遞起「保衛大武漢」的歌聲，「服從最高領袖！打倒日本鬼子」等口號……人潮，歌聲逐漸遠去。

△雪谷、淑芳自外入——

雪谷：如果決定要火，萬一路上要生塵，可就糟糕透了。

淑芳：生塵，我不怕，只怕拖累大家。

△濟民半扶着如虎自外入——

濟民：回屋裡歇着吧？

如虎：先在這兒坐會兒。

△如虎放下拐杖，落坐。

淑芳：媽呢？

濟民：在外面跟蓮子講話。

如虎：濟民。

濟民：二叔？

如虎：我勸想停媽的意思，她很難意火。

濟民：委員長宣傳長期抗戰，我們建議政府撤退武漢，本來也是我的初衷……偏偏淑芳的產期到了，所以——

老四：二叔，老四要告辭了！

如昆：告辭？

老四：我在外面也跟你娘告過了，當兵去！

宏隆：我跟四叔一連，爹要我先來辭行，說，因為我們家兩房人都準備撤退武漢，等忙完了就過來。這說，四叔、二叔，要多給教導。

宏隆：多謝四叔金言。

如昆：宏隆，咱們都是吃足兵差苦頭的人；別的前多說，入任後，你要隨時報告長官；注意八路軍的行動，他們險些許，很可能掉槍口射付自己人！

宏隆：是！

如昆：（轉向老四）本來我已經回你大娘商量過了，要讓你成家，分幾畝田由你自己去過活的，偏偏抗戰爆發；……照理說，你是我們的平輩，多年來你一直不肯改口稱呼，大家相處慣了，也就由你。現在……

老四：（笑着）二叔有活儘管吩咐。

如昆：其實，我也沒什麼好說的，這次分手……但願咱們還有相見之日……

老四：（苦笑着）二叔，你這一句感情，老四要是不成，我共難沒弄死我，日本鬼子我更不怕，千萬別操心。如昆：還是愛感當心才好。（向雪谷）把跟給四叔準備好的那張田契拿來，另外拿兩百塊錢——

老四：慢點！大娘、二叔，我這是當兵，要那些幹嗎？

老四：宏隆，我在外面等你。（突然跪下向正堂磕了一個頭，站起來打個拱手）大家保重！

如昆：老四。

玉秀：（麻連跪地）呢！人活著，也就活這麼一點骨氣！

宏隆：四叔，我也走了。

玉秀：好，保重！

宏隆：大娘，再見！

雪谷：多保重！

宏隆：四叔，我走了！

叔芳：能寫信，就……

宏隆：我知道！（退印出廳。）

△淑芳一手捧臉，滴苦抽氣。

雪谷：淑芳，妹——

△淑芳猛扯雪谷衣角，阻其說話。

△外面人潮聲，夾雜着：「日本鬼子要打來了，大家速隨政府，抗戰到底！」等口說。

如瓦：天仇，報爹到那兒去了？

玉秀：他們都不肯進來，王嫂帶着還在看避難。

△詩言夫婦自外入。

瑞蓮：大福，二叔，日本鬼子要打來了，你們到底走呀還是不走？

詩言：縣府得到消息，日軍分四路進逼：南呂一路交通壅塞，再不走，恐怕過不去了。

玉秀：你們呢？

瑞蓮：當然走哇！還要燒掉房屋，就是委員長說的——叫什麼來看？

詩言：焦土抗戰！

瑞蓮：對嘛！叫日本鬼子來了，什麼也擋不着！

詩言：我們隨縣府最後一批撤退，說不定今晚就要行動。

瑞蓮：要走呢，咱們一道，彼此都有個照應。

玉秀：（看看濟民）謝謝你們的好意！咱們吶，還沒拿定主意哩。

詩言：（看看濟民）謝謝你們的好意！咱們吶，還沒拿定主意哩。

濟民：不是我們不走，詩言兄，咱們這一家老老小小；二叔行動又不方便，再說，淑芳也快生產了……

瑞蓮：跟縣府走，我們大家辦一輛；淑芳生產，大家都可以照顧。哎呀！什麼聲音？

△遠遠地響……

雪谷：好像是地震！

如瓦：什麼地震，大地震。

瑞蓮：大地震？日本鬼子這快就打來了？

詩言：二叔，我們還得回去收拾，你們決定了的辦法——

瑞蓮：（抹嘴）咱們一定先來接你們！

△詩言夫婦急急離去。

△地聲隆隆……

△外面人聲鼎沸，有人高喊「鬼子打來了」，「要走的快呀！」……

△淑芳痛苦呻吟。

雪容：大娘，淑芳好像是在陣痛了！

淑芳：胡說！我不過扭了一下。

玉秀：淑芳，說實話，不要隱瞞什麼。

淑芳：（苦笑）沒有嘛。計算日子，少說也還得十幾天。

玉秀：那就好。二弟，一句話，你願不願意走？

如昆：我沒意見。走也好，留也好，你們母子商量吧。

△如昆拿起拐杖，雪容忙扶之入內室（左）。

玉秀：濟民，我則你：你不是害怕再吃苦吧？

濟民：……怎麼會。

玉秀：只是不想走？

濟民：也不是。我的意思是等幾天，時局如果有轉變，淑芳也可以平安生產；不行，再走。

玉秀：難怪人家罵你有骨子！這證明你果然沒有出息！

△地聲震響。

△淑芳呻吟。

△玉秀強回頭，見淑芳滿頭大汗——

玉秀：淑芳！妹……走，壓裡去！

淑芳：媽，不要緊，不要緊的；又過去了。

△玉秀扶着淑芳半拖半拉地進入右室。

△濟民發呆。

△人潮汹涌由外面掀騰而過。

玉秀：（聲）叫雪容快來幫忙！

濟民：大娘，快來幫忙，淑芳要生了！

△雪容奔出，入右室。

△淑芳喊叫……

△如昆沒入廳中。

△地聲震動……

△瑪蓮提了一隻手提箱急急入——

瑪蓮：大娘，我們要走了！你們——（見現狀，楞住。）

△淑芳喊叫如高。

瑞蓮：要生了！(丟下子紙箱，衝入右室。)

玉秀：(聲)淑芳，況佳氣，很快就過去了！

△淑芳大叫——

△雪谷奔出，入左室取了水瓶一隻，回右室。

瑞蓮：(聲)淑芳，抓紧我！吸口氣，吸口氣！

△淑芳大叫。

玉秀：(聲)姑且管叫！叫！不要怕！

△濟民怕了。

濟民：二叔？

如昆：你該知道了吧？濟民！生命得來多不容易。

△地聲隆隆不絕……

瑞蓮：(聲)用勁兒！用勁兒！！

淑芳：(聲嘶力竭地)媽……

△沉寂。

△詩言匆促入——

詩言：快呀，車子在等着——咳？怎麼呀？

△嬰兒「呱呱落地」聲……

濟民：(欣慰地)生了！

△瑞蓮高挽着袖口，出。

詩言：二叔，你們決定了沒有？

如昆：恐怕是走不了啦，你們先走吧。

詩言：好，公家的事不好就託，咱們漢口見！

如昆：漢口見！

△瑞蓮提起子提箱——

瑞蓮：大爺，我們先走了！

玉秀：(聲)保重呀！

如昆：外面見了王嫂，叫她把我跟張春帶進來！

詩言：

瑞蓮：好的。大家保重！

△許官夫婦出廳。

△「車轎、馬着着」似的滾動聲由遠而近。

△玉秀頭髮鬆散，手提一包紙出，還書上。

△如昆見狀，點點頭，入左室。

玉秀：你越生虛後越弱，我們是走不成了；她給你生了個女兒，也算有了後代，你滿意嗎？

濟民：滿意。

玉秀：滿意就好。不過，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濟民：娘？

玉秀：俗語說：背門出虎子。我看，這話要改正囉！

△濟民惶恐坐下。

玉秀：你祖父死於了未黃河戰役，遺言子孫要繼承國民革命，所以你父親參加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行動，死後連屍骨都沒找着。（稍停）你二叔大昂起義傷了腿，總算活着回來。這些事，你大概都不記得了吧？

濟民：兒子怎敢忘記。

玉秀：那你真是骨子弟，說懶成性囉？罵你是畜生子，似乎還抬舉了你！你怎不學學江老四跟你內弟？

△濟民低頭。

玉秀：我張玉秀二十出頭就守寡。你今年足足二十八歲，跟天仇一樣也是個遺腹子。想想吧，你祖、父兩代為國捐軀，誰不敬仰？如今國難當頭，他們的子孫倒成了個高貴階級！算了，再說下去恐怕更難聽。這裡面是幾件換洗衣服和一個月銀錢，國家要不勝利，不太平，你就不要回來見我！（把紙入室。）

濟民：（向母室叩了一個頭）娘多保重！（轉向如昆室）二叔，孩兒當兵去了！

如昆：（聲）我知道了，一切好自為之！

△濟民起立提起包袱大步出廳。

△如昆出——

如昆：雪谷，要沒事了，先去把天仇、振華叫進來。

△雪谷應聲出，轉廳外。

△外面人翻聲似已接近尾聲……

如昆：大放，怎不叫濟民替孩子取了名子再走？

玉秀：（聲）……你就代他取一個吧。

如昆：（忠實）為了紀念她父親，就取名紀父可以嗎？

玉秀：（聲）很好！

△雷谷入廳——
雷谷：兩個都不肯進來！
如虎：這是幹麼呀！

雷谷：（苦笑）他們也要抗戰！

——暗轉——

第六場

人：譯氏（33）、老四（34）、宏隆（35）、菲亞（32）、羅幹（47）、國軍二人、駐兵四人。
時：民國三十年夏，某日夜。

景：戰地——破廟一角。

——主題曲：槍口對準及其變奏曲。

△四更昏黑，天空也不見星月；轟豹叫聲淒切。

△譯氏就赤上馬燈之光在登記什麼；國軍二人被駐兵（國軍服）持槍監視，似在受審模樣。

譯氏：（抬頭）今後咱們才算是真正的自己人了，抗日勝利之後，我保證你們平安回家。

△國軍二人點點頭。

譯氏：你編入第七連，你第九連；你是他的保證人，他也是你的保證人；誰要鬧小差，或出了什麼事故，結果如

何？我不說，你們都該懂吧？

△國軍二人對視一眼，各自應聲「懂」！

譯氏：（向二國兵）將他們分別交給第七、第九連。

二國：（分別地）是！（以槍刺脅迫着）走，同志！

△二國押解國軍二人而去。

譯氏：再兩名！

△另二國兵應聲至破廟後，不久，押解老四、宏隆至赤邊。

一匪：這是我們營司令員！

△宏隆、老四行軍禮。

譯氏：（答禮後，向隆）你的姓名、階級？

宏隆：陳宏隆，中尉排長。

譯氏：哦！想不到是你——

老四：什麼！大少爺，你原來在……

澤民：（振聲起立）這可真是「大水沖龍王廟」——實在難得！想不到四叔也吃糧當兵啦！

老四：為了打日本鬼子嘛！

澤民：坐，坐！

△匪兵取過一條長凳，定陸、老四落坐。

澤民：（放聲，坐下）定陸什麼時候離家的？

定陸：武漢撤退前一個月，跟四叔一塊兒離家的。

澤民：家裡的情形怎樣？

老四：嗚呼！大少爺，咱們家抽慘了——

定陸：（阻止）還算平安無事。現在，只知道他們有沒有撤退到大後方去。

△開歌。轟擊命令……

澤民：反正是參加抗戰——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部隊。

老四：我不懂你的意思？

澤民：我要把你們編入我的部隊。

老四：我們的部隊呢？

澤民：（笑着）不是打垮了嗎？

老四：大少爺，咱們都在打日本鬼子，不能再為他反！我們奉令轉進，你們冷不防撤了我們的械，這等於幫助敵

人！

澤民：兩股力量合而為一，打擊敵人才能有敵呀！

老四：憑良心，大少爺，你們「新四軍」就沒跟鬼子打過一場硬仗！

澤民：（大笑）長期抗戰，打硬仗的機會多得是；今後咱們在一起同生，共患難——

老四：不，大少爺，我寧願回自己的部隊。

澤民：你們的部隊已經不在了。

老四：我一定要回去——我要向統帥部作證！

澤民：（怒）江老四！

△菲亞自外入——

菲亞：江老四？哪個江老四？……嗚？志不說話嗎？

△菲亞提馬燈照看，止於老四面上——

菲亞：噢！原來是你！咱們可真是冤家路窄！

△菲亞被四馬燈。

澤民：他現在算是咱們的同志了。

菲亞：是嗎？

澤民：這位陳宏陸同志，林連記得嗎？

菲亞：陳宏陸？

澤民：我堂弟的內弟呀！

菲亞：我哪記得那麼多，只要是同志就行。（與宏陸握手）歡迎參加咱們抗日的人民革命行列！

宏陸：請多指教。

△菲亞欲與老四握手，老四勸她止手與握。

菲亞：你這人仇恨心理很重，如果真能轉變思想，倒是咱們人民革命的好材料。請坐呀！

△老四欲言又止，為宏陸拉着坐下。

澤民：我預備把他留在身邊。

菲亞：陳同志呢？

澤民：他現階中尉排長，我想保他升一級。

菲亞：（打哈哈）丟不了溫情主義的包袱！

△匪特于雷筒入——

匪特：你們還在打哈哈，事情辦完了沒有？

澤民：（起立）報告指導員，快完了，大概還有……

匪兵：還有十二名。

匪特：快分配吧，明兒一早可能有任務。

澤民：是！

△匪特以手雷筒照着宏陸，老四……

菲亞：這是咱們師司令部洪指導員！

△宏陸、老四起立，敬禮。

△匪特已撤四子電光，忽又直指老四——

匪特：你叫什麼？

老四：江濤。

匪特：江濤？（向澤民）是不是你家的江老四？

澤民：是的。不過，他——

匪特：他是國民黨的特務！抓起來！

匪兵：是！

△匪兵以槍刺對着老四。

洋民：報告指導員，他已經轉變了。

匪特：轉變了？我要親自審問。帶走！

匪兵：是！走！

匪特：哦，對了，美國以軍事物資援助國民軍；你們要注意：到了手的，不許隨便使用；要保持實力，等部隊

大到足以吞併一個戰區，才能力拼！懂嗎？

洋民

菲亞：是！

——暗轉——

第七場

人：濟民（33）、傅福（44）、大有（39）、農民甲、乙、農婦甲、乙、志豪（26）、農民男女各二三人（游擊隊員）。

時：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中午。

景：地下室——游擊基地之一的電訊室。

——正題曲：大刀進行曲及其變奏。

△志豪在收發電報，一農民青年拉發電機。

△濟民、傅福、農民甲、乙等圍坐一桌，正聚精會神地研讀地圖。

△志豪忽然取下耳機——

志豪：今天怎麼搞的，千校好大，好像全世界都有電報！

濟民：集中精神吧，三天沒收到指示了。

△志豪再戴上耳機，注意收聽。

△農婦甲、乙各提一隻籃子入——

婦甲：開飯啦！

農甲：今午吃什麼？米飯還是大餅？

婦乙：炸彈！

農乙：好吃！

婦乙：放你的狗屁！

△衆場笑……

△袁錫甲、乙將籃子裏菜上。

婦甲：每人鹹蛋兩個，煎餅兩張。

袁甲：會辦事兒，我說嘛，也該換個口味兒啦。

婦甲：你比光會吃！

△衆取食。婦乙將一份送至潘氏跟前——

婦乙：歇會兒吧，特派員！

潘氏：謝謝！

△大家進餐。

傅福：（吃著）特派員，我看啦，你實在應該回家看看。

潘氏：爲什麼？

傅福：你到我們這個基地也快一年了，抽個空回家看看，也是人之常情。

婦甲：是嘛，路又不是很遠！

袁甲：這幾天，鬼子兵又沒什麼動靜。

袁乙：咱們保你去，保你回來，怎樣？

潘氏：不，謝謝大家！我不是不想回去，這是責任問題。

傅福：汪幫派員也可以代理一天兩天的呀。

潘氏：我不是不放心，我這次奉派回家鄉跟各位並肩作戰，目的在配合地反攻的行動，如果不能勝利成功，就算

回家十趟八趟，請問又有什麼意義？

婦乙：你呀，還是從前那個……

潘氏：（一笑）吾孫子的毛病，是嗎？

婦乙：如今可是個英雄好漢了嘛！

△衆啼笑。

△鳥叫聲……（暗號）。

△衆停匙。

傅福：丁大有回來了！

△大有匆匆入——

大有：特派員，事情有點兒蹊蹺，不妙！

△衆贊依。

濟民：怎麼樣？

大有：雲都、瑞金駐紮的日本鬼子，今兒一大早就在向南面方面集結，好像又要大舉進攻的樣子！

濟民：志豪，加緊叫！

志豪：是！

濟民：大家過來！

△傅福、大有、夏民甲、乙等圍坐地周邊。

△夏民甲、乙清理殘餘食物。

濟民：（指圖分析）日軍在雲都的兵力不大，瑞金也只有一個師團——

志豪：（取下耳機）報告特派員，很奇怪！

濟民：怎麼樣？

志豪：電波的字樣實在太大！我行知總象，好像全是明碼，都是一些平常的電訊，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

濟民：這該怎麼辦？

大有：要不要換一台機器？

志豪：機器好好的，換了，也是一樣。我建議開始收音機試試看！

濟民：好吧。

△志豪拆收音機……雜音之後，突然傳出：「……各位同胞，日本政府今天接受波茨坦宣言，宣佈無條件投

降！我全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國歌聲。

△衆先不致相信地互相觀望……

大有：原來是咱們打贏了？

濟民：同志們，這不會是假的！

夏民甲：勝了！

夏民乙：勝了！！

△衆驟發出無可遏止的歡欣狂呼……

婦甲

乙：（向外衝去）最後勝利了！！

——暗轉——

第八場

人：如虎（41）、千載（42）、玉秀（60）、淑芳（37）、天仇（16）、振華（18）、雪谷（40）、紀父（

11）、張華（3）、詩宮（40）、瑞蓮（38）、巧君（翠兒）、洪氏（39）、譚氏（41）、蘇亞（40）

時：民國三十八年秋，某日夜。

景：李宅大廳（同第3、5場）。（或方向轉變。）

——主題曲：還我山河及其變奏曲。

△玉秀、千載、如虎坐廳正中，淑芳抱着張華，紀父挨近其母膝坐廳右；雪谷、天仇、振華三人則坐廳左；全都滿面悲苦，一言不發。

△桌上、地面上，滿是衣箱、行囊，像有遊行光景。

△桌上正中，一支燭光時暗時明，使整個大廳的景象既添滯抑又很不平常。

如虎：（猛拍桌）好不容易得來的勝利成果，又叫這幫子叛匪給糟蹋，倒害的總是善良無辜的老百姓！

千載：（也憤然）要不是友邦人士搞什麼和談和談，大局也不致於如此之壞！

如虎：什麼友邦人士！簡直在存心分裂人家的國家！老實說，將總統如果不引退，共匪早就消滅了！

玉秀：還說這些幹什麼呢，這回真要逃不出去，依着我，各人自尋方便吧！再受活罪，我可沒那便勁兒啦。

淑芳：做打算……？

玉秀：打什麼算？我是一根麻繩，兩頭一伸，就這麼算。

△衆無言對視。

△敲門聲，衆警依。

振華：（憤然）我去開門！

雪谷：振華！

△敲門聲急迫。

玉秀：開門吧，是禍不是禍，是禍總不過。

天仇：走，我陪你去！

如虎：天仇，讓振華一個人去；咱們見機行事好了。

△振華應門。引詩宮夫婦（抱着巧君，携着行囊）入廳。

千載：怎麼？你們也沒走了？

瑞蓮：（哭喪地）走不了啦，滿街都是什麼解放軍，連出了城的都給弄了回來！

玉秀：你們急不回家？

瑞蓮：家？還要家幹嘛？我是再也不跟共匪打交道的啦！

詩言：我們打老遠看見你們被擄了回來，所以來這兒……

玉秀：那也好，咱們就一塊兒坐以待斃吧！

千載：（拍案）怎麼老天爺專跟咱們过不去呀！

△瑞蓮懷中的嬰兒哭了……

瑞蓮：巧兒不怕，不怕……不哭……不哭……

玉秀：巧丫頭也是命苦，剛落地就遭逢劫難！

雪春：哎呀！你們聽——

△大家靜聽——

千載：（向後廳）誰？

濟民：（聲）是我！

淑芳：是濟民！

△濟民化裝老人自廳後出。

玉秀：你？

△濟民解了裝扮——

濟民：糟糕透了！你們怎麼沒有離開呀？

玉秀：（冷冷地）你怎麼回來的？

濟民：我從後院翻牆進來的！

玉秀：（怒）我問你為什麼不打共匪？偏要跑回來！

濟民：（傷痛地）唉！共匪叛亂，兒子請運糧命回到部隊，一直就在關內關外同他們拚命！偏偏搞什麼停戰和議

，咱們眼睜睜地等著敵共匪吃掉！

如龍：（長嘆）和談誤國！害盡蒼生！

濟民：除封會戰之後，總統他老人家為了不願再聽那些個野心家和投機份子的叫囂，也希望國家真能安定下來，

才毅然引退；這一舉反而使民心士氣一落千丈！以致共匪勢氣高漲，我們的軍事却處處失利！

△燭光黯淡。

濟民：共匪渡江，我知道江南堪慮，才連夜趕回來，想把你們搬走；我到了邊界，共匪卻已經進了城……唉，娘

、二叔、岳父，你們為什麼不在事前……

千載：咱們也是消息太晚！本來已經出了城門，叫他們給擄回來的！

濟民：（頓足）難道說，這真是天意！

△燭光再度漸漸轉強。

玉秀：我可不管什麼天意、地意，就例有個主意。

△眾等待。

玉秀：你怎麼就這麼去，有法子能把這些年青人帶走更好！唔，那就是你大前年走後生的兒子——後華。

游氏：娘，要走就得一起走！否則——

△敲門聲……

詩書：可能是趙慶來了！我們要不要躲避一下？

玉秀：躲到那兒去？我去應付！

振華：大媽，我同天仇叔去行了。

△敲門聲急促……

如昆：可不許衝突，有事由我們來處理。

△振華、天仇點頭，出。

玉秀：你還不走？要一塊兒等死！

游氏：娘——好，兒子先跑避一下。

△游氏轉入廳後。

振華：（聲）哎……幹什麼？別不講理！

天仇：（聲）渾更半夜，你怎麼可以隨便進來！

玉秀：我去看看——（方欲起身。）

△游氏入廳，振華、天仇緊逐其後——

游氏：大媽！爸！（掃視一眼）哦，大家都在這兒。（脫去草帽）是我呀，爸爸！

如昆：（低沉地）或不是你爸爸！

游氏：你們的事情，我都知道……所以趕回來看看。

△死寂。

玉秀：（揀笑着）看看吧，游氏，看看咱們又要打入十八層地獄去啦。

游氏：（苦笑一下）我懂，我懂，所以我趕回來；你們要走的話，沒有這個很難辦到。（掏出一疊紙條。）

玉秀：怎麼？還要我們買票，是嗎？

游氏：（又一笑）沒有路條，寸步難行。現在走，也還算是時候；先去廣州，或者香港，以後……以後你們就自

己打算吧。

如昆：（很聲）咱們不要領你的情！

游氏：爸，這不算什麼情，這是現實。無論如何，你把我扶養成人，我雖然沒盡到什麼本份，總是李家的一份子

在目前這樣情形，我……也只能做到這樣。

△胡歌。

玉秀：好，澤民，咱們領你這份兒情。

澤民：大娘，那就請你們從後院走吧；大門外全是我的部隊，極窄了，不好看。（對路修夏桑上。）

△濟民衝入，一把抓住澤民！

澤民：澤民哥，跟我們一起走！

澤民：是你？澤民！

濟民：走！放棄共產，跟我們一齊走！

澤民：（笑笑）你還是跟小時候那樣……濟民，別天天臭吼，先解決了你們目前的窘境再說吧。

澤民：你……何苦……何苦……

澤民：有你領着他們走，我也就放心多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現在也不是敵軍常的時候，地，還不快走！

△濟民牽玉秀、淑芳（抱淑華）、紀父、千我等（各攜行李）入廳後。

玉秀：（聲）天仇，你先來！

△天仇看着如昆，晃點頭：天仇盯着澤民轉入廳後。

詩言：澤民兄，我們可以一道走嗎？

澤民：人各有志，詩言兄，請吧。

△詩言夫婦抱巧君，攜行李入廳後。

澤民：爸，結巴結成，多說無益，請走吧。

如昆：（低聲地）亡羊補牢，遲不太晚吧。

澤民：兒子另有想法，總之，兒子不會再沒家門的。

如昆：但願如此。（拄杖轉入廳後。）

△雪谷、振華各拾起行李跟在如昆身後移動。

澤民：你們母子等一等。

△雪谷、振華停步，放下行李。

澤民：振華！

△振華轉身。

澤民：（苦笑）你就是振華？來，過來。

△振華不動，雪谷反手拉振華；他上前幾步。

洋氏：算來十八歲了，好，好，第一次見面，我也沒什麼好說的。記住：我這個父親沒做到的，希望你幫忙，在爸爸、大姐跟前……少洩氣，懂嗎？

振華：（發洩地）爸爸……（非強大哭。）

洋氏：（柔聲）不要哭，要勇敢的去面對未來……去吧，快去照顧爸爸。

△振華抓起行李，哭聲衝出。

△雪谷向前移動。

洋氏：雪谷！

△雪谷回身，滿面淚痕。

洋氏：不要跟我吧，是所謂的「新時代」、「新思想」誤了我們！雪谷，我壓根兒沒有違逆你的意思……

洋氏：（良久）這就夠了，夠了！（放開她，取路像塞入她的手中）去吧！哦，請轉告爸爸，四叔阿文隆，我也放走了。

△雪谷緩緩離去。

△燭光轉動。

△洋氏猛一拳擊桌，燭光熄滅。

洋氏：（狂吼）這就是共產黨的唯物史觀！辯論法！真他娘的無聊到了家啦！

△一隻手電筒照在他抽搐的面上，蘇亞入——

蘇亞：那兒也找不着你，我就知道你忘不了這個家！

△洋氏不響，坐落。

蘇亞：（以手電筒照照各處）他們人呢？

洋氏：早走了。

蘇亞：哦，所以你不痛快！

洋氏：姑且先找我幹嗎？陰魂不散！

蘇亞：找你幹嗎？沒收到或托人捎的信？

洋氏：沒有。現在，要怎樣？說吧。

蘇亞：你既然這麼顧家，我替你生的女兒——

洋氏：誰知道是誰的？

蘇亞：你放屁！誰的就是誰的，我幹嗎相信給你？

△洋氏無語。

菲亞：現在，我奉命送行，我妻交給你。

澤民：我不要，我妻不活她。

菲亞：（吃呀）我不要！

澤民：（聖樂）你是祭司令員，帶着她比較方便。

菲亞：告訴她，我現在誰也不要。

澤民：那你要什麼？

菲亞：（提出手槍）我要你的命！

澤民：（一楞）好，菲澤民，咱們走着瞧！

△舞台光漸滅。

△音樂。

〔幕落〕

第二幕

● 獻詞 ●（男女群）

合：到了這世紀的末葉，

當巨人站立在這

宇宙的最高峯上；

我們才有清楚

祂那睿智英明的光輝，

才覺悟到

自己洋洋盡盡的已往！

所以——

我們不再悲泣，

不再回依，

將一步步地跟隨着

您的步履：

女：父母之後有兒女，

男：兒女之後有孫子；

合：齊向着

您所指示的方向！

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不達目的地，

絕不終止！

絕不終止！！

〔音樂——台灣好歌及其變奏曲〕

〔幕啓〕

▲第一場

入：雪谷（41）、淑芳（39）、如霞（62）、玉秀（61）、天仇（17）、振華（19）、復華（4）、心媛（

88）、紀父（12）、濟民（40）、左才（40）。

時：民國三十九年秋，某日上午。

景：破舊日式房舍——客廳及左右兩臥室。

——主題曲：接前音樂。

△颱風狂嘯聲中，門窗緊閉。

△雪谷、淑芳在燭光下編織、縫補；玉秀林坐一側，讀華伙其膝間熟睡。

△左室中：天仇利用燭光苦讀，如尼拉杖來回踱步。

雪谷：這樣大的狂風暴雨，他也踏得着。

淑芳：讀書，到媽這兒來睡！切勿吃不消哪！

玉秀：妳忙妳的吧，由他。

△颱風聲漸減。

如霞：（止步）光景是要過去了？

天仇：（拍頭）台灣什麼都好，就是颱風討厭！

如霞：呸！台灣！想想去年剛到的時候，那麼亂！要不是總統發行祝事，咱們可真不知道如何是好。

天仇：（笑笑）二叔，慢慢來吧。

△淑芳從窗際外望——

淑芳：沒風嘍！

雪谷：好像雨也停了。

孟芳：那就把門窗打開吧，都快悶死叻！

△天仇拿銅鑼、鈴子等物出。

△一陣乒乓兵兵聲之後，一派光線映照室中。

△淑芳吹滅蠟燭，閉窗。

△接着各室光線充足，淑華醒來，揉着眼……

△天仇入內。

淑華：天亮了嗎？

天仇：可不，太陽都晒着屁股哩！

淑華：騙人！

△窸窣者。

△淑華穿着心被上。

淑華：大媽、媽，這是我同學高心被！（介紹）我大媽、我媽、大娘，我堂弟淑華！

△心被一一呵呵地應着問詢。

△如昆、天仇出立門口。

淑華：呵，我爹爹！那就是何天仇！何叔！

△心被也點頭問好。

香芬：兩天一夜的大颱風，都不回家，真叫人擔心！

淑華：（笑着）我這大的人了，還怕不會照顧自己呀。

淑芳：（笑着）心被，到咱們這邊兒來。

△心被初羞含笑走近她們。

淑芳：淑華要在我們跟前說給怎樣怎樣，我看哪……

香芬：（含笑）怎樣？

淑華：（有意替心被解「圍」）爹爹，我決心同天仇叔一塊兒考學校！

如昆：隨你，只要你考得取。

淑芳：（向心被）是媽鼓勵他考學校的吧？

心被：（不好意思）我沒有，是他自己決定的。

淑芳：姑阿念哪？

△心被低頭。

香芬：姑阿妹！都還是小孩子，姑就……人家第一次來我們家，何苦難為她嘛。

淑芳：噯，噯，噯！好心疼！我那一點兒誰為人家呀？

雪芬：哦，那些個像七娘八的問題！

淑芳：好！我又問錯了！心儀，給記着：從後來我們家，這去她屋子，千萬別上這兒來，免得——

雪芬：我擔驚怕的呀！

△眾人哄笑，心儀頭更低。

淑芳：（走近心儀）我的問題解決了，送妳回家吧？

淑芳：怎麼着？你們母子也想想「聯合戰線」呀？我偏不讓她說！看你們能怎樣？畢竟有其母必有其子！

△眾人大笑。

△紀父從內出——

紀父：媽，功課作完了。

淑芳：好，來，叫高林林。

紀父：高林林！

△心儀過去牽着紀父，以掩羞態——

心儀：上幾年級了？

紀父：五年級。

△濟民扶公事包，雨衣等物上。

濟民：娘，二叔！

△淑芳為他收檢公事包，衣帽等物。

濟民：這次跑風浪厲害，受驚了吧？值加留守，所以不能回來陪妳。

玉秀：公事公辦。

淑芳：她是報幕的同學——高心儀。

心儀：李伯伯，您好！

濟民：好，好！（向衆）房子這受損吧？

天仇：門窗都釘得牢牢的，一點兒災情也沒有。

濟民：外面可是損失不輕！足見事前有備，確實能減少不少的麻煩。

玉秀：今兒可有什麼新聞沒有？

濟民：哦！有！二叔，北韓共軍昨天越過三十八度線，向南韓發動侵略了！

如虎：這還不是俄共、中共挑唆的！

淑芳：叔，我們可不可以支援南韓，趁機打回去？

濟民：（笑笑）也許吧，還要看是怎麼個結果。

△敲門聲……

淑芳：誰來了？

友才：（聲）有人嗎？

心儀：是我爸爸！

△天仇跑至門口——

天仇：門沒關，請進！

△友才推開門，站在門口——

友才：請問這兒是不是姓李？

天仇：是的，您請進！

友才：我叫高友才，我女兒高心儀在不在這裡？

天仇：哦，在，在；高伯伯，您請進嘛！

△心儀走進——

心儀：爸爸，我正要回去。

△友才一把抱住女兒——

友才：難道連我拿花轎來抬姑爺不成？滾回去！

△屋中人彼此苦笑相視。

——暗轉——

第二場

人：友才（44）、心儀（22）、茂林（43）、維漢（18）。

時：民國四十三年秋，某日中午。

景：高家廳堂及心儀臥房。

——主題曲：反共復國歌及其變奏曲。

△心儀在房中寫信。

△友才、茂林在廳裡圍棋，鏖戰方酣。

心儀：（心聲）「振華，你要我去參加你的畢業典禮，恐怕有困難，請原諒……不過，我試試看，也許……」——

——（放下筆，出房入廳。）

友才：（招棋一局）你少打我這棋的主意！

△心儀嚮往。

友才：這邊，你不要活了？

茂林：本來就是活棍。

友才：不信，試試看！（回頭見心儀）做什麼？

心儀：爸爸，我想坐夜車到高雄去。

友才：幹什麼？

心儀：參加一個同學的畢業典禮。

友才：幹麼了！別以為我不知道。

心儀：我也沒騙你。

友才：他學校畢業，關你屁事！我警告你，你們這幾年寫信交往，我已經忍了一肚子火！這回，他畢業回家，母

親跟他來往，我就打死你！

茂林：你幹麼呀，交朋友嘛，又沒有——

友才：我就不許她跟外省人交朋友！

茂林：什麼時代吶，這講內省、外省的。

友才：你看見哪一個外省人的女兒嫁給本省人了？

茂林：當然有呀，你戴着不透明的眼鏡，看不見。

友才：茂林兄，我們是好朋友，希望你不要管我家務事，免得和我

茂林：就因為是好朋友，我才勸你；成見不要太深。

友才：我成見太深？你要我把女兒嫁給那些沒根底的人？

茂林：嘿，只要她自己願意，人嘛，這年頭兒只要活得愉快就好。

友才：她願意，我可不願意！

△雜漢上。

雜漢：爸爸，回家吃飯啦。

友才：許雜漢，你過來！

△雜漢走避。

雜漢：高伯伯？

友才：你想不想娶老婆？我把心儀嫁給你！

茂林：你瘋了！跟小孩子鬧這種玩笑！

△心儀就得死回房中。

友才：他也快高中畢業了，還小呀！

茂林：你呀，真是個老頑固！該讓共產黨收拾收拾！

友才：你看見過共產黨是什麼樣子？

茂林：我雖沒見過，聽他們說起那種慘無人道的惡毒手段，可說還心有餘悸！

友才：你是中了人家宣傳的毒！

茂林：友才，不記得那年「二二八」事件了嗎？幸好共產份子沒有得手，不然的話——

友才：好了，好了，管它什麼「二二八」、「二二九」的，跟我毫不相干！

茂林：台灣眼前正在成長、安定，友才，有些觀念也得改一改。

△友才把棋盤一掀——

友才：免談，請回家吃飯吧！

茂林：（一笑）今天我們話不投機，改天再說。

△父子倆離去。

友才：（想了想）給給我出來！

△心儀出。

友才：我三番五次叫給不要回今晚華勾勾搭搭，怎不聽話？

心儀：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好嗎，爸爸。

友才：難聽？

心儀：什麼勾勾搭搭嘛，我們不過是高中同學，又沒有越軌行為。

友才：他上他的學校，她上她的學校，幹嘛要跑到鳳山去參加什麼鬼的畢業典禮？

心儀：我們彼此說得來，完成教育的畢業典禮是人生的大事；朋友之間，這種事，也有相互勉勵的意思。

友才：給不想嫁給他？

心儀：爸爸，你想到那兒去了！朋友同婚別元兩回事。

友才：哼！你別拿你們大學生的那一套來唬我！我告訴你：男女交往，要不認真，胡搞亂竄的，絕沒有好的結果。

心儀：爸爸把我看得太幼稚了。

友才：林高明！好吧，姑婆去參加，我也不勉強，不過，將來吃虧上當，就不要說是我林高的女兒！（眼睜睜

了一眼）去，去，去！

——結轉——

第三場

人：雪谷(45)、紀父(16)、宏隆(42)、老四(47)、如底(66)、玉秀(65)、張華(8)、詩言(45)、瑞蓮(43)、巧君(5)、振華(23)、天仇(21)、友才(44)、心誠(22)、茂林(43)、維漢(18)、濟民(44)、淑芳(43)。

時：民國四十三年秋，距第二場數日後，某日中午。

景：春舍——院子及客廳。

——主題曲：一伙打得好及其變奏曲。

△雪谷、紀父在忙着整理屋子。

△門開，紀父應門；門關，宏隆、老四笑嘻嘻站立在門口。(宏隆少板、老四上)

紀父：請問找誰？

老四：是李家吧？

紀父：是呀。

老四：那就對了。

雪谷：(邊問)誰呀？

紀父：不認識！

老四：我是江老四，還有宏隆！

△雪谷急奔出——

雪谷：四叔！宏隆！(向內)大娘，爸，快來看呀！樓丫頭，快請四爺爺，宏隆舅舅進來！她是濟民的大丫頭！

——紀父。

紀父：四爺爺，舅舅，請進！

△兩人入廳；如底、玉秀分別自內室出。

老四：跟大娘、二爺請安！大少奶奶好！(行軍禮。)

宏隆：(同時)媽，二叔，好！大嫂好！(鞠躬。)

玉秀：(忌喜地)你們到底請出來了！

宏隆：部隊整訓，事情多，不好意思隨便請假。

玉秀：今兒天仇、振華早業回家，你們再不能來看，就不夠意思了。

老四：早就想來，也是駐地太遠，往返不便。

雪谷：台灣的交通還不方便呀！

老四：交通固然方便，請假總是囉嗦。
如昆：人家是有任心空。先不說這些，坐，坐。

△玉秀、如昆、老四、宏隆落坐；紀父送上茶。

老四：銀華，天仇還沒到家？

雪容：信上說夜車，早上就該到的；快晌午了，還沒見人影兒。

宏隆：不知道他們兩個還能不能認得我們？

雪容：該不會不認識吧。

△銀華在右內室門口探望。

玉秀：提督過來。濟民的老二。叫四爺爺，舅舅！

銀華：四爺爺！舅舅！

老四：好，好！

宏隆：幾歲了？

銀華：八歲。

宏隆：（轉向衆）說起來，日子過得可也真快！

△詩言夫婦牽着巧君進院門，竹立院中。

瑞蓮：什麼音客先到了？咱們就不受歡迎啦！

雪容：你們都沒長鬚？不會自個兒進來！

△三人入廳，老四、宏隆含笑起迎。

瑞蓮：哎呀，是你們！

詩言：四叔，宏隆，十五六年不見面了呀！

瑞蓮：你們哪，可把老太太給惹死哩！

玉秀：酒燒貨，燙你多嘴！自個兒找地方歇着吧。

瑞蓮：謝了！（揪住巧君）四爺爺，陳叔叔，她叫巧君。

巧君：四爺爺！陳叔叔！

老四：好乖，好乖！

宏隆：（同時）長得跟媽媽一樣漂亮！

△銀華向巧君招手——

銀華：來，巧君！

△巧君望着其母。

瑞蓮：去吧，苦心別弄壞東西。

△振華拉巧君入右內室。

雪谷：瑞蓮，姑來，我也有話要跟姑說。

△瑞蓮隨雪谷入左內室。

如昆：坐呀，詩言。

詩言：（坐下）兩個畢業生還沒到家？

玉芳：快了，我都聽見他們哪！

△紀父敬完茶，入兩小的房內。

如昆：那隊裡就那麼忙嗎？好幾封信寫去都不能來。

宏隆：（笑着）其實，忙倒不忙，主要還是在嚴防共匪蠢動，不使擅離職守。

如昆：（點頭）我猜想也是如此。

△振華、天仇、心誠、友才四人入院門，進廳。

詩言：說到會務，會務就到！

振華：（敬禮）大媽！看看！楊叔！

天仇：（同樣同時）大娘、二叔！楊大哥！

如昆：天仇，這就是你四叔，不記得了嗎？

△天仇衝向老四，單腿下跪，雙手緊抱其膝——

天仇：四叔！天仇想你想得好苦呀！

老四：（含淚苦笑）天仇，這不像話，穿着軍裝，起來，起來……

△天仇含淚起立。

如昆：這位是宏隆大哥。

天仇：（行禮）大哥！

宏隆：（含笑答禮）咱們就先行軍禮吧。

如昆：振華，他們兩位學長該分清楚了？

△振華點頭。同時，瑞蓮、雪谷、從華、巧君等出。

振華：看看，媽，馮伯伯今兒也討來了！

△衆起立招呼。雪谷跪上——

雪谷：哎呀，真正不敢當！

如昆：咱們自願自的，失禮，失禮！

友才：（笑着）沒有，沒有！
如昆：請坐！

△紀父捧暖水瓶出，沖茶。

雪谷：好在大家都見過面的，只這位是我們家四叔，這位是我們家長房濟民的內弟。這位是高先生！那是他千金

——振華的同學。

妻四：高先生，好！

友才：你們兩位的事情，我都聽他（指振華）說過了，佩服之至！

妻四：不敢，不敢！

△紀父用茶盤一一敬茶。

雪谷：（向妻四、宏隆）濟民的長女紀父，那是老二後孫；小不點兒是詩言的千金巧君！

△妻四、宏隆分別過去與兩小打交道。

瑞蓮：又有客人到了！

△茂林提着禮物手燈送入院子，雪谷迎上——

△許家父子入廳——

茂林：（送上禮物）一點小意思，聊表恭賀之忱！

雪谷：哎呀，還送什麼禮物呀！（接過禮物，向衆）維漢跟紀父是同學；許先生去年又跟我們是鄰居。

△衆人忙亂招呼；茂林入座；紀父與維漢在一邊交談；客廳聲氣不絕。

玉秀：（笑着）紀父，維漢，你們倆帶後孫、巧君到裡邊兒玩吧。

△紀父偕維漢帶後孫、巧君入內，瑞蓮幫着吆喝。

茂林：大奶奶真好福氣！

玉秀：什麼福氣！都是共患難的！咱們家倒像個難民家。

友才：（笑着）老太太，別想說，共患難是三頭六臂，那原屬苦！
玉秀：高先生，三頭六臂倒不厲害；說來你未必相信，他們沒心肝，無情無義，才叫厲害咧！

友才：哎呀，一直認為是空傳過火。

詩言：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也正如俗話說的：「不到黃河心不死！」

友才：黃河究竟有多寬多大？到了，心就死了？

△大笑。

△心被正和振華、天仇在一邊聊着——

心被：（笑着）爸爸，你別要買呀！

茂林：（笑着）友才兄，那不過是個比喻。

友才：我這個人就是死心眼，沒到過大陸，就不冒死內行；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老四：對！這才是「男人」的本色！（男兒）

宏隆：（笑着）不過，高先生，像你這樣，要是生長在大陸，絕對不能適應共黨的那一套，其結果說不定比我們

還慘！

友才：這麼說，哪一種人才能適應呢？

詩言：哪一種人都不能適應！

友才：（懷疑地）哦？那……

詩言：拿我來說吧：是個最平凡的人，原先在國民政府底下工作；共黨成立「蘇維埃政府」，我也替他們工作；

原因是我只有這麼一點工作能力，也只圖養家活口。可是呀，也難逃他們的鬥爭清算！

振華：言叔，現在共黨正在搞「大鳴大放」，你要還在大陸，「高帽子」可有得戴的！

詩言：是嘛，思想鬥爭，生活鬥爭，她而言之，你不願從她那一套，你就別想過舒服的日子！

友才：那大陸上的人……

宏隆：有的過不舒，有的沒法過，只好聽憑宰割！

天仇：（笑着）所以我們要高喊「解放大陸同胞」的口號！

振華：高伯伯，今年一月二十三，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不都是證人嗎？

天仇：不打回去，咱們絕不甘心！

振華：總統當選連任，只要時機成熟，他老人家就會領導我們光復大陸，重建家園！

玉秀：（含笑）好了，好了，別會骨痛呀！

振華：天初，共匪要血洗台灣！他才會的是狗皮膏藥！

△眾人笑笑。

如昆：高先生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你們要字行動來證明。

天仇：二叔，我就言出行動——明天去金門！我要站在最前線，跟敵人周旋到底！（高舉雙子。）

△衆一面鼓掌叫好，一面調侃味笑……

△濟民自外入廳——（濟民上校）

濟民：各位，對不起，有勞久等了！

△衆又一陣客氣忙亂。

雪谷：呢？淑芳買菜，怎麼還不回來？

玉秀：可不。叫她丫頭去菜場看看，說不定菜肉太多……

雪谷：（向內）紀父！

友才：不是說茶點招待嗎？幹麼買許多菜？

雪谷：是茶點嘛，不招待，家裡也要買菜吃呀。

△衆笑着。紀父出。

雪谷：你去菜市場——

紀父：媽回來了！

△淑芳提菜籃急急入廳；衆數點招呼，瑞蓮趨前接過菜籃。

淑芳：哎呀，怠慢！怠慢！實在對不起！

瑞蓮：林？怎麼啦？……臉色這麼難看！

△衆靜聲觀察。

淑芳：我碰見怪事兒了！

瑞蓮：什麼怪事兒？

淑芳：二叔，我發現了一個人，起初沒有留意，後來想起來了，就跟了她兩條大街，偏偏一閃神就不見了！

△衆等待下文。

玉秀：什麼人呀？這麼大驚小怪的？

淑芳：蘇菲亞！

老四：蘇菲亞？！

瑞言：她曾在台灣？

雪谷：你看清楚了？

淑芳：不會錯，她化成了灰，我也認得出！

△音樂——

——暗轉——

第四場

人：紀父(22)、濟民(50)、茂華(14)、振華(29)、天仇(27)、心棧(28)、淑芳(49)、雪芬(51)、玉秀(71)、如昆(72)、茂林(49)、宏隆(48)、蘇亞(51)、蘇倩(88)。
時：民國四十九年雙十國慶前夕，某日傍晚。
景：同第三場——設施巴趨向現代化。

——主題曲：高山青變奏曲。

△庭院及廳內空無一人，惟左室不時傳出紀父、心棧、淑芳、雪芬等嘻笑聲……

△電話鈴聲，紀父跑出來接聽——

紀父：李公館……是呀……在，請等一等。(放下話筒，向右室)爸，電話！

△濟民出接電話，紀父回原室。

濟民：李濟民……哦？……有這樣的事？對不起，對不起，我……我先道歉，回頭——

△茂華頭部受了擦傷，至廳門口，發現其爹，想溜。

濟民：(揚住話筒)茂華，不許動！(講話)喂……好的，好的……我一定嚴辦……不客氣。(掛斷。)(至廳門口)幹嘛打架？唔？……我在問你！

茂華：不幹嘛。

濟民：剛上中學就變成太保了？

茂華：我又不是太保。

濟民：不是太保，幹嘛集體打架？

茂華：我們是講義氣，團結起來，對付不良份子。

濟民：呸！你配！你們懂得什麼是不良份子？

茂華：不良份子就是壞人。

濟民：那麼，什麼人又是壞人？

茂華：那些……那些……

濟民：呸！你就是壞人！不受家庭約束，不聽師長教訓；三朋四友，成群結黨的製造社會問題，妨礙治安的，就是壞人！跪下！

△茂華撲咚在地跪下。

濟民：尤其是你們這些太保學生，還造成亂候就說說法紀，將來還會把國家民族放在眼裡嗎？今兒我先收拾了你！(回頭見紀父站在房門口)給我找根棍子來！快！

拔華：學校都廢除體罰了，你還要……

洪民：就因為學校廢除了體罰，家庭就更愛嚴格管教！怎麼還不去？

紀父：爸，還是多問問吧。

洪民：還要怎麼問？大道理等於廢話，對牛彈琴！今天要別除不了你的高犧牲，我真白活了半輩子！

紀父：仇叔！拔華哥！

△二人出室。（均使眼。）

△拔華送回妻房了！

△拔華慘叫聲，洪民嗚冤斥聲……氣勢猛烈。

△天仇、拔華滿聲而往。

洪民：（聲）成長，不能這樣處罰！

拔華：（聲）叔，你會傷了他的筋骨！

洪民：（聲）再死他也算不了什麼！

△拔華又慘叫，天仇勸阻……

△門口呆呆著玉秀、如虎、雪谷、心板、紀父。

拔華：大媽，快去吧，仇叔一個人拖不住！洪民叔毒打狗場，我又不殺插子！

雪谷：呸！一個大男人——這種副頭，幹嘛不殺插子？快去！

△拔華叫聲轉弱，似斷似續；拔華又奔過去。

心板：（心齊地）恐怕打壞了，年紀還小嘛。

玉秀：虎毒不食其子！打壞了，是他自個兒的事。

雪谷：大娘，淑芳扶母去看看呀！

玉秀：看什麼！待會兒又好說我像紅樓夢裡的賈母——專疼嫡親的。

△眾人哭笑不得。

△洪民獨自恨恨地走來——

洪民：娘怎麼又出來囉。

玉秀：咱們看看熱鬧不可以呀？

△濟民垂手而立。衆忍笑。

如虎：什麼事這麼嚴重？

濟民：甚麼打緊，差點把林家的孩子打死了。

如虎：既然是罪孽，那就不能怪他一個人。

濟民：別人家我們也管不着。

如虎：管自己的是不錯。拳打脚踢也不是辦法。

△濟民無語。

△天仇，振華搖着手死不活的滾過來。

雪谷：先姑到我屋裡去！

△後幕被抬進去，所有的人跟入；濟民亦跟原地。

△室內：淑芳的怒哭聲，雪谷的急救指揮聲……真像不得了啦。

△茂林、宏陸連袂上。

二人：處長！

濟民：哦，你們兩位。

茂林：好像一個人在想心事？

濟民：沒有，沒有，裡面坐！

△三人入廳坐落。

宏陸：四叔不能參加振華的婚禮，要我代為致歉。

濟民：為什麼？

宏陸：逆役後，他在翠山分了一塊山地，須要親自處理。

濟民：雖然要緊，可是二叔一舉會不高興。你呢？迷了伍，作何打算？

宏陸：我那點兒逆役全想交給茂林兄的生意上，我雖然外行，還可以從頭學起。

濟民：這很好哇！茂林兄要多多照顧！

茂林：處長，自己人還用多說嘍！

濟民：（黯然地）宏陸，去父的屍骨實在找不到了。

△宏陸出至廳門口，向東跪下，喃喃禱祝……

△濟民、茂林亦相隨道前。

茂林：尊親翁是……？

濟民：三十八年春台的時候，我放廣州，我們把他老人家暫居在城外一座古廟；後來，我托人打聽，想搬遷來台

；前幾天看津報因參加本年國慶的儀仗遠近：因為五月卅日那天亂了一陣，唐九出入都難，恐怕一點希望也沒有。

△天色逐漸入夜，宏陸就舉，合談起立；三人復坐。

茂林：切切在吧？

濟民：這個時候來，我有個不情之請？

茂林：客氣。

茂林：（笑着）我是一——為維漢求親。

濟民：（一笑）你等一等。

△濟民入室，烟子圍了廳中電燈。

茂林：宏陸兄，你看有希望嗎？

宏陸：（含笑）八九不離十吧，要不然，我就要拿你的謝媒錢——介紹費啦。

△五秀、淑芳、雪谷等含笑出，濟民跟上。

△宏陸、茂林起立。

五秀：坐，坐，還客氣幹嘛呢。

△五秀坐，茂林陪坐；餘人分立左右。

茂林：切切，處長跟您說了？

五秀：（笑着）也沒說什麼。

茂林：因為明後天雙十節，旅華同心報成親；我們家維漢也想……

淑芳：不是說維漢就要出國留學嗎？

茂林：是。我們也趁國慶佳日，先行訂婚。

五秀：紀父知道不知道？

雪谷：（笑着）那還不要通好了！

△衆笑。

五秀：（向濟民夫婦）你們倆口子怎麼說？

濟民：（笑着）給老人家一句話說成了。

五秀：你倒說得挺輕鬆，我一句話；弄不好，紀丫頭豈不要埋怨我一輩子！

宏陸：相母還看不出他們兩個那股子熱勁兒？就等給一句話明。

△衆笑。

玉秀：（嚴肅地）作父母的同意，我還有什麼話說。家，如今雖不是我當；境況，我清楚；兩樁喜事湊在一起當
——

茂林：這個，林老人家就不必操心。聘金十萬——

玉秀：我們不要聘金，因為我們也沒有陪嫁。
茂林：如初，林這是罵我！難道我還不清楚府上的環境？我們下聘是規矩。再說，茂林看重的是有教養的人家，

陪嫁能值幾何？
△門鈴聲。

雪容：誰來呀？推推，看看去。
△推推應聲出，應門。

宏傑：這件大事由我來辦吧！
玉秀：好。

茂林：哦，還有：維漢的意思，如果訂了親，他不能一起出國去？當然，一切費用，由我們負擔。
宏傑：這個嘛，我看，到時候再說吧。

△推推帶菲亞至廳門口——
推推：媽！

△眾頷視。
菲亞：我是菲亞，你們大概還認識我；請讓我進去說話好嗎？

△眾無回應。菲亞含笑進入——
菲亞：我長話短說，也是實話實說。

△如昆不知何時已站在一角——
如昆：（沉聲）說吧！

菲亞：我請求你們收留我的女兒，她實實在在也是你們李家的骨肉。（哽咽）我到台灣來工作，她可是清白的，無
辜的，她根本不知道我作的是什麼工作。

△天仇也在一角出現——
天仇：推推！

△心鏡、紀父、護送等齊集廳中。
菲亞：我的工作始終沒有果開過。這幾年來，我憔悴也很難辦到；為了女兒的安全，我更遲遲不敢。現在，治安人
員逼得緊，我知道終有一天是逃不過的。所以，我要把女兒交給你們，讓她回祖籍家。

天仇：扯淡！共產黨會講究這些個！

△蘇亞楞住。

振華：她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裡？

蘇亞：她跟着我姓，名叫蘇蘇；（掏出一張名片）住在這兒，離此地不遠；到那兒一問，人人都知道。

△振華接過名片，看了地址，頭手裏赤上；向心裏招呼，兩人坐下。

天仇：那你自己打算怎樣？

蘇亞：（苦笑）我怎麼打算，是我自己的事；也許自前，也許自後！你們就甯管了。我說過，我女兒清白無辜，不應讓跟着我受罪受過；她是李家骨肉，將來命運怎樣？要看你們的抉擇啦。我言盡於此，告辭！

天仇：快快去自首！

蘇亞：哦，還有一事相告：前年大陸上人民公社成立，李澤民率部反抗，不幸失敗！聽說被槍決的時候，一直在喊着「爸爸，我對得起你！對得起祖先了！」你們如果不要蘇蘇，以後，她不但無父無母，也沒有祖先，你們也一樣沒有人道！

△蘇亞昂首出廳而去。

△雪谷易然我倒。

淑芳：雪谷！

△淑芳、紀父、天仇、奎登等扶起雪谷，送入內室。

玉秀：（含笑）二弟，快把那孩子找回來吧。

如昆：（無限悲憤地）天仇！雪谷沒指望了！

玉秀：（流淚）澤民總算死得其所……（至廳門口）咱們從此以後，也可以說「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對得起國家民族啦！

濟民：（含淚）娘，歸哀吧。二叔，你也要堅強一點。親家，領勞原有二老，我去找那孩子。

茂林：我知道，你快請。

△濟民拾起桌上名片，雙雙出廳。

茂林：胡母，我扶您進去休息。

△如昆拉杖放進雪谷臥室。

茂林：二弟，暫時不要去吧，徒引悲傷。

△如昆止步。

茂林：請回自己的房內歇會兒。

△如昆進入自己房間。

△茂林扶玉秀入右室。

△院內空空。

△汽車停止院門外。

△不久，振華、心妮引蘇倩上。

心妮：嗚？人呢？

振華：都在裡面吧。

蘇倩：我媽呢？你們不是說我媽在這兒嗎？

△淑芳扶她出——

淑芳：媽是……

振華：媽，她就是蘇倩！

△淑芳走近，逆視蘇倩。

蘇倩：幹嘛呀？我媽在那兒？

△音樂——

——暗轉——

第五場

人：再華（蘇倩23）、羅宗（5）、玉秀（77）、雪芬（57）、淑芳（55）、濟民（56）、如昆（78）、孩

華（20）、巧君（17）、振華（35）、天仇（33）、心妮（34）。

時：民國五十五年八月末，某日中午。

景：同前場。

——主題曲：光明的國土進行曲。

△羅宗在院子裡玩積木，再華陪着他。

羅宗：媽，這塊怎麼弄呀？

△再華替他弄好。

羅宗：哦！好簡單。我怎麼弄不好呢？

再華：少說話！多做事。

△濟民在廳裡一隅看書，淑芳為他送茶後，雪芬應聲入左室；雪芬恰好出——

雪芬：很乖呢？

淑芳：跟巧丫頭一塊兒出去了。怎麼？

雪芬：買點東西。心妮又正忙著。

淑芳：再華，替大娘買東西，替她跑一趟好嗎？

△再華起立，雪谷道前，給錢——
雪谷：蓮子、紅棗，各一斤；現成的，各一包也可以。

△再華拔錢就走。

雪谷：別吶，下個月後華要結婚了，替有什麼要買的？
再華：我那有什麼好買的？

△再華轉身就走。

麗宗：姨！我也去！

雪谷：麗宗，到你媽那兒去。

麗宗：不要，我要跟姨去！

△再華伸手牽着他，離去。

雪谷：小心外面的車子！

△無回應。

淑芳：（苦笑）四九、五〇、五一、二、三、四、五，這丫頭來了六、七年，大學都畢業了，還是那副冷面孔。

姨呀，我認爲：該說的，就得說；該教的，替還是得教！

雪谷：（笑着）替懂什麼！只要她心腸好，我就滿意了。

淑芳：（撇着）她對人這價格不入，替來怎麼出牌？

雪谷：眼光還高得很哩！

淑芳：哎！咱們替天仗撮合怎麼樣？

雪谷：我也想到過，單份不對呀。

淑芳：什麼單份不對，替也成老夫子啦！天仗雖然是咱們家帶大的，到底血統全不相干。

雪谷：恐怕兩個人的思想、性格，距離很大，談不攏的。

淑芳：咱們們試試探探。（向內）濟民，來一下。

△濟民放下書，走近她們。

淑芳：我們想替天仗、再華撮合，你看呢？

濟民：（一笑）不僅思想有距離，年齡也差了一大截。

淑芳：年紀不過相差十來歲，這年頭兒算得什麼？咱們們試試。

濟民：要試，替們試吧，我沒意見。

雪谷：（笑着）我看吶，還是聽其自然吧；萬一再不好，人家還以為我在攔她哩。

淑芳：這就是死心眼兒，才吃一單子的虧！這寧爾林管，我來出面。

潘氏：（笑笑）到時候，「個八或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淑芳：（決心地）管它！反正咱們是要操心的。

△巧君氣憤憤地往外跑來——

巧君：媽，我要殺了他！

淑芳：誰？

巧君：李復華！我要把他碎屍萬段！

△三人笑了。

淑芳：（笑着）刀在廚房裡，你去拿吧。

△心被走了出來——

心被：又吵了？

巧君：誰跟他吵？他太欺負人！

△巧君衝入廳內跌坐。

△復華也滿面革席地上。

淑芳：又把巧丫頭怎麼了？

復華：她自己要過十八歲生日，要舉行派對；我為她多請兩位女同學，她反而不高興！

心被：哦，她原來在吃醋！

巧君：鬼才吃醋！他請十個八個，我也不在乎！胡莉莉人極卑鄙，幹什麼請她？

復華：人家卑鄙什麼？

巧君：若不哈，成天追著吉他，「I Love you, I Love you……」！扮鬼弄眼，色情狂，還不卑鄙？！

復華：這是在各人的人生情調，扯不上色情二字。

巧君：你喜歡是不是？

復華：不錯，我就喜歡這個調兒！

淑芳：（嗚呼）復華！

△巧君猛然起立——

巧君：好！你喜歡就找她去！（脫下胳膊上的玉圍）咱們解除婚約！

心被：（阻止）巧君！

復華：解除就解除，沒什麼不得了！

潘氏：混蛋！

△調談。

書谷：（調和）巧丫頭也是的，跟姑媽一樣潑辣！

巧君：媽，我媽不死，他敢欺負我！

復華：誰敢負姑？是姑不近情理，不講道理——

濟民：呸！你講理？不要以為大學快畢業了，你就懂理！年青人不走正路，吃飽了，不是鬧什麼風潮，就是想怎樣消遣！這幾年來，台灣生活安定，把你們一個個嬌生慣養！你們沒看見這幾天報紙上：大陸在鬧紅衛兵，共匪利用無知青年打家劫舍，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嗎？這無非是毛匪暴政專權調劑，要徹底統治的手段！我們在這兒如履如履，經營建設，是為了什麼？就是要保持中國文化傳統！你們上學，就該把書讀好，偏愛小題大作的製造一些花邊新聞！還洋洋得意地認為是站在時代的前頭！真是恬不知恥！（憤憤地往外走。）

淑芳：晚飯回來吃吧？

濟民：不一定。（出院門，離去。）

心娘：哎？誰來呢？

書谷：跟再華一塊兒買東西去了。

△書谷年過巧君子手的玉蘭，替她在炕上，看看淑芳、心娘，三個人會意地齊入內室。

復華：痛快了吧？受訓三分鐘！

巧君：少來惹我！

復華：我又沒跟姑說話。

巧君：不要臉！

復華：彼此彼此，有臉，一樣刮得乾乾淨淨。

△巧君向外走。

復華：那裡去？

巧君：你管不着！

△玉秀出堂——

玉秀：巧君！

△巧君趕忙跑過去——

巧君：奶奶，我吵了姑丫頭了吧？

玉秀：（笑笑）替沒那大的膽門兒，是給紅衛兵鬧的。

△巧君打哈哈，引得玉秀也笑的嘻嘻起來；巧君連忙替她捶背。

△後華換過去——

後華：（笑着）對不起，奶奶！

玉秀：是跟誰借不是呀？

後華：打撿了絲嘛。

玉秀：哦！撿了我的清夢倒不要緊，趕明兒過了門，撿了人家的清夢，可就不好辦哪！

巧君：奶奶！

△三人笑着。後華、天仇自外急急入廳——

後華：大媽起來了？

天仇：二叔！二叔！

後華：你們怎麼嗎？出了什麼事？

△如昆出。

天仇：（嗚咽地）四叔……四叔……

後華：山上派人到我辦公室說，昨天夜裡，四爺爺因心臟病去世了。

△悲哀的氣氛籠罩全場。

如昆：（政府裝步，遠視）老四，你倒先我而去……

天仇：我這就趕上山去！

玉秀：我——去！

——暗轉——

第六場

人：天仇（17）、後華（27）、淑芳（59）、雪芬（61）、維漢（34）、紀文（32）、心板（38）、後華（24）、巧君（21）、濟民（60）、玉秀（81）、如昆（82）、後華（41）。

時：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末，某日上午。

景：同前場。

——主題曲：五十年代流行歌曲改編曲。

△後華坐在院子一角翻着雜誌，天仇（中枝）在她周邊踱步。

天仇：（良久）昨天你去看看媽了？

△後華睜了他一眼，點點頭。

天仇：政治犯，允許探監可不簡單。這當然也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稍停）有沒有喜歡的男朋友呀？

再華：（突然地）是大姐，她們要你來試探我吧？

天仇：（一楞）姊……？

再華：她們怕我嫁不出去？是無聊的女兒！

天仇：我是個單人，不願胡言說謊，更不願說假話；雖然各被要我來……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主張。

再華：什麼主張？

△張芳發現他們的情況，起來會客，兩人在廳內緊張地偷聽。

天仇：如果好同意，我想先跟姊做個朋友。

再華：（一笑）你是長單呀！

天仇：畢竟……跟李家沒有血源關係吧。

再華：然後呢？

天仇：當然，如果可能，再說點事。

再華：（含笑）振華結婚以後，他你說過：不反攻大陸，絕不結婚呀。

天仇：是的。不過，我改變主意了。我想，如果我今生今世不能報仇雪恨，至少也可以交代子孫達成我的願望。

再華：我不也是共匪嗎？也該是你報仇的對象。

天仇：我們要報仇的是誰偽暴政！老實說，姊姊和姊弟只不過被利用了，而姊、我都是受害者。

再華：（苦笑）你怎麼我是基於同情吧？

天仇：（一頓）反過來說，我倒放心不夠資格。

再華：……這樣吧，我們先不要研究資格。由於我同投華、巧君一樣，是在台灣長大的，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

我媽究竟作了些什麼出賣國家民族的事，我猜也猜不透。（泣然）我能夠認祖歸宗，算是幸運！尤其是大

家對我好，給我受完全教育，我就是想發一頓脾氣也不敢！

天仇：再華——

再華：請你讓我把話說完。大姐給我取名再華，就是再生的意思。老實說，再生也行，復生也行，我這一生總是

搶來的。別說爸爸和叔叔要我嫁人，我不反抗，就是要我死，我也會死得甘心情願。（淚下）不過，我媽

的事情來了，其他一切我實在不感興趣。

△淑芳、雪芬雙雙點頭證實。

天仇：不是說，蘇媽媽過兩年就可以釋放了嗎？

再華：（迅速地）解釋了又怎麼樣呢？台灣雖小，可是對一個罪犯却是何其之大！那裡又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呢？

△淑芳出立廳門口——

淑芳：再舉！

△再舉就決定送她。

淑芳：這事忘了跟姑說，姑媽出來後，我們決定接她回來一起住。

再舉：她也許不願回來。

△紀父、維漢進入醫院。

維漢：媽！大福！再舉！

△紀父熱情地擁抱再舉。

△維漢回頭見天仇——

維漢：仇叔！

△兩人握手。

淑芳：姑婆怎麼沒一齊來。

紀父：他老人家頂事太多嘛。

維漢：不定待會兒就過來啦。

△大家入座。心機、復華、巧君（大肚子）迎出，大家一陣寒暄、親密、愉快。

紀父：（拉着巧君）對不起，沒參加你們的婚禮；居然就要生兒子啦！好快！

△巧君復笑。

維漢：初初、爸爸呢？

淑芳：在屋裡。

維漢：先請安去！

△紀父偕維漢入石室。

復華：媽，她恐怕不大對勁兒了。

淑芳：上次檢查怎麼說？

巧君：產期還有好幾天咧。

復華：昨晚上她說有點疼，我想帶她去檢查看看。

淑芳：去吧，要沒事兒就早點回來，說不定待會兒——

雪谷：對了，要不要把顯宗接回來？

心機：不要吧，省得功課做不完，他又有藉口。

復華：走吧！

△張華夫妻統臂出廳。

天仇：我看二叔今兒能不能起床？

△天仇入左內室。

△紀父、維漢復出。

雪芬：怎不陪初初多聊會兒？

維漢：初初叫跟二番番請了安再去。

△維漢夫妻入左內室。

心儀：再華，中飯幫幫忙怎樣？

再華：（點頭）還受不要可氣？

心儀：不必，把冰箱裡的鴨蛋了再說吧。

△潘氏攙扶着滿頭白髮的王秀出坐廳中。

雪芬：再華，先陪陪大初吧。

△再華至王秀身邊側坐。

王秀：姑就愛聽姑大敘使喚，年青人同年青人湊一塊兒去吧。我在這兒聽你們說話，還不是一樣。

△再華突然伏在王秀膝間，哭了……

王秀：怎麼吶，怎麼吶？你們誰又欺負人家啦？

△雪芬、淑芳連忙道前。

淑芳：（陪笑地）剛剛道好好的嘛。

王秀：說，誰欺負姑？我收拾他！

△再華仰身搖頭。

雪芬：（笑着）跟天仇一起聊天，不知道他說了什麼——

淑芳：（撇嘴）天仇趕時髦求婚！

王秀：（笑了）真的？

再華：大初，我媽的事情沒有解決，我不願出嫁。

王秀：好，好，有我在一天，誰也休想！

潘氏：（笑着）多少年來，我才第一次看見丫頭撒嬌咧！

△都笑了。

心儀：成了，官司打赢了，該安安心心的幫我忙啦！

△再華掩着臉起身，隨心被入廚，引得笑聲不斷……

△同時，維漢、天仇扶如瓦入廳，紀父跟進。

如瓦：不餓着多休養，起來幹什麼。

△如瓦坐下，維漢陪坐其側，紀父又立一步。

如瓦：扶回來是客，坐下呀！

△紀父含笑坐在維漢身側。

如瓦：你剛才說，咱們退出聯合國是對的嗎？

維漢：是的，老實說，一個失去了公正正義的國際組織，還和退都已經毫無價值可言；與其在此受控制，倒不如

自己堅守立場，另圖發展。

紀父：所以我認為，總統他老人家要國人「處變不驚」，「益發自強」！他實在是一位極負歷史重任而經得起挫

折的時代偉人！

如瓦：濟民，你對這事兒的看法怎樣？

濟民：（笑着）所謂強權置強，姑息主義滿沒的時候，這種事是必然會發生的。

如瓦：是呀，或是說其影響如何？

濟民：多少個驚濤駭浪都過去了，還怕這一陣子的小波風嗎？它起不了多大的影響。

如瓦：（點頭）說得也是。

維漢：不過，有件事倒要注意：共匪開始在喊「回歸」的口號，還準備挑動台灣在國內外製造問題；這類的詭計

陰謀，倒不能不加以防範。

濟民：不錯，所以政府強調：只要大家信心堅定，團結合作，共產黨的陰謀詭計再詭再毒，也就無所施其技了。

△電話鈴聲，天仇接聽。

天仇：李公館……是呀……什麼？……好！（向衆）巧君住院，等待主治！

——哈特——

第七場

人：如瓦（86）、振華（44）、復華（28）、羅宗（14）、佑宗（5）、天仇（42）。

時：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四日夜十一時許。

景：內室一角。

——主題曲：休止符。

△羅宗在做功課：聞收音機學英語；佑宗陪着他。

△如昆仰在安樂椅中養神。

△張華入——

張華：佑宗，快十二點了，睡覺去！

佑宗：不要，我要陪細宗。

△張華入——

張華：細宗也該睡覺了，嘔，大爺爺都睡了。

細宗：好吧。

△細宗關掉收音機。

△突然一道強烈的閃電，緊跟着震天的霹靂，使得門窗剎剌聲響；狂風暴雨也立即逞強而來……

△張華等雖然驚慌，如昆也撐起上半身。

△閃電、霹靂！

△佑宗奔伏著又懷中——

佑宗：爸爸！我好害怕！

張華：怕什麼！雷電是自然現象，不用怕。

△如昆拄杖負窗——

如昆：我看吶，這陣大雷雨不太尋常。

佑宗：你看，大爺爺都怕了！

△閃電、霹靂！

△天仗入——

天仗：你們沒受驚吧？

張華：沒受驚可嚇了一大跳！

天仗：這大陣仗不出事兒才怪。

如昆：哈，這雷風烈必變！要出事，只怕還不會太小！

△閃電、巨雷，燈火全滅。

——暗轉——

第八場

人：細宗（14）、張華（28）、巧若（26）、佑宗（5）、張華（44）、心城（42）、濟民（64）、天仗（42）、再華（32）、玉秀（85）、雪谷（65）、淑芳（63）、茂林（64）、維漢（39）、紀父（37）

兒）、宏隆（62）、友才（65）、如虎（86）、詩言（65）。

時：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晨。

景：同第六場。

——總統蔣公紀念歌——

△顧宇早起，開了客廳的電燈，拿出讀本，打開電視機，但除了靜訊，卻沒有任何節目——

顧宇：（有線）時間對呀，今兒是怎麼搞的？

△電視突然呈現畫面，旁述員以極端哀傷的音調：

「各位同胞，昨日日晚十一時五十分，忽然晴空霹靂，雷電交加！暴風暴雨傾天而降！就在這個時刻——

（顧宇加大音響）我們全國上下、海內外、一致擯棄，仁慈偉大的 蔣公總統崩逝了！」

△投票、巧哥、佑寧出現在右室門外——

△電視：「總統蔣公崩逝，是中華民國鉅大的損傷！也是時代的不幸！更是自由民主世界反極權、反奴役、反

反共產黨政的主流，遭遇空前的阻礙！」

△振華、心誠自左室室出，入廳。

△電視：「總統蔣公二十歲進陸 國父、奔走革命；自杭州背師，響應武昌起義而奔盧頭角！」

△蔣氏夫婦、天仇扶如昆、再華同雪谷扶玉芳，分別湧現。

△電視：「先後東征、北伐，統一全國！我中華民族正當休養生息之際，不幸倭寇侵略於外，共匪毒於內

！內外夾攻，致使民生塗炭，國家危亡頃刻！是賴 蔣公英明睿智，安內攘外，領導全民八年浴血抗戰，

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贏得最後勝利，光復失土，並列世界強林。憲政實施，共匪陰謀破壞，橫火叛亂，終

結國際運道之中，為實現三民主義，光復大陸，救同胞、救世界而奮鬥不懈！」 蔣公崩逝了，他把六十年

艱苦歲月而凝聚的復興中華民族歷史任務的重擔，還交給了我們！同胞們，咱們嚐着甘甜的淚水，抑止苦

痛的心傷，永懷 領袖的德澤，勇敢地站起來承擔！完成運命，永承國祚，以慰 總統蔣公在天之靈！」

△哀樂……

玉芳：（良久，頓聲）重堂……設重堂！

△蔣氏平領天仇、振華、復華、顧宇、心誠、巧哥等含淚默默地設置重堂。

△茂林、維添、紀父（抱翠兒）被披入廳。

△友才、宏隆也默默地列進。

△詩言頓然入內。

宏隆：（慘切地）詩言兒！

詩官：定條！

△兩人相擁大哭……

△人人逐一地悲悲切切地哭成啜哭的巨浪。

△重堂設置完成。

濟民：（哭聲）娘，重位……替了。

△濟民、後輩扶玉秀至道照前。

△玉秀跪拜良久，跪下。

△衆隨匍伏，悲聲大放。

△玉秀緩緩起立——

玉秀：（拭了淚，嚴肅地）不許再哭了！

△衆逆一起立。

玉秀：大家記住了：水懷德澤，完成運命！

如昆！前幾時，他老人家才給講經西院長一則子論說：「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想不到……

想不到……（暈倒地上。）

振華：着着昏倒了！

△天仇、振華等人扶起如昆，進入左室，濟民、茂林、友才等人一齊湧入。

△廳內只留下玉秀、再華兩人；再華扶玉秀慢慢跨入廳院；玉秀白髮蒼蒼迎着他旭日的光輝——

玉秀：（心聲）你老人家放心吧！你是一座巍峨擎天的巨峯，我們都是你四週腳下的林木，永永遠遠依附着你；

由你而生，由你而長；你要我們做的，一代做不了還有下一代，子子孫孫，不違目的，絕不罷手！中華民

族永恆存在！你也永遠活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是國脈的延續！也是法統的傳承！

△玉秀的心聲中，濟民等依次出室，檢單份墓立在玉秀的身後。

△朝陽光芒萬丈——題詞 蔣公紀念歌至終曲。

〔幕落〕

〔全劇終〕



丁衣
民國十二年三月一日生
上海市人
上海中華中學高中畢業
編導、研究員
應景／

作品／
舞台劇本：天倫夢回、故鄉人、小人物本華、將軍之子、香蓮、陽春十月、
關山之風雲二十餘部

青天下

舞台劇劇本佳作 丁衣

主題：

一、以紀念先總統 蔣公百年誕辰為內涵。

副主題：

二、以清除思想污毒，粉碎共匪統戰陰謀。

人物：

陳志原：七十五歲的老人，白髮蒼蒼而身體健康，嗓門宏亮，早年當過兵也帶過兵，個性很強，但講理。

陳太：志原的老伴，六十五歲，出身名門閥秀，多年來克盡婦道，溫柔體弱，全心全力相夫教子。

陳悅梅：一個具有孝心但思想很現代的女性，爽朗、能幹。二十七、八歲。

陳祝南：陳家長子，留美任電腦工程師。

方秋玲：國小教員，負責嫻練，曾經與悅南有過一段情，至今倆小姑獨處。已三十出頭。但仍開朗樂觀。

茗明山：悅南的同學，曾追過悅梅，一度迷失而又幡然覺醒，研究生意修護的專家。

楊耀光：悅梅的丈夫，精明的商人，出身富家子，有政治野心。

莊細：偏激人物，耀光的朋友，危險份子。

老馬：農場場主，早年曾追隨陳志原的老班長。

大虎：老馬的長子，粗獷。

二 虎：老馬的次子，年輕賢良。

小 虎：三子，不善正業的浪子。

虎 姐：么女。活潑健康純潔可愛的鄉下姑娘。

王警官

郵務士

佈景：

武陵農場陳家連庭院。

這是一棟經由日式房屋改建修葺的房子，庭院內擺滿各色盆景，這是陳老退伍後的副業。

客廳陳設簡單，傢俱確實而整固，全都是木器或藤器，顯得古雅整潔。

舞台的三份之一部份是庭院。客廳的部份較高出地面。

客廳內掛著兩張藝術士幅的照片，一張是袁子悅的，一張是悅梅。還有一幅較大的團體照。一樣老蒼松下，圍著不少人，台下觀眾是無法看得清楚照中的內容。

表演區可分為三個部份：

一、大門連庭院。

二、客廳內。

三、老人的起居室。

第一幕

幕啓：

△大幕在極具台灣鄉土氣氛的笛聲中緩緩升起。

△舞台上的背景是一片遼廓的早谷，鳥聲清脆，頗像一幅潑墨的山水畫。

△幕前的一串風鈴發出悅耳的碰擊聲。

△時間是在一個春天的早晨。

△陳志原這個退伍後的老兵正在剪修盆景，健碩的體格看不出他已七十歲。

陳志原：（以下簡稱陳老，聲音宏亮）我說——你該出來曬曬太陽了，難得今天放晴了。

△迎面傳來幾聲咳嗽。

陳老：披件衣服，別又受涼了。

△陳老太太執著一件厚毛巾來端了一杯熱茶從內出。

△她略顯得清瘦，但面目清秀長著整齊，她端著茶從客廳走出，仰首望了一下天，迎著陽光，露出一排潔白

的呀。

陳老太太：（以下簡稱陳母，快快地）可不是嗎？出太陽了，今年的雨水多，過了年簡直沒得過。

陳老：那年春天不都是一樣。

陳太：我喜歡晴天，討厭下雨，一天到晚滴滴嗒嗒，人都快發霉了。

△陳母把熱茶遞給陳老，又忍了一下。

陳老：（一面喝著）我說，以你的身體狀況，應該到洛杉磯兒子那兒去住，聽說那邊空氣乾燥。

陳太：我是想去，那你呢？

陳老：（不語，又去整盆景）我不去！

陳太：去看看吧！去玩吧！悅南一直叫我們去看看孫子。

陳老：你叫女兒陪你去就是了，何必我去呢！我不會講洋文，又不會開車，我去幹什麼？

陳太：兒子女兒都可以幫我們翻譯呀。

陳老：（因執地）我不去！

陳太：真是怪人。又不是叫你長住，兒子在美國當電腦工程師，環境不錯，聽說梅說，他們把我們住的房間都準備好了。

陳老：我說了不去是不會去的，殺了我我也不去。

陳太：（也有點生氣了）越老越怪，怪得沒道理。

△陳母轉身進客廳，開始打掃起來，這是她驅除不快時的方法，以勞動來分散煩惱。

△陳老收了剪刀在水龍頭前洗淨手端茶進來。

陳老：你的咳嗽剛好一點，你就不要累了。

陳太：房子不打掃乾淨，我坐不下來。天生的勞碌命！

陳老：不是我不想去，我能去嗎？

陳太：有什麼不能去？去過大陸的人又不是我兒子一個，他現在一半是美國人，美國人去大陸觀光的人太多了，他也跟去玩玩，去看看，好奇麼！還有什麼關係。我看你看得那麼嚴重，難道你心裏真的不想回家鄉去看

看？你敢說你不想？

陳老：說不想是騙人的，我這輩子了，當然想回家鄉再去看看故鄉的山河，最近我還時常夢到我小時候的情景。

可是你別忘了，共產黨的洗腦陰謀是無孔不入的。……

陳太：我不愛聽你這一套大道理，反正我覺得為了兒子去了一次大陸你就對他生氣是沒有道理的。我想不出有一

點點的道理來。

陳老：道理很簡單，我怕他上他們的當上了賊船。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來，好了！不說了，我去菜林去轉一

料。

△陳老拿了三笠，背了一個水壺出門去。

陳太：（拿了乾毛巾送出）你又忘了帶毛巾，回頭出汗你拿什麼擦？

陳老：唔……（微笑）我怎麼老是丟三落四。

陳太：老！

陳老：七十剛出頭，我還不服老呢！

陳太：（又端茶遞給他來表示剛才言語的歉意）把茶喝了再走。

陳老：唔！（喝茶）真是好茶。

陳太：乾女兒我送的。

陳老：哦！上回我送給你帶來的中藥，吃了是不是好些。

陳太：你看，我已經不咳了。（又咳了一下）

陳老：你看，剛說不咳又咳了吧！叫女兒陪你到兒子家住些日子也好。

陳太：（開懷地）要去老倆倆一塊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陳老：那就再說吧！

△一個穿綠制服的郵差上。

郵差：陳老先生，你兒子又來信了！掛號信，蓋個印章吧！

△陳老太太興奮地小跑步去拿抽屜裡的印章。

陳太：辛苦了！坐下歇一會喝喝熱茶。

郵差：謝謝！

△陳母遞茶給郵差。

郵差：你們真是好福氣呵！

陳太：有什麼好福氣，苦命兒了。

郵差：（一面喝茶）兒子留學美國，得了電腦博士，經常寄錢盡孝心；你家大小姐又嫁了一個金龜婿，大老闆，

這不是福氣是什麼？

陳太：好說好說。

陳老：你辛苦了。

郵差：那裡面。（放下茶杯）這茶葉真好，什麼時候出國走走有兒子媳婦在那邊方便多了。

△陳母望陳老一眼。

陳老：太麻煩了，一動不如一靜。

郵差：哦！報紙我帶上來了。

陳老：好，快給我，人不能一天不看報，不看報會落伍。

郵差：你怎麼不先看你兒子的信？

陳老：不急，反正是報平安，美金支票一張不看也罷。

△陳太太向他一睜。

郵差：真是好福氣，再見！

△郵差下。

陳老：謝謝！

陳太太：信你拆不拆，不拆我拆了。

陳老：你先看，我要看報。

陳太太：（生氣地拆開信，果然附有支票，一看到信，臉上泛出母性的光輝。）

陳老：信上怎麼說？

陳太太：當然是先問候你老人家好啦！再就是報平安。再就是關心我的身體，希望我們能去美國，兩個孫子也想去見

見爺爺奶奶。又說洛杉磯的華人區就像小台北，保證我們不會寂寞，熟人很多。

陳老：他怎麼會提呢？你為什麼自己不看信呢？

△陳老剛啣乾茶水。

陳太太：我去給你加點熱的。

△陳太太故意藉故進內去沏茶。

△陳老見太太離開忙拆信看。

△陳太太回頭見狀暗笑。

△陳老看信。

△此刻方秋玲上，她的衣著改變，人很清秀，體態高挑戴了一副淺色邊的眼鏡，手上提着一個拎袋，看上去

年齡僅有二十五六歲，真實年齡已有三十歲，至今仍小姑獨處，是個渾身自動的單身女郎。

方秋玲：（以下簡稱秋玲）乾爹！

陳老：（沒想到）哦！秋玲，你怎麼來了，我和你乾媽剛才還說起你呢！

秋玲：（一笑）我來找乾媽聊聊天，乾媽吃了我帶來的藥，咳嗽有沒有好點？

陳老：有進步，氣喘多了。

秋玲：這是一罐天雷茶，說是極品，還得過冠軍呢？我的一個學生今天考上了省中謝我的，我再備花數佛。

△陳太太端茶杯出。

陳太：秋玲，是你呀！

秋玲：乾媽，你氣色好多了。

陳太：儘跟你乾爹嘆氣，氣色怎麼會不好呢？（笑）你已經有一個多月沒來了！

秋玲：實在是太忙，當一個國中老師真辛苦。來！乾媽，您坐這兒，我來替您擦兩把。

陳太：每當春天我就腰酸腿疼。老毛病又犯了。

秋玲：可能是這兒氣候太潮濕。

△秋玲替陳太按摩，從陳太太的臉上表演知道她有兩下子。

陳太：對……就這兒？對！

秋玲：要不要再重一點？

陳太：唔？好！還可以再重一點……好！好！秋玲，你該有對象了吧？

秋玲：我那有時開交男朋友？

陳太：唉！只怪我家悅南沒福氣。這事也怪我，當初要是不讓他出國留學就好了。

秋玲：這是沒福份。

陳太：事情已經過去了，你何必老提呢？

秋玲：這樣也很好呀！我不能當陳家的媳婦，我不是當了陳家的乾女兒了嗎？這不是一樣的嗎？

陳太：是呀！剛才我們還收到悅南的信。

秋玲：真的，我昨天也收到一封。

陳太：你們還在通信？

秋玲：這是最近的事。

△二者交換眼色。

陳太：他還好意思給你通信。

秋玲：我和悅南雖然沒有夫妻緣，可是我們永遠是好朋友。

陳太：是我叫秋玲寫信給兒子的。

陳太：（不解）為什麼？

陳太：你不願給兒子回信，我只好請秋玲代我回信，我最近眼力不好，心又亂，一封信得寫好幾天還詞不達意，

秋玲時常寫小說，比較說得明白。

陳太：你想跟他說什麼？

陳太：我想把心裡的話告訴他。

陳老：有什麼好說的。他還會不懂嗎？一個人不管他多麼有學問，人格第一，品德第一，（激動）愛國第一！——個不愛國家的，不孝順父母的博士，比不上一個不識字的粗人。

陳太：我相信我的兒子不會不愛國，也不會不孝順。

陳老：他愛國就不會跑到大陸上去？他如果還有點孝心，去年你生那場大病的時候，他就該回來一場？這真是孝順嗎？

陳太：那是他人在海外，身不由主呀！

陳老：（又激動起來）你不要防護他，他也是我的兒子，你以為他在美國往來和那些左傾份子交往我會不清楚？簡直把我的臉丟盡了，害得我見不得人，只好躲在深山裡種水果……

秋玲：乾爹！乾媽！你們都誤會悅南了。你們倆不要爭了，你們能平心靜氣一下，給我說幾句話嗎？

陳老：哈！你說。

秋玲：（微笑地）您先請坐下，喝口茶平平氣。

陳老：秋玲，你不知道我有多難過。

陳太：你難過我更難過。

秋玲：乾爹！悅南是你們的兒子，他優秀，他起勁，這是不爭的事實，一個黃皮膚的中國人，能夠單槍匹馬去白種人的世界中佔一席位，這是簡單的吗？可是你們愛之切責之深，但不一定瞭解他的心，不管怎麼說，他是值得你們驕傲的。

陳老：（嘆了一口氣）唉！這孩子怎麼那麼糊塗！

秋玲：這是悅南寫給我的信，（取出厚厚一疊信放在桌上）。

陳老：信上說些什麼？

秋玲：他寫得很坦白，他承認他去過大陸。

陳老：這不就結了。

秋玲：乾爹！去過大陸並不一定就犯了大罪，凡是中國人，誰不想有機會回去看看，流覽一下大陸的山水，比較一下兩邊人民的生活，這應該沒有什麼？何況他這次去大陸完全是公司派他去談商務，他能拒絕嗎？毛病出在海外的華文報導，亂造謠言，捏造事實，硬說他是「回籍祖國」才惹出了風波，等到他從大陸回來已經無法澄清了。

陳太：我相信，一定是這樣的。

陳老：既然他不是所謂「回籍祖國」，那他為什麼不回國來向政府澄清呢？

陳太：對呀！他為什麼不回來呢？

秋玲：他有難處。

陳老：他怕什麼？難道他怕一回象就不收他回美國？會有這種事嗎？可能嗎？真是莫名其妙。

秋玲：他也怕這事不會准他回國。

陳老：笑話，會有這種事嗎？他沒有申請怎麼會知道台灣不准他回來呢？根本是自說自話。

秋玲：因此，他很煩惱，也很痛苦。

陳老：他煩惱什麼？痛苦什麼？他已經入了美國籍，又是電腦工程師，汽車，房子，存款，名氣，還有了美麗的

妻子，他什麼都有了，早就把什麼都忘了。（感傷地）台灣是他成長的地方，他在台灣受的教育，白髮的

父母還活著，怎麼說，他也絕不應該做出傷害台灣的舉止。（傷心起來）痛心呀！

陳老：（堅定地）我相信我自己的兒子，他不會的。

秋玲：（堅定地）我相信我自己的兒子，他不會的。

陳老：秋玲，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秋玲：是的。

陳老：你：你寫信告訴他，他如果還要我這個老爸，你就叫他一定要抽空回國來一趟，向有關方面查證一下，這

樣我才有臉見人。

陳老：原奇，你為什麼不自己回信給他呢？

陳老：（固執地）不！我不寫，我不希望他是勉強地回來，心不甘情不願，那有什麼意思呢？以前，你知道的，

她要去大陸之前，我不是沒寫信給他，我叫他千萬別去，他根本不聽。所以，在他沒有表明態度之前我不

會寫信給他的。

陳老：（低聲）你那個脾氣，我不行寫你。

陳老：我的脾氣是相當固執，你想寫我是真紅裡的石頭是不是？又臭又硬！呢！我寧可當臭石頭，也不做軟骨蟲。

秋玲：乾爹！您恐怕是誤會他了。

陳老：但願我是誤會他了。悅雨是我的獨子，從小就品學皆優，他能夠靠自己在国外一面打工一面求學，得到博

士學位，這是我們陳家祖上有德，光耀門庭的事，我敢不愛他嗎？可是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一人格，他在國外

另結新歡把你拋棄就是不應該，如今又投奔中共，這是無恥，我陳志原雖然不是當兵出身，可是我志於我的

國家。我：算了！不說了。秋玲，你不忙走，我叫老馬救隻真正在野地裡成長的土雞來招待你。你陪你乾

媽多聊聊。我到山上去轉一轉。

△陳老正要離開，老馬肩上了衣服，手上拎了大皮箱進來，後面跟著明艷時髦的陳悅梅，他是陳家的女兒

，陳悅梅，漂亮新穎，個性明顯。

老馬：（一面嘆著）老營長，你看是誰回來了？

陳老：（見到女兒很高興）悅梅，你怎麼回來了？

悅梅：爸爸，我回來了！媽！你身體還好嗎？

陳太：（見她帶了這麼多行李覺得納悶）還好！你怎麼帶這麼多行李？

悅梅：我預備能多陪陪媽。嗨！秋玲！

秋玲：（熱心地擁抱）悅梅！我好高興能碰到你。你好嗎？

悅梅：不太好。

陳老：怎麼不先打個電話來？

悅梅：我是臨時決定的，同時，我想給爸媽一個意外的驚喜。（笑得很不自然）

陳太：耀光呢？他沒有跟你一塊來？

悅梅：我不知道他在哪兒？

陳太：你們吵架了？

悅梅：豈止吵架，我們正在分居中。

△陳母驚呼起來。

陳太：為什麼？一定又是你無理取鬧。

悅梅：（舉兩週週，一怒傷心勢，但她強抑止）媽！我們的事自己會處理的。

陳太：你能嫁這樣好的老公，你還不知足？

悅梅：他有什麼好？

陳太：家世好，人品好，錢多多，對你又體貼，還不好呀！

悅梅：你根本瞭解他，你看到的只有表面。

陳老：你們吵架到底是為了什麼？

悅梅：（欲哭）

△電話鈴響。

△陳太太去接。

陳太：喂……

悅梅：媽，如果是耀光，你就說我沒回來。我不要見他。

陳太：耀光嗎？我是岳母……你找悅梅！他剛到家，我叫他來接。悅梅！是耀光，夫妻吵鬧不是吵過就算了，

快來接。

△悅梅無奈只好去接。

悅梅：幹什麼？……我跟你這種人沒法生活下去，你要找我談？……沒什麼好談的。你是你的隔閡道，各走各的

……我越來越不瞭解你了。……錢？錢解決不了問題，我受不了……什麼受不了？太多了！我已經忍無可忍，我決定回家冷靜些日子。你不要來找我。

△悅梅把話筒掛斷。

陳太：悅梅！你告訴媽到底爲什麼事？

悅梅：（蒙臉哭泣奔入內去）嘔。

陳太：悅梅！

秋玲：乾媽，我去勸勸她。

陳太：好，好！

老馬：我者是錢太多了作怪。

陳老：可能是太少看太風流出了毛病。

陳太：你們男人都是這樣。

老馬：（笑）我跟營長可不是那種男人，我們都是從一而終，絕不在外面沾花惹草。

陳太：那是因爲你的錢還不夠多。

△陳老和老馬尷尬地笑。

陳太：誰知道你們有沒有做壞事，只是沒有被抓到。

老馬：（大笑）哈！

△陳太太進內去。

陳太：真是令人心煩。

老馬：哦，報告營長！我有一件怪事向您報告！

陳老：怪事？

老馬：你說這事怪不怪？後山上那棵千年的老松樹，前些日子遭到破壞，不知道那個王八蛋把老松樹的皮剝掉好

大的一塊，有這個大呢！

陳老：（吃驚）哦！你說的就是那棵被老總統蔣公賜名的武陵蒼松？

老馬：對呀！

陳老：（沉思）目的何在呢？走！帶我去看看。

老馬：會不會是有人偷去當藥吃。

陳老：樹皮能當什麼藥？這裡面一定有问题，我們去看看。（向內）老伴兒，我和老馬到後山去看一下。張快就

回來。

陳太：好！

△陳老和老馬同下。汽車引擎聲。

△在不同的方向，呂明山上。他背了登山裝備，和一些儀器，很健壯，膚色黝黑。

呂明山：（以下簡稱明山）請問有人在家嗎？

△秋玲從內出。

△明山對四週有很深的感觸。

明山：六年了，這兒一點都沒變。

秋玲：先生，請問你找誰？

明山：（見秋玲一驚）你是……方……秋玲？

秋玲：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明山：你不認識我了！我們好幾年前就在這兒見過！

秋玲：我不認識你。

明山：你再想想看！你那個時候正在和悅梅談婚嫁，還要我和悅梅做你們的男女僕相，你想起來了吧！最近我們

還遞過一封信。

秋玲：哦！你是呂明山，悅梅從前的男朋友！

明山：你終於想起來了！

秋玲：那你是來找悅梅？

明山：可惜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悅梅，這朵寒香中的梅花，早已名花有主當了個少爺的奶奶了。

△悅梅在他身後出現。

悅梅：呂明山，久違了。

△明山轉身見梅，大出意外。

明山：悅梅！真的是你？

悅梅：你不是在美國嗎？

明山：剛回國不久。

悅梅：你還是老樣子，沒變。

明山：你變得更加成熟漂亮了。

秋玲：你們好久不見了，多聊聊，我到裡面找乾媽。

△秋玲進內去。

明山：找乾媽？

悅梅：她是我媽的乾女兒，自從我哥哥在國外結婚以後，我媽就收她做乾女兒。

明山：哦！中國式溫情，不能當她媽就當女兒，保持這份昇華。

悅梅：你怎麼會到山上來的？而且還副社。

明山：我回國以後在環仔局工作，正在做一星這方面的研究。我想來拜訪一下令尊，你哥哥託我帶了一點小東西給你爸爸。

悅梅：我哥哥？你們在美國還常有聯絡？

明山：我們住得很近，時常在一塊。

△兩人對視打量對方，微笑。

悅梅：我哥哥他們還好嗎？

明山：好呀！太好了！有孩子，有住宅，有高薪的職位，還有美麗能幹的太太，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人生如此應該是滿足了。

悅梅：我爸爸對他去了一趟大陸的事很不諒解，你知道實情嗎？

明山：住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到大陸去看看，這是極其平常的事，自從鄧小平上台搞開放政策之後，很多人都想回去看看，大陸是屬於中國人的，雖然被中共統治了三十多年，這並不是說大陸的河山是屬於中共的，那個地方總是我們中國人的根，想回去看看老家的情形，看看親老的人，這也是人情之常。

悅梅：你去過大陸嗎？

明山：沒有，我不敢。

悅梅：為什麼？

明山：一則是我的親人在台灣，老家的親戚我一個不認識；再則我是他們黑名單上的討厭人物，我怕我一回到大陸會被他們整死。

悅梅：（好奇）你？難道你是反共人民？

明山：怎麼？不像？

悅梅：在我的記憶中你是個不滿現實的左派份子。

明山：（微笑）對，沒錯，十一年前就在這間屋子裡，我還被你爸訓了一頓，好尷尬。你還記得嗎？

悅梅：我當然記得，因為這是我第一次正式把男朋友帶回家來就我爸爸審問。

明山：好幾，那天我很緊張，你爸爸問了我很多問題，我答得都還不錯，我記得那是民國六十四年的清明節，晴空霹靂突然狂風大作下了一場大雨，一代巨人走完了他生命的歷程，舉國哀傷，我偏偏選這個節骨眼來拜訪你爸爸，我永遠忘不了你爸爸那張哀痛的臉，我當時說錯了一句話，你爸爸就大發雷霆，把我給轟了出去。

悅梅：我到現在還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反正我知道我們的事吹了。事後我也不敢問。

明山：現在回想起來倒怪好玩的。事情是這樣的。那天電視上正在轉播董松廷赴澎湖的全部過程，一路上人山人海哭聲震天，你老爸早就說要說幾句，可是我哭不出來，說句笑話如果那天我也能嚎啕大哭的話，說不定你已經嫁給我了，其實我心裡那能不悲痛呢？「一代偉人，中華民族的救星已經離開人間，他老人家一生的豐功偉業永垂不朽，可是當時你老爸同我，」呂明山，你為什麼不掉眼淚？「我一時慌張更哭不出來，我就說：『懷念。』」蔣公不一定愛哭得嘩嘩嘩，被人家外國人看了會覺得奇怪，東傳是應該的，也不必哭得如此誇張，這也充份表達了國人的情緒化，缺少自我節制，太情緒化就是不夠理性，這不是什麼好現象，那些哭得太過頭的人也不一定在哭。蔣公，只是他平日有委屈有苦悶借此機會大哭一場來發洩罷了。」「哇！這句話可捅了漏子，你老爸抽桌子一拍，額頭上暴出像杭州那裡的青筋大罵我是個冷血動物，馬上叫我滾出去，把我弄得一頭霧水，他這單單的刺了我一頓，他還說：『永遠不許你來找我的女兒，你的思想有問題，你簡直是共產黨。』我當時血氣方剛，我也火了，我就頂了你老爸幾句，說了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这下糟糕，差點沒把你老爸給氣得腦溢血。」

悅梅：你說的那幾句話我倒還記得。

明山：我說了什麼？

悅梅：你細雷情緒化對我老爸的臉大吼，「你是個老頑固，你有什麼了不起，最大的官階也不過是個少校營長，

我根本就沒打算當你們陳家的女婿！」太過份了吧！

明山：（吃驚）我真的有說過這樣傷人的話嗎？沒有，我沒有說過這種話。

悅梅：（笑了起來）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明山：當了少奶奶的人了，還那麼頑皮。哦！我應該向你道賀。

悅梅：道賀？道什麼賀？

明山：你嫁了金龜婿我不該道賀嗎？

悅梅：（苦笑）你有幾個小孩了？

明山：我還沒成家那來的小孩。

悅梅：你居然還沒有成家？

明山：我喜歡的人，做了別人大太太，喜歡我的人我又不來電，加上這些年我的生活不穩定，所以一直沒有這個機會，看樣子我得去上「我愛紅娘」電視節目上去找尋了。

悅梅：其實單身生活也不錯呀，自由自在，無拘無束。

明山：我是不急，我媽急。真沒想到今天會碰到你。這就叫——

△突然悅梅的丈夫楊耀光從片入，他已站在一旁聽了半天了。他的衣着用品全是世界名牌，風度翩翩。

楊耀光：有幾千里來相會是何！

△明山吃了一驚。

悅梅：（不悅）你來幹什麼？

耀光：太太回家與老情人相會。做先生的能不理睬嗎？

悅梅：你在胡說些什麼？

明山：先生！顯然你是誤會了。

耀光：（打量他冷笑）哦，我說呢？最近我太太是跟我鬧彗把，還提出要跟我離婚，原來是你這小子在勾誘她。

悅梅：耀光，你別故意找碴！我跟明山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今天無意中碰到，完全是巧合。

耀光：這倒是一場漫長的愛情长跑，整整跑了十年。

明山：我們的確是意外碰見，你不信隨便你。對不起！悅梅，這兒有一封信和一包東西，是你哥哥託我帶給你爸

爸的，我就在這兒，我告辭了。

耀光：慢點！（走到他面前）小子！我警告你，下次如果再讓我發現你和我太太在一塊，你就完了！

明山：你是在威脅我？我這個人是不信羊會上樹的。

悅梅：明山，你不要走，我爸爸馬上就回來了，耀光！我們進去談判。你這種態度對待我的朋友，你不覺得可耻

嗎？你的風度呢？

耀光：全世界凡是戴上綠帽子的丈夫都一樣沒風度，連我大郎等上都一樣。

悅梅：那你呢？你已經被我抓到證據和別的女人有一千不下三次了，你怎麼說呢？

耀光：我是男人，男人很難抗拒美色誘惑的，可是我對太太是忠實的，那些路旁野花只是生活调剂，連場作戲罷

了，何況我現在已經清潔溜溜，一個都沒有。

悅梅：你好像還在意嗎得意。走！我們進去談。

△悅梅進內去。

△耀光眼睜地盯明山一眼，隨後梅進內去。

△秋玲從內出，與悅梅相遇。

悅梅：秋玲，你陪明山聊吧。

明山：方小姐，這真是從何說起？

秋玲：請坐，我給你沏杯茶。

明山：不客氣。雖然說這是場誤會，可是看悅梅的先生是這麼一個你不可耐的人。（搖頭）哦！我正預備到學校

去找你。

我珍：找我？

明山：是悅南介紹我來找你。悅南在寫給你的信上沒提起我嗎？

我珍：他提了。

明山：我跟悅南是好朋友。

我珍：我知道。

△此刻陳老從外面回來。

明山：陳老伯，您好！我叫呂明山，您還記得我嗎？

陳老：呂明山？這名字我有一點印象。

明山：在十一年前就您那裏的教訓那個混小子。

陳老：哦！呂明山，我想起來了，（有點尷尬）我見過你！我記得。

明山：我是剛從美國回來不到兩個月，悅南說我帶了一點很特殊的禮物要我親手交給您。

陳老：什麼東西？

明山：（把放在桌上的牛皮紙信封交給陳老）您自己打開看吧！

陳老抖抖地打開大信封，從裡面抓起一把泥土。附有一封信。

悅南的聲音：

爸爸：這一撮泥土是我從我們老家的院子裏那棵桂花樹底下挖來的，我把它分成兩份，一份留在我在美國的家中，種上一棵黃青樹。一份我託我的好友呂明山帶回台灣送給爸爸。這是故鄉的泥土，是祖父母親門爭過苦時流的血液，當我看到它就會提醒我，我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幸福下，不可忘記大陸上還有十億的同胞在受共產制度的痛苦煎熬中，不肯予悅南。

△陳老忍不住老淚縱橫。

△裡面傳出碰杯子聲。

△打耳光聲。

△披頭散髮的悅南打著她頭的耀光奔出。

悅梅：（悲氣沖天）你是什麼玩意兒，居然敢打我！我們馬上離婚。

△陳母從內出拉住悅梅。

陳太：女兒！你怎麼了？

悅梅：媽，不要拉住我！他居然敢打我。嘔！（哭泣）我們馬上離婚。

陳老：耀光，你怎麼可以打老婆呢？你也是會過書的人。

耀光：我是一時衝動。

△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戴眼鏡的神秘人物，他是來刺，一個歹徒。拔出小刀射在地板上。

△大家呆住。

△落幕。

第二一幕

幕啓：數日後一個下午。

△祝梅望著窗外的夕陽在沉思。陳母在風爐中。

陳太：夫妻之間要相敬如賓，不能吵鬧，更不能動手，一鬧頭就不可收拾了。

祝梅：媽！你不要管我們的事，我自己會處理的。

陳太：你們之間到底為了什麼事？

祝梅：你不懂。

陳太：有問題就得說出來，大家琢磨琢磨。

祝梅：媽，讓他變了。

陳太：不是在外面有女人？

祝梅：這早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陳太：我記得你們結婚以後很恩愛，怎麼最近會變成這樣呢？

祝梅：可以說自從去年參加救運民意代表失敗之後，他就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家裡經常高朋滿座開流水席

，我就受不了和他吵，他受了這些人的影響，整個人完全變了。接著又辦政論雜誌，亂罵一通，完全是那

個姓草的在罵他，人好像中了魔似的。

陳太：就是昨天來的那個帶眼鏡的人？他就是姓草的，根本是個流氓。

△電話鈴響。

△祝梅去接。

祝梅：喂，我是祝梅……什麼好消息……真的，上面批准了，其實哥哥可以用他的美國護照回來的。

陳太：是誰打來的？

祝梅：是呂明山，說哥哥申請回國的假，已經同意了，他可能就在今天或是明天就回家來，叫他開車去接他，還

要把保密暫時不告訴我們，給我們一個驚喜，結果他還忍不住。

陳太：（高興得雀躍）太好了！太好了，謝天謝地。

△此刻，陳太從外面進來，見狀吃驚。

陳老：什麼事那麼高興？

△悅梅向母親使眼色。

陳太：哦！我在勸說梅原諒耀光。

陳老：耀光是怎麼了？他以前不是這樣的。

△陳老隨手拿起桌上的政論雜誌，翻了一下。

陳老：這本民主論的政論雜誌是誰帶來的，一看標題就知道是一本罵人的雜誌。

陳太：好像是上回那個姓張的帶來的。

陳老：（翻到後頁）這些所謂黨片雜誌，打着民主自由的招牌，專門搞人隱私，亂罵政府官員，甚至於詆毀國家

元首，幫台獨宣傳。（吃驚）什麼？發行人居然是楊耀光，這是怎麼回事？悅梅，你清楚嗎？

悅梅：我完全不知情，他做事一向我行我素，從不跟我商量。所以我才亂他，我是他的太太，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怎麼能再和他生活下去。

陳老：（搖頭）荒唐，不道德，無聊，我真的要找他徹底的談一談。

△老馬帶了兒子大虎、二虎同上。

△大虎是個孔武有力的壯漢，二虎是個年輕的警員。

老馬：養長，你說怪不怪，那棵老蒼松今天又被歹徒割掉了一大塊樹皮。這樣下去，要不了幾天，這棵松樹就會

枯死。

大虎：那個人那麼無聊，王八蛋，要是被我抓到馬上把他吊死。

二虎：哥，你別胡來，就算抓到也該交給我們派出所，由法律來審判他。不可以用私刑。

大虎：你少來這一套，這個人明明居心不良，可能還是個有計劃的陰謀，你就算把他抓到，最多給他一個破壞公

共花木，罰幾百元了結，有何屁用。

二虎：一切必須按照法律規定來處理，絕不能用私刑。

大虎：你別大甲六了！你剛從警察學校出來，你懂個屁！

老馬：你們哥兒倆別吵了，看看老蒼松對這個案子有什麼看法。

△陳老遞到照片室看照片，叫哦。

陳老：（突然）有了，我知道這個陰謀了。

老馬：怎麼回事？

陳老：你們看這依照片，那是 蔣公生前帶了陳國先生在這棵老松下照的照片。蔣公身旁那個小娃就是你家老

三小虎。蔣公還替這棵蒼松取了名字，叫武松蒼松，於是評下就把這棵老松當成神木，在 蔣公去世之

後，經常有善男信女來燒香禱拜，而且還相當靈驗，所以歹徒先製造謠言，說這棵神木的樹皮可以治絕症

，希望能引誘人們把樹皮偷光，樹沒有皮當然會枯死，大家明白了嗎？

△大家恍然大悟。

二虎：到了！最近有好多陌生人來到鄉下，如果大家發現有可疑的人，一定要向派出所報告。

陳老：現在的歹徒都可能有武器，二虎，你要特別小心。

老馬：他呀！自以為學了幾招招式身手不凡，神得很呢！

大虎：他那兩下子有屁用，我單手就能把他撿倒。

二虎：哥，你別吹牛了，你以為你有蠻力，沒有用的，這是要用巧勁，我就說你現在打不過我了。

大虎：你不跟我比，你輸不起，會反臉。

二虎：我不跟你比，你輸不起，會反臉。

△大虎與二虎跳到庭院比拳道，果然被二虎撿倒。

△大虎火了，要玩真的。

△被陳老和老馬拉開。

陳老：好了！時間到，平手。

大虎：呃！果真不一樣了。

二虎：（向大虎行禮）對不起。

大虎：走！我們去抓歹徒去。

△老馬與大虎二虎同下。

祝梅：真好玩。

△陳老在沉思。

陳老：祝梅，你到底有什麼心事？告訴爸爸。

祝梅：爸爸，我已經決心和羅光離婚。

陳老：什麼原因呢？

祝梅：老實說，我有點害怕。

陳老：害怕？

祝梅：本來我不想說的，羅光的生意倒了。

陳老：破產了？

陳老：怎麼會呢？

祝梅：自從去年他就運失敗之後，欠了一屁股債，他就變得有點偏激，他連老朋友都會量他，於是就牢騷滿腹，

尤其是交上了一些怪里怪氣的朋友，經常到我家聚會，這些人都神頭鬼臉，滿嘴三字經，一個個都是怨氣沖天目中無人，從警察罵起，一直罵到國家元首，我實在忍無可忍就下逐客令，耀光就跟我吵，我只好回家來了。

陳老：從前的女人可以完全沒有政治主張，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現在的女性知識程度提高了，應該有她自己的主張。

祝梅：我有点害怕，這些人明明是在利用耀光，耀光完全被他們控制。

陳老：這些嚴重的事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呢？

祝梅：我怕徒然增加爸爸的煩惱，為了哥哥的事已經夠煩了。

陳老：我們要救耀光，不能聽著他死而不救，我相信還來得及。祝梅，你要和我合作，用感情去打動他，他才是

一時迷惘，受人左右。

祝梅：（搖頭）我看恐怕是來不及了。他已經是丈火入魔了。

△這時楊耀光與在桐同上，在桐瘦削冷澀，拎著一個007黑色皮箱。

耀光：耀光！你回來了。

陳老：我是來向您道歉的。

在桐：耀光！你回來後。

陳老：你找什麼？是不是這本政論雜誌？

在桐：是的，是我的。

陳老：我已經把它當垃圾扔了。

在桐：老先生看過了嗎？

陳老：我一向不看這種雜誌，在先生，我要跟我女婿談幾句平話，你能迴避一下嗎？

在桐：你們說好了，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耀光：在桐，你到門口走一走，等下再來。

陳老：我是你的法律顧問，我可以參加。

在桐：（厲聲）請你出去！

陳老：歲數不小，中氣還挺足的。好！我等一下再來。

△在桐悻悻坐下。

耀光：祝梅，你還在生我的氣？

△祝梅不理他。陳老與耀光進入起居室。

陳老：耀光，你的情形悅梅已經對我說了。

△悅梅和母親在客廳低語。

陳老：耀光，你們之間發生了甚麼，使悅梅沒有安全感。

陳老：沒有安全感！笑話，嫁給我耀光沒有安全感！

悅梅：悅梅說的不是指物質上的安全感，她是指你目前結交的朋友正在拖你進一個陷阱，而你還毫無所知。

耀光：哦！你是說我搞政治，怕我出事。

△悅梅進來。

悅梅：你出事我並不怕，如果你的作為是對的，我會給你送牢飯，等你出獄泰山再起。（幽心地）可是你明明是

被人利用，從事一種危險的計劃，我無法忍耐，雖然我還不知道你們想幹什麼？我已經很嚴厲地問到了大爺

味。耀光，我實在忍無可忍。

陳老：悅梅，讓我跟你說說。

△悅梅深沉地望着耀光一眼與陳老進內去。

陳老：（突然嚴肅地）耀光，你說實話，你該沒有加入「台獨」組織吧！

耀光：（震驚）爸！你想到那兒去了，我怎麼會呢？台獨是叛亂組織，這不是鬧着玩的，爸爸，我是一個崇尚民

主自由的人，我搞政治難道是為了領導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我是賠錢在玩。

陳老：可是這些所謂黨外雜誌，都是以言論自由當招牌，刊登那些挑撥分化，造謠，對政府首長作人身攻擊，甚

至於還鼓動光總統、蔣公及其家屬，把政府的一切批評得一無是處，有時還隔海對唱誓中共當傳樂員，這

不是存心搞局嗎？

耀光：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政府應該有雅量接受批評。

陳老：批評要客觀，要顧到全民利益和國家安全。（沉重地）登的那些不啻言論已經到了為誰宣傳的地步了，這

樣下去怎麼得了，先總統、蔣公地下有知也難安息，他老人家逝世轉眼已經十一年了，這十一年來我們遭

受多少外來的壓迫和各種意外災難。全靠、經國先生掌舵帶我們安然渡過這驚濤駭浪，如果這時候有人去

船底鬆動想把這艘船沉掉，這種行為誰能忍受？

耀光：（激動地）我不服氣，去年我脫黨就選，以極少的票數敗下陣來。這明明是黨部拉我後腿，使我幾乎傾家

蕩產，所以我要報復！

陳老：（怒斥）你報復誰？你是胡塗！你應該有理性，失敗了可以再來，你要知道中共當局千方百計就是要消滅

中華民國，製造「島內革命」想造反！造反你懂嗎？

耀光：我怎麼會造反呢？

陳老：你已經上了賊船了！耀光，中共最惡毒的統戰陰謀就是要顛倒、蔣公的形象。只要能顛倒、蔣公的形象就

可以在推翻中華民國。因為 蔣公是中華民國的精神堡壘，你明白了嗎？想想看 蔣公領導北伐統一全中國，在艱苦中領導抗戰勝利，以德報怨使日本戰敗後才能復興。這是多麼偉大的胸襟。帶我們來到復興基地，使我們才有今天的壯大。今天台灣的進步就是實施三民主義的成功。耀光！你不能再迷惘了。

耀光：（沉默不語）

陳老：（感情地上前拍他的肩）你是我的女婿，你以前是多麼快樂，充滿了朝氣，可是你現在不快樂，為什麼？耀光：愁腸已經變心了，我怎麼快樂得起來，爸爸：我……是完了！（哭了起來）

陳老：不！只要你能回頭，只要你振作起來，擺脫這些魔鬼，祝禱會原諒你的。去！到裡面去，去跟她說明白，還來得及，耀光！如果你再這樣下去，你是死路一條，到那個時候誰也沒法救你。去吧！

△耀光進內去。

△陳老心情況重。

陳太：他肯聽勸嗎？

陳老：但願他能迷途知返。

△陳老感到一陣倦意要來。

陳太：我看你倦了，進去歇一會吧！

陳老：唔！我去歇一會。

△陳老與陳太進內去。

△活潑的虎妞從片奔入。她是老馬的小女兒。

虎妞：陳媽媽！陳媽媽！唉！人呢？

△這時她發現小虎鬼鬼祟祟拿了一把開山刀不小心滑落。又忙用碎瓷裝起來，小虎東張西望像是在找人。

虎妞：虎妞突然跳出來，嚇得小虎一跳。

小虎：虎妞：好呀！小虎哥，你老毛病又犯了。

虎妞：我來找梅姐，你的麻袋裡裝得是什麼東西？

小虎：你少管我的事，快回家。

虎妞：不要！

小虎：叫你回家你聽見沒有，小心我揍你！

虎妞：你敢！你敢揍我，我就去報告二哥，說你暗藏武器，把你掃黑給掃進去。

小虎：你別亂講，你看到我藏武器了？

虎妞：我看到了。

小虎：（急了）你看到什麼？

虎妞：你麻袋裡有把開山刀。

小虎：哦！嚇我一跳。這把開山刀是爸爸的。又不是我的。小林，我給你一百塊錢，你去買東西吃。

△小虎從袋內取出一大把鈔票，抽出一張給虎妞。

虎妞：哇！你那兒來的那麼多錢？該不是偷來的吧！

小虎：笑話，你別小看小哥哥，有朝一日時來運轉，我也可以「翻身」。

虎妞：「翻身」？什麼意思？

小虎：翻身就是出頭，像我們這種小人物，不翻身那有出頭之日。

虎妞：小哥哥，你不要亂來哦！

△這時在棚外入，小虎忙迎上。

小虎：崔先生！我等了您半天了。

崔桐：這小林是誰？

小虎：是我妹妹虎妞。

崔桐：很漂亮呢！挺健美的。

虎妞：您不是瞎眼，戴了眼鏡幹什麼？

崔桐：你覺得帥嗎？

虎妞：（作啞狀）嚇死了，像黑社會流氓。

崔桐：你怕流氓嗎？

虎妞：我才不怕呢！我二哥是警員，專門抓流氓的。

小虎：小林，你可以回去了。

虎妞：好吧！

小虎：不許告訴二哥。

虎妞：哦！

△虎妞走了又偷偷地溜回來拿在一角偷聽。

△在棚出來查看一下。

崔桐：小虎，交給你的事都辦好了？

小虎：你看，我又到了一大地松樹皮。

崔桐：很好！快收起來，還有那三把傢伙也埋好了？

小虎：我就把它理在大松樹根部。

祝南：沒辦法，最近查得兇，一放查到私藏槍械就得進去。

小虎：崔先生，我有一點不懂，為什麼要割大松樹的皮呢？

祝南：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不必問太多。

小虎：有人說這樹皮可以治癌症是真的嗎？

祝南：（笑）可能哦！

小虎：好好的一棵神木，這樣會枯死的。人要面子樹要皮，樹沒有皮會枯死的。

祝南：小虎！你現在已經是我們的同志了，我告訴你吧！這棵老松樹聽說當年 蔣公和蔣經國曾經在這棵樹底下

拍過照，於是老百姓就把這棵樹當神木，有人還燒香膜拜許願，聽說還很靈驗。

小虎：真的很靈驗哦！

祝南：如果不把這棵樹弄死，那還得了！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破壞 蔣公的形象。只要 蔣公的形象一天不破壞，

小虎：榮祿 蔣公是很好的。

祝南：笨蛋！跟我走。

△小虎與祝南同下。

△祝南與祝南同下。

祝南：祝南剛從美國回來，難免有點遲鈍情怯。

祝南：明山，你沒有告訴我家裡的人，說我今天回來？

明山：我快告訴祝梅說你就在這幾天會回來！

祝南：我想給家人一個意外的驚喜，哦，回來了，真好！

△祝南激動得連不動步。

祝南：唉！家裡人呢？

△陳太太內出，見祝南後了。

陳太太：祝南！

祝南：媽！我回來了！

△陳太太抱住祝南，淚水止不住。

陳太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你媳婦呢？我的孫子呢？

祝南：這次太倉促了，他們跟著我回來。爸爸呢？

陳太太：他在陽台呢，我去叫他。

祝南：媽，你身體還好嗎？

陳太：也就是這樣，時好時壞，我去請你爸爸。

祝南：爸爸會不會罵我？

陳太：罵就讓他罵兩句。

△祝南緊張地。

祝南：明山，你替我洗清了冤屈，我打心眼感謝你。

明山：你不用感謝我，應該感謝秋玲。

祝南：你見過秋玲了？

明山：她現在是我的助手。

祝南：該謝謝我吧！

明山：那還用說，不過我還不知道能不能打動他的芳心，你別那麼緊張，好不好？

△陳太被陳太拉出來。

陳老：（仍在吼）我不要見他！叫他去當美國人好了。

△父子兩對面。

祝南：爸爸！我回來了。

陳老：你拜過祖先了嗎？

祝南：是！

△祝南向祖宗牌位跪拜，起來。

祝南：爸爸，我把您對我還有誤會。

陳老：你能回來，我就心安了！我跟你媽辛辛苦苦把你教養成人，並不是要養兒防老，已望你孝順我，我沒有什麼要求，只要你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為國爭光。

祝南：爸，我並沒有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的事，回大陸是公司派我去的，我不能不去。

陳老：你回到老家去看過了。

祝南：我去了，我也見到了九十歲的老奶奶。

陳老：你……見到奶奶了。

祝南：奶奶把我當成爸爸，後來我才知道，奶奶早就神智不清了，我留了錢，託叔叔好好照顧奶奶，我會儘常

寄錢給他們。

△陳老哭了起來。

△這時祝梅和耀光攜手出。

祝梅：（衝過去）哥哥，你怎麼不吭聲就回來了？

祝南：臨時決定的。

祝梅：這是你妹夫。

耀光：楊耀光，大哥，歡迎你回國。

祝南：（握手）你好！

祝梅：哥，你真羞慚，我結婚時候，你不來道賀，現在我都快離婚了，倒來湊熱鬧。

祝南：離婚？開什麼玩笑。

陳老：耀光，你們說得怎麼樣？

耀光：我太太真是了不起了，我們經過溝通之後，我承認我是上了賊船，可是祝梅還不相信我。

祝梅：你要以行動來證明，我給你三個月時間，如果你真的覺悟了，我才能接納你。

△老馬與虎妞緊張地上。

老馬：大家有沒有看到小虎？

陳老：小虎怎麼了？

老馬：祝南！

祝南：馬叔叔！你真是一點也不老。

老馬：回來了，太好了！營長，這下您該高興了吧！我的話沒錯，祝南是個了不起的青年，他絕不會變的。

虎妞：陳大哥，你還認識我嗎？

祝南：我不認識。

虎妞：我是虎妞，小時候常常當你的跟屁蟲。

祝南：真是女大十八變。

陳老：老馬，你的神色不大對，出了什麼事？

老馬：唉！小虎這個畜生，又在給我惹禍！我辭職後的其他一頓不可。

祝南：是怎麼回事？

老馬：我已經快瘋了，虎妞，你來報告。

虎妞：我剛看到我小哥哥背了一袋子松樹皮，是一個姓張的叫他幹的。

耀光：在網，果然是他。

祝梅：我說得不錯吧！

陳太：作孽，好端端的剝松樹皮幹什麼？

虎妞：他還帶了一把開山刀，好怕人。

陳老：耀光，你看到了吧！姓張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耀光：您說得對，我回想起來，這個人的確有問題。

陳老：交朋友一定要選擇。

耀光：他跟我辯論雜誌，我先以為他只是個黨外人士，喜歡寫寫文章罵罵人而已。

魏梅：這個人不簡單。

老馬：我馬上去把小虎找到。

△電話鈴響。

△陳老去接。

陳老：喂，你是二虎……你爸爸在，老馬，二虎從派出所打來的。

老馬：（接電話）二虎！怎麼樣！哦，哦，好！我會小心的。（放下話筒）爸爸，二虎說，已經查出那個姓張的

是個通緝犯，而且是榜黑名單上的人物，他的本名不叫程桐，他帶有武器，要大家小心。

魏梅：耀光，你沒有份吧！

耀光：我怎麼會呢？

△這時小虎從外面進來，後面押著他的是他大哥大虎，小虎一副畢恭不別的態度。

大虎：爸爸，小虎來了，他承認他到了老松樹的皮。

小虎：怎麼樣？就是我幹的，你根據法律那一條來制裁我？大不了，搥壞花木，罰款600元。

△老馬衝上去打小虎，被魏梅和耀光拉住。

老馬：老子打死你這個龜兒子。

小虎：龜兒子也是你這老龜生的。

老馬：畜生！

小虎：我從小就是被你打大的，你打好了！

陳老：老馬，不要衝動，冷靜一點。

老馬：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陳老：（命令）馬哥，馬哥！

老馬：有！

陳老：不可用暴力。

老馬：是！我是作了什麼孽？生下這樣的兒子。

陳老：老馬，你讓警察來處理。

陳老：小虎，（溫和地）你能告訴陳伯伯，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小虎：不為什麼？為了錢，我錢不夠用，又大了賭債，在老大供我吃嗎，給我錢花，幫我擺平債，我當然聽他的，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

陳老：你可知道，這裡老松活了多少年了嗎？

小虎：有五六百年吧！

陳老：你剝了它的皮，它就會枯死，你知道不知道？

小虎：枯死了，那不正好倒雷建村，還有什麼損失。

陳老：小虎，你可知道，這裡老松前面，當年先總統 蔣公和經國先生曾在那兒照過照片，還提名為武陵蒼松，這是具有觀光價值的神木，你為了一點小錢，就糊里糊塗把它弄死了，你於心何忍？

小虎：……

陳老：你來看！

△陳老走到老松照片前面。

陳老：你還記得小時候你時常爬上去找松果嗎？你們三兄弟經常在樹下玩，你把樹弄死，以後就再也見不到這樣大松樹了。你看清楚了嗎？總統 蔣公他老人家身旁那個小男孩嗎？你認識嗎？老人家用手去撫摸小孩的頭頂，你知道這小男孩是誰嗎？小虎，就是你呀！

△小虎刷清了。

小虎：先總統 蔣公，我對不起您老人家，我真該死！

△大家在一聲沉痛中。

陳老：今年是他老人家一百歲的百年誕辰，你該怎麼來贖罪呢？

小虎：我……（激動）我要去投案，檢舉那個姓張的，他是匪黨，我現在才知道他叫我去剝樹皮的陰謀了，他告訴我說，主要是要毀掉 蔣公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

陳老：這才是真正的陰謀。

倪南：爸爸，您說得對，中共明知落後台灣三十年，一時還無法用武力攻打台灣，所以想用統戰陰謀來瓦解台灣的內部，於是就想著設法利用多種陰謀一方面製造暴力破壞治安，一方面透過文字政論雜誌來破壞 蔣公形象，剝樹皮的陰謀在海外做得更露骨。

陳老：好了，起來，跟你父親道個歉。

小虎：爸爸，我錯了。

老馬：知道能改就好。

小虎：他還叫我一批武器埋在松樹底下。

老馬：趕快投案。

△老馬抓起話筒。

從外面進來一個人，手中拿著槍，是在桐。

耀光：大家不要動，動我就開槍。

在桐：耀光，你不要亂來。

耀光：你一個人想對付我們這麼多人嗎？

在桐：我只要一個人跟我走，我就不殺你們。

小虎：我跟你走。

在桐：你，你以為你是誰？你是個小可憐，一個搖滾吶喊的小嘍囉，別浪費我的子彈。

小虎：那你要誰？

在桐：我要陳老頭，這老小子太厲害了，我要他好看。

△小虎拔出開山刀用身體擋住陳老。

小虎：來吧！咱們一對一，老子劈了你！

△小虎揚刀衝過去。

△在桐槍中小虎肩膀，刀落地。

△大虎趁機撲上去三兩下就把在桐打倒。

△大虎奪過槍對準在桐的胸。

大虎：老子打死你。

陳老：大虎，不要亂來，不能打！把他送到派出所去。讓法律來判他的罪。

在桐：（大笑）你們打呀，打呀！怎麼不打呀！你們如果打了我，我就大叫國民黨特務打人用私刑，就算你們殺

了我，也會有人說國民黨特務暗殺人，你們大不了把我關起來坐牢，坐牢我就是英雄，殺了我，我就是烈士，明天的律師就會找上你們了，來吧，鬥吧！拚吧！處死誰子還不一定呢？哈！哈！

△二虎趕到，用子彈把他攔住。

△在桐在狂笑中被打死。

陳老：（走到堂前，望著天空）他算過去了，明天會有一個好天氣。難得一家人團圓，一起照個全家福吧！

△一家人沐浴在和諧氣氛中。

△幕落，全劇終。



黎雪斐

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生

台灣省桃園縣人

國立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

中學教師

作品／

劇本劇：《欲窮千里目》

千里目

舞台劇劇本佳作 黎雪斐

時間：民國七〇年

地點：台北

人物：

- 1 方成毅：二十六歲，男，大學國貿系畢業，才運不佳，誠懇務實，努力進取，有愛心耐心，富教育理想，在方父反對下，毅然決然從事教職。（簡稱「成」）
- 2 方父（世昌）：五十歲，男，方成毅父親，事業有成，望子成龍，但性情頑固，因公司突然倒閉而死。（簡稱「方父」）
- 3 方母（美惠）：四十八歲，女，方成毅母親，溫婉解人，但內心不失堅強。（簡稱「方母」）
- 4 葉玉珊：二十五歲，女，方成毅大學同學，交往多年的女朋友，體貼感情，但脾氣略嫌衝動。（簡稱「珊」）
- 5 王 斌：二十五歲，男，方成毅高中同學，至友，勤懇方正沒上大学，從事外銷生意，小有規模。（簡稱「王」）
- 6 馮 強：十五歲，男，國三學生，方成毅學生，叛逆性強，愛惹事生非。（簡稱「強」）
- 7 馮母（燕霞）：三十五歲，女，馮強母親，頑強堅韌。（簡稱「馮母」）
- 8 周子霖：十五歲，男，國三學生，方成毅學生，體弱多病，自愛閉功，純真可愛。（簡稱「霖」）

9 周父：四十歲，男，周子淳父親，開明沈穩，謙恭有禮，關愛子女。（簡稱「周父」）

10 謝平：四十歲，男，方成毅同事，寬和待人，有正義感，才幹略不久。（簡稱「謝」）

11 謝太太：三十歲，女，謝平妻子，樂觀熱忱。（簡稱「謝太」）

12 李德名：三十歲，男，方成毅同事，狂妄自大，粗莽剽悍，與方成毅為敵。（簡稱「李」）

13 何欣欣：二十六歲，女，方成毅同事，李德名自以為是列子的女友，但事實上她對方成毅頗具好感；漂亮時

兒，開朗富有。（簡稱「何」）

14 陳萬金：三十八歲，方成毅債主，粗魯惡毒。（簡稱「金」）

15 黃主任：四十五歲，男，方成毅學校教務主任，心胸狹窄，自以為是。（簡稱「黃」）

16 學生甲：方成毅學生。

學生乙：方成毅學生。

學生丙：方成毅學生。

學生丁：方成毅學生。

17 家長甲：三十餘歲，學生甲母親，唠叨。

家長乙：三十餘歲，學生乙母親，粗俗。

家長丙：三十餘歲，學生丙母親，平庸。

家長丁：三十餘歲，學生丁母親，沒主見。

佈景：

1 成毅舊家的客廳：豪華氣派，牆上掛滿圖畫但嫌俗氣的應酬畫。特大號的電視放在牆角，另有豪華沙發、茶几、酒櫃、鋼琴的佈置。左子有門道內屋，右子通外門，左側前方有小道通向廚房、餐廳。

2 成毅質居的新家的客廳：簡單、樸素，牆上毫無裝飾，只中有方父的放大照片。牆角一架鋼琴，琴上擺玉珊的畫像（觀眾可清楚看見）。另有風扇、舊沙發、茶几的佈置。左子有門道內室，右子通外門，左側前方有小道通向廚房、餐廳。

3 成毅學校辦公室：佈置簡陋，牆上貼「良師興國」四大字，牆邊置有茶壺茶杯及上了紙灰的紙瓶。四大張辦公桌兩兩相向並排著，由右到左分別是何欣欣、李德名、方成毅、謝平的位置，有靠背椅子，桌上並擺有作業簿本、講義、茶杯等。右子有門道外。

序 幕

景：成毅舊家客廳。

時：民國七十年五月中的一個晚上。

人：方父、方母、方成毅。

△暮昏時，方父西裝畢挺，一付才下班的模樣，側坐沙發看報紙。突覺悶熱，脫下西裝外衣，鬆開襯衫領扣如子，把報紙收摺起來，當扇子搗了搗，然後去開電視，但開了老半天，燈光幕沒動靜，覺得更煩躁，坐回沙發，把報紙甩到茶几上，用魚眼但期待的眼光看向廚房方向。

方父：（喊）美惠！

△方母：（溫和地）來了！

△方母小心翼翼地端著中藥湯從廚房走出。

方母：（把藥改茶凡上）世昌，你的藥！吃藥時間到了，趕快趁熱喝了把！

△方父欲言又止，端起藥飲著屈辱感。

方母：（坐沙發上，把茶几上報紙拿來翻看）哎，這年頭有錢要請個女倒還真難！來來去去的，昨天才來的那個

阿巴魯今天又走了！

方父：（不耐地把藥原封不動地放回茶几上）還說呢！（想找個東西當扇子搗，但找不到）冷氣換新沒多久，卻

叫那阿巴魯給搗壞了！（指電視機）還有電視也是，根本不能看！唉，好不容易請個朋友吃晚飯回來，想舒

服地休息一下，看個電視，可是……（熱得難熬地站起來）打了幾通電話催人來修，也到現在一個影子都沒

……（搖搖袖子）哎，才五月而已，怎麼天氣就熱成這付德性？

△方母連忙站起來，用報紙為方父搗涼。

方母：（邊搗邊談）哎，世昌，你看你就是常常連這種芝麻小事也要犯這麼大的怒，身子才會不好！去洗把臉吧！

方父：哎，實在不習慣這種熱天不吹冷氣！（突然想到）叫成毅來看好了！向屋內（喊）成毅！

方母：（覺得方父莫名其妙，停止搗的動作，坐下）哎呀，他是學問的，怎麼會這個呢！何況他連任回來的這兩

個月，每天不是看書，就是畫畫揮毫，前天晚上還抱了一大堆書說要去王叔家看幾天書，到現在還沒回來呢

！

方父：是啊，還不到公司幫忙，只知道刷呢！哼，都是材料嘛讓他小時候學什麼鋼琴畫畫的，一文不值！（端起

藥跟涼氣似地一口氣喝完）

△方母無奈地看著方父發愣。

△方父更覺煩躁，瞥到鋼琴上似有一信件，走過去拿來當扇子搗，但才搗幾下，卻突然對著信封上的字發呆，

然後不禁大罵三丈。

方父：（連忙向屋內喊）成毅！

方母：我才說他不在家嗎？

成：（正一臉愉悅地從屋外走入，手裡一疊書，字一幅畫。）
成：（笑著）爸！媽！

△方父瞥成一眼，忍著氣沉著臉地坐沙發上。

△成見方父表情，趕緊地要向方父走去。

方母：（看到成手上的畫，突然欣喜地）噢，這裏的不是王剛嗎？

成：（覺得幸福地）是啊！我今天一直好就拿給她看，哈，她喜歡得不得了！

△成不小心又瞥到方父，連忙把畫及書放在鋼琴上。

方父：（現出信件，激動地）成報，你看你！你怎麼還是去參加什麼園中秋神祝試的？（把信件猛烈甩到茶几上）

△成一臉愧疚，不知如何回答。

方父：（感嘆地）好不容易等到你進伍了，想要把公司交給你，誰知道：

成：（不忍心地）爸，可是我還是想去教書：

方父：（氣極）這！這不枉費你唸了大學四年的國貿來嗎？

成：（沉靜地）大學聯考的時候，我勉強遵照爸爸您的意思去學商，可是在那四年還有畢業後服役的兩年裡，我

發現我還是沒辦法放棄我的那份理想：

方父：嚇，你真的只想當個園中秋目的？一個月薪水才多少？！一萬多塊而已啊！她比不上你那個沒考上大學的

高中同學叫王什麼的：

成：王斌？

方父：哦，對，王斌！人家他現在搞了一家小公司做外銷生意，月入幾十萬的！

成：可是我：（搖搖頭說不下去）

△方母連忙為方父搥搥涼，按摩肩膀。

方母：（憂心地）休息了，你們改天再談吧！

△方父猛搖頭。

成：（眼睛突然重光一閃）爸，其實我早就有向金其美的打算了！

△方父嘆氣，不看成，一付煩瑣難以說服的樣子。

成：爸，我不是故意要跟您過意不去，而是我根本沒興趣，如果勉強接下業務，反而會把公司弄糟了，所以我們

不如用分派或者其他方式來找個副理當你的得力助手，好幫你分擔繁重的工作：

方父：（沉著臉）噢！

成：爸，好吧？我們就這麼決定了？何況我園中的時候：

方母：成教說的也有道理，（對方父）你還記不得成教國中的時候，你成天到晚忙在外頭，我覺得日子單調無味，就去找了一份工作做，結果忙得根本無法好好照顧成教，當成教都已經變成了所謂的「問題學生」的時候，我們竟然還不知道，幸好是成教的導師名老師！

成：是啊，他那麼耐心地開導我，不但改變我，而且使我想以他為榜樣！

△方父搔搔頭，一付聽不下去的表情。

成：（哀求地）爸！

方父：（氣憤地）沒錯，我們應該感激他，但是你也犯不著跟他一樣去當老師啊！（說不下去）……（突然變得聲

調地）啊，反正！我的公司需要你！

成：（無奈地）爸！

方父：（瞥到鋼琴上的畫像）不然你也該為玉珊想一想，她跟你大學同班四年，又等你退伍等了兩年，而且她不

打算跟你結婚之後，就要出國唸書去了嗎？難道你不怕他那窮酸的爸爸媽媽反對她的寶貝女兒只嫁個窮酸的

教書匠？

成：（自信地）爸，這是你多慮了！玉珊他們不會這樣的！

方父：這可很難講！

方母：（關心地）你們明天再談好不好？快去洗澡準備休息！（看方父，成還是按兵不動，不禁歎氣）唉，其實

玉珊現在缺的大概只是學費，如果成教跟她先訂婚，我們替她湊一些學費，讓她出國唸書，等她學成了再回

來跟成教結婚，這樣也不錯啊！

方父：（覺得方母在唱反調，對方母怒斥）妳！妳懂個什麼東西！（轉向成，似在吼地）成教！你一定要幫我忙！

成：（吞吞吐吐地）爸，這一次……我要堅決我的決定……何況這樣對公司也不見得不好！

方父：（氣極）成教！你……（想站起來，卻全身抖擻著）

方母：（驚慌）你……世品你……

成：爸爸！

△方母、成連忙去找方父。

△幕急落。

第一幕 第一場

景：成教質居的新家的客廳。

時：民國七〇年十月中的一個傍晚（晚飯前）。

人：方成教、王成、周子霖、周父、馮強、馮母、紫玉珊、方母。

△幕啓時，成臂上替著一朵小梅花（帶「孝」），站在方父遺像前沉思著，王生沙轆上憂心地看著成的背影。
王：成教！我們別再提了。（小心翼翼地）四個月前你：爸爸去世的事了！近來我公司開展業務忙了點，你教書以後也就沒過來看你，怎樣？只知道你也很忙，現在來談談你當了一個月數學老師的感想吧？

成：（回頭看王）可是，王成，我還是一直覺得是我！

王：（無奈地）唉，難道你又來說！是你害死你爸爸的？

成：（突然激動地）可是要是當時我答應爸爸到公司幫忙，就不用建議爸爸再找助手，公司也就不會倒閉了……

王：哎呀，都是那個助手理財不善，還吃裡扒外，才會讓他父一生的心血毀於一旦，甚至因此瀕臨血而死……

△電話鈴響，成去接。

成：（接電話）喂？哦，我就是！你是馮強啊？明天還要請假？請什麼假？事假！事假不是該事先請好嗎？啊？

王：不準？誰說我一定不準？我想說的是，開學才沒多久，你就已經請了無數次的假了！不是感冒發燒，就是

是那個親戚結婚那個親戚去世要請事假，唉！這樣子課程怎麼跟得上？啊？你說當幹事的同學為什麼每次請假都那麼勤？哦，你是說周子霖？哦，他也是知道的，他同學到現在已經幹倒過好多次了，所以必須

常常請假去看醫生呀！何況他爸媽在家裡會教他功課：你媽等一下來親自來老師家請假？哦，好呀，既然這樣就來吧！我也可以再跟她溝通溝通。不過哦！人家尊重你，你至少也該尊重別人吧？所以想憑著你剛才對

老師說話的口氣是不是比我對你還不客氣？好！再見！（掛）

△成接電話，坐下。

王：（猜測地）這學生好像很難纏？叫馮什麼？

△電話鈴響。

成：（快步去應門）馮強他們不可能那麼快就到吧？

△霖及周父由屋外入，向成、王點頭致意。

成：唉，我還以為是馮強他們呢！

霖：（緊張地）馮強？

△成請周父子入內室。

成：是啊！馮強他們說要來請假。

霖：（驚訝地）請假？

周父：（環顧地掏出請假單遞給成）真巧！我們也是來請假的！子霖明後兩天要住院做檢查。

周父：（一笑）沒問題！（掏筆在單上簽名，交回給周父）

周父：（有禮地）謝謝老師！

△露心事重重地坐一旁。

△成賢列露，發覺到露的不對勁。

露：(強顏歡笑地)不會啦，反正收了雜費後，大概就沒什麼好忙的了！

成：(抽抽露的頭)辛苦你啦！不過今天雜費不說要交給我嗎？

露：(遲疑地)老師！(不禁哭了出來)今天雜費全都掉了！

成：(驚訝地)怎麼會掉了？

周父：子露，你怎麼沒告訴我？

露：(難過地)我：爸！我一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而且我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王：(那時候掉的？)

露：(委屈地)本來想今天一收齊就交給老師保管，可是那馬強在繳錢的隊伍裡拚來拚去，拚了考半天，還是沒交，後來要上體育課了，我算好了錢，而且還按照老師的吩咐，趕快用紅原子筆在每張鈔票上打兩個圈圍住。

記號，然後裝進信封，上課鐘就響了，教室只剩下一個值日生，其他人也都去掃場了，我連忙把錢放進書包裡，準備下課才交給老師，可是偏偏體育課動作視力檢查，老師叫值日生也去檢查，結果值日生只顧了門却

忘了鎖窗戶，當我下課回教室要拿錢給老師的時候，就找不到了！

成：(思索、喃喃地)會是誰拿走的呢？

周父：(慌張地)孩子把錢弄丟了，我會賠的！

成：(安慰地)周先生，不急，我先查查看再說好了！

△周父搖搖頭，露還是愁眉苦臉的。

王：(想迷露開心，指指鋼琴)周同學，要你們老師彈一曲吧？

△露瞥到鋼琴上的畫，不禁好奇地走過去瞧究竟。

成：(對王)其實他們每節音樂課都在聽我彈。

王：(疑惑地)你不是教數學嗎？怎麼也教起音樂來了？

成：我帶的是國三所謂的「升學班」，學校的慣例是把音樂美術辦給英文或者數學老師，好用來作為英數的考試

或者練習，結果每班果莫都拿去考試，只有我卻教他們唱歌畫畫……

△露佇足在畫前看著。

周父：(欣慰地笑笑)我贊同方老師的作法，不然學生整天考試看著書，看看考試，沒有生活調劑，唉，怎麼還

得！

王：(走向露，指著畫)周同學，你知道這是誰畫的？

露：(走回露，指著畫)周同學，你知道這是誰畫的？

霏：當然不是老師啊！

王：畫的是誰？

霏：（想了想）老師的女朋友！

王：你猜的可真準啊！

霏：（欣喜地）是謝老師告訴我們說老師的女朋友很漂亮！

周父：（笑著）謝老師？

霏：（純真地）哎呀，就是那個！那個年紀很大但才結婚沒幾個月的（老師那老師）哦！

成：（恍悟）哦，對，剛開學一見到他，就覺得跟他「一見如故」，所以他跟他的「新娘」就來我們家玩，剛好

王：（對霏）剛好就遇到你們未來的「師母」！

△四人不禁皆笑。

霏：（突然又憂愁）爸，我們該走了！

周父：（站起）哦，好吧！

成：（看著霏）是不是因為馮強要來？

霏：（吞吞吐吐地）馮強他：哦，我幾乎每次到辦公室請假都遇到他也要請假，所以他常常不是說我裝病，就是

說：老師偏心，對我比較好！

△成同情地摸摸霏的頭。

周父：（想說但又不太想說）所以，我就想乾脆帶他到老師家裡去打擾，覺得馮同學又要說話了，誰知道「冤家

路窄」……

△電鈴響。

△周父及霏連忙要走，但強及馮母已一前一後笨笨地走來。

△霏低著頭。

△強卻得意地看著霏。

△周父連忙揮著霏要走出，強卻又看的發瘋。

△強的眼光不小心與成的相觸，不禁畏縮了一下，但隨即又恢復得意的神采。

馮母：（瞥一眼周父的背影，然後昂然地邊走邊說）門沒關，所以我們就自己進來了！哎，方老師啊！孩子請

假還真是麻煩！人家上學期馮強在李老師那辦，嗚，可好的很！每次孩子請假，老師都還沒看清楚手上拿

的是誰的請假單，名字就蓋上去了，才不會這樣故意找麻煩！

△成一臉無奈，才開口要請馮母坐，馮母卻已要大不客氣地坐下，繼續滔滔不絕地說話。

馮母：還有，孩子他怎會怕你怕成那個樣子？剛剛我才說要帶他來老師你這邊的時候，他竟就怕得像什麼地就不敢來，結果還是我硬把他拉來的呢！

△強拉馮母身旁，似得了意，一付吊兒郎當眼中無人。

△馮母話還是不停，成、王在一旁插不上嘴，只好乾瞪眼坐著。

馮母：唉，我們家馮強怎麼會請假不上課呢！這孩子可乖的很！上學不遲到，考試不作弊，也不看漫畫！可是竟有人說他是因為上學期跟李老師吵嘴，所以這學期才會從李老師那一班調到你這一班！哎，真是誤會啊誤會！（突然想到）哦，對！還有班費！

△強突然顯得不安。

馮母：竟敢要查班費？人家以前手老師才不會叫學生交那麼多哩！想起，我們一天才賺幾個錢！（思索）前一陣子我去做個，後來在家裡做家庭加工，可是因為做的人太多，所以「工」常常不夠，賺不了多少錢！有幾次還是我僱了別人已經拿到的「工」，不然根本沒「工」好做呢！所以最近我就跑去市場租個固定的攤位，可是每天還不是早出晚歸的！唉，賺的都是辛苦錢啊！

△王看不慣馮母的表演，忍耐不住地向她吼了。

王：幹！林那配做孩子的母親！對老師竟敢這種態度！

馮母：（突然從座位上跳起來）你管我開什麼態度！反正（指成）他對學生根本就不公平，尤其對我們家馮強特別有成見！（猛然掏出請假單擺茶几上，意要成簽名）快簽吧！

△王想把請假單撕掉，成連忙制止。

成：王叔，這事我來！（拿著在單上簽名，遞給馮母，有禮地）馮太太，雖然林對我有很深的成見，但是為了孩子，我們需要平心靜氣地好好溝通溝通。

馮母：（扭扭地趁過請假單）溝通？哈！我哪有那麼美國時間！我可還有要緊的事要辦！（扭著強的手轉身就要走）

△強走沒幾步，把馮母的十元扇。

強：（驕傲地）媽，我說過了我不要去！

馮母：（又強拉強的手走）為了你的前途，你一定要走！

△王氣憤地想跟進去，拳頭揮得緊緊的。

△成拉住王。

王：（依然氣憤）豈有此理！

成：（勸王）別跟她計較！（拉王一起坐下）

王：（替愛地）我看只有這麼一個學生能夠作一個頭向個大了！

成：（猶豫地）其實我國中的時候還不會當課石老師感到煩瑣！

王：可是：至少你沒有這麼一個空構不講理的媽媽！

成：她反而讓我感到我更應該去幫助他們。（看一眼方父的遺照）

王：（也看方父的遺照）唉，那為強的爸爸呢？

成：我曾跟特地去了他的資料紀錄卡，發現他又跟那一個竟然是空白的。

王：（壓低聲音）啊？他不會是私生子吧？

成：目前我不敢確定，因為我試著問馮強也問了他媽，但是都說得含糊糊糊地：（思索）我想先從馮強這頭著手

去做，所以我最近要他看一本愛看的漫畫，過幾天還要他試著把心得說出來，我再藉此機會得知他的一些心

態，這樣才好對他「对症下药」；當然也希望他因此拉近我們彼此的距離，取得他的信任，這麼一來，才有

辦法慢慢影響他。

王：其實這我倒不很擔心，我擔心的是你家的信譽不知道處理得怎樣了？

成：前一陣子我們把房子什麼可以賣的都賣了，並且還把別人家欠我們家的錢全清了回來，所以信譽也就還了一

些，至於還沒償還的債主也大半都答應讓我以後慢慢還。但是最近有幾個：唉！尤其是這幾天有一個姓陳的

，原本住台中現在搬來台北住，三天兩頭地來我們家催要錢：

王：到底欠他多少？

成：十五萬！

王：還好不多！不過：唉！你那薪水：再如何節省也：（搖搖頭）何況（環視屋子）這房子還是向人家租的，每

個月還要付個房租！

成：王成，你不用為我擔心，我會想辦法，比如去跟個「會」救急一下。

王：（突然下決心）哎，不營了，成毅，你別再煩我了，反正這次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幫忙一次，何況這正是我

今天來看你的最主要目的。

成：（連忙搖手又搖頭）哦，不！不！不行！

王：為什麼不行？高中時代你還不對我很好？當時你的數學頂呱呱，我卻是一塌糊塗，但是幸虧你常常教我，才

幫我度過好多難關。哈，你還記不記得我考考的時候，數學還不及格，也多虧你相助，才能夠通過考過關，

何況這還只是小事，那時候我媽媽生病沒錢看病，你還不是常常拿錢給我：（掏出一疊厚紙要開支票）

成：（突然激動地）王成，收起來，不然我會生氣！

王：無奈地把手裏支票收起來。

成：（收錢口氣）抱歉，王成！剛才我太激動了！實在是：（不知如何說才好）王成上學兩年也存了點錢，幾次

都說要給我還債，我也是沒答應，因為：（步伐沉重地走到方父遺像前凝望著）因為覺得對爸爸的那份愧疚

再如何也彌補不了，所以公司所算的債務應該全由我一個人來承受……

王：好吧！但是你跟玉珊的事？她一直很想出國深造嗎？

成：是啊，所以她如果跟了我，不但理想可能因此無法實現，而且還會跟著我吃苦，何況他爸媽現在也極力反對

我們來住……

王：哦，這又是叫人頭痛的事！

成：所以前幾天我終於下了一個決定，寫了一封信……

王：跟她來給？

成：（苦笑）哦……

△王手拿一封信情緒激動地走入。

△王、成便住了，呆呆站起。

王：（壓抑住情緒，維持禮貌地）抱歉！王說，打擾你們談話，因為心裡實在著急，大門又剛好沒關，所以就直

接闖了進來。（忍不住了，把信在成眼前激烈地搖晃幾下，激動地）成毅，你還是什麼意思！怎麼突然寫這

封信想要跟我分手！（淚水奪眶而出）是我長得醜還是……

△成無奈，欲言又止，只好頓然坐下。

△王扶珊坐下。

△珊啞啞地坐下，但揉揉眼睛，又看見手中信，不禁感從中來。

△成望了珊半天，終於吐出話來。

成：我：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

珊：（滿眼淚水地）為什麼？

成：因為……

△王在一旁不知所措。

珊：（邊問成）是不是你怕我跟你受苦，怕我不能出國……

王：（脫口而出）對！玉珊！成毅就是這種想法。

珊：（對王一口氣）成毅，我是想出國多唸一點書，但是成毅：我可以為了你拋棄這些的……

成：（一臉為難地）可是……

△方母把一大把的兩旁加工品入。

方母：（欣喜）哦，你們都在這裡呀！

△成、王、珊三人的眼光不約而同地注視著方母。

方母：（發覺了三人的眼光所意味的）哦，（看準一眼）成毅要我別做了！可是……反正鬧著也無聊，所以趁這個

時候大部份人在做晚飯比較不會著急去子，我也去子了一點回來：（一笑）等沒事的時候做做也好！

△珊連忙把信藏在口袋，過去要幫方母拿平加工品。

△方母發現珊的眼眶是紅的。

方母：（看成一眼）怎麼？玉珊，自己把它們放幾月後，才關心地與珊談話。

珊：（掩飾地強笑）沒有！沒有呀！怕母，您不是要煮飯了嗎？我幫您忙！（連忙往廚房方向走去）

△方母跟在珊的後面走。

方母：你家裡會不會有事？有事的話就先回去了，免得怕爸媽又要不高興了。

△方母、珊走入廚房。

OS 珊：沒關係，聽說好像有點什麼事，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麼事？反正我等一下就走就是了！

△電話鈴響。

△珊一面看錶一面急忙地從廚房衝出來。

△成的手已放在話筒上，正要拿起。

△珊連忙把成話筒上的手壓住。

珊：（著急地）我來接！可能是我爸爸打來的！

成：（手試著要拿起話筒）那更應該我來接！不然給會誤罵！

△王一看著著，乾著急。

王：哎呀，我來接了！不然人家都要掛電話了！

△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抓電話筒，成、珊二人竟點就鬆了手，這一旁緊張地瞪著王看。

王：（接電話）喂，哦！我方成報！何老師您好！哦，哦，是！啊？黑猩猩？哦哦，抱歉！是「欣欣向榮」的「

欣欣」！何欣欣！好！請等一下！

△珊、王鬆了一口氣，坐沙發上休息。

成：（去接電話）哦，我是方成報！何老師您好！哦，哦，好呀！當然歡迎呀！再見！（掛電話）

王：（問成）同事？

成：（走近沙發），坐下對！晚上她跟另一位姓李的同事要到我們家來，不過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來？（聲聲著）事實上學校目前雖然在裝修辦公室，把我、謝老師跟他們兩個老師分在同一小間原來是教員室的辦公室，

但是另一方面上下課忙得很，一方面話也不投機，所以聊天的機會不多。（看成一眼，突然想起她）玉珊，我送她回家好了！免得她又被爸媽叨叨。

△珊覺得該走，但捨不得走。

珊：（納悶地）我爸爸今天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六點以前一定要回到家？

△電話突然又響。

△珊渾身似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珊：啊，一定是爸爸媽媽打來的！我該走了！（急忙往外衝）

△成去接電話。

珊：（突然轉身）成，你告訴他們我已經走了！啊，不！乾脆就說我沒來好了！（急步走向屋外）

成：（接電話）喂？哦，是伯母啊！玉珊她：

△珊一聽，急忙又跑回，搶了電話。

珊：（接電話）媽，你不要怪成，是我自己來找他的！我：我就要回家了！（匆匆掛電話，向王、成兩人一邊揮手一邊往外走）我走了！

△成、王兩人想送她，但走沒幾步，珊已不見人影。

成：（望向珊消失的方向）她回去大概又要拚寫了！（搖搖頭，自責地）哦，玉珊，對不起：（難過地低下頭）

△燈光轉暗，換場。

第一幕 第一場

景：同前場。

時：同前場（但已是晚飯後）。

人：方母，方成毅，王斌，陳品金，李德名，何欣欣，馮傑，馮母，蔡玉珊。

△燈光轉亮。

△成、王一人一邊地扶著方母從餐廳出。

△方母微攔攔扎著要回餐廳。

王：伯母，您坐著休息嘛！才吃飽飯！

成：是啊！晚餐什麼的我們來收來洗就好了！

△方母勉為其難地被扶到沙發上坐。

△成、王兩人回餐廳。

王：成毅，沒幾個碗我來洗就好了！

成：哎，怎麼行呢！

王：不行？為什麼不行？你去陪伯母呀！何況，你不還有一大堆作業沒改？

△成：（無奈地）好吧！

△金從屋外氣呼呼地走來。

金：（憤憤地）哼，你們那大門實在破，被我不小心一推，哈，就自動開了。（得意地）其實是倒了！壞了！哈

方母：（驚訝，不敢怠慢地站起）陳萬金，陳先生，你：你吃飯了沒？我們剛吃過，不過可以再替您熱一熱。

金：（無禮地）哼，我可不是來要飯的，我是來要債的！

△成手抱一大疊作業從內屋急忙出。

成：（驚訝地）啊，是陳先生？您請坐！

△成把作業擺鋼筆上，坐下。

△方母親坐下，一臉著急。

△金不坐，打量著屋內。

金：這屋子也沒什麼東西好搬的！（遞去新鋼筆，拿一本作業看著封面，一字字清楚地唸）王，成，親，老，

師！（有點點然，但不失禮貌）我那個兒子好久不見了，如果他唸你們學校，搞不好還讓你教呢！（把作業隨手扔回）怎樣？王，老，師！當老師的怎麼可以欠人家錢不還？不怕我到學校去宣傳一番啊！（勝利在握地坐下）

方母：（緊張地）陳先生，您一定不能這麼做！

成：（無奈但有禮）陳先生，我不可能不把錢還你，只是：咳！希望你能緩一下？

金：緩？好吧！你說幾幾天？

成：我的意思是：我用我的薪水按月分期還你！

金：（覺得可笑）哈，那要還到民國幾年呀！你以為你的薪水一個月多少呀！難道你還外加補習課外快不成？

成：這……

△王從房內出。

王：（截斷地）好，一個星期以後你自己來這裡拿！一定給！而且是現金！

△成、方母、金三人皆驚訝地站起，看王。

成：王就你：（無奈地嘆氣）咳！

金：（得意地）好！（看王）反正愛你也不敢不還！（匆匆走下）

方母：（感激地說不出話）王就：（眼睜睜想哭了）

成：（又慌又疲地扶母坐下）媽：（轉看王）王就，這樣不太好吧？

王：（搖搖頭，一笑）沒關係啦！我派高興總算能替上你一點小忙！（思索）我明天就要出國談生意，一個月後

才回來，不過我會請秘書到時候儘早把我送過來！（了切一搭心事似地看看錶）我還有點事，該走了！（匆匆走下）

△成似無奈何似地嘆嘆氣搖搖頭：

△方母用手拍拍成的肩膀，要他寬心：

△李、何走入。

△李臉上堆著市儈的笑，何不忍不喜地跟在後頭，但一瞥到成，卻突然變得嬌羞不安。

△成、方母連忙熱誠地請他們坐。

成：（介紹）媽，（指李）這是學校同事，李老師，教數學！（指何）這是何老師，教英文！

方母：哦，你們好！（看何）這何老師長得真漂亮！

何：（大方地對方母笑笑）謝謝！

李：（得意地）哈，伯母，請聽我說，我除了在學校帶最好的升學班，自己還「光明正大」地開了一家補習班，

嘿嘿，月入嘛：（得意一笑，指指何）至於她呢，是我的女朋友，家裡不但有錢，還來補習班幫我教英文，

將來我們一旦結婚「夫唱婦隨」的時候，嚇，可真不得了：（又一笑）所以我啊，就是一道那麼地對呈高照

呀！

△李愈說愈得意，何卻覺得難堪，欲辯又止。

△成爲李感到尷尬，但只笑笑，不予置評。

方母：（覺得李的話不可思議）李老師，學校知道你在開補習班？

李：（大言不慚地）哎，知道不知道還不一樣！反正家長要的是學生成績好，學校要的是學校的升學率高，誰要

是能把學生成績學校升學率提高，嚇，他就是家長整起大姆指（誇張地整起大姆指）說「讚」的好老師，學

校不敢不重用的功臣！而我呢？就正好具備了這個條件，何況我開補習班，學生成績好，學校升學率也就高，

學校也只是「坐收漁翁之利」！因為學費還不是家長自己高高興興地沒口聲裡掏出來的！所以這正是「皆

大歡喜」呀！

△成搖搖頭，表示不贊同。

△何似已聽慣李的論調，竟無反應，只是不時若有所思地偷看著成。

方母：（不喜李的論調，起身）我去給你們倒水！（往廚房方向下）

李：方老師你不要不信我的話，至少你也該看到過教務主任總是我翻那種標準的九十度最敬禮吧？

成：可是：黃主任！

李：哎呀，難道你想替他否認？哼，說到他呀！可是難得一見的小心眼的人！我在他面前其實也是畢恭畢敬的，

因為誰要是跟他發生衝突，嚇，他往後在學校的日子可就不好過了！

何：（脫口而出）是啊！方老師，你上星期怎麼就為了美術課音樂課的事跟他當面爭辯呢？

△成笑一笑，沒有回答。

△何覺得尷尬，連忙住嘴。

李：（收斂了些）哦，不說了！時間就是金錢，讓我們現在言歸正傳，（清清喉嚨，故作地）上上學年我帶的班級跟這學年補習班的升學率都奇高，所以這學期根本不用招生，補習班就來了超額的學生，老師當然也就拒絕地不夠了……

何：李老師的志氣是要請方老師幫忙教學。

△方母拿三杯茶水上。

方母：（訝異地）啊？你要請成教去補習？（把茶水擺茶几上）請開茶！（下）

成：（強強咽苦笑）我不可能的！

△何成對吳地看著成。

李：（略惱怒）我看方老師你是把教書太理想化了！而且人也太頑固了！比如明明黃主任反對，你卻還是堅持其

新課教書畫，音樂課教唱歌！（壓抑情緒）怎樣？再考慮看看吧？

成：（堅決地）不用考慮了。

△何轉為欣賞的態度對著成笑。

李：（手猛然往茶几一拍）你別以為你音樂課美術課那麼傲，家長就會感激你！等三個星期後的模擬考，你們班

的成績一差，家長就會到學校鬧得你吃不消！（不禁得意）何況，哈，你可真幸運啊，你們班的那個馮傑是我把他從我們班踢出去，結果你剛好拿了個班級補接個正著！（強強站起，拉住何的手就要走）

△何忌憚地把李的手一甩。

△李怒視何一眼。

△何想起自己已該走，就草率地就李拉著走了，但仍不時擔憂地回頭望望成。

△成一時呆坐著。

△馮母帶著強強加入，與李、何險些相控。

△馮母一見是李，臉上連忙堆著奉承的笑。

馮母：李老師，我找了你好苦！去你家等了老半天，才聽說你在這裡！

李：（嬉顏地）什麼事？

△方母以為成與人發生爭執了，著急地從內屋上。

△成連忙扶方母回內屋休息。

馮母：(李強地)李老師，您抱歉！上學期馮強不懂禮貌，不聽老師的教導，所以才被調了班級，沒辦法再被您教到，現在雖然他還是滿幸運地被編在升學班，可是我實在為馮強感到可惜，因為李老師您的確是一流的好老師！

李：(得意地仰頭狂笑)哈哈！(大聲向內屋)方成毅，方老師，聽到了沒有？我是一流的好老師，那你呢？哈哈！(想走)

馮母：(連忙拉住李的衣路，強示強地向李道歉)快呀！快呀！向老師道歉呀！不然李老師如果還生你的氣的話，那麼即使我們肯花補習費，老師不見得就讓你進他的補習班！

強：(頹圮地)不要！我才不要上什麼補習班！

△馮母慌忙地掩住強的口，不要他說下去。

強：(勉強地向李一鞠躬)老師！抱歉！

△馮母一臉欣喜。

△李不回禮，拉著竹的手，昂然地走了。

△馮母拉著強緊跟在李後。

馮母：(哀求地)李老師，那麼補習費可不可以少算一點啊！(下)

OS李：(強憤地)喂，妳這個人囉不囉呀！

△方母情緒激動地要從內屋衝出，成在後頭拉著。

成：(苦勸)媽，妳不用為我的事操心！我會自己處理的！

方母：(想掙脫地)不！我一定要去告訴他們，他們不能這樣子對待你！

△方母終於將腕到客廳來，發現李他們已走，不禁與成賴坐沙發上。

△突然開始痛哭流涕地衝了進來。

成：(連忙迎前去扶攔)媽怎麼啦？

方母：(著急地)玉珊，坐下來好好談！

△成扶攔坐母旁，自己則輕扶著攔的肩膊一旁站著。

方母：(抽著氣)怎麼啦？

成：(哽咽)原來：原來剛才：我爸爸媽媽是要我回家：回家相親！(不禁又哭)

成：(驚訝地)啊？什麼？

成：(一邊哭一邊委屈地說)回家相親！爸媽怕我不願意，所以事先不告訴我！

△成坐住了，賴坐攔旁，沉默著。

△方母只知嘆氣。

△聯的喉嚨啞得大。

成：（突然堅決地看聯）玉珊，對方條件怎麼樣？

△聯一時會意不出成為何這麼問，認真地答話。

聯：聽說他家就快要移民到美國去，而且還要幫助我繼續唸書！（臉望著成）但是成叔，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跟你！（掙扎又哭）

△方母安慰聯，為她拍拍背。

成：（起身踱步，突然又停步望聯）玉珊！

聯：（拾起淡淡的臉）啊？

成：（轉身不看聯，冷靜地）玉珊！（頓停頓）她就嫁他好了！（突然死一般地站住不動，眼望向牆上方父的遺照）

△聯驚詫地看著成。

△方母一臉恐慌，不知所措。

△成還是木頭人般地站著。

△聯原有的委屈漸漸轉為失望，憂鬱，終至忍不住站起，猛烈向成大吼！

聯：成叔！好！我一定嫁給他！一定嫁給他！（哭著衝出去）

△方母站起來要送聯，但腳不知為何地發軟，只好頓然坐下。

方母：（打起精神地）成叔！成叔！玉珊走了哩！

△成依然沉默地站著，但是肩膀開始抖動，而且愈來愈厲害……

方母：（僵得起身子過去扶成，緊張地）成叔！成叔！你怎麼啦？

△成終於忍耐不住了，突然彎下身捧著臉，然後緩緩跪地：（剛好跪向方父遺照）

成：（似哭似喊地）爸！

方母：（連忙把她扶成，哭喊地急叫一聲）成叔！

△幕急落。

第二幕

景：成叔學校辦公室。

時：第一幕後三天（第一節上課時間）。

人：方母，謝太太，何欣欣，李德名，馮母，方成叔，馮強，周子菲，謝平，葉玉珊，學生甲乙丙丁。

△幕啓時，謝太太謝的位置上看報紙，方母于手紙盒包紙上。

△謝太太與方母點頭招呼。

謝太：（起身笑迎方母）方伯母，您怎麼也來了？

方母：（笑）謝太太，您常來？

謝太：是啊，（拉成位置的椅子）請坐吧！（發現方母于手紙盒）您替方老師送飯盒來呀？

方母：（坐下，嘆氣）哦，我看成飯真的太累了！晚上不是準備教材就是批改作業看考卷，總是忙到三更半夜才

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六、七點又趕着到學校來。（搖搖頭）有時候還會他心重重地望着他爸爸的照片或者

玉珊的畫像發呆：

謝太：（安慰地）伯母，不要太擔心他了！他是一個體操運動的青年，應該懂得照顧自己的。

方母：（仍然放心不下）可是你看！（拿起飯盒）早上連個飯盒都忘了帶！

謝太：哎呀，快把玉珊帶進門好幫忙照顧方老師呀！

方母：（不無惡意中來）哦，她不知道，他們前幾天才鬧翻了！而且這幾天玉珊寫信打電話甚至到家裡找他，他

都故意避開了！（突然想起）哦，成教這節有課？

謝太：（緊張地）哦，他他：（轉動地）對，他上學去了！

方母：（放心地）哦，那麼這樣好了，麻煩妳把這飯盒交給成教！因為家裡還有一些雨傘等差我回去趕工，所以

我先走了！（把飯盒交給謝，起身走）

△謝太鬆一口氣，送方母到門口。

謝太：（邊說邊回謝位置）幸好伯母走了，不然讓他知道方老師被黃主任找了去，她又又要崩壞心了。

△何上，邊走向自己位置邊說。

何：（關心但有點不自在）謝太太，剛才方伯母是來找我方老師吧？

謝太：是啊！

何：可是方老師不在（指指樓上）教務處嗎？

謝太：（搖搖頭，喃喃地）哦，成教：玉珊：（突然想起）何老師怎麼樣？幾時呀你跟于老師的喜酒啊？

何：（無奈地）哦，這：我跟他根本沒什麼！只是他自作多情，結果大家又似乎公認了，就好像真有點那麼回事

似地。其實：（聲聲角）天知道！而且我現在也不在他補習班了！

謝太：為什麼？

何：因為（有點羞怯）我看方老師對學生那麼用心，所以我也覺得應該向他學習：（突然想到）哦，母是老大姐

，感情方面是老經驗，那天倒該向您請教請教？

謝太：謝謝妳的誇獎！不過當愛情類倒是我的興趣！說真的，妳好像對方老師滿有好感的！

何：（著急地）哎呀，那有！（突然轉變地）啊，方老師在教得處不曉得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謝太說何的表情證實何確是喜歡成，不是對何撒謊地一笑。

△下課鐘響。

何：（一臉鎮靜地）我去看看好了！

△何才要走，卻又突然停步。

△李上，手抱一疊講義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馮母緊跟在李後。

李：（極煩地看馮母一眼）我已經答應好讓孩子先去補習了，妳還要我怎麼樣？反正要補，明天以前把這學期的補習費一萬塊一次交清，一毛也不能少！不補，（把講義重重地往辦公室一甩）那就拉倒！（坐下）

△何，謝太太不禁往手一看。

△馮母站在李身旁。

馮母：（著急地）李老師，你就讓我慢慢給吧！或者分期付啊！我：我正在努力地想辦法賺多一點錢！像昨晚我就在夜市賣到十二點，前天還叫馮深請假一大早就開始替我賣！只是因為才開始賣沒幾天，錢當然還是湊不

夠……

何：（聽到馮母語，驚訝地了）啊？叫孩子請假會東西賺補習費？

馮母：其實是他自己先說不想去上學，我才想乾脆替他請假來替我賣！

李：（白了一眼，然後對馮母）我看馮強不用補習啦！昨晚才象上第一節課，就跟幾個不三不四的朋友溜走了！再

說：（故意說給何聽）前天我們補習班有個老師很不夠意思，竟然就不教了！唉！真不知道她這麼做是何居

心！所以馮太太，我們學生已經太多了，不希罕你們家馮強來補習！

馮母：（焦急地）李老師，你是不是嫌我們家馮強不能讀書了？啊！不會啦！以後不會啦！以前他是真的常常無故不

上學，我這替他找理由袒護，但是我不會再這樣了，一定不會再這樣了！

△何聽不慣馮母的話，走到馮母的身旁。

何：（對馮母）為什麼一定要讓孩子補習？如果在學校好好專心用功就已經很夠了！

李：（不客氣地對何）哦，林列底在替誰說話？是不是看上了人家的導師了？

△馮母搞不清是何，李究竟在說什麼。

馮母：可是他們班美術課不上考試，音樂課也不補習功課，成績怎麼跟得上別人呢？

何：（覺得可笑）天啊！馮太太，妳都放心讓馮強讀不上課在外頭鬧鬼了，還擔心這個！

馮母：（搖搖頭，失望地）好吧！算了！明天再說！（往外走）

李：（看何一眼，猛拍桌子）何欣欣！少多管閒事！（氣極）真的是瞎了眼，以前竟然會去追她！（指著何罵）

不過並且別得意，因為事實上！我送你只不過是為了給你們家的錢！

△何氣極。

△謝太過來拉何坐謝位置，悄聲安慰她。

△李突然走起，把馮母叫回。

李：馮太太！

△馮母高興地回轉身。

△李與馮談話，但不讓打，謝太聽到。

李：（對馮）我想這樣好了！給乾脆也不要花錢叫馮強補習了，只要想個辦法把馮強轉到我那一班不就得了！不過你自己看著辦吧！反正如果學校方面願意讓你們轉，我絕對沒意見！

馮母：（喜極）真的？

李：（點點頭）當然真的！

馮母：那太好了！何況方老師那樣怎麼可以待呢！（突然想到）昨天我還發現他竟敢要馮強看漫畫！

李：是啊！所以快行動吧！好讓馮強早日脫離「苦海」呀！（回座整理講義）

△馮母心滿意足地走了，走到門口恰遇見成，給成一個得意的冷笑。

△成一臉無奈走入。

何：（關心地）方老師，黃主任怎麼說？

△李嫉妒地看成、何一眼。

△成只管笑一下，就坐回自己位置上沉思著。

謝太：（擔憂地）方老師，你人不舒服？

成：（搖頭對謝太笑笑）沒有啊，我在想事情！

△何一臉欣喜地拉謝太到一旁。

何：（略神秘）謝太太，我們到外面談談好了！

△謝太點點頭，兩人連忙下。

△成若有所思地站起，然後踱著步。

成：（喃喃自語）該問的都問了，該查的也查了，只剩下馮強他！哦！到底是誰偷走車費了？

△李輕聲地看成一眼。

李：（冷笑）偷？誰不會是你自己拿去花了吧？

△成無奈地看李一眼，不想計較，但頹然坐下。

△馮強上，因為李不準成為何找他，所以內心有點不安。

強：（走到成跟前，有禮地）老師找我什麼事？

李：（插嘴）什麼事？你們老師以為你偷班費。

強：老師，我……

△成注意著強的表情變化。

成：昨天前天這報有沒有在家把那本漫畫看一看？

△強一聽，心情放鬆些許。

強：沒看！哦不！是看了，可是只有兩頁！

成：為什麼只看兩頁？

李：畢竟成對強感到頭痛，躊躇得志。

強：因為被成媽看到了，她說老師怎麼可以叫我看漫畫，就狠生氣地把它一頁一頁撕掉。

成：（無奈地）撕掉？

強：（笑覺有恃無恐地）她還說下次再這樣，她就要報告黃主任！

成：（站起身舒舒氣）你媽還是不讓你交班費？（注意強的表情）

強：班費？（驚訝地看成一）我媽她說交補習費都不夠了，還交什麼班費！

成：（眼睛紫光一閃）不然這樣好了！看你身上有多少零用錢就先交多少好了！

強：（忘情地脫口說出）哦，要是昨天可就好了，可惜一到晚上，哈，跟幾個朋友吃吃喝喝就沒了！（突然覺得

不對）哦，其實我根本沒錢，前幾天我媽就開始不給我零用錢了，說是要存錢給我交補習費。

成：一點錢都沒有？

△強懷疑成是否另有企圖。

強：（猶疑地）沒……

△李拿著杯子起身要去倒茶，瞞成一眼。

李：（對成譏笑地）哈，即使是馮強偷了班費的錢，那錢也不寫名字，你怎麼查？

△強一聽，內心的憂慮全失，連忙掏出一張五十元鈔票。

強：就只剩下這一張了！（遞給成）

成：（接過錢，湊近強前一看，臉色不禁一變）啊？這錢？（看強一眼）

△強見成的表情有異，變成緊張。

△黃主任氣沖沖地上，向成走近。

△李倒好茶水端著走開。

△黃主任臉色連忙一變，和顏悅色地向李九十度鞠躬。

△李恭恭敬敬地回禮，然後回座。

△黃主任轉向成，怒氣又出現臉上，而且忍不住地指著成怒斥。

黃：呵，剛才我還忘了一句話！如果你還是堅持你的做法的話，一切後果由你自行負責！

成：（無奈但堅決地）好！我一定負責！

△黃主任受不了成的不屈服，惱羞成怒。

黃：（又指著成）你！你簡直不把我看在眼裡！自以為是！（轉身怒氣沖沖正要下）

李：（一面整理講義，一面幸災樂禍地）哎呀，黃主任，別生氣！搞不好人家方老師正在鬧感情的事，所以才心

情不穩定不小心說錯話傷害到你了！

黃：（停步，轉向成）呵，這種人誰敢嫁他！（又轉身氣沖沖下）

△成嘆嘆氣，沉默著，內心依然萬分。

△強強不清眼前三人究竟怎麼回事，內心只盼望能趕快離開。

強：老師，那我先交五十塊班費好了！（頓頓）可以走了吧？

成：（把五十元鈔票交還給強）你有沒有到上面打了兩個紅圈圈？

強：（疑惑地把鈔票湊近眼前）是呀！是有兩個紅色小圈圈！怎麼樣呢？

李：（抽嘴）怎麼樣？哇，錯了大概是你們方老師吃飽飯沒事幹，把班費的錢一張張全打上了圈圈做記號，結果

你偷去了，現在卻被他認出來了！

△強強突然緊張地張口結舌。

強：呵？老師！我！我沒有！

成：（淡然一笑）沒這回事！（掏出百元鈔票一張遞給強）好吧！這是一百元，給你交班費！快拿去交給周子霖

吧！

△強強位不安，不敢伸手接錢，只連忙把手上的五十元位口袋往家。

李：（睜強一眼）哈，馮強，你好好運啊！以前在我班上也這麼樣過嘛！竟然有老師願意出錢替你交班費！（冷

笑）不過我看呀！他八成是想用這麼一點錢來收買人心！

△強強連忙思量著李的語意。

△成想馬上揭斥李，但強忍著，只把鈔票再度遞給強。

成：好吧！拿去吧！不過要記住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有良心，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

△強強突然覺得感動及愧疚，遲遲伸手去接。

李：（抱起講義起身要走）馮強，我看你這學生是當定了，班上掉了錢，人家第一個想到一定就是你偷的！（昂

然向外走去)

成：(忍耐不住地對李)李老師！

△強內心不禁又生懷疑。

△露子把一疊作業，與李迎面走入。

李：(輕聲地盯著露)喲，這不是那個爸爸堅持不讓他補習要自己來教的好學生嗎？

△露委屈地對李笑笑。

△李得意地大步走下。

△強心生嫉妒。

△露走到成面前，眼光一直避開強，想快把事情研究快走。

露：(把作業遞給成)老師，這是班上的作業，班長要我交給你的！(一面把缺交名單遞給成，一面說着)只有八

十二號沒交！(說完才想起八十二號正是強)

△強連忙白露一眼。

成：八十二號不就是馮？(看強，嘆口氣)周子露，這一百塊是馮強要交的班費！(把一百元遞給露)

露：(伸手要接但不禁猶豫地)老師，班費不才掉了？這一百塊！

成：哦，好吧！那麼這一百塊就先收老師這邊好了，覺得高一又掉了麻煩！(塞回自己口袋)

△強因為作賊心虛，感到恍惚。

強：(冒然地)搞不好是周子露自己把班費拿去用了！

成：(訝異地)馮強，你自己？(想說出口但還是強衛的但忍住)你怎麼說這種話？

強：(脫口而出)他不要以為自己功課好就瞧不起人！

露：(委屈地)我沒有瞧不起你們！

強：(得寸進尺地對露)其實周子露，你也聰明不到那裡去！(對成)老師，那天我看到他收班費單子來腳的，

收了老半天還沒收好，而且都要上體育課了，就只有他還沒換體育服裝，手忙腳亂地拿著筆在座位上算來算

去！(突然覺得不該說)哦，老師，我是說反正你們！唔：反正他不要隨便找我麻煩！

露：我找你麻煩？

強：(這強地)是啊！不然你剛才幹嘛又說什麼班費掉了的事？(又突然所說的話不要)哦，不對！我是說……

轉向成)老師，我是說……

△成清楚強的內心想法。

成：馮強，我們誰都不要先發誰，等回去各自自我檢討一番之後再說，尤其要多想想我剛才叮嚀你的那句話，明

天來告訴我結果！

△強性性地盯着成的臉看，想研究出成究竟是否已經知道真相。
成：（無奈地對強性揮手）好吧！回去了！

△強內心仍有所狐疑，但舒鬆一口氣地往外走。
成：（指指另一疊作業，對霖）把那疊已經改好的作業拿回去發給同學，並且告訴同學有疑問的可以來問老師！

（指出霖的作業，翻開）你這改寫的作業錯了很多……

△成在霖薄子上指指點點地說著，霖有時點頭有時發問，但觀衆聽不到他們的談話。
強：（走到門邊，不禁喃喃自語）老師或許真的對我不錯！好像已經知道錢是我拿的，卻不斬穿也不逼問我要我承認，只說了一句（投視強出）「每一個人都有良心，不要做對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有點成功地回頭望

成，但見成與霖似乎很熱絡，不禁妒火又生）「哼，李老師說得好！他只是想要用那一百塊錢來收買我的心，何況那一百塊」（學成方才的語氣及動作）「哦，好吧！那這一百塊就先收老師這邊好了，免得萬一再掉了麻煩！」這不又收回自己的口袋裡！（有點咬牙切齒地）「哼，我才不上他的當呢！明天我也不來辦公室找他！而且我才不上課呢！哦，被他教真倒楣！（下）」

△成把霖的作業簿合起來遞給霖。

成：（對霖）這樣你懂嗎？

霖：（點頭）懂！

成：（把桌上那一疊作業也遞給霖）你昨天請假所缺的課自己要補回來。

霖：（點點頭）我爸爸已經幫我補上了。（捧著作業轉身要走）哦，對！老師！我爸爸要我請問你臉背是不是可

能找回來，不然他就要拿錢來學校賠。

成：（摸摸霖的頭，安慰他）放心，老師會幫忙墊的！

霖：（感激地）可是……

△謝及謝太太從外走人。

成：沒關係！（示意霖可以走了）

△霖欲言又止，遲疑一番之後才走。

△成坐正，然後低頭認真地改作業。

△謝走到自己辦公桌前，謝太太站身旁。

謝太：方老師，看到何欣欣回辦公室來沒？

成：（發覺地抬頭一笑）沒看到！

謝太：（喃喃自語地）奇怪，不說要先回辦公室來的嗎？怎麼不見人影了？

謝：（關心地）方老師，你該休息休息了呀！

成：哦，我：沒關係的！沒關係的！

△珊一臉悲憤地從外走入。

△露跟在她頭又走入，而且盯著珊看。

露：（指著走在前頭的珊，自言自語地）她：她不是老師的女朋友嗎？（突然高興地拍手）哈，太好了！趕快回

教室叫同學來看！（下）

△珊、謝太，成驚訝地看著珊走近。

成：（慌張地要站起，腳站不起）玉珊！

珊：（激動但沉重地責問）成，你這幾天為什麼要躲著我不理我？

成：我：

珊：難道我真的那麼不好？（不忍說出）是不是：是不是你嫌我家沒錢？

成：（不敢相信地）玉珊，你怎麼會這麼想呢？

△謝及謝太摀在一旁。

△成好不容易終於站起來，要扶珊坐下。

珊：（把成伸來的子猛力甩掉，激烈地）你說是不是？是不是？還是嫌我不夠好看？（哽咽說不出話來）

△成一鬆，盤坐回椅子上。

△謝太連忙拉珊到一旁勸著。

△謝安慰著成。

△門邊出現露及同學甲乙丙丁。

△何字一小盒萬金油與露等相遇。

何：（捉成地問露）你們這麼一大群人在這裡做什麼？

露：（欣喜地）我們來看我們老師的女朋友啊！

何：你們老師的女朋友？（喃喃自語地）剛才謝太太不跟我說方老師跟他女朋友鬧翻了嗎？怎麼：（對露等）哎呀，不可能！你們快回教室去！（一臉自信地走入）

△露等掃興地退下。

△何沒注意到一步的謝太及珊，只看到成及謝。

何：（熱情但有點怯羞地）方老師，這是我去你健康室的萬金油！（遞給成）

成：萬金油？（捉成，沒伸出手去接）

何：是啊！因為我剛剛看你好像人不太舒服的樣子！所以：（寬發奇想）哎呀，乾脆我幫你擦好了！（連忙打開

，沾了一手指就要往成額頭上擦）

△珊及謝太驚訝地看向何。

謝：（著急地翻翻一眼，看向何）何老師！

成：（用子擋住額頭拒絕）真的不用！謝謝！

謝太：（焦急地）何老師！何，成，歎！

△何停子，疑惑地看著眾人。

珊：（思索）何成歎？不是那天打電話到成叔家的那個？（突然氣憤地向外衝出去）

△何、謝及謝太楞在一旁。

成：（連忙正視）玉珊！玉珊！

△霖等吸吸噴嚏地又走入。

霖：（邊走邊興奮地說）我沒騙你們！真的是老師的女朋友！

△霖等看到珊及成，突然停步，驚訝地看著。

珊：（才跑了幾步，就被成一把拉住，但她無力一掙脫，一個轉身，重重給成一巴掌）不要管我！

△在場的眾人驚駭雙眼，不知所措。

成：（愕然，連忙抓住被搥的臉頰）玉珊姊：

珊：（氣極）你：（有點咬牙切齒地）你不用管我！反正我們家窮，（看何一眼）不像有的人不但長得漂亮，而且家裡有錢，可以替你還債！

成：（急切地）玉珊，妳怎麼這麼說？

珊：（嗚咽地）說？不喜歡我你為什麼不早說？（苦笑一下，自言自語似地對成）那時候人家打電話給你說要到

你家，我早就應該明瞭了，可是我卻：（點點）

成：（苦口婆心地）玉珊，這是天大的誤會！

珊：（發瘋了似地）什麼誤會？哼！（轉身就往外跑）

△成逆轉，伸出手想拉住她，但她跑沒幾步，已不見珊，他停下，頹喪地抽著臉頰呆站著。

△霖等跌跌向成。

霖等：（七嘴八舌地）老師滿不滿？她為什麼打你？是不是你欺負她？還是：（特別清楚地）還是老師你真的欠人家錢不還？

△成一臉驚訝。

謝：（急切地）你們剛才說什麼？說什麼？

學生甲：（遲遲地）我們說：（脫口而出）老師欠人家好多錢不還！

△謝、謝太及成都驚駭雙眼，不敢相信他的話。

謝太：（著急地大聲問）是誰告訴你們的？！

△幕急落。

第二幕 第一場

景：同第二幕（成毅學校辦公室）

時：第二幕後三天（第一節上課時間）。

人：馮母，家長甲乙丙丁，謝平，謝太太，方成毅，黃主任，周父，何欣欣，李德名。

△幕啓時，辦公室空無一人。

△馮母帶著家長甲乙丙丁（全是媽媽）氣勢汹汹地入。

馮母：（疑惑地）噢，奇怪，怎麼都沒人？（得意地）哈，大概是知道我今天要尋家長來找我方老師理論，所以全

跑光了！

家長甲：（無主見地）那麼怎麼辦？

家長乙：是啊，怎麼辦？

馮母：（自信地）沒關係，我們現在就直接去找務處找主任，（驕傲地）反正李老師說只要學校答應，他絕對願

意讓我們的孩子轉到他班上去。

家長長：（盲從地）好啊！好啊！

△家長長作勢要走，卻又做馮母連忙止住。

馮母：噢，對了！為了我們孩子的前途，能夠有好成績上好的學校，我們一定要把他們轉到李老師那一班：（矯

情地）所以給們一定要按照我事先交待給們的話說。

家長丙：是啊！方老師他簡直是以身作「狀」，誤人子弟！

馮母：（陰險地）好吧！那麼我們就快走吧！

家長長：（七嘴八舌地）好啊！好啊！

△家長長涕泗瀉瀉地下。

OS家長甲：（惶惶地）哎，要是能夠轉成，我就不用為孩子的升學那麼操心了！（聲音漸小）

OS家長乙：說得有道理，我們：（聲音漸小終至無）

△謝及謝太太，邊走邊說說。

謝太：（看成的座位一眼）噢，方老師不在嘛！

謝：大概上課去了！

謝太：（怒嘆地）噢，何老師昨天哭著告訴我她感到很愧疚，害方老師當著學生的面搗了玉爛一巴掌，她還問我

她該不該去向玉珊作解釋？

謝：玉珊……（頓頓）聽說她這回真的要跟別人結婚了！

謝太：唉！看方老師這幾天整個人好像就瘦了一大圈！

謝：玉珊被爸媽逼著，大概也非她不可了，可是方老師……（嘆氣）感情的事，家裡債務，學校學生的事真的會把他壓壞了！

謝太：（突然想到）喂，何老師曾經表示過，要我幫忙撮合她跟方老師呢！（頓頓）如果何老師撮合方老師的話，她不好還可以幫忙方老師解決債務上的困難呢！（黯然地）只是……

謝：我看……（頓頓）方老師對玉珊的感情還沒那麼容易就忘得了的！

△下課鐘響。

謝太：其實：我已經試過好幾次了，想見見玉珊向她作個解釋，但是電話都是他父母接的，根本無法跟她聯絡上。可憐！玉珊近來的行動還受著父母的管制！

謝：（思索著）我們該怎麼辦呢？借錢給方老師，他又不肯要，那學校的事……唉，我怎麼好像都束手無策？

△成子拿課本若有所思地走入。

△謝及謝太的語突然停止。

OS 眾家長在門外喧嘩聲：好嘛！好嘛！我方老師就我方老師嘛！可是他人呢？

△黃帶馬母及眾家長毛毛斯斯上。

△眾家長焦急地圍住成。

黃：（幸災樂禍地）我們後生可畏的方老師，現在家長終於表示他們對你的不滿，你不是說這一切後來要自行負責嗎？好吧！（加重語氣地）現在你自己處理吧！（轉身昂然走出）

△謝及謝太觸切地走近成。

△眾家長迫不及待地要發言，但只張張嘴卻不敢說出來。

△氣氛暫時就涼著。

馬母：（不甘心，先打破沉默）我們全都是要來替孩子轉機的，（語氣軟弱但加強）轉到李老師那一班！

謝：（不敢相信地）轉到李老師那一班？

謝太：為什麼？

馮母：（覺得多此一問）為什麼？（向方老師吹噓）問他自己啊！

△蒙家長突然覺得有神經了。

家長甲：（理直氣壯地）是啊！方老師根本都不會為學生著想！期考一天天靠近了，讀書時間都不夠了，還上什麼課！

家長丙：說的也是！孩子以前不會這樣，現在嘛！洗澡的時候唱歌，吃完飯後唱歌，做功課累了也唱歌，唉，吵死人了！

家長丁：這說呢！我們家客務掛了一幅別人送的畫，沒有誰有閒情去看它一眼，可是那孩子現在做做功課就跑去

看看，有時還看呆了，唉，十足像個呆子！

△成驚駭著雙眼，聽著一句句叫人不相信的話。

謝：（掛解）各位，我們有話慢慢說嘛！

△馮母一聽，反而變得更有理。

馮母：（無禮地）還沒說的話還多得很呢！怎麼慢慢說？（向其他家長翻白眼，暗示他們快繼續說下去）

家長乙：老師，聽說你還故意倒別人的債！

馮母：（故意加油添醋）是啊！而且還不如那些錢花那兒去了？賭博吧？

家長甲：（武斷地）不然就是喝過就樂去了！

家長丙：最後呢，把錢花得光光了，就只好收孩子的錢，名義上是當班費。

家長丁：事實上是放在自己的荷包裡！

家長丙：而且這麼一來，當然只好騙孩子們說班費掉了！

家長甲：（故作地）唉，也不替我們想一想，我們都是辛苦人家，賺錢不容易啊！

△海太搖搖頭，不忍再聽下去。

△成內心激盪著，但忍耐著急要反駁的話，靜靜著。

謝：（似嘆地）你們說這種話還有沒有良心啊！

△馮母及家長一時呆住了，有正顏之意。

△成對謝搖搖頭，意要他別為他操心。

△馮母又想想，覺得不甘就此罷休。

謝天：（逞強地）還有更沒良心的人哩！

謝天：更沒良心的人？

馮母：是呀，有人竟敢欺負良家婦女！

成：（疑或地）教員良家婦女？

家長甲：（著著說）是呀，這害人害地來學校哭哭啼啼地找他算帳！

家長丁：結果重重地賞他一巴掌！

謝太：（惋惜，但覺激憤地）啊？你們是說：（看成一眼）方老師他取玉璽的事？

△成的心在躊躇，似要滴酒，但硬撐著……

謝太：（忍著氣）馮太太，事情要查個清楚再說呀！

成：（固執地）謝老師：謝太太：謝謝你們：（說不下去眼眶有點濕）我自己來處理就：就好了！

△家長長惶恐自己觸怒了地盯著成，靜下。

△成將屏氣，看向家長們，要開口說話，卻突然又悲從中來，只好暫時背對著眾人。

△家長長議論紛紛想溜之大吉。

△馮母氣憤一時弱下。

△謝去扶成。

△成示意謝他沒事，連忙把身子轉向眾人。

△馮母及家長們突覺「中途而廢」太叫人心不甘了，於是全留下沒走。

成：（鎮定但沉重地）各位，請先聽我說好嗎？我的確是欠人家不少的錢，但是我不是故意賴著不還，實在是不得已的！因為：是我爸爸公司不小心倒閉了，我這當兒子的當然就負起清還債務的責任了……

△馮母想插嘴，被成以手勢制止。

成：何況我爸爸的變故太快了，叫我們措手不及，甚至他自己：（不著悲傷）也因為這件事而離開了……世間……

△家長長感了成的低沉氣氛。

成：你們想想，如果你們當父母的不小心事業失敗公司倒閉，使得孩子必須面對一大筆的債務的時候，你們會不會為他感到煩惱？

△家長長覺得成的話有理。

△馮母卻還是不服輸。

馮母：（頑固地）我們才不會那麼倒楣！什麼倒閉不倒閉？失敗不失敗？而且我看你十足是個「吹牛大王」，把我們吹的以為你的話是真的呢！

△家長長一聽馮母的話，又對成顯出敵對態度。

△上課鐘響。

△謝太為謝淑辦公室上字譯本，遞給謝。

謝：（扯課本，滿心地）天啊，你別再這麼得寸進尺了！（搖搖頭，對成）好自為之！我上課去了！（下）

馮母：（不妥協）不然攤費掉了，你為什麼不去查查到底是誰偷的？哼，所以我看：除非是你自己拿去了，不

敢說字？

成：天啊！那攤費才多少錢？四五十塊而已！

馮母：啊？四五十塊才而已？何況如果剛好那個人是個貪小利的人，再少的錢他也拿去的！

△成無奈地考慮著是否該說出攤費事實上是強偷的。

△周父急忙上。

周父：（疑惑地打量著每個人）哦，這是怎麼回事？

馮母：（不假地）哦，你大概是那個把攤費掉了的周子霖的爸爸？

周父：（有禮地）對！我正要拿錢來賠的！

馮母：賠？賠？哈，搞不好是周子霖自己偷去的，只好由你來賠？

周父：妹怎麼這麼說？

馮母：不然要怎麼說？說你們冤枉老師家裡跑去巴結老師，所以老師對你們家周子霖特別偏心，一旦真的偷了錢

，也會為了顧他面子，故意瞞著大家不公開出來！

△成覺心滿，但他知道這時說出真相不一定有效，而且他也不願說。

謝天：（不平地）馮太太，她的意思到底是誰偷的？怎麼等一下說是方老師，等一下又變成周子霖？

△馮母一時不知如何答辯。

成：（搖搖頭，對周父）周先生，我不已經跟周子霖說過這攤費我會墊的？

馮母：（抽嘴）現在才說這個有什麼用？

周父：（著急地對成）方老師怎麼可以由你來墊呢？應該由我來賠才對！

馮母：（失聲地）啊，你們少在我們面前演戲了！

家長甲：（附和地）是啊，我們又不是傻子！

周父：（氣憤地）你們到底怎麼啦？（指著成，對家長們）這麼一個愛護學生的好老師，你們竟然如此待他！

家長乙：（不信任地）愛護學生？

周父：（嚴正地）是啊，比如他為了讓孩子在強大的考試壓力下，能偶而鬆弛一下身心，所以還教孩子畫畫唱歌

家長丁：（覺得可笑）可是你不覺得他這樣做只是在浪費學生寶貴的時間？

周父：怎麼會呢？難道你們不肯因為每天待在家裡重複地做一樣的家事，而感到生活單調心情煩悶嗎？所以同樣

道理，如果孩子讀書之餘也有點休閒的話，讀書效率可能反而更好！

△家長丁覺得欲辭無言。

馮母：（不厭煩）那倒不一定！反正第一次模擬考試快到了，等考試過後，成績一出來，看他如何對我們交待？周父：好，那我們就等著模擬考以後再說吧？

家長丁：（這強地）未嘗不可！

謝太：（舒鬆一口氣）那麼你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家長張雖心仍有所不甘，但點點頭準備走了。

馮母：（突然想起，對家長們）喂，還有，還有什麼打耳光的事！

家長甲：（脫口而出）哦，對！你怎麼可以欺騙人家純潔女孩子的感情？

△何恰走入，聽到家長甲的話了，但一臉疑惑。

△謝太連忙拉何恰一步悄聲告知實情後，何恰上面對家長長為成澄清誤會。

何：（鄭重地）各位，你們誤會方老師了，那天那個女孩子是方老師的女朋友，是因為我：我的錯，才引起他們發生誤解，傷了和氣：（看成一眼，似在求成原諒）

△家長長半信半疑地看看成看看何。

家長甲：（突然覺得無聊）馮太太，我們走了算了！

家長乙：是啊！

馮母：（頓強地）要走你們先走！我不走！

△家長長嘆嘆噴噴先下。

△何、謝太、成、周父變成輕鬆。

△馮母走沒幾步，卻覺心不甘地又回轉身了。

成：（突然想起，闕切地問馮母）馮太太，請問馮強今天昨天前天為什麼都沒來上課？我打了好多通電話到貴府去，也沒人接？

馮母：（著急地）啊？他沒來上學？（不領情地）哦，可真謝謝你的關心呀！（突然放心地）不過沒關係，我這幾天是為了料理的事，到底弄成我家長忙得很！哎，反正還不是為了他好！（一臉驕傲地向外走）

△李抱一垂頭喪心洋氣地地上。

△馮母不敢怠慢地對李一笑。

李：（一臉不耐煩地）喂，馮太太，你們家那個馮強真是惡性難改！聽說他昨晚偷了人家十萬塊，現在被警察抓

到訓導處來了！（自顧自地走回座）

△眾人驚訝住了。

馮母：（連忙望向李急問）真的？

△眾人驚訝住了。

李：（惱煩地瞪馮母一眼）我怎麼知道！我哪有那麼多時間管你，真的還是假的！（把子上的講義猛點在桌子上）

救，響出清脆的一聲「文」！

第二幕 第一場

景：同前場。

時：接前場（第三幕上場時間）。

人：方成毅，馮母，馮強，方母，周子霖，陳萬金。

△燈光漸亮。

△成沉重地走入。

△馮母整張在成後。

△強則懶懶地跟在馮母後。

馮母：（對成，傲慢地）方老師，我看一定是誤會，馮強怎麼可能去偷錢呢！

成：（無奈地回頭）馮太太，現在這個時候了，幹還說這種話？何況孩子自己都承認了！

馮母：（不禁惶恐）可是！（欲哭）十萬塊呢！我們哪有錢好給呢？（突然氣極）馮強！（一轉頭就給強一巴掌）

又是你惹的好事！昨晚跟那些小流氓在外頭鬼混沒回家，也不打個電話給我，我為了你轉學的事，整整忙了一天，回到家都十一二點了，還以為你已經睡了，誰知道還在外頭，而且不但鬧得半死不活，人家十萬塊

，還只一個晚上就被人連哄帶騙地花得精光！第二天又被人家失主認出來報了警！（大吼地）哼，你敢偷就

要敢不承認！現在承認了你自己去賠錢！

△強驚呆了，他地跌跌無反應。

成：（嚴正地）馮太太，怎麼這樣救孩子呢？人不是聖賢，都可能犯錯，但是一旦犯錯了，如果能夠認錯而且

勇於改過的話，那也是值得原諒的事！

△強投給成似感激似疑慮的一眼。

馮母：（聽得無助及歇斯底里）反正：我早就習慣這麼對他說話了！唉，怎麼辦？十萬塊！那人現在跟警察還等

在訓導處，如果我們不把錢賠出來，他就要依法究辦，馮強就可能被送到什麼：什麼少年法庭去了！（突然

想到）方老師，你剛剛在訓導處就要罰我們賠錢，是真的？

成：（毫不猶疑地）我不已經打電話給我媽要她把錢送來了嗎？

馮母：（擔憂地）可是我們：沒辦法很快地就還你呢！

成：（無奈中帶希望）沒關係！不用還也沒關係！只要好好管教馮強，馮強好好守本分，我就很高興了！

馮母：（不知該疑慮或相信）真的？

成：（看看錶）哦，我媽就快來了！

馮母：（還是不太敢相信地）你不是丈人家錢還沒還清嗎？那象的錢？

成：是一個要好的高中同學昨天叫人送來借我還債的，不過無所謂，我會再另想辦法的。

馮母：（盯著成看，半信半疑地）方老師！

方母：（方母緊抱著用牛皮紙包著的錢神色匆匆地入。）

△馮母覺得方母很面熟，但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見過。

方母：（把錢遞給成）成！錢在這裡！（連忙又收回）可是：成，這些錢如果用掉了，那麼明天要還陳先生

的錢就不夠了！（突然想起，回頭急找）哦，陳先生人呢？怎麼不見了？

成：（著急地）媽，他怎麼啦？是不是今天又來我們家要錢了？

方母：哦，說好是明天才給，但是他擔心我們到時候拿不出錢來，所以就先跑到我們家看看，誰知道那時候我剛

好在接你的電話，接完電話我就告訴他實情，他竟然不相信，還怪我們就是沒有錢為什麼不先還他？所以我一

出門他就跟來了，可是：（四處張望地找找）

△成也四處張望找錢的踪影。

△馮母突然認出方母了，脫口就說出來，但強硬地壓抑著。

方母：（對成）大概是我在路上遇見了玉珊的媽媽就調了一下，所以他就跟不見了！

成：（內心突然抽搐）玉珊她媽媽？

方母：（不忍心說）她問我有沒有看到玉珊？因為玉珊好像離家出走了，而且她媽還跟我說，她很後悔強逼玉珊

一定要嫁：（說不下去了）

成：（驚訝）啊？玉珊她離：（勉強穩定地）媽，還是把錢先拿給馮太太好了！（指指馮母）

方母：（無奈地）好吧！（把錢遞給馮母）

馮母：（並沒有伸手接，只忍不住地趨前握住方母的手，脫口就問）姑先生是不是在做貿易？

方母：（詞窮不解地）是啊，不過：（黯然）他已經去世了！

馮母：（喃喃自語地）哦，難怪！（再急問方母）那姑也在做商業加工嗎？

方母：（依然沉默）是啊！

馮母：（突然羞慚地）哦，實在對不住：張地獄！姑大概不記得了，前一陣子我也在做商業加工，有一次我接我

拿的工不夠多，所以就搶了你的：哦，現在你們的處境這麼困難，我跟我家馮強寬點還：（搖搖頭，說不

下去）

方母：（笑一笑）馮太太，都是過去的事就忘掉它吧！反正姑不再提起我都忘了！（把錢遞給馮母）還是把錢先

金：（詫異地）怎麼好！

馮母：（無情地步步逼人）沒錢喝酒了？又一瓶股賭債？幹我還是不好愛打人？

金：（壓抑住情緒）燕霞妹！你不要一直這麼逼問好不好？這麼多年來，妹連孩子都不讓我碰一下！現在：現在你就原諒我一次嘛！

馮母：（苦笑）原諒？哈哈……

金：（氣極）馮、燕、霞！好運兒？（絕情地）好，你聽著！姑剛剛全說對了！我現在還愛喝愛賭，而且大人人家一盅股債，所以才一天到晚找方老師家去要債，甚至因為擔心方老師不還錢，所以故意把他欠債的事說人告訴他的學生們：（看強一眼，不忍說下去，但實在逼火）反正，我們現在誰也沒權利去管誰，於是好！我是

我！（對成）方老師，你要幫她還錢是你們家的事，你欠我的三天後我會到你家拿！（轉身就走）

強：（急忙奔向金，大聲地）爸！你不要離開我！

△幕幕落。

第四幕 第一場

著：成教質居的新家的客廳。

時：第三幕後三個星期（下午四點左右）。

人：方母，謝太，何欣欣，黎玉珊。

△幕幕時，方母與老花眼就聚精會神地做活傘加工。

謝太及何兩人邊談天邊走入，但方母未察覺。

謝太：伯母，星期天該休息啦！不要做大廈了！

方母：（驚覺地抬頭，微笑）是你們啊！（連忙放下工作，起身相迎）哦，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想成教擇了一個會選了陳先生十五萬，拉後每個月也就有不少的會錢要給人家，所以反正沒事嘛就我做！

謝太：哦，可是方老師如看看你這模樣又要為林擔心了！

何：是啊，所以今天方老師帶學生去水庫玩，只剩伯母姑一個人待在家裡，我們也覺得不放心，就過來看看姑！

方母：（欣慰地）謝謝你們！請坐啊！

△三人坐定。

謝太：（關心地）今天方老師很早出門了吧？

方母：（又怒又喜地）他啊！一大早就起床，而且叮叮咚咚打了不知道多少通電話！

何：打電話？

方母：（欣慰地）叫學生起床啊！

何：（感動地）唉，虧他還想得出一招！

謝太：（欣賞地）方老師實在是有心人啊！好孩子真是費心！而且這回聽其「皇天不負苦心人」，模擬考成績果真不錯，甚至還贏過李老師那班呢！

何：是啊，那些家長不但無話可說，而且還要求老師今天帶孩子們去散散心！

△方母開心地笑。

謝太：連那個為強啊，哈，都變得不得到，不曠課，按时交作業，甚至還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

何：不過，就是有一點怪！

謝太：是啊！有時候看他好像有什麼心事，若有所思的！

何：（思索）嗯，會不會是因為他爸媽感情不和，所以：

謝太：（嘆息）可是方老師不正嘗試著幫忙他們嗎？

何：（嘆息）唉，這官辦家務事呀！

△何及謝太不禁都長嘆一口氣。

△方母突然看看錶，有點掛慮，走到門邊望望。

方母：他們今天出門到現在都快一天了，不知道玩得怎麼樣？（朝何頓）好像也應該回來了！

△何瞥見謝的畫像，起身跑到畫前。

△謝太也走到何身邊。

△何疑惑地望著謝太。

謝太：因為沒幫得上忙跟方老師的事。

何：（會意了，淡然一笑）唉，沒關係的，至少：多認識了這麼一個難得的人已經是我的榮幸了！何況：反倒是

我一直對玉珊感到很抱歉！唉，真不知道她現在過得怎樣？

△方母向何，謝太走來。

方母：（感激地）唉，你們怎麼跟成教一樣老愛站在那幅畫前發呆？唉，玉珊她：（點點頭）

何：（急切地）玉珊，玉珊她怎麼啦？

方母：她爸爸還是要她嫁那個要移民美國的人，雖然她媽已經不再堅持，甚至反過來運動她爸爸，但是：

△謝興沖沖地走入，但有點猶疑。

方母：（驚喜地）玉珊她：

謝太：（脫口而出）她怎麼來了？

何：（連忙回去拉珊）玉珊！（道不及待地）很抱歉：（但不知該如何說）

珊：（善解人意地）我知道你要說什麼！（搖搖頭）不怪你！是我自己不好！跟成毅的感情也不是一兩年了，竟然還這麼不相信他！（瞥見自己的畫像，欣喜的過去）噢，這幅畫還一直都跟這邊嗎？

方母：是呀！

珊：（滿臉笑容地盯著畫看，然後轉身對方母）伯母，我媽：（不禁幸福洋溢地）我爸都答應我跟成毅結婚了！

方母：（歡喜地）啊？真的？

謝太：（欣慰地）太好了！

△何不知該喜該憂，說不出話。

珊：（臉上閃著光彩）我爸爸媽媽看我對成毅那麼：（羞於說出）所以終於答應我們！

方母：（欣慰地）既然你不嫌棄我們家成毅，我們那有什麼話說？噢！起先你們在鬧分手我都不知道呢！反正

珊：（驚喜地）現在就把這件事交給我，我會勸成毅的！

方母：哦，他今天帶學生出去玩！（沉浸在美好的想像裡）如果他回來知道了這消息，不是：（一臉欣慰極喜的

笑）

謝太：（寬慰地對珊）是呀，方老師就快回來了！

何：（有點不自在，但覺高興）是呀！快回來了！

△電話鈴響。

珊：會是成毅打的嗎？（連忙去接）

△方母、謝太，何一旁笑著著珊。

珊：（幸福地）喂？對！沒錯！（驚訝地）啊？什麼？你說什麼？（突然昏了過去）

△謝太、何一臉驚訝，連忙去扶珊。

方母：（不勝惶恐，尖叫了一聲）玉珊！

△燈光突然暗，換場。

第四幕 第二場

景：同前場。

時：接前場（晚上八點左右）

人：方母，葉玉珊，謝太太，何欣欣，馮強，馮母，周父，周子霖，陳萬金，學生甲乙丙丁，家長甲乙丙丁，黃

主任，李德名，謝平，方成敬，王斌。

燈光轉亮。

△方母，癡癡地手執在沙發上，並且在謝太、何的安慰下已不再痛哭，只判斷斷地抽泣聲。

△謝太走到大門邊向外望望，何也過去。

謝太：（著急地）奇怪，怎麼沒來電話也不見人影？

何：是啊，謝老師他不說要隨時用電話跟我們聯繫嗎？何況王斌傍晚剛好搭機回國來了，一知道方老師的事，也

連忙趕了過去，可是怎麼都沒消息的？

謝太：（緊張地）會不會找到方老師的？（困難地說出）是罷了，所以他不忍心打電話回來；（欲哭）

何：（不禁淚水奪眶）方：他應該還活著！（自己說服自己）他的屍體還沒找到，所以一定還活著！還活著！

△方母的哭聲漸大。

△謝太，何走過來看了，不禁淚下。

△馮母垂頭走入，馮母憂心忡忡，強一臉蒼白及茫然。

△謝太，何點頭招呼他們。

△馮母沉默地望著方母、珊，不知該如何安慰。

△強突然掩臉哭了出來。

強：（自責地）是我害死老師的！是我！

何：（安慰強）馮強：（過去擁住強，但哽咽說不出話來）

強：老師是因為要救我，所以才跳下水裡去，然後不小心被水；（哭）沖走了！

△強及周父匆匆走入。

強：（極難過地，但大聲）不，馮強，全是我的錯！因為：

周父擁擁強的頭安慰他。

強：因為你是為了我才跳下水裡去的……

△珊、方母哭聲停止，看看強及強，愈來愈不要負責。

強：（繼續低低地說）是我小心一點不要掉到水裡去，馮強也就不那麼勇敢地跳下去救我，老師……（突然情緒激動地）老師當然就不用……不會……

△珊不禁又瘋狂哭了幾聲，但隨即又壓抑下來。

△周父趨前安慰珊，然後轉向馮母、強。

周父：（感動地）馮強，謝謝你！（用含淚意的眼神看馮母一眼）

△強一臉承擔不起地對周父猛搖頭。

△馮母連忙表露慚愧的臉色。

馮母：（對周父）周先生，原諒我們曾經對你們（看馮一眼）不禮貌！

周父：（寬和一笑）那兒的話？

△露不替仰看周父，而且笑了。

馮母：（突然發覺地）哦，可是這下子方老師……走了……馮強……誰來帶領他？（看強一眼，又看方母一眼）還有他

母她一個人：（不忍說下去）

謝太：（強作堅強狀地安慰）哦，我們不要過於擔憂呀！方老師搞不好早已經被請教起來了呢！

訂：（喃喃地）但願如此！

△金拿著一疊用紙包著的錢沉重又遲疑地走入。

△強先看到金。

強：（提高音量）爸！

△突然眾人把眼光投向金。

△馮母感到不自在。

△金走近強想強握他，卻突然有所顧忌地望一眼馮母，然後作罷。

△仰看著金的強變成失望。

△金轉向方母，羞怯地把錢塞給方母。

△方母望著那包錢，一臉疑成。

金：（不敢正視方母）這十五萬元還你！方老師為了還我這些錢！

△方母不禁又悲從中來地哭著。

△強眼眶也又濕紅。

金：強，你就拿去吧！就當作是我替馮強還的錢！上回他惹了禍，方老師還不幫他賠了錢？

△強又是驚喜又是無奈。

△馮母內心有所感動，但才磨著該鼓勵金這錢還是會難。

方母：（哽咽地）不用還了，反正成就他人人都已經！

金：（突然激動地脫地哀求）方太太，求你！在姑收下來！不然我會永遠良心不安的！

△方母猛擦眼淚。

△馮母，強不禁也淚下。

金：（繼續哀求地）真的，方太太請妳；（猛然站起，把錢往方母身上一塞，轉身就向外跑）
強：（突然衝向金）爸！

△馮母也想跟進，但強控制住。

△金把強激動地擁在懷裡，但隨即不安地抬眼看向馮母。

△馮母一時不知所措。

金：（遲疑地對馮母）燕霞！

△馮母連忙掩臉轉身背向金。

金：（哀求地）燕霞，請妳！原諒我！

△馮母不禁放聲大哭。

△金揮揮頭頰地向外走。

強：（驚慌地）爸！你不要走！

△馮母連忙回轉身看向金。

馮母：（脫口而出）萬金！（似喜似無奈，遲疑地對金）哦！孩子都這麼大了，還想什麼恨什麼呢！

金：（驚喜地衝口而出）燕霞！

△強破涕為笑。

△強去拉強的手，為他高興。

△旁人也同時舒鬆一口氣。

△眾家長及學生唸唸嚷嚷地入。

馮母：（連忙擦乾眼淚，空氣地對眾家長）哦，妳們也來了！

家長甲：（沒好氣地對馮母）哦，我們就不能來了！

家長乙：（責備地）是呀，難道還要經由林胡說八道的煽動，然後才能跟著妳後頭一起來？

馮母：（頓夜地）為了上回轉班的事，妳們還是不原諒我！

家長甲：（連忙轉向方母，點頭致意）哦，伯母，您可暫時別難過了，方老師的屍體還沒找到，還不知道他是生

是死，所以妳！（突然話不音連忙停住）

△方母一聽，不禁又淚水盈眶。

家長甲：（喃喃地嘆著）我們那時候實在不應該！可是，哦，現在都還沒好好向他道歉，他卻已經！

△方母哭聲漸大。

△強、強、眾學生憂愁地聚在一起嘖嘖嘆著。

△眾家長連忙安慰方母。

何：（驚覺地）噢，那不是：（手指向大門）怎麼好像不好意思進來？

強：（抬頭）啊，是李老師！

△眾人驚訝地看向大門。

△李強慌，遲疑地走入。

李：（走近方母）伯母：（停頓稍久，然後吞吞吐吐地）姑婆：姑婆多保重：（轉向方母，欲言又止）

△突然黃鶯飛進來。

△眾人的眼光又投向黃。

△黃驚覺自己舉止似乎過於莽撞，猛然停步，看向方母，想說安慰的話，但遲疑著說不出來。

黃：（突然響到李，衝口而出）李老師，方老師的班只好先麻煩你暫時代理一下！

△眾家長（包括周父、馮母）及眾學生（包括露、強）突然一臉激動。

露學生：（幾乎是同聲驚喊出）不要！我們不要！

△黃、李愣住了。

△眾家長及其他人也愣住了。

露學生：（有踉蹌有哭出聲來的）我要方老師！方老師，你快回來啊！你不要離開我們嘛！

△方母收聲大哭，玉珊也哭得泣涕，謝太及何連擦眼淚連安慰她們。

△眾家長連忙去安慰自己的孩子。

露學生：（崩潰了似地）不，我要方老師！方老師！

強：（抱住方母，特別大聲地）媽！媽！是我害了方老師！是我害的！我害的！

露：（衝動地過去搗住強的嘴巴，似喊似吼地）不！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害方老師的！

強：（掙扎著，還是要說）不！不！是我！是我！

△馮母驚慌地猛抱著強，淚水直流。

△周父猛力去拉露離開強。

△電話突然鈴響，屋內頓時歸於寂靜。

△眾人盯著電話，惶惶不安，不敢去接。

△強突然飛奔了似地去接電話

強：（顫抖地）喂：喂：

△眾人注意著強的表情變化。

強：（戰戰兢兢）是！是！沒錯：（驚詫地）啊？

△眾人一顆心不禁放鬆懸了起來。

珊：（原本沈鬱的表情漸轉為紅喜）……有消息了！……哦，早就知道了！在一家小醫院！現在謝老師跟另一位先生已經開車送他回家了！沒事了！哦，謝謝你！謝謝你！

△珊才接電話。衆人還來不及調整情緒，片頭就猛熱傳來車子的剎車聲及車門的開關聲。

方母：（紅喜地）啊，一定是！一定是！（說不出話來，連忙起身，想向外奔去，雙腳卻發軟險些跪下）

△珊及柯趕緊扶住方母。

衆學生：（向屋外衝去）啊，老師回來了！老師回來了！

△謝、王一人一蓮扶著方母來。

△衆學生簇擁向成。

衆學生：（興奮地）老師！老師！

成：（擁擠學生們，連忙又點頭，一見方母，百感交集地動動嘴脣，却又久久才叫出聲來）媽！

△方母激動地叫不出成的名字，只邊哭邊揮擦著眼淚。

成：（又看到珊，驚喜地）玉珊姊！

△珊只如貓點頭，咧嘴傻笑，臉上兩行淚珠不斷！

△其他人向成走道，不知所措地高興笑著！

△劇終。